初級中學學生用

開明國文讀本參考書

第三册

王伯祥編

上海開明書店發行

民國廿二年九月初版發行

實價大洋一元四角
（實價不折不扣外埠酌加寄費）

"開明國文讀本參考書"
〔第三册〕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編者 王伯祥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八十五號 杜海生

印刷者 上海東熙華德路餘慶里 美成印刷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八五號 電報掛號七〇五四 開明書店

分發行所 廣州惠愛東路 漢口中山路 南京太平路 北平楊梅竹斜街 長沙南陽街 開明書店分店

例言

本參考書與開明國文讀本相輔而行，務期便於讀者之自修及教師之參考，舉凡教學上應行注意之各事項靡不具備。其內容之演進，悉依讀本之程度，大要已詳讀本編輯要旨之第二、第六兩項中，今專就本參考書所包蘊之各事項，分別說明如左：

（一）解題　凡選文之來歷，作者之傳略，俱詳爲指陳，其題蘊有需釋解者，並爲內容提要以繫之。

（二）詮釋　凡人、地、事、物之考證及說明，字、詞、語、句之訓詁及解析均屬之。尤特別注意於古人、古地、古書籍三者：於人必詳其仕履及生平大概，俾了然於當時之環境；有史傳可稽者，並詳其所在之卷第，以便查核。於地必詳其所在與當時隸屬之區域，間亦及其沿革大略，然後比照今地，使無舛錯。於書籍必詳其撰人、篇次及內容；其有注釋疏解之別本者，並爲詳陳，俾資探索。

（三）敷演　凡文體之說明，文義、文情之闡發，前後照應之關聯，以及文法、文章風格、文章流變等討究事項均屬之。其間所舉例證，充量援用已讀之文，偶或另行示例，要亦爲隅反之助，俾讀者練習

時留作自由採擷之地耳。

（四）參證　凡關於相類或相反之文篇可以互資取證者，每列目於此，或竟酌錄比照之。俾讀者有左右逢源之樂，而教師亦收相得益彰之效。

（五）習問　爲教學以後之總練習。凡應行解答或討論之問題，文言白話之互譯，練習作文之命題，反覆紬演之圖表等均屬之。

上述五項，除第四項不每篇必具外，餘均一一備列，無或缺失。

又本參考書之取材，除多數古籍外，於時賢黎錦熙君之國語文法，楊樹達君之詞詮，陳望道君之修辭學發凡，章衣萍君之作文講話，夏丏尊、劉薰宇兩君之文章作法多所取資。例得附加聲明，並志感謝。

編者識。二十一年七月。

目次

藕與蓴菜……葉紹鈞 一
西湖七月半……張岱 七
秋聲賦……歐陽修 三
秋情〔聲聲慢〕……李清照 一〇
愚恩……朱自清 一六
清華園之菊……孫福熙 一九
木蘭詩……古辭 二四
鵝籠夫人傳……周容 三〇
歐遊心影錄楔子……梁啓超 三〇
我所知道的康橋……徐志摩 三五
卜來敦記……黎庶昌 七七
工獄……宋本 八四

曹爽之難……通鑑　九五
書漢陽葉相廣州之變……薛福成　一一七
科爾沁親王死事略……薛福成　一四七
談動……朱光潛　一五七
談靜……朱光潛　一六五
廉頗藺相如列傳……史記　一七三
爭論……崔述　一八六
爲學與做人……梁啓超　一九六
金和尚……蒲松齡　二〇六
差不多先生傳……胡適　二一七
神農之言……孟子　二三三
海上平寇記……王愼中　二三九
重修盤門雙忠祠記……彭紹升　二四八
摸擬……史通　二五七
復李眉生書……曾國藩　二七八

閒情記趣……沈復 二九九
長閒……夏丏尊 三〇七
無言之美……朱光潛 三一〇
生活之藝術……周作人 三三五
文藝鑑賞的程度……夏丏尊 三四〇
左忠毅公逸事……方苞 三四九
梅花嶺記……全祖望 三五三
閻典史傳……邵長蘅 三六一
圓圓傳……陸次雲 三七二
圓圓曲……吳偉業 三八三
祭蔡松坡文……梁啓超 三九三
亡友夏穗卿先生……梁啓超 四〇〇
詠懷古跡五首……杜甫 四一三
雪……魯迅 四二三
吟雪……施紹莘 四二六

藕與蓴菜

葉紹鈞

與朋友喝酒，嚼着薄片的雪藕，忽而懷念起故鄉來了。若在故鄉，每當新秋的早晨，門前經過許多的鄉人：男的紫赤的臂膊和小腿肌肉突起，軀幹高大且挺直，使人起康健的感覺；女的往往裹着白地青花的頭布，雖然赤腳，卻穿短短的夏布裙，軀幹固然不及男的這樣高，但是別有一種康健的美的風致，他們各挑着一副擔子，盛着鮮嫩玉色的長節的藕。在藕的家鄉的池塘裏，在城外曲曲彎彎的小河邊，他們把這些藕一濯再濯，所以這樣潔白了。彷彿他們以爲這是供人體味的高品的東西，這是清秋的圖畫裏的重要題材，假使滿塗汚泥，便把人家欣賞的渾凝之感[1]打破了；這是一件罪過的事情，他們不願意擔在身上，故而先把牠們濯得這樣潔白了，才挑進城裏來。他們想要休息的時候，就把竹扁擔[2]橫在地上，自己坐在上面，隨便揀擇擔裏的過嫩的「藕梢」[3]或是較老的「藕朴」[4]大口的嚼着解渴。走過的人便站住了，紅衫的小姑娘揀一節，白髮的老公公買兩支。清淡而甘美的滋味是普遍於家家且人人了。這種情形，差不多是平常的日課，直要到葉落秋深的時候。

在這裏藕這東西幾乎是珍品[5]了。大概也是從我們的故鄉運來的，但是數量不多，自有那些伺候豪華公子碩腹鉅賈[6]的幫閒茶房[7]們把大部分搶去了；其餘的便要供在大一點的水果鋪子裏，

位置在金山蘋菓，[8]呂宋香杧，[9]之間，專待善價而沽。[10]至於挑着擔子在街上賣的，也並不是沒有，但不是瘦得像乞丐的臂腿，便澀得像未熟的柿子，實在無從欣羨，因此除了僅有的一回，我們今年竟不曾喫過藕。

這僅有的一回不是買來喫的，是鄰舍送給我們喫的。他們也不是買的，是從故鄉來的親戚帶來的。這藕離開牠的家鄉大約有好些時候了，所以不再呈玉樣的顏色，卻滿被着許多鏽斑。[11]削去皮的時候，刀鋒過處很不順爽，切成了片，送入口裏嚼着，頗有點甘味，但沒有一種鮮嫩的感覺，而且似乎含了滿口的渣，第二片就不想喫了，只有孩子很高興，他把這許多嚼完，居然有半點鐘工夫不再作別種的要求。

因爲想起藕，又聯想到蓴菜。在故鄉的春天，幾乎天天喫蓴菜。牠本來沒有味道，味道全在於好的湯。但這樣嫩綠的顏色與豐富的詩意，無味之味，眞足令人心醉呢。在每條街旁的小河裏，石埠頭[12]總歇着一兩條沒篷船，滿艙盛着蓴菜，是從太湖[13]裏去撈來的。像這樣的取求很便，當然能得日餐一盌了。

而在這裏又不然；非上館子，就難喫到這東西。我們當然不上館子，偶然有一兩回去擾朋友的酒席，恰又不是蓴菜上市的時候，所以今年竟不曾喫過。直到最近，伯祥的杭州親戚來了，送他幾瓶裝瓶的西湖蓴菜，他送我一瓶，我才算也嘗了新了。

向來不戀故鄉的我，想到這裏，覺得故鄉可愛極了。我自己也不明白，爲什麼會起這麼深濃的情緒？再一思索，實在很淺顯的因爲故鄉有所戀，而所戀又惟在故鄉有，便縈着縈着，不能離捨了。譬如親密的家人在那裏，知心的朋友在那裏，怎得不戀戀？怎得不懷念？但是僅僅爲了愛故鄉麼，不是的，不過在故鄉的幾個人把我牽着罷了。若無所牽，更何所戀？像我現在，偶然被藕與蓴菜所牽，所以便懷念起故鄉來了。

所戀在那裏，那裏就是我們的故鄉了。

解題

本篇錄自劍輝所記爲作者（已屢見前二册）家鄉的特產藕與蓴菜。藕是蓮花的地下莖肥大有節，中空如管，爲水鄉有名的應時食品。蓴菜亦作蒓，一名水葵，是一種蔬類植物，江、浙一帶湖澤中多有產生，而以產於太湖中的爲尤著。葉橢圓形，有長柄，莖和葉背都有粘液附着。夏日開紅紫花。取蓴作羹，自古以爲美味，故晉張翰因秋風之起而有蓴羹鱸膾之思也。

詮釋

[1]【渾凝之感】整個的感念，不可驟加剖析者。[2]【竹扁擔】剖竹爲之，兩端各作挽頭，俾繫重肩挑而行者，以其形扁而擔於肩，故稱「扁擔」。但也有木製的。[3]【藕枪】藕端新拔生的一節稱藕也，形如

古兵器之纓槍，故名。[4]【藕朴】藕之末杪拔長的一節老藕也。「朴」有本根誼，引申爲老拙之意。[5]【珍品】不大經見之物，爲人所珍貴者。[6]【碩腹鉅賈】卽「大腹賈」，狀食利自肥之賈人也。[7]【幫閒茶房】「茶房」卽僕役或侍者，在北方通稱「聽差」，在上海一帶卻稱「茶房」。「幫閒」則左右湊趣之人，雖供奔走使令，並無主僕之分，實次等的清客也。[8]【金山蘋果】卽美國蘋果，以來自俗稱舊金山之三佛蘭西斯哥(San Francisco，亦譯作桑港)故名。[9]【呂宋香杧】「杧果」一作芒果，亦稱番蒜，本作「檨」(讀如蒜)果名，出福建、廣東、臺灣等處。其樹爲喬木，實如鵝卵，皮青肉黃。嗜此者謂味甚甘美，不慣食者頗嫌有劇臭類肥皂。本有三種，香檨最大，木檨次之，肉檨爲下。今市上流行者每標「呂宋香杧」之目，蓋與金山蘋果相埒，俱以舶來品爲號召也。呂宋(Luzon)是南洋群力賓羣島(Philippine Islands)中最北的一個大島，面積凡四千方英里。海岸爲平原，中央爲山岳，有活火山數座。土地豐饒，產於草、砂糖、米、麻等很富。住民大部爲馬來人，我國僑民也不少。那里本是一個獨立國，明時曾來我國朝貢，後爲西班牙所占領。清季美、西戰後，遂割讓與美國。今雖屢有准許獨立之議，但迄今尚未實現。[10]【待善價而沽】有居奇之意，謂等候人家出付高價始肯脫售也。[11]【鏽斑】指鮮藕經風後皮上顯現的黃斑也。因其色很像鐵鏽，故有此稱。[12]【石埠頭】卽「河埠頭」，已詳第二册，大家放起風箏來呵詮釋(15)「河埠頭」條。[13]【太湖】跨江蘇、浙江兩省，——環湖之縣，在江蘇有宜興、無錫、吳、吳江，在浙江有吳興、長興，——號稱三萬六千頃。卽古震澤，亦名具區，又有笠澤、五湖等稱，爲我

國五大湖之一。湖中小山甚多，東西二洞庭最著，水石之勝，天然入畫，世稱爲「洞天福地」（今東洞庭已因沙漲之故連接於東岸，成一半島形）。清時曾設太湖廳治東洞庭，靖湖廳治西洞庭。民國初廢，并入吳縣。

數演

這一篇文字凡分七節。第一節，寫偶因會友喝酒時嚼着藕片而陡然喚起故鄉特產的回憶，深深地懷念着暢嚼雪藕的新秋。第二節，寫眼前藕的稀罕，只有專供特種人享受的一點兒擺在較大的水果鋪子裏期待高價；擠着在街上叫賣的簡直不成樣子。第三節，追敍這一會偶然嚼到的藕是鄰舍的親戚從故鄉帶來的，物已不甚鮮嫩，但孩子們卻仍很高興地把它嚼完。第四節，寫因想起鮮藕而聯想到故鄉春天的蓴菜，想它的味，想它的色，又想到河埠頭歇着的從太湖裏載它來的船。第五節，寫眼前的蓴菜也與鮮藕同樣地稀罕，也因朋友的杭州親戚帶來了幾瓶瓶裝的西湖蓴菜，才得分嘗到一點聊以解嘲的新鮮口味。第六節，寫他向不戀念故鄉，而偶因這些喫的東西倒覺得故鄉的可愛，於是剖釋它的理由，只爲故鄉有所戀。第七節跟着這理由而來，所以說「所戀在那裏，那裏就是我們的故鄉了。」

像這樣隨意抒寫，純任自然地記錄片段的意思、情感的文字，叫做「小品文」。小品文的名稱原從它篇幅短少得來，彷彿說這是小東西而已。小品文可以記述人、物，可以敍述事情，可以釋解理法，可

以議論事物，也可以寫境、抒懷：有甚麼要寫，便提起筆來寫，到無可寫了，就此擱筆，即使僅有數十字也無妨。這篇之外，如第一册中讀過的秋夜、沒有秋蟲的地方、想飛、淮安舟中寄弟墨、喫茶、背影等，與第二册中讀過的雪晚歸船、揚州清明、好的故事、蒼蠅、賣汽水的人等都是小品文。繪畫中有所謂「速寫」的一法，把當前的景物用簡略的筆畫記錄在紙面上，卻並非草率從事，一樣也注意到構圖、用筆等條件。這速寫畫正可以比文字中的小品文。讀者試將上面提到的幾篇細細體味，不都是速寫畫一般的文字麼！

近來文藝界流行的「隨筆」，很合所謂小品文的條件。所以隨筆之流也就是小品文。

在長篇的文字裏或整部的作品裏，也常常包含着好些小品文；這就是說，從其中抽出某一段來，不管它和前後文的關係，單看它本身，便是一篇獨立的小品文。如第二册中讀過的大家都放起風箏來呵，其中有一段說，「太陽用了黃酒的顏色曬在我的手上，飽喝了酒似的，我熱炎炎的醉起來了。挺出胸膛，我仰頭想笑，天上一陣鈴聲，抑揚回旋，蘭花香那樣的柔和，胰子水泡那樣的光潤，天上樂園中諸神合奏的使我知其好而不知其所以好之故。一陣鴿子潔白的映在青天前，光輝閃閃的飛過。」這便可以認爲一篇寫境的小品文。又如藝術與現實中有一段說，「創世記中有這樣一段神話：『耶和華上帝說，那人獨居不好，我要爲他造一個配偶幫助他。……耶和華上帝使他沈睡了。於是取下他的一條肋骨，又把肉合起來。耶和華上帝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個女人，領到那人跟前，那人

說，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稱他爲女人，因爲他是從男人身上取出來的。』這段神話，實可借了作爲藝術與現實的象徵的說明。如果把男性比喻作現實，那末女性就可比作藝術。女性是由男性的部份造成，但有一個條件，就是先要使男性沈睡；男性醒着的時候，就是上帝也無法從他身上造出女性來的。」這便可以認爲一篇議論事物的小品文。

習問

一．作者自稱對於故鄉是並不十分戀念的，爲甚麼喫到藕和蓴菜便覺得故鄉的可愛？

二．各就自己懷念到的事物，隨意抒寫出來。

三．除前面所舉的諸小品文外，試就已經讀過的文篇中再舉出幾篇小品文；並就諸長篇中摘錄幾段有合於小品文體式的文字。

西湖七月半　張岱

西湖七月半，一無可看，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看七月半之人，以五類看之：其一樓船簫鼓，[1]峨冠盛筵，[2]燈火優傒，[3]聲光相亂，名爲看月而實不見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樓，名娃閩秀，攜及童孌，[4]笑啼雜之，環坐露臺，[5]左右盼望，身在月下而實不看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聲歌，名妓閒僧，淺斟低唱，弱管輕絲，竹肉相發，[6]亦在月下，亦看月而欲人看其看月者，看之。其一不舟不車，不衫不幘，[7]酒醉飯飽，

呼羣三五，蹲人人叢，昭慶斷橋，[8]嗷呼嘈雜，[9]裝假醉，唱無腔曲，[10]月亦看，看月者亦看，不看月者亦看，而實無一看者，看之。其一小船輕幌，[11]淨几煖爐，茶鐺旋煮，[12]素瓷靜遞，[13]好友佳人，邀月同坐，或匿影樹下，或逃囂裏湖，[14]看月而人不見其看月之態，亦不作意，[15]看月者，看之。

杭人游湖，已出酉歸，[16]避月如仇。是夕好名，逐隊爭出，多犒門軍酒錢，轎夫擎燎，[17]列俟岸上。一入舟，速[18]舟子急放斷橋，趕入勝會。[19]以故二鼓[20]以前，人聲鼓吹，[21]如沸如撼，如聾如嚼，如鬱如啞，[22]大船小船，一齊湊岸，一無所見，止見篙擊篙，舟觸舟，肩摩肩，面看面而已。少刻興盡，官府席散，皂隸[23]喝道去；轎夫叫船上人，怖以關門，燈籠火把，如列星，一一簇擁而去。岸上人亦逐隊趕門，漸稀漸薄，頃刻散盡矣。吾輩始艤舟近岸，斷橋石磴始涼，席[24]其上，呼客縱飲。此時月如鏡新磨，[25]山復整粧，湖復頹面。[26]向之淺斟低唱者出，匿影樹下者亦出。吾輩往通聲氣，拉與同坐。韻友[27]來，名妓至，杯箸安，竹肉發。月色蒼涼，東方將白，客方散去。吾輩縱舟，[28]酣睡於十里荷花之中，香氣拍人，清夢甚愜。[29]

解題

作者已見第二册揚州清明解題，是篇即錄自陶庵夢憶，所記爲杭州的中元勝會。

詮釋

【樓船簫鼓】可參看第二册揚州清明詮釋（5）「簫鼓畫船」條。「樓船」，船之大者，有通氣採光

之窗高出若樓；非必船上建樓如古代橫海之樓船也。2【峨冠盛筵】謂頂冠束帶，如赴莊嚴之宴會也。3【優倸】「優」是優伶，「倸」是僮僕。4【童孌】美童也。5【露臺】樓旁無屋之臺，亦稱「月臺」。今上海一帶通稱「曬臺」。6【竹肉相發】「竹」謂笙管之屬，「肉」謂歌喉，「相發」則歌喉與笙管互相引發也。晉書孟嘉傳：「桓溫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謂也？』嘉曰，『漸近使之然。』」竹肉之比蓋本此。7【不衫不幘】猶言衣冠不齊，狀脫略也。8【昭慶斷橋】「昭慶」謂西湖北岸的昭慶寺，五代時吳越國所建。「斷橋」在西湖孤山之側，本名寶祐橋，一稱段家橋，又名涵碧橋。唐時呼爲斷橋，故張祐詩有「斷橋荒蘚合」之句。9【嗷呼嘈雜】喧嘩之狀。10【無腔曲】不入調的歌曲。11【輕幌】輕便的幃幔。12【茶鐺旋煮】謂開船後旋即以鐺就爐烹茶也。13【素瓷靜遞】謂烹茶後盛以素淨的瓷盞，靜靜地分遞給坐客也。14【裏湖】西湖蘇隄以西的別稱。那里在當時距城較遠，境界較僻，故逃避喧囂之人每喜移舟於此。15【作意】與「着意」同，猶云「故意」或「有意」。16【巳出酉歸】「巳」時當午前九時至十一時，「酉」時當午後五時至七時。「巳出酉歸」謂將午始出，日落便歸也。是遊湖終不見月，故下言「避月如仇」矣。17【擎燎】「擎」，高舉也。「燎」即下文「燈籠火把」之「火把」。18【速】催促也。19【勝會】猶言盛會。20【二鼓】便是晚間傳更時的二更時分也。21【鼓吹】鼓樂喧闐也。22【如沸……如啞】極狀無謂之喧鬧也。「撼」是搖動，「魘」是惡夢中的駭呼，「囈」是熟睡時或疾病中不自覺的話語。23【皂隸】當作「阜隸」，都是古代的

賤役也。「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見左傳昭公七年。後世因通稱官衙中那班出司呵殿，入執刑杖侍立的公役爲皁隸。[24]【席】此處作動詞用，展席鋪陳也。[25]【鏡新磨】古代用銅鏡，閱時漸久則漸晦，必磨之而後可照。故當時有沿門兜攬，專爲人家磨鏡者。此言「鏡新磨」狀月之光輝有如新磨之鏡也。[26]【頹面】「頹」與「醺」同，「頹面」便是洗臉。[27]【韻友】風雅而且知趣的朋友。[28]【縱舟】放舟任其所之也。[29]【愜】快心適意也。贖如饌。

數演

此亦小品文，凡分兩段。第一段寫杭州看西湖七月半之人，區爲五類：一是名爲看月而實不見月者；二是身在月下而實不看月者；三是在月下看月而亦欲人看其看月者；四是月亦看，看月者亦看，不看月者亦看，而實無一看者；五是看月而人不見其看月之態，亦不作意看月者。第二段寫七月半杭人夜遊西湖之情景，又分三節。第一節，寫二鼓以前之無譁囂鬧，但見大船小船一齊湊岸，篙擊篙，舟觸舟，肩摩肩，面看面而已。第二節，寫官府以下興盡散歸，逐隊趕門，簇擁入城。第三節，寫眞知看月者之行動，俟一般人散去後，始呼朋引類，縱飲賞月，及東方將白，乃放舟酣睡於十里荷香之中。

前說小品文的得名由於篇幅的短少，我們當已明白。其實「小品」與「非小品」（卽歷來「垂訓」「立言」的種種駢散各體的「正統」文章）的分界只在格調或形式，而並不在題材或內容。因爲小品文照常可以「載道」或「言志」，不過它的格調不衫不履，與非小品那樣頂冠束帶，板着面

孔說矜莊的官話，卻是迥然不同的。所以小品也可叫做「家常體」。

這種家常體的形成由來已遠，大約在魏、晉之世已露萌芽。原來漢代的文章是駢體的逐漸完成，（只有司馬遷站在線外，不過他的散文並非家常體，要到唐人高唱復古運動時才有人去師法他。）至魏晉六朝，駢體已成正統文章了。但這時偏又橫生一種文體來，不駢不散，亦駢亦散，不文不白，亦文亦白，不爲聲律對偶所拘，亦不有意求擺脫聲律對偶爲一種最自在、蕭閒的文體，便是所謂家常體。試看世說新語和魏晉六朝人的書信如王羲之的雜帖等，便可看出家常體與通常所謂散體「古文」的不同來。這就是說，家常體是介於駢散雅俗之間的一種文體，絕非唐以來不拘聲韻的「古文」。自唐韓愈力倡復古，純粹單行的散文變了正統；駢體文則低頭下去，直到清朝方又恢復原來的地位；而家常體雖未被承認，卻在筆記小說裏，在書函裏相沿不絕，到宋蘇軾、黃庭堅手裏，竟大放光明，（指東坡、山谷的題跋，它作仍是古文）以後便要數着本篇的作者張岱和袁宏道兄弟、鍾惺、譚元春、劉侗、于奕正、王思任、陳繼儒、金喟、李漁等人了。家常體經過了這樣長久的演進，於是今日的文壇上，小品文便占有很大很要的地位。

習問

一．作一短文，試寫從身親經歷的勝遊，或記錄由傳聞得來的節令故事。

二．「小品文」與非小品文的界限何在？

三、何謂散體的「古文」？

秋聲賦　歐陽修

歐陽子方[1]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2]而聽之曰：「異哉！初淅瀝以蕭颯，[3]忽奔騰而砰湃；[4]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其觸於物也，鏦鏦錚錚，金鐵皆鳴。[5]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6]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余謂童子：「此何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

余曰：「噫嘻，悲哉！此秋聲也，胡爲乎來哉？蓋夫秋之爲狀也：其色慘澹，煙霏雲斂；[7]其容清明，天高日晶；[8]其氣慄冽，[9]砭人肌骨；[10]其意蕭條，山川寂寥。[11]故其爲聲也：淒淒切切，呼號奮發。[12]豐草綠縟而爭茂，佳木葱蘢[13]而可悅；草拂[14]之而色變，木遭[15]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16]者，乃一氣之餘烈。[17]夫秋，刑官也，[18]於時爲陰；[19]又兵象也，於行爲金。[20]是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爲心。[21]天之於物，春生，秋實；[22]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23]夷則爲七月之律。[24]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25]嗟乎！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爲動物，惟物之靈。[26]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乎中，必搖其精。[27]而況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爲槁木，[28]黟然黑者爲星星。[29]奈何非金石之質，欲與草木而爭榮！念誰爲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

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助予之歎息。

解題

歐陽修字永叔，自號醉翁，宋廬陵（今江西吉安縣）人。（據修自序譜云，祖居沙溪，沙溪分屬永豐，則修雖著籍廬陵，實爲吉州永豐人。）幼孤，母鄭教之成名，舉進士甲科。仁宗慶曆初（西元一〇四一）召知諫院，改右正言，知制誥。時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相繼罷去，修上疏極諫，遂出知滁州（屬淮南路，神宗熙寧五年（一〇七二）分屬淮南東路，領清流、全椒、來安三縣，治清流（明初省入滁州，）即今安徽滁縣。）尋徙揚州（亦屬淮南路，爲當時大都督府所在地，領江都一縣，其治即今江蘇江都縣。）潁州（屬京西北路，徽宗政和六年（一一一六）升爲順昌府，領汝陰、泰和、潁上、沈邱四縣。治汝陰，即今安徽阜陽縣），還爲翰林學士。在翰林八年，知無不言。嘉祐間（一〇五六——一〇六三）拜參知政事，與韓琦同心輔政。神宗熙寧初，與王安石不合，以太子少師致仕。修博極羣書，得昌黎（唐韓愈）遺稿，苦心探索，遂以文章冠天下。晚號六一居士，自謂有集古錄一千卷，書一萬卷，琴一張，棋一局，酒一壺，鶴一雙也。卒謚「文忠」。本傳在宋史卷三百十九。所著有新唐書、五代史記、易童子問、毛詩本義、集古錄、歸田錄、洛陽牡丹記、居士集、外集、外制集、內制集、崇文總目敍釋、試筆、六一詩話、六一詞等，今除新唐書、五代史記、毛詩本義單行外，餘俱編入歐陽文忠公全集中。（集古錄跋尾十卷亦收錄集內）此

秋聲賦即錄自居士集卷十二。

「賦」是舊文體的一種，因爲文中用韻，一般的詮解多說是「古詩之流。」而其所以稱賦之故也有比較通行的兩說：一說，「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見梁劉勰文心雕龍詮賦。又一說，「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見明徐師曾文體明辨。由前之說，賦是應當鋪張揚厲的，如古來豔稱的兩京、三都之類便是，它們所包的名物異稱至夥，竟像後世的類書。由後之說，賦是應當直陳所懷，感物抒情的，如屈原離騷之類便是。至於賦的形質，也隨着時代而流變，故後人每依其時尚，分做四體：自屈原以後至於兩漢，辭尚雍容，而文句不必對稱，謂之「古賦」；三國兩晉沿及六朝，漸尚俳偶，時有對句，謂之「俳賦」；入唐而後，以詩賦取士，作賦的遂由俳句一演而爲對句，幾與律詩之有定格者相駕齊驅，即謂之「律賦」；宋人承韓、柳古文運動之後，一意規摹古昔，遂以散體的議論文用韻作賦，既與古賦不類，又與律賦異撰，乃謂之「文賦」，言其僅爲賦式的散文也。（參用明吳訥文章辨體和徐師曾文體明辨說）此秋聲賦便是文賦一類具體的例子。混括點說，俳賦、文賦都可歸入古賦，在大體上祇有古賦、律賦兩大分野而已。

詮釋

1【方】猶言「正在」。　2【悚然】危懼貌。　3【浙瀝以蕭颯】「浙瀝」狀雨聲。「颯」音趿，亦音速，風聲也。「蕭颯」是蕭條的風聲矣。與下文「風雨驟至」相應。　4【奔騰而砰湃】「奔騰」，馬疾走之狀。「砰」

音軿，石落之聲。「湃」音憶，水激之聲。「砰湃」亦作「彭湃」，波相戾也。是「奔騰而砰湃」所以狀驚濤怒浪矣。與下文「波濤夜驚」相應。[5]【鏦鏦錚錚金鐵皆鳴】狀兵戈接觸之聲。與下文「赴敵之兵……但聞人馬之行聲」相應。[6]【銜枚疾走】「枚」形似箸，兩端有小繩，銜枚於口而以小繩繫於頸後，則不能言。兼程襲敵，當然要禁止喧嘩，故古代行軍，每令兵衆「銜枚」也。[7]【煙霏雲斂】猶言「雲煙飄忽」。[8]【天高日晶】「晶」光耀也。「天高日晶」言天宇高爽，太陽朗照也。[9]【慄冽】「慄」懼也。「冽」寒貌。「慄冽」凜然而寒也。[10]【砭人肌骨】言寒氣侵入人之肌膚骨髓也。[11]【寂寥】寂寞而虛空也。[12]【綠縟】狀草色之濃盛。[13]【蔥蘢】狀林木之繁茂。「豐草」「佳木」二句，俱追寫秋前之景色，與下文「色變」「葉脫」二句相應。[14]【拂】被吹拂也。下「之」字是代「秋」的，次句「遭」下的「之」亦同。[15]【遭】逢也；遇也。[16]【摧敗零落】極狀草木之凋敝，較色變葉脫更進一層。[17]【餘烈】餘威也。「一氣」便指秋氣。[18]【秋刑官也】古代掌刑之官曰司寇，周禮於司寇之屬概稱「秋官」。[19]【於時爲陰】古以陰陽二氣配四時，秋至則陰氣漸盛，故「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見禮記月令）。[20]【於行爲金】古以五行配四時，春屬木，夏屬火，秋屬金，冬屬水，而以季夏之月屬土。故月令有「某日立秋，盛德在金」之語。[21]【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爲心】禮記月令「孟秋之月……征不義，詰誅暴慢……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又鄉飲酒義「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22]【秋實】言穀物多於秋

天成熟也。[23]【商聲主西方之音】月令，「孟秋之月，……其音商。」蓋古亦以五音、方位配四時：角音、東方屬之春，徵音、南方屬之夏，商音、西方屬之秋，羽音、北方屬之冬，而宮音、中央則屬之季夏。[24]【夷則爲七月之律】月令，「孟秋之月，……律中夷則。」五音分爲十二律，並以配十二月：「大蔟」配正月，「夾鍾」配二月，「姑洗」配三月，俱屬角音；「中呂」配四月，「蕤賓」配五月，「林鍾」配六月，俱屬徵音；「夷則」配七月，「南呂」配八月，「無射」配九月，俱屬商音；「應鍾」配十月，「黃鍾」配十一月，「大呂」配十二月，俱屬羽音；別以「黃鍾之宮」附之季夏。（具詳月令。）[25]【商傷也……過盛而當殺】此四句爲上文的解釋，並以說明摧敗零落實爲天地自然之理。自然之理卽所謂義氣也。[26]【草木無情……惟物之靈】猶言「草木本是無情感之物，尙有時而飄零，況爲有情易感之人乎！」與下文「憂心」「勞形」相應。[27]【有動乎中必搖其精】「有動乎中」承「憂心」而言，「必搖其精」謂憂勞萌動，精神必致動搖不寧也。[28]【渥然丹者爲槁木】謂少年時的朱顏（所謂顏若渥丹）忽變而爲乾枯（所謂形如槁木）也。[29]【黟然黑者爲星星】「黟」一本作「黝」，「黟然」猶言「烏光油油」。「星星」狀花白頭髮，言斑駁不純也。此二句，謂朱顏變乾枯，黑髮變白頭，正有類乎綠綀的豐草經秋而色變，蔥蘢的佳木經秋而葉脫也。

敷演

此文分三段。首寫秋夜有聲自西南來，蕭颯奔騰，淒然動人，使童子啓戶出視，則「四無人聲，聲在

樹開」次點出秋聲，極寫秋氣的肅殺。終寫童子的不解，益覺四壁蟲聲的如助歎息。全篇反覆數百言，其對象只是蕭條可悲的秋風耳。所以他的用韻極錯綜變化之致，讀起來彷彿就有秋風變幻的象徵。開頭縱筆自如，至「鏦鏦錚錚」始用韻，其下「金鐵皆鳴」的「鳴」和「赴敵之兵」的「兵」，「但聞人馬之行聲」的「聲」便與「錚」相叶。至「明河在天」又轉韻，「聲在樹開」的「開」便與「天」相叶。「蓋夫秋之爲狀也」以下，用韻尤活：「其色慘澹」有「煙霏雲斂」的「斂」以叶之；「其容清明」有「天高日晶」的「晶」以叶之；「其氣慄冽」有「砭人肌骨」的「骨」以叶之；「其意蕭條」有「山川寂寥」的「寥」以叶之。下至「呼號奮發」又轉韻，「佳木蔥蘢而可悅」的「悅」、「木遭之而葉脫」的「脫」、「一氣之餘烈」的「烈」便與「發」相叶。「於時爲陰」又轉韻，「於行爲金」的「金」、「常以肅殺而爲心」的「心」便與「陰」相叶。「春生秋實」又轉韻，「夷則爲七月之律」的「律」便與「實」相叶。「有時飄零」又轉韻，「惟物之靈」的「靈」、「百憂感其心」的「心」、「萬事勞其形」的「形」、「必搖其精」的「精」、「智之所不能」的「能」、「黑者爲星星」的「星」、「與草木而爭榮」的「榮」、「何恨乎秋聲」的「聲」便與「零」相叶。「蟲聲唧唧」又轉韻，「助予之歎息」的「息」便與「唧」相叶。

這篇文字雖被以「賦」的名稱，似乎是正統的文章；但他並不作意矜態，一任心之所至，從容抒寫，就其風格看之，依然不失爲一篇好的小品文。前說小品與非小品的分限，於此又可多一例證了。

試作小品文對於作文的練習有許多益處。譬如學畫人體，必先畫一手一足；學畫山水，必先畫一樹一石。小品文與長篇文字的比例，正如一手一足與人體，一樹一石與山水一般。故作小品文可爲作長篇文字的準備。又小品文篇幅既短少，自不能容納巨大繁複的材料。對於細小簡單的材料有所說有所寫，必然觀察到、思考到、感覺到精微的地方去。故作小品文可增進觀察力、思考力和感覺力。——這不僅在寫作上，在任何方面都是很有益的。又對於細小簡單的材料有所說有所寫，自然不會像藤蔓那樣地四面亂攀，必定要揀那扼要的、精鍊的方式表達出來。故作小品文可使文字趨於簡鍊。又小品文多以日常生活爲材料，實已取之不竭；篇幅又短少，無需長時間的研摩，而成篇時卻比較地容易像樣。惟其容易像樣，就不憚繼續習作，以期再嘗成功的喜悅。故作小品文可養成作文的興味。

以日常生活爲作文的材料，那件事我們尤當特別領會它。往往有些人很想作文而可惜沒有題目，沒有材料，其實這是錯的。作文的材料豈是世間罕有的珍寶，必待題目這神鑰來使用了才可開庫覓寶麼？我們生活一天，就有一天的見聞，一天的思想、情感，把這些發表於口頭，便是說話；書寫在紙上，便是文字。原來世間決沒有一批專供作文的材料；作文的材料就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裏頭。作文也不是一件特殊的事情；作文正同說話一樣，是被包在生活裏的一個項目。要糾正這個想作文而可惜沒有題材的錯誤觀念，最好就從試作小品文入手。我們可以把每天的見聞，每天的思想、情感形之於筆墨，或者作日記，或者同家屬、朋友通信，或者就是作筆記；那些材料並不一定連貫，就把它分開來寫，一

句話也行，數十行也行，純任自然，意盡便止。這樣，我們將見到作文的材料俯拾卽是，只有選擇和刪棄，而決不會像罕有的珍寶那樣地難覓；且更將見到作文也就是生活，決非生活的點綴。

由前所述，我們如果發心習作小品文，必須隨時留心自己的所見所聞，隨時留心自己的思想、情感。從這里，便會不知不覺地長進：起初對於許多材料無從抉擇，後來漸漸知道那一宗材料值得寫，那一宗材料可以毫不顧惜地放過了；起初覺得見、聞、思、感是一件事，提筆作文又是一件事，後來漸漸覺得兩方接近，幾乎完全一致了。這樣，作文對於自己便有了眞實的用處。

參證

前言秋聲賦是「文賦」的一流，我們在宋人的賦裏時常可以找到與它同樣性質的作品。蘇軾的後赤壁賦尤其相類，簡直是一篇記敍發論的散文了。今錄之以供參考：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於臨皐，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旣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

於是攜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虯龍，攀栖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

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湧。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

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蹁躚，過臨皐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寤。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習問

一．試將秋聲賦改作爲散體的小品文。

二．試將前述習作小品文的益處製一簡表。

三．「賦」是甚麼？

秋情〔聲聲慢〕　李清照

尋尋覓覓，[1]冷冷清清，悽悽慘慘切切。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2]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雁過也，正傷心，卻是舊時相識。[3]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堪摘。[4]守着窗兒獨自，怎生得黑。[5]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

解題

李清照，宋濟南（本齊州興德軍，屬京東東路，徽宗政和六年〔西元一一一六〕升爲府，領歷城、禹城、章邱、長清、臨邑五縣。治歷城，卽今山東省會）李格非女，自號易安居士。工詩文，尤以詞擅名，有漱玉詞。此秋情卽由是錄出。清照適湖州（屬兩浙路，領烏程、歸安、安吉、長興、德清、武康六縣。治烏程，歸安，卽今浙江吳興縣）守趙明誠。明誠字德父，諸城（當時爲京東東路密州治，卽今山東諸城縣）人。嘗以所藏三代彝器及漢、唐以來石刻仿歐陽修集古錄例，成金石錄三十卷。高宗紹興中（一一三一——一一六二）清照表上之。

「聲聲慢」詞牌名，據汪汲詞名集解讀編說，「宋蔣捷賦秋聲，俱用聲字收韻，故名。」

詮釋

1【尋尋覓覓】指尋覓秋聲，與下文「冷冷清清悽悽慘慘切切」相應。2【將息】將養休息也。3【憔悴損如今】謂如今憔悴瘦損之甚也。4【怎生得黑】怎麼能殼挨到天黑也。5【這次第】指上文所言的種種情緒也。

數演

這首詞以「尋尋覓覓」的「覓」爲韻，其下「慘慘切切」的「切」、「最難將息」的「息」、「晚來風急」的「急」、「舊時相識」的「識」和下半闋「黃花堆積」的「積」、「有誰堪摘」的「摘」、「怎生得黑」的「黑」、「點點滴滴」的「滴」、「怎一個愁字了得」的「得」便與它相叶。用的是詞韻第十七部，包有入聲五質、六術、七櫛、二十陌、二十一麥、二十二昔、二十三錫、二十四職、二十五德、二十六緝，與詩韻的四質、十一陌、十二錫、十三職、十四緝相當。照詞家的說法，這聲聲慢的首句四字，與次句爲對偶，不應起韻，李詞「覓」字偶叶，不能算做定格的。但她起首連用七個疊字，大爲一般評詞的人所稱道。蓋這一串疊字，已把孤獨冷清的情懷，慘切追尋的心緒包括無遺；下面「守着窗兒獨自」一和「怎一個愁字了得」便不啻是它的注腳，而全般情景就足教耐人尋味了。

我們前已讀過好一些「詩」與「詞」，並於詩、詞的形式也大略述及一個梗概了。但詩與詞的本質到底是甚麼，實在還沒有談得到。今且談談詩與詞罷。甚麼是詩？這是一般人所要問的。可是這一個問題決非一句簡括的話所能回答的；有好些人給詩立下定義，說詩是甚麼東西，或者說怎樣的東西叫做詩，但是他們都不免有着漏洞。現在我們不想給詩立下定義，只簡略地描摹出「詩」與「文」不同的情形。領悟了這個不同的情形，自己再去潛心體會，那就會一次比一次了解詩這東西了。

詩與文不同之點，最顯著的在各語字數的均等與否，詩是均等的，文是不均等的（詩中有些歌行等，以及近時流行的新體詩的一部分，各語字數並不均等，如前讀的秋月一輪、小河等文中有些駢

文，各語字數絕對均等，如前讀秋聲賦中的「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等：但一般地看，總是詩均等而文不均等。（如朋友篇每語都是五字，把酒問月每語都是七字。此外有每語四字的，詩經裏大部分都是。又有三字、六字的。不過五字、七字的最爲通常。其次，詩的特殊之點是押韻，在前第一册把酒問月的「敷演」裏已經講過。只有近時流行的新體詩的一部分是不押韻的。

字數均等和押韻極有便利之處：在吟詠的人方面，便於上口，便於記憶；在聽受的人方面，便於領會，也便於記憶。試聽各處流行的民歌大多數是字數均等的、押韻的，小孩子也喜歡吟唱字數均等的、押韻的歌辭，便可領悟詩的所以要字數均等和押韻的道理來。不但我國如此，便是外國的詩，也有同樣的情形。可見這樣的要求是出於人類聲音、語言之自然了。爲求便於上口，便於領會，便於記憶計，字數均等和押韻之外，還有一個要求，便是「音節的和諧」。這是照顧到每一語的每一字去了，不比押韻只限於末一字。一語裏的各個字，如果聲調不同，只須錯綜地排列着，那一語便是音節和諧的。試吟詠

雨送寒聲滿背窗，如今眞是荷鋤翁。可憐遇事常遲鈍，九月區區種晚菘。

誰都會感覺它的音節和諧。但是，我們試把相傳下來的吳語獨韻對句「屋北鹿獨宿，溪西雞齊啼」來體驗體驗看，那就會感覺它的拗強而急促，幾乎不能認爲上得口的語句了。此無它，無非因爲聲調相同而韻母又相同，音節上絕無錯綜變化，便也無所謂和諧不和諧耳。又，我們說一句話，有自然的頓

逗，如說「藕這東西幾乎是珍品了，」依自然的頓逗是「藕這東西——幾乎是——珍品了；」如果說作「藕——這東西幾乎——是珍——品了，」那就不合自然的頓逗，別人就聽不明白了。詩的每一語裏，當然也有頓逗。因爲字數有限，所以頓逗也有定則：假如逸出這定則，就失卻音節的和諧了。大概五字語的頓逗是「××——×，」「××——××，」「××——××——×，」七字語的頓逗是「××——××——××——×，」試把讀過的幾首詩的每一語吟詠，就可辨知。若任取一語，改易它的頓逗，使不合於定則，上口時就覺拗強難讀，有如上面所說的「藕——這東西幾乎——是珍——品了。」

但我們還要注意到一點，就是具備字數均等、押韻、音節和諧的條件的，不一定可算是詩。例如從前私塾裏啓蒙用的神童詩，一般舊醫習用的湯頭歌訣，「四角號碼檢字法」的筆畫歌，它們爲要便於上口，便於領會，便於記憶，故與詩同其形式。所以我們須記着，有許多的文字是與詩同其形式的，然而它們並不是詩。那麼，詩的所以爲詩當然還有別的要點了。試看李太白的把酒問月，述說他對月而起的想像與感念，所有的語句是集中於一點的，換言之，是由一個靈魂統攝着的，那就是作者的情懷。語句譬如顏料，畫家用顏料描寫出胸中的感興，詩人用語句發抒出蘊蓄的情懷。雖說發抒，但說出來的又往往不及不說出來的那樣多，說了一部分，留着其它的部分叫人去想，尤其覺得言已止而意未盡，格外使人家留連。詩與抒情文相近而並非同一的東西，就在於詩的每一語純爲發抒某種情懷而存

在；並且它常含着不說出來的「言外意，」留給人家去想。故我們可以說，詩是每一語純爲發抒某種情懷而存在的，又是常含着不說出來的言外意的一種文字。

我們再說「詞。」甚麼是「詞」呢？回答這問題只須簡單一句話，「詞就是詩。」從前人曾有許多分辨詞與詩的話，但都是很難捉摸的，近於玄妙的，我們可以不談。二者顯顯著的分別只是體裁的不同。詩通常是各語字數均等的，如前面所說；詞卻大多數是不均等的。每一詞調的最初，原來編有曲譜，可以歌唱。後人填詞，不依曲譜，只依舊詞的字數和各字的聲調，舊詞各語字數不均等，新詞也就照樣地不均等；詞又稱「長短句」就是爲此。除了這一點，押韻，音節和諧，詞都與詩相同。現在試舉一例，以明詞與詩只是體裁上有所不同。唐杜牧的清明云：

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

這裏各句字數均等，我們說它是詩。但有人更改它的句讀，成爲

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

這不就是詞了麼？（這里是說它的腔調像詞，並不是說它合於某一詞調。讀者不可太拘泥了。）

習問

一．把秋情詞的內容化成一短文。

二．詩與文的分別何在？詩有特種條件可指麼？

三.文字之具備詩的形式者是否都可算作詩?

四.試略說詞與詩的同異。

匆　匆

朱自清

燕子去了，有再來的時候；楊柳枯了，有再青的時候；桃花謝了，有再開的時候；但是，聰明的，你告訴我，我們的日子爲什麼一去不復返呢？是有人偷了他們罷：那是誰？又藏在何處呢？是他們自己逃走了罷：現在又到了那裏呢？

我不知道他們給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確乎是漸漸空虛了。在默默裏算着，八千多日子已經從我手中溜去；像針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裏，我的日子滴在時間的流裏，沒有聲音，也沒有影子。我不禁頭涔涔[1]而淚潸潸[2]了。

去的儘管去了，來的儘管來着；去來的中間，又樣怎地匆匆呢？早上我起來的時候，小屋裏射進兩三方斜斜的太陽。太陽他有腳啊，輕輕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轉。於是——洗手的時候，日子從水盆裏過去；喫飯的時候，日子從飯碗裏過去；默默時，便從凝然的雙眼前過去。我覺察他去的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時，他又從遮挽着的手邊過去。天黑時，我躺在牀上，他更伶伶俐俐地從我身上跨過，從我腳邊飛去了。等我睜開眼和太陽再見，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歎息。但是新來的日子的影

兒，又開始在歎息，閃過去。

在逃去如飛的日子裏，在千門萬戶的世界裏的我，能做些什麼呢？秖有徘徊能了，秖有悤悤罷了；在八千多日的悤悤裏，除徘徊外，又賸些什麼呢？過去的日子如輕烟，被微風吹散了；如薄霧，被初陽蒸融了。我留着些什麼痕迹呢？我何曾留着像游絲[3]樣的痕迹呢？我赤裸裸來到這世界，轉眼間也將赤裸裸回去罷？但不能平[4]的，爲什麼偏要白白走這一遭啊？

你聰明的告訴我，我們的日子爲什麼一去不復返呢？

解題

作者已詳第一册背影的解題。這悤悤便選自踪跡中。

詮釋

【頭涔涔】「涔」音岑。「涔涔」，困頓貌。「頭涔涔」，言涔涔然頭痛也。[2]【潸潸】當作「潸潸」，淚流不止貌。「潸」讀平聲音刪，讀上聲則音訕，並通。[3]【游絲】所以狀纖細而浮動之物，乃蜘蛛或青蟲所吐之絲，飛揚於空中者。[4]【不能平】謂不能平心甘受也。

數演

這文是寫光陰過去的悤悤的，凡分五段。第一段，因燕子、楊柳等物而起興，追問日子爲什麼一去

不復返還。第二段，說他自己手裏默默地溜去了八千多日子，毫沒影響，因而感到空虛。第三段，寫日子在他的日常生活裏溜走，只見它們來去中間的匆匆閃過。第四段，說他在這八千多日的匆匆裏，只有徘徊，過去的日子如被微風吹散的輕煙，如被初陽蒸融的薄霧，竟不曾留着游絲樣的痕跡。第五段，與上文照應，仍以追問式作結。中間雖有部分的描寫和議論，但主旨所在只是說明光陰的匆促，實爲一篇釋解體的小品文。

釋解文的性質和作用，在前第一册雕刻的「敷演」裏已說過一個概略。我們知道記述文、敍述文所寫的是對於事物的覺知，釋解文所寫的是對於事物的了解。所以我們讀罷了一篇記述文或敍述文，往往說，「彷彿親見某東西了」或「彷彿親歷某事件了。」而讀罷了一篇釋解文，卻說，「這才了解了某事物。」「彷彿親見」、「彷彿親歷」不能說得到了知識，惟有「了解」才得到了知識。故凡是傳授知識的文字，如教科書、講義錄、說明書等等，都可說是釋解文。

釋解文的目的既在傳授知識，使人了解，故它的基本方式只是「某某是甚麼」、「某某是怎樣的」兩個。試翻以前讀過的釋解文，其所包含着的，總不外乎這兩方式。若把繁複的釋解文着手分析，便得若干要旨，它們的方式也正同於基本方式。故繁複的釋解文只是簡單的釋解文的集合和引申。要釋解「某某是甚麼」而對於這「甚麼」不甚了了，要釋解「某某是怎樣的」而對於這「怎樣的」不大清楚，那當然寫不出明白正確的釋解文。要寫得成明白正確的釋解文，必須導源於豐富的知識，

再加上寫作的技術。

習問

一. 釋解文的目的何在？它的基本方式何若？

二. 略師恩恩的寫法來說明任何事物的偉大或藐小。

三. 試用釋解文的兩個基本方式來分析前讀的彫刻一文。

清華園之菊

孫福熙

歸途中，我屢屢計畫回來後畫中國的花鳥，我的熱度是很高的。不料回到中國，事事不合心意，雖然我相信這是我偷懶之故，但總覺得在中國的花鳥與在中國的人一樣的不易親近，是個大原因。現在竟得與這許多的菊花親近而且畫來的也有六十二種，我意外的恢復對我自己的希望。

承佩弦[1]兄之邀，我第一次遊清華學校。[2]在與澳青君一公君三人殷勤的招待中，我得到很好的印象，我在回國途中渴望的中國式的風景中的中國式人情，到此最濃厚的體味了；而且他們兼有法國富有的活潑與喜悅，這也是我回國後第一次遇見的。

在這環境中我想念法國的友人，因爲他們是活潑而喜悅的，尤其因爲他們是如此愛慕中國的風景人情的。在信中我報告他們的第一句就說我在看菊花；實在，大半爲了將來可以給他們看的緣

故，我盡量的盡了下來。

從這個機會以後，我與菊花結了極好的感情，於是凡提到清華就想起菊花，而遇到菊花又必想見清華了。

在我們和樂的談話中，電燈光底下，科學館、公事廳與古月堂等處，滿是各種秀麗的菊花，爲我新得的清華的印象做美，[3]然而我在清華所見的菊花，大部並不在此而在西園。

廣大的西園中，大小的柳樹，帶了一半未落的黃葉，雜立其間，我們在這曲折的路徑中且走且等待未曾想像過的美景。走到水田的旁邊，蘆葦已轉爲黃色，小雀們在這裏飛起而又在稍遠處投下。就在這旁邊，有一道籬笆，我們推開柴門進去。花畦很整齊的排列着，其中有一條是北面較高中間窪下的，上面半遮蘆簾。許多菊花從這簾中探頭向外，呵，我的心花怒放了！

然而引導者並不停足，逕向前面的一所茅屋進行。屋向南，三面有土牆，就是挖窩中[4]的泥所築的，正可利用。留南面日光可以射入。當我一步一步的從土階下去時，驟然間滿室高低有序的花朵印上我的心頭，我驚懼似的喘息，比初初對大衆演說時更是害羞，聽演說的人的心理究竟還容易推測，因爲他們只是與我仿彿的人；而衆菊花則不然，只要看他們能竭盡心力的表現出各個的特長，可見他們不如大多數人的淺薄的，我疑懼他們不知如何的在竊笑我的醜陋呢。可是，我靜下心來體察，滿室的莊嚴與和藹，他們個個在接納我。在溫和而清麗的氣流中，衆香輕撲過來，更不必說葉片的向我

招展與花頭的向我顧盼了。於是我證明在歸航中所渴望的畫中國花鳥不只是夢想了。

等我上城來帶了畫具第二次到清華時，再見菊花，知道已變了些樣子，半放者已較放大，有幾朵的花瓣已稍下垂了。我着急，知道我的生命的迫促，而且珍惜我與花的因緣之難得，於是恨不得兩手並畫，恨不得兩眼分看的忙亂開工了。

可是……我對於我所愛慕的花將怎樣的下筆呢？我深深的體味：此後，這樣富有的花將永遠保藏在我的紙上，雖然不敢說他將爲我所主有；然而我將怎樣能使他保留在我的紙上呢？我九分九的相信我不能畫像他。試想一想，在一百筆二三百筆始能完成的一幅畫中何難有一筆兩筆的敗筆[5]呢。所以，在這短促不及躊躇中我該留神使這一二百筆絲毫沒有汚點。……於是，雖然很急，卻因爲愛他而不敢輕試，我儘管拿了筆擎在紙上不敢放下去。

我雖然刻刻竭力勉勵從闊大處落墨，然而愛好細微的性質總像不可改易的了。在這千變萬化奇上有奇的二百餘種的當中，我第一張畫的是「春水綠波」[6]潔白的花朵浮在翠綠的葉上，這已夠嫵媚的了，還有細管的花瓣抱焦黃的花心而射向四周，管的下端放開，其輕柔起伏有如水波的蕩漾。我不怕褻瀆他而在他面前來說塵埃：無論怎樣巨細的穢物沾在他的上面，決不能害他的潔白，因爲他有他的本性，不必矜誇而人自然的仰慕他，所以也決不以外物之汚濁而害眞。[7]我竭盡心目的對他體味。自信當已能領會他的外表不九分也八分了。可是我失敗了，明白的看得出，在我紙上的遠

不及盆中的，——雖然我曾很擔憂因爲我的紙上將保藏這樣燦爛的花非我所宜有。然而現在並不因失敗而覺得擔負的輕鬆。

鎮靜了我的抱歉、羞媿與失望的心思，我想，微幸的花張起眼簾在看我作畫，也決不因我不能傳出他的神而惱怒的罷，我當如別的濁物之不能損害他是一樣的。看了他的寬大與靜默，我敢妄想或者他在啓示[8]我，羞媿是不必的，失望尤其是不該，他這樣裝束、這樣表現的向人，想必不是毫無用意的。於是我學了他靜默的心，自然的有了勇氣，繼續畫下去了。

這許多菊種於我都是新奇而十分可以愛慕的，在急忙而且貪多的手下將先畫那幾種呢？每一種花有紙條標出花名。「夕陽樓」高丈餘，寬闊的瓣內紅而外如晚霞；「快雪時晴」直徑有一尺，是這樣龐大的一個雪球，閃着銀光；「碧窗紗」細輭而嫩綠，絲絲如垂簾；「銀紅龍鬚」從遒勁[9]的細條中染出紅芽的柔嫩……滿眼各種性質不同的美麗，這與對一切事物一樣，我不能品定誰第一，誰其次，我想指定先畫誰也是做不到。於是我完全打消優劣的觀念，在眼光如燈塔[10]的旋轉的時候，我一種一種的畫。

高大的枝條上，絳紅的一周，圍在一輪黃色的花心外，這是很確切的名爲「曉霞捧日」的。他的紅色非我所能用我可憐的畫盤中的顏色配合而摹擬的。他最不願有人世所有的形與色，卻很喜歡有人追過他。少年人學了他的性質，做成愈難愈好的謎語要人去猜，人家猜中了，他便極其高興。

我要感謝侍奉這種菊花的楊、魯二君，並且很想去領教他們的經驗，特請一公兄爲我請求。

四點鐘以後，太陽漸漸的從花房斜過，只留得一角了，在微微的晚寒中我忙亂的書着。緩得幾乎聽不出的步聲近我而來，到了我近旁時我才仰起頭來看他。這就是種這菊花的楊壽卿先生。

眉目不軒不輊，[11]很平靜的表出他的細緻[12]與和藹，從不輕易露出牙齒的口脣上立刻知道他是沈默而忍耐的，而額角以下口鼻之間的絲絲脈理[13]是十分靈敏，自然的流露他的智慧，楊先生或指點或撫弄他親愛的菊花，對我講他培養的經驗。

他種菊已五年了，然而他的擔任清華學校職務是從籌備開辦時起的。他說，「每天做事很單調也很辛苦，所以種種菊花。」辛苦而再用心用力來種菊就可不辛苦，這有點道理了。

我竭力設想他所感覺到的菊花，然而這是怎麼能夠呢。他是從菊花的很小的萌芽看起的，而且他知道他們的愛惡，用了什麼肥料他們便長大，受了多少雨水與日光他們便喜悅，他還知道今年的花與往年的比較。我是外行[14]人，就是辨別花的形色也是不確實的；而他們要在沒有花時識別花的種類，所以他只要見到葉的一角就認識這是那一種了，這與對家人好友聽步聲就知道是誰，看物品移動的方位就知道誰來過了是一樣的。

每天到四點鐘楊先生按時到來了。他提了水壺灌在乾渴的花盆中，同時我也得到他灌輸給我的新知識。

我以前只知道菊花是插枝的，倘若接枝他便開得更好，有的接在向日葵上，開來的菊花就如向日葵的大了。現在知道菊是可以採用種子的。插枝永遠與母枝不變；而欲得新奇的花種非用子種不可。

這裏就有奇怪的事了，取種子十粒下種，長起來便是不同的十種。可是這等新種並不株株是好的，今年四百新種當中只採了二十餘種。不足取的是怎樣的呢？這大概是每一朵中花瓣大小雜亂，不適合於美的條件統一勻稱，所謂不成品15是也。不成品的原因大概在於花粉太雜之故，所以收種應用人工配合法。

「紫蚪龍」那樣美麗的花就是配合而成的。細青直管的「喜地泥封」與拳曲的「紫氣東來」相配合，就變了長管而又拳曲，如軍樂用號的管子，這樣有特性的了。他的父母都是紫色的，他也是紫色。倘若父母是異色的，則新種常像兩者之一或介於兩者之間，但決不出兩者之外。因爲他們在無窮的變化中也有若干的規律，所以配種當有制限了。大概花瓣粗細不同的兩種配合總是雜亂的，所以配合以粗細相仿者爲宜。

花房中，兩株一組，有如跳舞的，有許多擺着，楊先生每次來時，拿了紙片，以他好生之德在各組的花間傳送花粉。據說種子的結成是很遲的，有的要到第二年一月可收。我推想這類種子當年必不能開花的了，詎知大不然，下種在四月，當初確實很細弱，但到六月以後，他們就加工趕長，竟能長到一丈

多高與插枝一樣。

凡新種的花一定是很大的，不像老種如「天女散花」與「金連環」等等永遠培植不大也不高者。可是第一年的花瓣總是很單的，以後一年一年的多起來：而在初年，花的形狀也易變更，第一年是很整齊的，或者次年是很壞了，幾年之後始漸漸的固定。

我很愛「大富貴」，他正在與「素帶」配合。牡丹是被稱爲富貴花的，然而這名字不能表示他所有性狀的大部。我要改稱這種菊花爲「牡丹」，因爲他有牡丹所有一切的美德。他的身材一直高到茅屋的頂篷再俯下頭來。花的直徑大過一尺；展開一瓣，可以做一羣小鳥的窠，可以做一對彩蝶的衾裯。我也仰着頭瞻望他，希望或者我將因他而有這樣豐滿、這樣燦爛的一個心。我明白他不過是芥子的一小粒花蕾長大起來的，除少數有經驗的以外，誰想到他是要成尺餘大的花朵的。到現在，蜜蜂鬧營營的陣陣飛來道賀，他雖靜默着，也樂受蜂們的厚意。楊先生每晚拂刷「牡丹」的花粉送給「素帶」，他身上是北京人常穿的藍布大褂，然而他立在錦繡叢中可無媿色，他的服裝因他的種菊而愈有榮譽了。我可預料而且急切的等待明年新穎[16]種子的產出，我敢與楊、魯二先生約，「你們每年培植出新鮮顏色的菊種，而我也願竭力研究我可憐的畫盤中的顏色，希望能夠追隨。」這樣兩種美麗的花，在我們以爲無可再美的了，不知明年還要產出許多的更美的新種，我眞的神往了。對大衆盡力表現這等奧妙是我們「做藝」的人的天職；在不可能的時候，我們只有盡心超脫自己，雖然我是不

以此爲滿足的。

一人在遠隔人羣的花房中，聽晚來歸去的水鳥單獨的在長空中飛鳴，枯去的蘆葉驚風而哀怨，花房的茅篷也絲絲飄動，我自問是否比孤鳥衰草較有些希望。滿眼的菊花是我的師範，而且做了陪伴我的好友。他們偏不與衆草同盡，挺身抗寒，且留給人間求不磨滅的壯麗的印象。我手下正在畫「趵突噴玉」，他用無窮的力，縷縷如花筒的放射出來。他是純白的，然而是燦爛；他是倔強的，然而是建立在柔弱的身體上的。我心領這種教訓了。

與楊先生合種菊花的魯璧光先生正與楊先生同任舍務部職務的；每天正午是公餘時間，輪到他來看護菊花。有一次，他引導幾位客人來看菊，同時看我紙上的菊花，他看完每頁時必移開得很緩，使不露出底下一張上我註有的花名。很高興的，他與客人看了畫猜出花的名字來。他說，「畫到這樣猜得出，可不容易了。」

當時我非但不覺得他的話對我過譽，我要想，難道畫了會不像的？所以我還可以生氣的。我自己所覺得可以驕傲的，我相信，在中國不會有人爲他們畫過這許多種，我對他們感激，而他們也當認我爲難逢罷。

臨行的前夜，我到俱樂部去向楊先生道別，他在看人下棋。這一次的談話又給我許多很大的見識。其中有一段，他說，「北京曾有一人畫過一本菊譜。[17]」我全神灌注的聽他了。他繼續說，「他們父

女合畫，那是畫得精細，連葉脈都畫得極眞的。因爲每一種的葉都不同，葉子比花還重要，花不是年年一樣的，在一年內必定畫不好。所以要畫一定要自己種花，知道今年這花開好了，可以畫了。那兩位父女自己種花，而且畫了五年才成的。」我以爲我的畫菊是空前的。然而這時候我無暇饑悔我以前的自滿了。……

楊先生幼年時就種花，因爲他的父親是愛花的，而且他家已三代種菊了。爲什麼自己以爲是高尙以爲是萬能的人總是長着一樣可憎的口鼻心思，用了這肉體與精神所結構的出品無非像泥模裏鑄出來的鐵鍋的冥頑[18]而且脫不出舊樣？菊花們卻能在同樣的一小粒花蕾中放出這樣新奇這樣變化富有一切的花朵，非無能的人所曾想像得到甚且看了也不會模仿的。有一種的花瓣細得如玉蜀黍的鬚了，一大束散着，人沒有方法形容他的美，只給他「棕櫚拂塵」的一個沒有生氣的名字；有一種是玉白色的，返光閃閃，他的瓣寬得像蓮花的葉子，所以名爲「銀蓮」，其實還只借用了別種自然物的名稱，人不能給他一個更好的名字。還有可奇的，他們爲了要不與他種苟同，[19]奇怪得使我欲笑，有一種標明「黃鵝添毛」者，松花小鵝的顏色，每瓣鈎曲如受驚的鵝頭，挨擠在一羣中。最妙的他怕學得不像，特在瓣上長了毛，表示眞的受驚而毛悚了。……

有許多名稱是很有趣的，這勝過西洋的花名，然而也有不對的。況且種菊者各自定名，不適用於與人談講，最好能如各種科學名詞的選擇較好者應用，然而這還待先有一種精細而且豐富的菊譜

出現。

解題

清華園本是清宣宗第五子惇親王奕誴之賜園，面積凡五百三十畝，在北平西北郊外二十餘里，即今國立清華大學所在地。平綏鐵路經此，設有車站。作者已詳第一册紅海上的一幕解題。此篇選自北京乎。

詮釋

[1]【佩弦】即前篇朱自清的作者。下文的澳青、一公與楊壽卿、魯璧光都是清華大學的教職員。[2]【清華學校】本即清季之游美學務處。（以美國退回庚子賠款的一部所辦）宣統元年（西元一九〇九），指定清華園改建學校。三年（一九一一）開課，遂以「清華」名校，分中等、高等兩科。民國成立，裁游美學務處，以所有職權付諸清華校長。二年（一九一三）又將毗連校西之近春園、長春園併入（新併兩園，面積凡四百二十畝）。十年（一九二一）秋，停辦中等科，籌設大學。十四年（一九二五）大學成立，並設研究院。[3]【倣美】有湊巧、識趣、玉成等意。[4]【窩中】指茅屋中間窪下養花的所在。[5]【敗筆】破壞協調（傷美）的筆姿也。[6]【春水綠波】人們加於異種（稀奇的）菊花的嘉名。凡被加嘉名的，便稱名種。下文的「夕陽樓」「快雪時晴」「碧窗紗」「銀紅龍鬚」「曉霞捧日」「紫虯龍」

「喜地泥封」「紫氣東來」「天女散花」「金連環」「大富貴」「素帶」「趵突噴玉」「銀蓮」「黃鵝添毛」等，都是這類的嘉名。[7]【害眞】損害本眞之謂。[8]【啓示】啓發開悟的暗示也。[9]【遒勁】「遒」是雄健，「勁」是堅強。「遒勁」猶言「挺拔」。[10]【燈塔】在海岸或島嶼等適宜之地，築造高塔，上置光力極強的燈，以爲航路的標識。使航海的在昏夜中見之，可以辨方向，避危險。這樣的設備，便叫「燈塔」，也有作「亮塔」或「燈臺」的。[11]【不軒不輊】猶言「不高不低」。[12]【細緻】精細而且凝鍊也。[13]【絲絲脈理】這里所指乃是口鼻之間的面紋，非眞的條條墳起之靜脈管（俗稱青筋）也。[14]【外行】這里的「行」讀如杭，俗稱職業爲「行業」，故同業的叫「內行」，非同業的便叫「外行」。內行又稱「在行」，外行又稱「不在行」。引申之，凡對於任何事項，一切不明底蘊者，都可叫做外行。[15]【不成品】不成格局的東西也。[16]【新穎】新奇而且特出也。[17]【菊譜】「譜」是簿錄的總稱，凡著明某項事物的一切關係或本身系統者，統叫做譜。如「宗譜」「食譜」「器物譜」「畫譜」等。「菊譜」宜有兩種：一是詳其種類、藝法、名色等等的；一是圖其狀貌，著其差別的。這里所說，當屬後一種，乃畫菊之譜也。[18]【冥頑】愚鈍之狀。[19]【苟同】隨便附同於人之謂，與「苟合」相當。這里言「要不與他種苟同」，猶言「故意要立異」也。

數演

清華園之菊全文凡分三十二節，綜合起來，可約做七大段落。第一節至第七節爲第一段落，敍作

者初到清華園看菊花。第八節至第十三節爲第二段落，敍作者再到清華畫菊，爲名花寫照。第十四節至第十八節爲第三段落，敍介見種菊的楊壽卿。第十九節至第二十六節爲第四段落，敍由楊壽卿的指點而知道養菊的選子配種等方法。第二十七、二十八節爲第五段落，敍又一個種菊的魯壁光走來，贊作者畫菊的像眞；作者潛意識中的驕傲不免微微覺得有些不快。第二十九、三十節爲第六段落，敍臨行辭別楊壽卿的談話，知道從前北京有過一部著名的「菊譜」，是父女二人發心體察，自種自畫，費了五年工夫才得成功的，因而大悔以前對魯壁光的不快之不當。第三十一、三十二節爲第七段落，說菊品名色的奇怪可笑，結到最好先有一部精細而豐富的菊譜。中間雖也有發抒意見、描寫花容的地方，但全體看來，還是一篇敍述文。

敍述文是甚麼？它與別的文體有甚麼分別？記得在第一册秋夜和三峽兩篇的「敷演」裏已經講到過。我們現在且講講作敍述文時應當注意的是甚麼。一篇敍述文，別人看過之後，對於事情的經過完全知道了，這篇文字便是好的。其它門類的文字也是如此；總之，能達到寫作的目的的文字便是好的。我們作任何門類的文字，都得講究怎樣把語句連綴起來的工夫，這連綴的工夫就是文篇的組織，極關緊要，姑俟後談。今先談敍述文的語句連綴罷。關於敍述文的連綴有個絕好的依傍，那就是事情本身的進行次第。事情的進行有段落，這正好依據了來規定文字的段落；事情的進行有緩急，這正好依據了來規定文勢的緩急。即以這清華園之菊爲例。在事情本身，先去看菊是一個段落，再去畫菊

是一個段落，見楊壽卿是一個段落，由楊的話中得到選子配種的方法是一個段落，不快於魯肇光的贊他是一個段落，辭楊時知有精心結撰的菊譜是一個段落，希望有一部精細豐富的菊譜來改正菊品的怪名是一個段落；作、就依據這些規定文字的段落，連次第都不變更。又先去看菊和微微覺得不快於魯的贊語，在全事件中是弛緩的部分，而經心書菊和受楊的感動，卻是緊急的部分；作者就依據這層，把前述的部分寫得弛緩，後述的部分寫得緊急。

這便是作敍述文時應當注意到的事項。還有一句附帶的話我們須記着：作敍述文時，爲求文調的變化，固然不一定要依據事情本身的進行次第，但依據事情本身的進行次第是作敍述文最普通、最自然的正常方法。

習問

一. 試分析清華園之菊，那幾部分是側重記述的？那幾部分是帶着議論的？

二. 作敍述文時應當注意的是甚麼？

三. 甚麼是作敍述文最普通、最自然的正常方法？

木蘭詩古辭

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惟聞女歎息。

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昨夜見軍帖，[2]可汗大點兵；[3]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爲市[4]鞍馬，從此替爺征。

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旦[5]辭爺孃去，暮宿黃河邊，不聞爺孃喚女聲，但聞黃河流水鳴濺濺。[6]旦辭黃河去，暮至[7]黑山[8]頭，不聞爺孃喚女聲，但聞燕山[9]胡騎聲啾啾。[10]

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11]朔氣傳金柝；[12]寒光照鐵衣。[13]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14]

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15]策勳十二轉，[16]賞賜百千強。[17]可汗問所欲，木蘭不願尚書郎；[18]願借明駝千里足，[19]送兒還故鄉。

爺孃聞女來，出郭相扶將。[20]阿姊聞妹來，[21]當戶理紅妝。[22]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23]向豬羊。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閣牀。脫我戰時袍，著我舊時裝。[24]當窗理雲鬢，對鏡貼花黃。[25]出門看火伴，[26]火伴皆[27]驚惶；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

雄兔腳撲朔，[28]雌兔眼迷離，[29]兩[30]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解題

木蘭，古之孝女，相傳曾改扮男裝，代父從軍，在戍所十二年始歸，竟沒有一人知道她的本來面目的。古樂府有木蘭篇（亦稱木蘭辭，一名木蘭詩，卽這里所選錄的），既不著木蘭爲何時人，亦不著作者的姓名和年代。宋程大昌的演繁露以爲木蘭是隋、唐時人爲的，是篇中有「可汗大點兵」等話。但劉宋時何承天的姓苑已說木蘭是任城（當時兗州高平郡屬縣，旋沒入魏，至明省入濟寧州，卽今山東濟寧縣）人，承天遠在隋、唐之前，自較程說爲可據。且「可汗」之稱在當時的鮮卑君長已甚通行，也並不是隋、唐時才有的。大概這個傳說的故事，劉宋時已豔稱人口，慢慢地形諸歌謠，便流而爲樂府了。宋郭茂倩的樂府詩集采入橫吹曲辭梁鼓角橫吹曲中，後附唐人韋元甫的擬作一首。清人王士禛的古詩選和沈德潛的古詩源都定作南朝梁時詩。有人因韋元甫擬作木蘭詩，便云原辭也是他作的，遂致異說紛起，迄今討論這詩年代的人很多，但還沒有定論可據呢。因此，現在仍標稱「古辭」，署爲「木蘭詩」，從樂府詩集例也。

詮釋

[1]【唧唧復唧唧】象促織振羽之聲或人們歎息之聲，其字本隨音變，與詩經的「關關」「嗟嗟」之類略同。故文苑英華本作「唧唧何力力」，古文苑本竟作「促織何唧唧」。下文的「機杼」卽承「當戶織」而來，謂就機穿梭而織也。[2]【軍帖】便是兵籍，應徵入伍之人的花名册也。與下文「軍書十二卷」的軍書同是一物。[3]【可汗大點兵】「可汗」讀如克寒，本是夷狄國主之稱。但是鮮卑入寨以

後，這可汗二字便漸漸地流爲君主的通稱，如隋文帝被稱爲大隋聖人可汗，唐太宗被稱爲天可汗是。故後文有「天子坐明堂」與「可汗問所欲」的語句錯出混舉也。「大點兵」便是廣徵民丁入伍以應戰戍之役。

4【市】這里的「市」作購買解，當動詞用，與下文「東市」「西市」「南市」「北市」的「市」作市場或市集解的（是名詞）不同。「市鞍馬」便是豫買從軍時應用的東西，故下文以駿馬（良馬）鞍韉（鞍是坐鞍，即置在馬背上的鞍橋；韉是鞍帔，即襯在鞍橋之下的褥墊）轡頭（即控馬用的絡頭與韁繩，轡音祕）長鞭來分承這句話也。

5【旦】一本作「朝」。

6【濺濺】讀如箋箋，狀水疾流之聲。

7【至】一本作「宿」。

5【黑山】王士禛、沈德潛的選本都作「黑水」，即水經注的荒干水，今綏遠薩拉齊東歸綏東南有大土耳根河，西南入沙陵湖，轉注黃河便是。蒙古語叫他做「喀喇烏蘇」，即黑水之意。樂府詩集本作「黑山」，也在歸綏境，即殺虎口東北九十里的殺虎山。（蒙語叫做阿巴漢喀喇山，即黑山之意。）按黑山爲唐朝前半葉時突厥出沒之地，故唐詩有「擒生黑山北」「黑山峯外陣雲開」等句。因爲是殺敵最盛的地方，故山名口名俱爲「殺胡」。但胡人諱此惡名，遂取「胡」的同音字「虎」來代它，於是變爲殺虎口與殺虎山了。

9【燕山】在河北薊縣東南，自西山一帶迤邐東來，延袤數百里，歷玉田、豐潤，直抵海岸。周封召公於薊，國號燕，便以此山得名；後來宋徽宗約金攻遼，遂收取這一帶地爲燕山府路。有人指此燕山即爲漢代勒石紀功的燕然山，似非，蓋燕然山即今外蒙古的杭愛山，去黑山或黑水絕遠，實難連帶並舉也。

10【啾啾】小聲貌，古人或以狀蟲鳴或

以狀鬼叫。這里因不曉胡語，莫辨何言，故但以啾啾之聲狀之耳。[11]【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謂迅赴戰戍之地，不辭關山跋涉也。[12]【朔氣傳金柝】「朔氣」是北方之寒氣。「金」是軍中的刁斗。「柝」音橐，是傳更時所擊之木梆。「朔氣傳金柝」謂軍中傳更時的刁斗、木梆彷彿聲聲度來寒氣也。[13]【寒光照鐵衣】謂關山冷月之光寒颼颼地射在鎧甲之上也。[14]【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謂這長期戰戍中（「十年」舉成數而言，與「百戰」正同，不能泥看）兵將死的很多，幸而受代歸來者，多是鋒鏑餘生，固已磨練成就了所謂「壯士」了。[15]【明堂】王者之堂，便是當時君主聽政的朝堂。[16]【策勳十二轉】論功稽勳，凡進階十二次也。唐時勳賞凡十有二等：十二轉爲上柱國，比正二品；十一轉爲柱國，比從二品；十轉爲上護軍，比正三品；九轉爲護軍，比從三品；八轉爲上輕車都尉，比正四品；七轉爲輕車都尉，比從四品；六轉爲上騎都尉，比正五品；五轉爲騎都尉，比從五品；四轉爲驍騎尉，比正六品；三轉爲飛騎尉，比從六品；二轉爲雲騎尉，比正七品；一轉爲武騎尉，比從七品。見唐六典。此處正不必盡泥唐制，若一拘泥，反致疑誤也。[17]【賞賜百千強】一作「賜物百千彊」，謂賞賜之物累值至百千也。王閬運八代詩選本「強」作「繦」，則指錢貫言矣。[18]【可汗問……尚書郎】「問所欲」文苑英華本作「欲與木蘭官」，一作「欲與木蘭賞」，「木蘭不願尚書郎」一作「木蘭不用尚書郎」。「尚書郎」爲當時尚書省的屬官，典掌機要，是個顯職，與今直隸於行政院的官屬相當。[19]【願借明駝千里足】「借」字或作「馳」，「明」字或作「鳴」，或作「名」。唐段成式的酉陽雜俎和明楊愼的丹鉛總錄

都說，「駝臥，腹不貼地，屈足漏明，則走千里。」（凡駝不然，故於屈足漏明之駝號爲「明駝」）證明作「鳴」或「名」之非。[20]【扶將】扶持也，[21]【阿姊聞妹來】一作「阿妹聞姊來。」[22]【紅妝】婦女盛妝，多用胭脂一類顯其紅豔，故俗稱「紅妝」。[23]【霍霍】磨刀急聲也。[24]【舊時裳】一作「舊時裳」[25]【對鏡貼花黃】「對」一字一作「挂」。「花黃」謂「花子」與「額黃」也。五代馬縞中華古今注：「秦始皇好神仙，令宮人梳仙髻，帖五色花子，畫爲靈鳳。」梁簡文帝詩：「同安鬢裏撥異作額間黃。」唐李商隱詩：「壽陽公主嫁時粧，八字宮眉捧額黃。」又妝臺記：「花子仿於壽陽公主梅花落面事也。」按壽陽公主爲劉宋武帝之女，而花子與額黃都與她有關，然則花黃實是一物，故得連稱。所謂「壽陽妝」耳。在六朝時很見風行，沿及唐季猶然也。[26]【火伴】謂同伍的伴侶。蓋行軍十人共一竈而炊，故呼共炊爲同火，火伴之名以起。後亦有作「伙伴」者。[27]【皆】一本作「始」。[28]【撲朔】一本作「撲握」。[29]【迷離】一本作「彌離」。撲朔迷離俱爲疊韻字，所以狀迷惑難分辨也。[30]【兩】一本作「雙」。

數演

這古辭凡分七節。第一節，寫木蘭的廢織而歎。第二節，寫木蘭與歎之由爲其父被徵從軍而苦無大兒代役，因奮然願起，替爺出征。第三節，寫木蘭的整裝市馬，與辭家從征，度山越水。第四節，寫戰地的生活，木蘭幸得生還，已逾十年了。第五節，寫天子的策勳頒賞，與木蘭的辭官還鄉。第六節，寫爺孃弟妹的熱烈歡迎與木蘭的復爲女裝，直使同行的火伴驚疑莫測。第七節，以雌雄兔的迷離撲朔況木蘭的

混充男兒。統看全篇，只是敍述「木蘭代父從軍」一樁故事的演進，與一篇正則的敍述文一般。

我們以前說過，詩的每一語純爲發抒某種情懷而存在；而且它常含着不說出來的「言外意」，留給人家去想。可見詩是主觀的、發抒的文字；換句話說，就是詩所寫的全是作者自己一方面的材料。用這一句去範圍我們讀過的詩，差不多沒有錯的。可是現在讀到的木蘭詩和從前讀過的陌上桑卻不同了。這兩首詩的材料並不是作者自己一方面的。前者是木蘭代父從軍，歷盡戰地生活，歸來還我初服的故事；後者是羅敷採桑，答人問話的故事：原來都與作者不相關涉的。再看這兩位作者的態度，他們對於所寫的材料似乎沒有甚麼意見或感動（至少他們沒有把自己的意見或感動透露出來）。他們只處於旁人的地位，把故事敍述出來就是。這樣客觀的、敍述的詩，我們叫它做「敍事詩」。既然有敍事詩，那麼對於我們以前讀過的那些詩與詞（「詞就是詩」我們前曾說過，二者從質地上講，實是同樣的東西，顯著的分別只是體裁的不同而已）也不妨加上形容語，因爲那些詩與詞是發抒作者的某種情懷的，可以叫它做「抒情詩」。

到這里，讀者或許會想，敍事詩便是用詩體寫成的敍述文。這樣想，固然大致不錯，但是敍事詩與敍述文的分別決不只在各語字數均等、偶數語押韻、語句音節和諧那些形式上面。除了形式以外，它們還有不同的所在。譬如敍述戰地的生活，在敍述文裏必得把怎樣地調度布防，怎樣地跋涉山川，怎樣地宣達號令，怎樣地辛苦戍守說個明白詳盡，就教人知道這事情的演變實蹟。敍事詩則不然，雖是

同樣的材料，卻只有

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

四語二十個字，二十個字固然簡略；可是頗有留給人家去想的餘地。「關山度若飛」是一種印象的摹擬，讀了這摹擬語，木蘭怎樣地跋涉山川便可想像而得。「萬里赴戎機」只是一句含混的說話，而木蘭怎樣地辛苦聽調，怎樣地防守接戰，差不多都已包容在內，只消加以想像，自然便能理會。原來同是一樣的材料，在敍述文要說得明白詳盡，教人知道事情的實蹟；在敍事詩卻用印象的摹擬，含混的敍述，教人知道了事情之後還得去「想」。這耐人想的一點是一切詩的重要質素，敍事詩賴有它才成其爲詩。又詩中寫木蘭辭家遠行的一段，有

旦辭爺孃去，暮宿黃河邊，不聞爺孃喚女聲，但聞黃河流水鳴濺濺。旦辭黃河去，暮至黑山頭，不聞爺孃喚女聲，但聞燕山胡騎聲啾啾。

後面寫復裝後出看火伴的一段，有

出門看火伴，火伴皆驚惶；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

這些語句，多麼具體，說「旦辭爺孃去，暮宿黃河邊」，說「旦辭黃河去，暮至黑山頭」，已顯出離家日益遠的境界了；而於兩句「不聞爺孃喚女聲」之下分別承以「但聞黃河流水鳴濺濺」和「但聞燕山胡騎聲啾啾」，則對景思遠的境界到此愈益明白。說「火伴皆驚惶」，說「同行十二年，不知木

蘭是女郎，」試想同伴詫愕的神情爲何如！這樣，作者竟描出一個有輪廓，有色彩的眞實境界，教讀者「感得」詩中主人翁及其配角所感得的惆悵的心情來。這教人感得的一點也是一切詩的重要質素，敍事詩賴有它才成其爲詩。

若再看陌上桑，他描寫羅敷的打扮都是具體的：

青絲爲籠系，桂枝爲籠鉤；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細綺爲下裙，紫綺爲上襦。

我們讀了這數語，羅敷的華貴就可想見。下面敍述旁人看見了羅敷忘形、出神的情形，竟描出一個熱鬧的場面：

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鬚；少年見羅敷，脫帽著帩頭；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來歸相怨怒，但坐觀羅敷。

在這場面上，被說「的那些人都是生動的。我們讀了這數語，可以感得大家爭看美人的熱狂空氣。由於這等處所，故陌上桑是一首好的敍事詩。

由此觀之，假若沒有留着耐人想的部分，也沒有教人感得甚麼的部分，而單用詩體敍述一些事情，那只是詩體的敍述文而已，被稱爲敍事詩是不切當的。

習問

一．甚麼叫做敍事詩？甚麼叫做抒情詩？

二. 敍事詩與敍述文的分別在那里？

三. 把木蘭詩的內容演成一篇「木蘭傳」。

鵝籠夫人傳　周容

鵝籠夫人[1]者，毘陵[2]某氏女也。幼時，父知女必貴，愼卜壻。[3]得鵝籠文，卽壻之。母曰，「家云何？」[4]曰，「吾恃其文爲家[5]也。」家果貧，數年，猶不能展一禮。[6]

妹許某，[7]家故豪，遨行聘。僮僕高帽束絛，[8]者將百人；筐篚亙里許，[9]媒聲花曳綵，嘿部署，[10]次第充庭戶，[11]錦繡穀珠釧，[12]金碧光照屋梁，[13]門外雕鞍駿騎，起驕嘶聲，宗戚壓肩視。[14]或且問，「迺姊家[15]何似矣？」媵婢[16]共圍其妹歡笑吃吃。[17]夫人靜坐治鍼黹，無少異容。

一日，母出妹所聘幣，[18]裁爲妹服，忽慍[19]曰，「爾姊勿復望此也，身屬布矣！」[20]夫人聞之，卽屏去[21]絲帛，內外惟布。再數年，鵝籠益落魄；[22]夫人妹已結鴛鴦枕，大鼓吹，簇鳳輿[23]出閤[24]去。夫人靜坐治鍼黹，無少異容。

壬子[25]秋，鵝籠試二十四，舉於鄉。[26]夫人母謂已出意外，卽鵝籠亦急告娶。[27]夫人謂母曰，「總遲矣。」於是鵝籠愧而赴京，中兩榜俱第一人，[28]名閧天下。南京兆[29]聞狀元貧，移公帑金[30]代行聘，官吏犇[31]走執事。宗戚媵婢間，視妹時加甚。夫人仍靜坐治鍼黹，無少異容。

已而鵝籠奉特恩賜歸，以命服娶，[32]撫按使者已下及郡守，[33]俱集驛庭[34]候。鵝籠親迎，自毘陵抵鵝籠家，絳紗並兩岸數十里；[35]縣令角帶出郊，[36]伏道左。女子顯榮，聞見未有也。十年爲相，夫人常以禮規放佚，[37]故鵝籠當時，猶用寡過聞。[38]

壬申，[39]夫人卒於京邸，[40]朝廷賜祭者七，遣官護喪歸，勅有司[41]營葬。紼引日，[42]公卿勳貴，奠帳鱗次，[43]東郊如雲，[44]水陸兩經二十餘里，几筵[45]相接。卒時，語鵝籠曰，「地高墜重，[46]公可休矣！妾不自知何故，以今日死爲幸。」

閱歲，[47]鵝籠予告[48]回里。久之，復貪緣[49]再相，[50]縱淫恣亂政，賜死。[51]

贊[52]曰：予至燕，[53]聞鵝籠小帽青衫[54]死古廟中，刑部[55]錦衣[56]諸官鑰門復命[57]去。尸掛三日，旨下始殮，牛車[58]載柳棺[59]出郭，無一視者。未死時，京師盛傳十子謠。十子者，如葉子、[60]附子[61]類。葉子戲初起，鵝籠篤好之，偕客鬬，恆通曙。[62]直宿內閣，[63]輒攜女子男粧入。予友徐心水[64]時爲侍御，[65]嘗語予曰，「鵝籠善噉附子，對客不去口，故面如紅玉。」其賄也，厭銀矣，以金；金厭矣，以珠。俗稱金珠俱親之以子，[66]故與在十子。[67]餘子，[68]予偶忘焉。鵝籠再相，如此，知夫人卒時所言，固已窺其微[69]也。嗚呼！夫夫之得罪於國也，固先得罪於婦矣！[70]

解題

周容字茂三，明末鄞縣（浙江寧波府附郭首縣，今爲鄞縣治）諸生。明亡，出家爲僧。已而以母在，仍返初服。踪跡所至，幾徧域內，交游皆一時遺民。繪松林枯石，蕭然遠俗。清康熙時有以博學弘儒薦者，以死拒得免。遺著有春酒堂集，乾隆時曾列爲禁書。此文即自集中錄出。

詮釋

[1]【鵝籠夫人】指明末宰相周延儒之妻。續齊諧記：「陽羨許彥，遇一書生，云足痛，求寄鵝籠中。彥戲許之。書生便入籠，與兩鵝竝坐。負之不覺重。」按陽羨即今江蘇宜興縣，延儒爲宜興人，故以「鵝籠」影射之。延儒事蹟分見本篇後文。明史卷三百八「姦臣」列有周延儒傳。[2]【毘陵】晉郡，在明代爲南直隸常州府，領武進、無錫、宜興、江陰、靖江五縣。治武進，即今江蘇武進縣。[3]【慎卜堵】謂選擇女壻十分愼重也。[4]【家云何】猶言「家道如何」，刺探有無家產也。[5]【恃其文爲家】謂其文章足以恃爲家產也。[6]【展一禮】「展」，成也；具也。「不能展一禮」，謂不能具備婚禮中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等六禮之一也。質言之，便是世俗所謂「娶不起」。[7]【妹許某】謂鵝籠夫人之妹許配某氏也。[8]【絛】音韜，絲帶也。[9]【筐篚亙里許】謂擡送盛禮物之器在路上行走時，竟接連到里把路之長也。[10]【嘿部署】肅靜無嘩地排列布陳也。[11]【庭陛】堂前階除也。「陛」讀如士。[12]【錦繡縠珠釧】華美的綢緞與鑲嵌金珠的釵釧飾物也。[13]【金碧光照屋梁】極言禮物之光豔，竟照耀得屋內梁上都閃閃作金碧光也。[14]【宗戚壓肩視】言其族人及親戚都肩壓肩地擠着看此光豔的禮物也。

15【迺姊家】「迺」卽「乃」之或寫。「迺姊家」猶言「你們姊姊的夫家。」16【媪婢】「媪」是老媽子。「婢」是丫頭。17【吃吃】笑聲。18【聘幣】夫家行聘時送來的緞疋也。19【慍】薄怒也。20【爾姊……身屬布矣】猶言「你姊姊是望不到這樣的聘幣了，只好終身穿布衣了。」21【屏去】撤去也。「屏」讀如丙。22【落魄】通作「落泊」，志行衰頹貌。亦可作失業無聊解。23【鳳輿】卽新娘所乘之花轎。「簇」謂簇擁。24【出閣】卽出嫁，謂女子嫁時始離閨閣適人也。25【壬子】明神宗萬曆四十年。（西元一六一二）26【舉於鄉】謂是年延儒鄉試中式也。科舉時代，每於子、午、卯、酉之歲舉行鄉試，預由中朝選放主考官分赴各省，卽於當年秋八月召集全省州縣學生員（俗稱秀才，參看第一册先姚事略詮釋〔32〕「學官弟子」條）在省會考試。與試合格的，便稱中式，明年春二月便可應舉赴京，參加禮部的考試。這些被舉赴京應試的中式者，便稱「舉人。」27【急告娶】謂以卽將迎娶成禮之言通知女家也。28【中兩榜俱第一人】謂延儒於鄉試中式之明年，卽萬曆四十一年（一六一三）聯捷成進士也。「中」讀去聲，此處前後所見「中式」之「中」俱同。故事：舉人應禮部試叫做「會試」；會試中式後，皇帝親自策問於殿廷，叫做「殿試。」會試中式的第一名稱「會元。」殿試中式分三甲：第一甲凡三名，賜進士及第；第二甲無定額，賜進士出身；第三甲無定額，賜同進士出身。一甲最爲世俗所豔稱，——所謂「三鼎甲」——其第一名授職翰林院修撰，稱「狀元」；第二名、第三名俱授職翰林院編修，稱「榜眼」「探花。」延儒得連中是科的會元和狀元，故云「中兩榜俱第一人」，而下文有「名閧天

下」之說也。29【南京兆】指當時南直隸的長官應天府府尹等。明初建都金陵，至成祖時遷於北平。先猶稱「行在」，已而逕稱「京師」（改北平爲順天府），遂以應天府爲「留都」，稱爲「南京」。一切官署體制均仍舊；南京六部亦直轄地方官吏，與直隸同，故別稱「南直隸」。「京兆」云者，實沿自漢代畿輔之舊稱，在作者不過使用典故而已，當時卻並無此名目也。30【公帑金】官庫存儲之公款銀兩也。「帑」讀如倘。31【奔】同「奔」。32【以命服娶】謂延儒以狀元奉旨歸娶，例得用當時應得的命婦服色送往女家迎娶也。33【撫按……郡守】「撫」是巡撫，明初以軍事未畢，命京官巡撫地方，其後各省因事增設，遂爲定員。清代因之，爲外省行政長官，本兼兵部侍郎及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銜。故俗稱「撫臺」亦稱「撫院」。「按」是巡按，明制，每省派御史巡察，謂之「巡按御史」，俗稱「察院」。三歲一更，職權略與漢刺史同。清初因之，旋廢。此處所謂「撫按使者」，便指當時的應天巡撫及巡按應天御史。「已下」則指當時的司道等官。「郡守」也是作者隨便稱引的古代官名，其實指的當時武進、宜興等縣的該管上司常州府知府也。34【驛庭】驛站之官舍，俗稱「接官廳」。35【絳紗竝兩岸數十里】極言儀從之盛，謂隨從人役所執之紅紗燈綿延在河（自常州至宜興的河道）的兩岸長至數十里也。36【縣令角帶出郊】「縣令」亦古官名，當時實稱「知縣」。此處即指宜興縣知縣。「角」是結髮爲飾，「帶」是束帶，「角帶」便是頂冠束帶，所謂具冠服也。「出郊」便是出城郊迎。37【十年爲相……規放佚】延儒官修撰後，熹宗天啓中（一六二一——一六二七）遷右中允，掌司經局

事，尋以少詹事掌南京翰林院事。思宗卽位，召爲禮部右侍郎。崇禎二年（一六二九），特旨拜延儒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參機務。明年二月，加太子太保，改文淵閣。九月，成基命致仕，延儒遂爲首輔。尋加少保，改武英殿。自延儒成婚至此，垂十年矣，故云「十年爲相」。其間夫人時時規勸，不使其夫過失彰聞，故云「常以禮規放佚。」 38【猶用寡過聞】言延儒接受夫人的規勸，所以從館職進至首輔的十年間尙能以寡過的聲名爲朝野所聞知也。 39【壬申】崇禎五年（一六三二）。 40【京邸】京師官署概不住眷，京官多僦屋而居。「京邸」便是留京住眷之寓所也。 41【勅有司】謂皇帝勅下各該管官吏特治其事也。如靈柩回籍時由地方官沿途照料等是。 42【紼引日】「紼」引棺的繩索，禮記曲禮「助葬必執紼。」故俗謂送喪爲「執紼」，出喪爲「發引」。此言「紼引日」便是所謂「出喪那一天」也。 43【奠帷鱗次】謂沿途設奠的祭棚像魚鱗那般的挨次接連也。 44【東郊如雲】謂當時京東郊外，送喪之人像雲堆那麼厚盛也。 45【几筵】設位陳筵之祭席也。 46【地高墜重】卽俗所謂爬得高跌得重也，此處重在申戒，有「高不忘危」之意。 47【閱歲】指夫人卒後之明年，卽崇禎六年（一六三三）。 48【予告】漢律：在官連有三最（三次考績得優良之按語）得予告，予告得歸家。後世因謂大臣年老致仕（罷官）爲「予告」。延儒初與溫體仁並相，既而爲體仁所軋，遂於崇禎六年六月引疾乞歸，詔賜白金綵緞，遣行人護行。 49【貪緣】攀附他人以求進身也。與「鑽營」相當。 50【再相】初，延儒在里，頗從東林游，善姚希孟、羅喻義。及在相位，實由傾陷錢謙益而得，遂仇東林。及主會試，所取士張

溥、馬世奇等，則又皆東林也。既告歸失勢，心內慚。而溫體仁益橫，越五年始去。去而張至發、薛國觀相繼當國，與楊嗣昌等並以媚嫉稱，一時正人多得罪。溥等憂之，說延儒曰：「公若再相，易前轍，可重得賢聲。」延儒以爲然。溥友吳昌時，爲交關近侍，延儒　年生馮銓復助爲謀。會帝亦頗思之，而國觀適敗。崇禎十四年（一六四一）二月，詔起延儒，九月，至京，復爲首輔。尋加少師兼太子太師，進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51【縱淫恣亂政賜死】延儒再相，銳意謝東林。遂悉反體仁輩弊政，一時中外翕然。然延儒實庸爲無才略，且性貪，門下客盛順、董廷獻因緣爲奸利；又信用文選郎吳昌時及給事中曹良直輩，賈怨同僚。崇禎十六年（一六四三）四月，清兵略山東還，至近畿，帝憂甚。大學士吳甡方奉命辦流寇，延儒不得已，自請視師。既出駐通州，不敢戰，惟與幕下客飲酒娛樂，而日騰章奏捷。偵清兵去，乃言敵退，歸朝。論功加太師，廕子中書舍人。延儒辭太師，許之。居數日，掌錦衣駱養性及中官盡發所刺軍中事，帝乃大怒，諭府部諸臣責延儒蒙蔽推諉，事多不忍言，令從公察議。延儒席藁待罪，自請戍邊。帝猶溫旨許馳驛歸，賜路費百金，以彰保全優禮之意。既歸，言路論糾不已，而御史蔣拱辰劾吳昌時贓私巨萬，大抵牽連延儒；曹良直亦劾延儒十大罪。帝怒甚，御中左門親鞫昌時，折其脛，無所承，怒不解。拱辰面訐其通內，帝察之有迹，乃下獄論死；始有意誅延儒。魏藻德、陳演等又共排之，帝遂命盡削延儒職，遣緹騎逮入京師。既至，安置正陽門外古廟中。上疏乞哀，不許；法司以戍請，同官申救，皆不許。冬十二月，昌時棄市。命勒延儒自盡，籍其家。52【贊】是作者的附論，可參詳第二册大鐵椎傳敷演項所述論贊各事。53【燕】指當

時的京師，即今北平。54【小帽青衫】本是燕居時的便衣，所以別於冠帶命服也。延儒以倒職大臣待罪，故不能具冠服。55【刑部】掌刑獄，爲六部之一，位次第五，即古秋官，與今司法行政部相當。56【錦衣】即錦衣衞，掌侍衞緝捕刑獄之事，爲明代特有之官。57【錀門復命】時制：勒令大臣自盡，必由刑部及錦衣衞派員莅場監視。故延儒就縊之後，此兩衙門所派之官乃會同鎖門以出，返朝復命，必候旨下始能入殮也。58【牛車】謂不能具馬，以牛駕車也。59【柳棺】柳木所製之棺，材之下劣者也。60【葉子】即下文所言之「葉子戲」，爲博戲之一種。「葉子」即聚博時所使用之紙牌，其狀如葉，故云。此戲起原於唐代，如今之馬將牌等即爲其流裔。詳可參看杜亞泉博史（曾載申報月刊二十二年新年號，現由開明書店印成單行本）。延儒所戲，當爲馬弔。馬弔之盛行在萬曆中葉，見日知錄。61【附子】藥名，已詳第一册關羽刮骨療毒詮釋（17）「烏頭之藥」條。附子性熱，每有用爲補益之品者，故下文有「鵝籠……面如紅玉」語。62【通曙】通宵達旦也。63【直宿內閣】「直」通「值」。當時閣臣例須輪流值夜，留宿於內閣官房，當值的便叫「入直」。64【徐心水】會官御史，其名里不詳。65【侍御】御史之通稱。本即周之柱下史，秦改侍御史，漢因之，給事殿中。其後分類漸多：一爲「治書侍御史」，始於漢宣帝時，與符節郎共平廷尉奏事罪當輕重。魏改持書侍御史，唐改御史中丞，宋廢，元復置持書侍御史，明又廢。二爲「殿中侍御史」，魏置，居殿中，察非法。歷代因之，明廢。三爲「監察侍御史」，本即晉代掌行馬外事之檢校御史，隋改監察御史，唐因之，掌內外糾察，并監察祭祀及監諸軍出使等，職務甚爲

繁雜。其後歷代因之，至明而極爲重視，前見(33)中之「巡按御史」和(51)之「言路」都出於此。清因明制，略有更張。今廢。66【親之以子】謂以「子」呼之，表示親暱也。67【與在十子】金、珠既稱爲金子和珠子，故與葉子、附子同預於「十子」之列也。68【餘子】指「十子」中葉子、附子、金子、珠子以外的名色。69【微】無顯形的徵兆叫「微」，「窺其微」猶言「洞燭於機先」。70【夫夫】上一「夫」讀平聲，指示形容詞。下一「夫」讀去聲，男子之總名。「夫夫」有輕蔑意，猶云「這傢伙」也。

數演

此傳除贊語外，凡分七段。第一段，又分三節：先記鵝籠夫人的里貫；次記其父因擇壻而得鵝籠；次記鵝籠家貧，數年尚不能成禮。第二段又分五節：先記夫人之妹許字豪家，卽日具禮行聘；次記行聘時僮僕之衆與儀物之盛，歆動宗戚；次記宗戚因歆動而聯想及於鵝籠的家況，不覺出口探問；次記媪婢奉承夫人之妹，吃吃歡笑；次記夫人靜坐如常，不改容度。第三段又分四節：先記夫人之母取出妹所受聘之幣裁製衣服，因而抱怨鵝籠之貧；次記夫人得知後改著布衣；次記再經數年，鵝籠益貧，而夫人妹已鼓吹鳳輿出閣了；次記夫人靜坐如常，不改容度。第四段又分五節：先記鵝籠的中舉告娶，夫人微示「不嫌遲」以激之；次記鵝籠以春闈得捷，連中會狀，聲名大震於天下；次記地方官的趨奉新貴，竟爲移帑代聘，奔走執事；次記宗戚媪婢的奉承夫人，比其妹受聘時尤倍加殷懃；次記夫人依然靜坐如常，不改容度。第五段又分三節：先記鵝籠的奉旨歸娶；次記撫按以下諸官的迎候；次記鵝籠親迎的顯赫；

次記鵝籠歷官至宰相，夫人常以禮規正。第六段又分三節：先記夫人卒於京寓，朝廷賜祭七次，遣官護喪歸葬；次記出殯南歸之日的送喪賓客與水陸路祭之盛；次記夫人臨終時的勸夫之言。第七段又分二節：先記鵝籠的予告回鄉；次記鵝籠的奪緣再起，到底因爲縱恣亂政而以被賜死收場。這樣首尾完具的傳記，自是記敍文的正軌。而其連綴先後的段落，也很合前講敍述文應用的最普通、最自然的正常方法。

後附的贊語，頗載關於鵝籠的軼事，並揭出他所以失敗之由，深合論贊之體，可以參看第二册大鐵椎傳的「敷演」一這一則贊語，也分成三節。第一節，敍作者到燕後所知聞的鵝籠身後情形。第二節，追敍鵝籠未死前京師盛傳的「十子謠」，並隨釋十子之名所由來。第三節，直揭鵝籠不聽夫人的規諫，先已得罪其婦，於是與傳文呼應，而前後也聯絡起來了。假若單著此贊而不揭出末一節的說話，那麼讀者必將誤會以爲鵝籠本人之傳，而忘其爲鵝籠夫人傳之贊語矣。於此，我們可以悟前後照應之必要。

習問

一．試詳參本篇詮釋中關於鵝籠的事蹟並比照前舉論贊的例式，把本篇的贊語改作一下。

二．把傳中記述的部分摘錄出來。

三．前讀先妣事略和費宮人傳都是傳狀婦女的，試取與本篇相較，其間同異之點何在？

歐遊心影錄楔子

梁啓超

民國八年[1]雙十節之次日，[2]我們從意大利[3]經過瑞士，[4]回到巴黎附近白魯威[5]的寓廬。回想自六月六日離開法國以來，足足四個多月，坐了幾千里的鐵路，遊了二十幾個名城，除倫敦[6]外，卻沒有一處住過一來復[7]以上。眞是走馬看花，[8]疲於奔命。[9]如今卻有點動極思靜了。

白魯威離巴黎二十分鐘火車，是巴黎人避暑之地。我們的寓廬，小小幾間樸實樓房，倒有個很大的院落，雜花滿樹，楚楚可人。[10]當夏令時，想是風味絕佳，可惜我不曾享受；到得我來時，那天地肅殺之氣，[11]已是到處彌滿。院子裏那些秋海棠野菊，不用說，早已萎黃彫謝，連那十幾株百年合抱[12]的大苦栗[13]樹，也抵不過霜威風力，一片片的黃葉蟬聯[14]飄墮，層層堆疊，差不多把我們院子變成黃沙荒磧。[15]還有些樹上的葉，雖然還賴[16]在那裏掙他殘命，卻都帶一種沈憂淒涼之色，向風中戰抖抖的作響，訴說他魂驚望絕。[17]到後來索性連枝帶梗滾掉下來，像也知道該讓出自己所佔的位置，教後來的好別謀再造。

歐北氣候，本來森鬱，[18]加以今年早寒，當舊曆重陽前後，已有窮冬閉藏景象，總是陰霾霿[19]的欲雨不雨。間日還要湧起濛濛黃霧，那太陽有時從層雲疊霧中瑟瑟縮縮閃出光線來，像要告訴世人，說他還在那裏。但我們正想要去親炙[20]他一番，他卻已躲得無蹤無影了。

我們住的這避暑別墅，本來就不是預備過冬之用，一切構造，都不合現在的時宜。所以住在裏頭的人，對於氣候的激變感受不便，自然是更多且更早了。

歐戰[21]以來，此地異煤的稀罕，就像黃金一樣，便有錢也買不着。我們靠着取暖的兩種寶貝，就是那半乾不溼的木柴，和那煤氣廠裏蒸取過煤氣的煤渣。那溼柴煨也再煨不燃，吱吱的響，像背地埋怨，說道，「你要我中用，還該先下一番工夫。這樣生吞活剝[22]起來，可是不行的。」那煤渣在那裏無精打採的乾笑，卻一陣一陣的爆出碎屑來，像是惡很很的說道，「我的精髓早已榨乾了，你還要相煎太急[23]嗎？」

我們想着現在剛是故國秋高氣爽的時候，已經一寒至此；將來還有三四個月的嚴冬，不知如何過活。因此迭衣服也不敢多添，好預備他日不時之用。只是靠些室內室外運動，鼓起本身原有的熱力，來抵抗外界的冱寒。[24]

我們同住的三五個人，就把白魯威當作一個深山道院，巴黎是絕跡不去的，客人是一個不見的。鎮日[25]坐在一間開方丈把的屋子裏頭，傍着一個不生不滅的火爐，圍着一張亦圓亦方的桌子，各人埋頭埋腦做各自的功課。這便是我們這一冬的單調[26]生活趣味，和上半年恰恰成個反比例[27]了。我的功課中有一件，便是整理這部遊記。

讀者莫見笑，我這部遊記落筆以前，我要仿從前八股家[28]做策冒[29]的樣子，先將我這一年來歐

遊的一般觀察，和一般感想寫出個概略來。

解題

作者已屢見前。此文便是他所作的歐遊心影錄的引論。「楔子」讀如屑子，本是舊小說開端引頭的說話。金聖歎評水滸便說，「楔子者，以物出物之謂也。」其意爲以此事楔出彼事，所謂因一樁引出一樁也。這里的命名，便取此義。

詮釋

[1]【民國八年】當西元一九一九年。其時歐洲大戰初停，作者正結伴赴歐考察。歐遊心影錄便是此行的遊記。[2]【雙十節之次日】卽十月十一日。[3]【意大利】是歐洲南方強國"Italy"的譯名，亦作義大利。它的地域便是有名古國羅馬(Rome)的舊壤。[4]【瑞士】是歐洲中部國家"Switzerland"的譯名，亦作稅資。它是一個永久局外中立國，所以國際間協調的機關大都設在那里。如今的國際聯盟本部便在它西南部日內瓦湖畔的日內瓦(Geneva)。[5]【白魯威】在巴黎附近，可詳參本文。[6]【倫敦】英國京城"London"的譯名，爲世界著稱的商業要地。[7]【一來復】易復卦：「七日來復，利有攸往。」言自剝至復，凡閱七日而陽氣來復也。今因稱七曜輪轉的星期爲來復，日曜日便稱「來復日」。「一來復」便是一星期，俗所謂一禮拜也。[8]【走馬看花】唐詩人孟郊詩云，「春風得意馬蹄疾，一

日看遍長安花。」今因稱人略窺事物外象而不深究它的底細者叫做「走馬看花」。9【疲於奔命】「奔命」本是奉命奔走之意。此處當「奔走勞擾，不暇休息」解。10【楚楚可人】「楚楚」齊整貌。「可人」合人之意也。11【天地肅殺之氣】便是秋氣。詳見前秋聲賦詮釋(21)(25)等條。12【合抱】狀樹之粗大，謂須兩人接手合抱始能量其周圍也。13【苦栗】即栗樹，爲落葉喬木。幹高四五丈。葉如箭鏃。初夏開花。實有殼斗甚大，外被刺如蝟毛。霜降後熟。仁有硬殼，紫黑色。一苞內或單或雙或三四。仁色淡黃可食。其材堅緻，可以製器。又有每苞一實而形小者，爲栗之原種，即古之所謂栩。其實曰芧栗，訛作茅栗，俗稱橡栗。14【蟬聯】一作「蟬連」，相續不絕也。15【荒磧】荒涼的沙漠也。16【賴】這里實有勉強挨延之意，絕不作「依賴」或「抵賴」解。17【魂驚望絕】謂神魂驚擾，希望斷絕也。18【森鬱】陰寒貌。19【陰霾霾】天容黯濛貌。「霾」音埋，日掩雲中也。20【親炙】謂親承教化也。「炙」薰蒸之意。21【歐戰】指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歐洲大戰。22【生吞活剝】謂工候未到也。本爲嘲笑勦襲成語之詞。23【相煎太急】謂逼迫太過也。魏曹植詩云，「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語蓋本此。24【沍寒】即嚴寒。「沍」音護，堅凍也。25【鎮日】猶言「一天到晚」。26【單調】原指音樂的簡單音調而言。一般的用法，有「機械的」「無趣的」或「不變化的」之意。27【反比例】算學名詞，對正比例而言。凡二量互相反應者，叫「反比例」。這里卻只作「相反」解。28【八股家】明、清科舉時代善作應試程文（有一定格調程式之文）之人也。「八股」文體之

一種，據顧炎武日知錄說，「經義之文，流俗謂之八股，蓋始於成化（明憲宗年號，一四六五——一四八七）以後。股者，對偶名也。天順（英宗復辟後年號，一四五七——一四六四）以前，經義之文敷衍傳注，或對或散，初無定格。成化二十三年（一四八七）會試，乃以反正牝實扇扇立格。八股之制實始於此。」29【策冒】對策問時所作全策的冒頭也。

敷演

此文共分八段：第一段，敍作者一行人從意大利經瑞士回到法國的白魯威；第二段，記白魯威寓廬的環境，帶着濃厚的深秋景色；第三段，記歐北氣候的早寒，當舊曆重陽前後已有窮冬閉藏的景象；第四段，說寓廬本是避暑用的，頗不合過冬之用；第五段，記歐戰後當地煤貴，便靠那燒起來不大爽快的木柴和煤渣來取暖；第六段，記懷於長期嚴冬方在開頭，不敢遽添衣服，只好借着室內室外的各項運動來鼓起熱力，抵抗沍寒；第七段，記一行人在白魯威寓廬的日常生活，作者的歐遊心影錄便在那里整理成功；第八段，說出所以作此「楔子」的理由。除首段爲敍述，四段和末段爲釋解外，餘都爲記述的部分。所以就它的本體說，還是記述文；就它的作用說，卻是一篇說明某種書本的序文。——楔子本就是書的緒論。

「序」本作「敍」，緒也。有引端發論之意。在已往的舊文體中，以「序」稱者十分複雜，而大別爲三類：一是「序記」。有序人的，如清薛福成的敍曾文正公幕府賓僚；有序物的，如唐柳宗元的序棋；

有序事的，如晉王羲之的蘭亭集序名雖爲序，其實是「記」。其自述身世的「自敍」即屬此類。二是「贈序」。有送行餞別的，有賀壽慶喜的，其例甚多：名雖爲序，其實是「書札」或「致辭」（頌揚或規勸）。三是「序跋」，乃是通常對於所謂著述的序文（跋語當然附此）。被序的著述固不論「單篇」或「整帙」，而序文的作用也不外乎「自序」和「序他」。自序是序自己的著述，序他是序別人的著述（序古書當然附此）。序文的體式不一，也與論贊一樣地自由。或借以記事，或因以感歎，或婉詞託諷，或直言評論，或辨證得失，或揄揚才德，而要以「內容之提要」或「餘蘊之闡發」爲正則。（其爲自序著述，則尤宜謹守，且立語亦宜以謙抑出之。）這歐遊心影錄楔子便是自序著述的一例。

習問

一．何謂「楔子」？

二．這楔子的第五段裏所寫的木柴和煤渣頗有象徵的意味，試仿運河與揚子江例，演爲對話。

三．序文的體式不一，究以何者爲正則？

我所知道的康橋

徐志摩

這河[1]身的兩岸都是四季常青最蔥翠的草坪。[2]從校友居的樓上望去，對岸草場上，不論早晚，永遠有十數匹黃牛與白馬，脛蹄沒在恣蔓[3]的草叢中，從容的在咬嚼，星星的黃花在風中動盪，應和

着它們尾鬃的掃拂。橋的兩端有斜倚的垂柳與桐蔭[4]護住。水是澈底的清澄，深不足四尺，勻勻的長[5]着長條的水草。這岸邊的草坪又是我的愛寵，[6]在清朝，[7]在旁晚，[8]我常去這天然的織錦上坐地，有時讀書，有時看水；有時仰臥着看天空的行雲，有時反仆着摟抱大地的溫輭。[9]

但河上的風流還不止兩岸的秀麗。你得買船去玩。船不止一種：有普通的雙槳划船，有輕快的薄皮舟(canoe)，有最別緻[10]的長形撐篙船(punt)。最末的一種是別處不常有的：約莫有二丈長，三尺寬，你站直在船梢上用長竿撐着走的。這撐是一種技術。我手腳太蠢，始終不曾學會。你初起手嘗試時，容易把船身橫住在河中，東顛西撞的狼狽。[11]英國人是不輕易開口笑人的，但是小心他們不出聲的皺眉！也不知有多少次河中本來優閒的秩序叫我這莽撞的外行給搗亂了。我眞的始終不曾學會；每回我不服輸跑去租船再試的時候，有一個白鬍子的船家往往帶譏諷的對我說，「先生，這撐船費勁，天熱累人，還是拏個薄皮舟溜溜吧！」我那里肯聽話，長篙子一點就把船撐了開去，結果還是把河身一段段的腰斬了去！

你站在橋上去看人家撐，那多不費勁，多美！尤其在禮拜天有幾個專家的女郎，穿一身縞素衣服，裙裾在風前悠悠的飄着，戴一頂寬邊的薄紗帽，帽影在水草間顫動，你看她們出橋洞時的姿態，撚起一根竟像沒分量的長竿，只輕輕的，不經心的往波心裏一點，身子微微的一蹲，這船身便波的轉出了橋影，[12]翠條魚[13]似的向前滑了去。她們那敏捷，那閒暇，那輕盈，眞是值得歌詠的。

在初夏陽光漸暖時你去買一支小船，划去橋邊蔭下躺着念你的書或是做你的夢，槐花香在水面上飄浮，魚羣的唼喋聲在你的耳邊挑逗。或是在初秋的黃昏，近着新月的寒光，望上流僻靜處遠去。愛熱鬧的少年們攜着他們的女友，在船沿上支着雙雙的東洋綵紙燈，帶着話匣子，[14]船心裏用軟墊鋪着，也開向無人跡處去享他們的野福——誰不愛聽那水底翻的音樂[15]在靜定的河上描寫夢意與春光！

住慣城市的人不易知道季候的變遷。看見葉子掉知道是秋，看見葉子綠知道是春；天冷了裝爐子，天熱了拆爐子；脫下棉袍，換上夾袍，脫下夾袍，穿上單袍：不過如此罷了。天上星斗的消息，地下泥土裏的消息，空中風吹的消息，都不關我們的事。忙着哪，這樣那樣事情多着，誰耐煩管星星的移轉，花草的消長，風雲的變幻？同時我們抱怨我們的生活苦痛、煩悶、拘束、枯燥，誰肯承認做人是快樂？誰不多少問[16]咒詛人生？

但不滿意的生活大都是由於自取的。我是一個生命的信仰者，我信生活決不是我們大多數人僅僅從自身經驗推得的那樣暗慘。我們的病根是在「忘本」。人是自然的產兒，就比枝頭的花與鳥是自然的產兒；但我們不幸是文明人，入世深似一天，離自然遠似一天。離開了泥土的花草，離開了水的魚，能快活嗎？能生存嗎？從大自然，我們取得我們的生命；從大自然，我們應分取得我們繼續的資養。那一株婆娑[17]的大木沒有盤錯的根柢[18]深入在無盡藏的地裏？我們是永遠不能獨立的。有幸福是

永遠不離母親撫育的孩子，有健康是永遠接近自然的人們。不必一定與鹿豕遊，[19]不必一定回「洞府」[20]去；爲醫治我們當前生活的枯窘，只要「不完全遺忘自然」一張輕淡的藥方我們的病象就有緩和的希望。在青草裏打幾個滾，到海水裏洗幾次浴，到高處去看幾次朝霞與晚照——你肩背上的負擔就會輕鬆了去的。

這是極膚淺[21]的道理，當然。但我要沒有過過[22]康橋的日子，我就不會有這樣的自信。我這一輩子就只那一春，說也可憐，算是不曾虛度。就只那一春，我的生活是自然的，是眞愉快的！（雖則碰巧那也是我最感受人生痛苦的時期。）我那時有的是閒暇，有的是自由，有的是絕對單獨的機會。說也奇怪，竟像是第一次，我辨認了星月的光明、草的青、花的香、流水的殷勤。我能忘記那初春的睥睨[23]嗎？曾經有多少個清晨我獨自冒着冷去薄霜鋪地的林子裏閒步——爲聽鳥語，爲盼朝陽，爲尋泥土裏漸次蘇醒的花草，爲體會最微細最神妙的春信。阿，那是新來的畫眉[24]在那邊調不盡的青枝上試它的新聲！阿，這是第一朵小雪球花掙出了半凍的地面！阿，這不是新來的潮潤沾上了寂寞的柳條？

靜極了，這朝來水溶溶[25]的大道，只遠處牛奶車的鈴聲，點綴這週遭的沈默。順着這大道走去，走到盡頭，再轉入林子裏的小徑，往烟霧濃密處走去，頭頂是交枝的榆蔭，[26]透露着漠楞楞[27]的曙色；再往前走去，走盡這林子，當前是平坦的原野，望見了村舍，初青的麥田，更遠，三兩個饅形的小山掩住了一條通道。天邊是霧茫茫的，尖尖的黑影是近村的教寺，聽那曉鐘和緩的清音。這一帶是此邦中部的

平原，地形像是海裏的輕波，默沈沈的起伏；山嶺是望不見的，有的是常青的草原與沃腴的田壤。登那土阜上望去，康橋只是一帶茂林，擁戴着幾處娉婷[28]的尖閣。嫵媚的康河也望不見踪跡，你只能循着那錦帶似的林木想像那一流清淺。村舍與樹林是這地盤上的棋子，有村舍處有佳蔭，有佳蔭處有村舍。這早起是看炊煙[29]的時辰：朝霧漸漸的升起，揭開了這灰蒼蒼的天幕，（最好是微霞後的光景）遠近的炊煙，成絲的、成縷的、成捲的、輕快的、遲重的、濃灰的、淡青的、慘白的，在靜定的朝氣裏漸漸的上騰，漸漸的不見，彷彿是朝來人們的祈禱，參差的翳入了天聽。[30]朝陽是難得見的，這初春的天氣。但它來時是起早人莫大的愉快。頃刻間這田野添深了顏色，一層輕紗似的金粉糝上了這草、這樹、這通道、這莊舍。頃刻間這周遭瀰漫了清晨富麗的溫柔。頃刻間你的心懷也分潤了白天誕生的光榮。「春！」這勝利的晴空彷彿在你的耳邊私語。「春！」你那快活的靈魂也彷彿在那里回響。

伺候着河上的風光，這春來一天有一天的消息。關心石上的苔痕，關心敗草裏的花鮮，[31]關心這水流的緩急，關心水草的滋長，關心天上的雲霞，關心新來的鳥語。怯怜怜[32]的小雪球是探春信的小使。鈴蘭[33]與香草是歡喜的初聲。窈窕的蓮馨，[34]玲瓏的石水仙，愛熱鬧的克羅克斯，耐辛苦的蒲公英與雛菊[35]——這時候春光已是縵爛在人間，更不須殷勤問訊。

瑰麗的春放，[36]這是你野遊的時期。可愛的路政，這里不比中國，那一處不是坦蕩蕩的大道？徒步

是一個愉快，但騎自轉車是一個更大的愉快。在康橋騎車是普遍的技術；婦人、稚子、老翁，一致享受這雙輪舞而快樂。（在康橋聽說自轉車是不怕人偷的，就爲人人都自己有車，沒人要偷。）任你選一個方向，任你上一條通道，順着這帶草味的和風，放輪遠去，保管你這半天的逍遙是你性靈的補劑。這道上有的是清蔭與美草，隨地都可以供你休憩。你如愛花，這里多的是錦繡似的草原。你如愛鳥，這里多的是巧囀的鳴禽。你如愛兒童，這鄉間到處是可親的稚子。你如愛人情，這里多的是不嫌遠客的鄉人，你到處可以「掛單」[37]借宿，有酪漿與嫩薯[38]供你飽餐，有奪目的鮮果恣你嘗新。你如愛酒，這鄉間每「望」[39]都爲你儲有上好的新釀，黑啤[40]如太濃，蘋果酒釅酒都是供你解渴潤肺的。……帶一卷書，走十里路，選一塊清靜地，看天，聽鳥，讀書，倦了時，和身在草緜緜處尋夢去——你能想像更適情、更適性的消遣嗎？

陸放翁[41]有一聯詩句，「傳呼快馬迎新月，卻上輕輿趁晚涼；」這是做地方官的風流。我在康橋時雖沒馬騎，沒轎子坐，卻也有我的風流：我常常在夕陽西曬時騎了車迎着天邊扁大[42]的日頭直追。日頭是追不到的，我沒有夸父的荒誕，[43]但晚景的溫存卻被我這樣偷嘗了不少。有三兩幅畫圖似的經驗至今還是栩栩[44]的留着。只說看夕陽，我們平常只知道登山或是臨海，但實際只須遼闊的天際，平地上的晚霞有時也是一樣的神奇。有一次我趕到一個地方，手把着一家村莊的籬笆，隔着一大田[45]的麥浪，看西天的變幻。有一次是正衝着一條寬廣的大道，過來一大羣羊，放草[46]歸來的，偌大的

太陽在它們後背放射着萬縷的金輝，天上卻是烏青青[47]的，只賸這不可逼視的威光中的一條大路，一羣生物！我心頭頓時感着神異性的壓迫，我眞的跪下了，對着這冉冉[48]漸翳的金光。再有一次是更不可忘的奇景，那是臨着一大片望不到頭的草原，滿開着豔紅的罌粟[49]，在青草裏亭亭[50]的像是萬盞的金燈，陽光從褐色[51]雲裏斜着過來，幻成一種異樣的紫色，透明似的不可逼視，剎那間[52]，在我迷眩了的視覺中，這草田變成了……不說也罷，說來你們也是不信的！

一別二年多了，康橋，誰知我這思鄉的隱憂？[53]也不想別的，我只要那晚鐘撼動的黃昏，沒遮攔的田野，獨自斜倚在輭草裏，看第一個大星在天邊出現！

解題

作者已詳見第一册想飛的解題。這文便從他的遺著巴黎鱗爪中錄出。康橋是英國倫敦東北約六十里地的"Cambridge"的譯名，一作劍橋，亦音譯作岡比里治。那里有劍橋大學，名聞世界。作者曾在這大學留學過，這文便記的那時候生活的一斑。

詮釋

1【這河】指劍橋大學所濱臨的康河(Cam River)。2【草坪】平廣的草場也。3【恣蔓】恣意蔓延也，猶云「怒生」。4【棡蔭】「棡」當作「槮」，枸子也。「蔭」，蔽也。凡枝葉交蔽，日光不得直下者都

是。[5]【長】讀上聲，生長也。[6]【愛寵】名詞，心愛之物。但一般都作被寵的女性解。[7]【清朝】卽清晨。[8]【旁晚】當作「傍晚」，吳諺所謂「靠夜快」也。[9]【輭】軟之正字。[10]【別緻】當作「別致」，猶云「異樣」或「另一風格」。「緻」有堅實義，與「致」之作風格解者有別。[11]【狼狽】顚蹶困頓貌。[12]【波的轉出了橋影】言船身在橋影之下像回波那般地急轉而出也。[13]【翠條魚】當作「鯊條魚」，卽白鰷。產於淡水，大者長尺許。形狹長，背淡黑，微青，腹白，鱗細。好羣游水面，亦作鯊魚。[14]【話匣子】卽留聲機器。已見第二册雨前詮釋（6）「留聲機」條。[15]【水底翻的音樂】謂樂聲映水時的迴音，聽之別有趣味，好像聲在水底重復翻騰而起也。亦可作「水底泛」。[16]【多少間】不定指的數量副詞。[17]【婆娑】舞貌，往來蹀躞之狀。此處狀大樹的枝葉扶疏。[18]【盤錯的根柢】盤旋交錯的樹根也。[19]【與鹿豕遊】謂隱遁山林，甘與馴獸爲伍也。[20]【洞府】神仙之所宅爲「洞府」，此言「回洞府」，是指妄冀成仙之人也。[21]【膚淺】淺薄之至，言其深入之度僅及表皮也。[22]【過過】上「過」是外動詞，下「過」是後附的助動詞。[23]【睥睨】當作「睥睨」，斜視貌。這里有傲視之意。[24]【畫眉】鳥名。全身黃黑色，惟眼周及眼上作白色，頗類婦女之畫眉，故名。多產於四川，亦有純白色者。善鳴如百舌，人多籠飼之。[25]【水溶溶】猶言「水汪汪」，所以狀朝露之未乾。[26]【榆蔭】榆林之蔭。「榆」爲落葉喬木，高八九丈。皮褐色，有扁平之裂痕，可剝脫。葉橢圓而大，有鋸齒。花淡紫色。花後結實，周圍果皮伸長如鳥翅，舊稱「榆莢」。以其形扁圓，垂垂成串，又謂之「榆錢」。木材堅實，可製器具。[27]【漠楞楞】

隱約貌，猶言「依稀」。[28]【娉婷】女子美好貌。此有翹然秀出意，所以狀教堂之尖閣。與下文「嫵媚的康河」同是用描狀女美的形容詞來移狀它物的。[29]【炊煙】便是舉火煮飯時屋上煙囪中所冒出之輕煙。[30]【天聽】本作上天的視聽解。此直指天空，不過設一想象以助文情耳。「翳」有逐漸混化意。[31]【花鮮】指鮮豔的花草花果，是作者自鑄的新詞。[32]【怯怜怜】猶云「羞答答」。[33]【鈴蘭】即蘭科之小紫含英，多年生草，生於山間溼潤之地。莖高尺餘。葉卵圓披針形，抱莖。春夏之際，梢上出十數花，成穗，花作深黃色，脣白質而有紅點，甚鮮明。生雲南山中者，紫莖抱葉，梢垂紫苞，開口如笑，內露黃白瓣。此花一名「青竹蘭」；日本名「鈴蘭」，又名「垣蘭」。[34]【蓮馨】生於山野，葉形似卵。花莖甚長，花開頂端，成繖狀花序，色紅紫或白，狀似櫻花，上言「窈窕」，亦與前注(28)「娉婷」之例同。[35]【克羅克斯……雛菊】「克羅克斯」爲"Crocus"的譯音，即鳶尾科的番紅花，爲小亞細亞原產。多年生草，高至四五寸。地下部與水仙之鱗莖相似，葉比水仙較細長。夏月，花自葉叢之中央出，花蓋六片，青紫色，或白色，有香氣。其花柱及柱頭之已乾者，稱爲「洎夫藍」，可以入藥，可以染餈餅等食品。「蒲公英」已見第二册大家都放起風箏來呵的詮釋(10)。「雛菊」一名長壽菊，並有延命菊、長命菊等稱，爲菊科矮小之宿根草，原產於歐洲。草身極低，葉呈匙形或長倒卵形，多年叢生。花莖抽於葉叢之間，頂着白色或紅色小花，瓣分單重。開花之期頗長，自早春迄夏季，綿綿不已。英人很愛此花，叫做"Daisy"，往往編入詩集，與日人之寄思於櫻花者相仿。[36]【春放】也是作者自鑄的新詞，便是百物放暢的春天也。

37【掛單】凡受過戒的和尙，例執戒單爲憑；它日遇朝山雲遊時，得向各所在地的大叢林（佛寺之大規模者）投止食宿。到門時必以戒單送主客僧照驗，便叫做「掛單」。這里便借爲「投止」解。38【酪漿與嫩薯】「酪漿」謂牛乳之類，「嫩薯」則鮮嫩之番薯也。39【望】守望之意，引申爲村落解。40【黑啤】啤酒之一種。41【陸放翁】卽宋詩人陸游，已詳第一册蔬園雜詠之解題。42【扁大】像扁那樣大也。「扁」，箕屬，農人用以攤曬穀物者。形圓而扁，（徑約五尺）故名。43【夸父的荒誕】「夸父」古神人名，與日逐走入日，見山海經海外北經。又獸名，呂覽求人：「夸父之野。」「荒誕」荒唐虛誕也。44【栩】活躍號。45【一大田】一大片田疇也。46【放草】放牧在外食草也。47【烏青青】本是黎明之色，吳諺卽謂平明時爲「烏青青」。這里借以狀傍晚之天色。48【冉冉】裊動貌。49【罌粟】越年生草。葉爲長橢圓形，有鋸齒，平滑無葉柄。花大而美豔，色紅紫。雌蕊狀如瓶。實爲乾果，狀亦如瓶，可榨油、入藥及作油畫。嫩葉可作蔬。實未熟時，中有漿，爲製鴉片之原料，故今禁種之，謂之劇煙苗。50【亭亭】挺立貌。51【褐色】無光澤之黃黑色也。52【剎那間】已見第二册籃球比賽詮釋（5）。53【隱憂】本作「痛疾之憂」解，這里卻指意識中潛藏着的悵懷之感。

數演

全文除中間一部分節去外，凡分十二段。第一段，寫康河兩岸蒼翠草坪裏的自然景物。第二段，寫河中盪舟往來的優閒之趣。第三段，寫禮拜天站在橋上看盪舟專家的女郎在橋影下游魚似的轉出

去。第四段，寫初夏或初秋時划舟在河上僻靜處所的美趣。第五段，寫慣住城市的人太與大自然隔閡，當然對於自己的生活，會感到苦悶。第六段，說接近自然就是醫治生活苦悶的最好藥方。第七段，寫住在康橋那一春的愉快，歷受了花和鳥的慰安。第八段，寫康橋附近的自然景色，點綴着那些車鈴、寺鐘、村舍、麥田、大道、小山、溪流、炊煙，活畫出一大片富麗溫柔的春的平原來。第九段，寫春來的物候。第十段，寫騎着自由車在這大塊平野裏隨便馳放，隨便訪問，眞有主客忘形之樂。第十一段，寫康橋的晚色，直令人感着神異性的壓迫，不覺下跪接受。第十二段，寫離康橋二年多，追想起來直比思鄉還要利害。這樣地逐部描寫，直把整個的康橋景物搬來了讀者的面前，只消細細讀下，便像自己也置身其間了。這是一篇好的記述文。

記述文我們前已讀過不少，而且關於記述文的性質和其它事項也已約略講過。現在我們要談談寫作的手段。原來寫作記述文就是寫作其它一切文字的基本，其目的既在使別人知道作者自己覺知到的一個或多數的人和物，那麼對於寫作的手段就得講究了。手段的高下，各人不同；能使別人看過文字之後，知道所講的人或物與作者一樣清楚，這篇文字自然是好的。反過來說，別人看了之後，對於所講的人或物依然茫無所知，這篇文字一定是壞的了。我們要講究一切寫作的手段，就只在達到寫作的目的。

我們看不論甚麼東西時，一瞬間便把整個東西看在眼裏；譬如看一個人或一幅畫，眼光所注，整

個的人或整幅的畫都看到了。但是用語言文字把不論甚麼東西告訴別人時，情形就不同。一句話往往不能把整個東西說盡；必需許多語句連綴起來，方才告訴得明白；只消看本篇和前讀的幾篇記述文，每篇都用了幾百字，便可了然。這里，連綴的工夫很關重要。如果連綴得當，那就不是壞的記述文了；因爲東西是顯現在作者眼前的，作者只須看認清楚，必不致指黑爲白，將方作圓，作者顯出他的工夫的地方，就在怎樣把述說那東西的許多語句連綴起來，使看到這篇文字的人雖非親見，也能知道那東西。

試看本篇。第一段說「河身的兩岸都是四季常青最葱翠的草坪，」說「水是澈底的清澄，深不足四尺，勻勻的長着長條的水草，」都就康橋四周景色的全體而言。以下第二段以至末了，講盪舟，講花鳥，講點綴，講物候，講騎自由車隨意游行，講欣賞晚景，只有末段是說別後的離思。再看前讀的核工記。它開頭說，「季第獲桃墜一枚，長五分許，橫廣四分，」說「全核向背皆山，山坳插一城，」也就桃核雕工的全體而言。以下第二段記山麓的寺和寺內寺外的僧。第三段記寺外的景物。第四段記前三段所述到的人物情景之統計。

據前面的分析，可以把整個東西分清部分，逐部述說，是講究連綴工夫的着手辦法。必得這樣分清部分，逐部述說，才能使看到文字的人逐部明曉，結果知道了所講的東西的全體。假若隨便亂說，毫無條理，這部分一句，那部分一句，就會使看到文字的人眼花撩亂，對於所講的東西認識不清；這就違

不到寫作的目的。更談不到手段不手段了。

習問

一、我所知道的康橋若照從前所講「甚麼是詩」的看法來看，其中很有不少富有詩意的地方，試逐一摘錄出來。

二、爲甚麼要講究寫作的手段。

三、怎樣去着手講究語句連綴的工夫？

卜來敦記

黎庶昌

卜來敦[1]者，英國之海濱，歐洲勝景[2]也。距倫敦南一百六十餘里，輪車[3]可[4]兩點鐘而至，爲國人游息之所。後帶岡嶺，前則石岸巉然。[5]好事者鑿岸爲巨廈，養魚其間；注以源泉，涵[6]以玻璃；四洲[7]之物，奇奇怪怪，無不畢致。[8]又架木爲長橋，斗入[9]海中數百丈，使遊者得以攀援憑眺。[10]橋盡處有作樂亭；餘則淺草平沙，綠窗華屋，與水光掩映，迤邐一碧[11]而已。人民十萬，櫛比[12]而居。衢市[13]縱橫，日闢益廣。其地固無波濤洶湧之觀，估客帆檣之集，[14]無機厓廠師之興作[15]雜然而塵鄙[16]也；蓋獨以潔靜勝。

每歲會堂[17]散後，遊人率休憩於此。方其風日晴和，天水相際，[18]邦人士女聯袂嬉游，衣裙雜襲，[19]

都麗[20]如雲。時或一二小艇棹漾於空碧[21]之中；而豪華巨家[22]則又鮮車怒馬，[23]並轡爭馳，[24]以相遨放。[25]迨夫[26]暮色蒼然，燈火燦列，[27]音樂作於水上，與風潮相吞吐，[28]夷猶要眇，[29]飄飄乎有遺世之意[30]矣。

予至倫敦之次月，富紳阿什伯里[31]導往遊焉，卽歎爲絕特殊勝。[32]自是屢遊不厭，再踰年而之[33]他邦，[34]多涉[35]名跡，而卜來敦未嘗一日去諸[36]懷：其移人[37]若此。

英之爲國，號爲盛強傑大。議者徒知其船堅礮巨，逐利[38]若馳，故嘗得志海內；[39]而不知其國中之優游暇豫，[40]乃有如是之一境也。昔荀卿氏[41]論列國惟堅凝之難；[42]而晉欒鍼[43]之對楚子重，[44]則曰好以衆整，又曰好以暇。[45]夫惟堅凝，斯能整暇；若卜來敦者，可以覘人國[46]已。

解題

黎庶昌字蒓齋，清遵義（今貴州屬縣，當時爲遵義府首縣）人。同治間（一八六二——一八七四）以廩貢生伏闕上萬言書，以知縣分發兩江。其後官至川東道，嘗兩度出使日本。使日時，影鈔彼邦所藏唐、宋舊籍，刻成古逸叢書，皆中土不傳之本，爲書林所重。又本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之說，選文二十八卷，以爲姚鼐古文辭類纂之續，卽名爲續古文辭類纂云。自著有拙尊園叢稿。此文卽由叢稿中選錄之，所記蓋旅英時往遊卜來敦之事也。

【卜來敦】即倫敦直南英吉利海峽(English Channel)北岸"Brighton"的譯名，亦譯作白雷登或布來屯。[2]【勝景】已成名勝的風景之地也。[3]【輪車】即鐵路上通行的蒸汽列車。[4]【可】表估量程度的數量副詞，與「大約」相當。[5]【嶄然】陡削貌。[6]【涵】此有「鑲嵌」意。[7]【四洲】指歐洲以外之亞、非、美、澳四大洲(澳洲今幷太平洋上諸島稱大洋洲)。[8]【畢致】悉數羅致也。[9]【斗入】縣然深入也。[10]【攀援憑眺】謂其有把握扶手之欄，遊人得憑以遠眺也。[11]【迤邐一碧】「迤邐」，旁行連延貌。「一碧」一望全是碧綠之色也。[12]【櫛比】狀密言如櫛齒般的排比也。[13]【衢市】四達之市街也。[14]【集】聚也。上云「估客」指販貨之商賈，「帆檣」本是行舟之具，即以代船隻解。[15]【興作】便是興造與工作。[16]【雜然而塵踴】謂紛雜喧囂足以使人感到煩悶也。[17]【會堂】便指英國的議院，所謂巴力門(Parliament)也。[18]【相際】猶言「相接」。[19]【衣裙雜襲】謂遊人交錯，即指上文聯袂之士女。[20]【都麗】便是美麗。[21]【空碧】即上文「天水相際」的境界。[22]【豪華巨家】便是所謂豪家，舉凡貴族、官僚、富商等之饒有權勢而且競尚奢華者都是。[23]【鮮車怒馬】鮮豔的車輛與駿良的馬匹也。「怒」所以狀馬之雄武。[24]【並轡爭馳】承上車馬言，爭先賭勝也。[25]【遨放】遨遊放佚也。[26]【迨夫】及也至也。[27]【燦列】「燦」明也爛灼也。「列」行列也。[28]【吞吐】猶應答也。[29]【夷猶要眇】「夷猶」與「夷由」同，遲疑不決也，所以狀吞吐。「要眇」美好貌。[30]【遺世之意】遺忘世

情也。有隱遁義。31【阿什伯里】當爲當時英國之議員。32【絕特殊勝】超然特出，迥異尋常的勝景也。33【之】往也。34【他邦】異國也。此指英國以外的另一個國家也。35【涉】經歷也。36【諸】卽「之於」的急呼。已見第二册理信與迷信詮釋（12）。「去諸懷」去之於懷也。37【移人】謂懷戀之念足以感移人心也。38【遂利】卽趨利，言其見利則趨赴之，所謂善於經商也。39【得志海內】卽指近世以來英國在海上稱霸之事。40【優游暇豫】從容寬閒也。41【荀卿氏】卽周末之荀子。詳後第五册勸學篇解題。42【惟堅凝之難】荀子議兵：「兼幷易能也；惟堅凝之難也。」楊倞注：「凝，定也。」是「堅凝」卽堅定矣。43【欒鍼】晉公族欒書之子，欒黶之弟。鄢陵之戰，爲晉厲公右，車陷於淖，鍼掀而出之。後晉人伐秦，鍼恥無功，馳入秦師死焉。44【子重】楚莊王弟公子嬰齊之字，爲楚正卿，一稱左尹子重，亦稱令尹子重。魯襄公三年（西元前五七〇）伐吳而敗，楚人咎之，遂遇心疾而死。45【好以衆整……好以暇】可別參第二册九牛壩觀角觝戲記詮釋（40）「整暇」條。「整」卽堅凝，「暇」卽優游暇豫也。46【覘人國】窺測人家的國運也。

敷演

卜來敦記分四段：第一段講卜來敦之所在與環境，第二段講遊人之盛，第三段講遊後繫念之深，第四段講英國人士之暇豫。第一段再分八節：首寫卜來敦之所在地，次寫它的地勢，次寫鑿岸注泉以養魚，次寫架長橋斗入海中，次寫橋盡處的音樂亭，次寫淺草平沙裏的華屋，次寫居戶之多與市廛之

廣，次寫環境的潔靜。第二段再分三節：先寫每年議院散會後遊人之來聚，次寫舟車遊遊之樂，次寫黃昏樂作有飄飄乎遺世之感。第三段再分二節：先寫因英紳之導遊而屢遊不厭，次寫雖至別國多涉名跡而此地不能一日去諸懷。第四段再三分節：先說英國之強人多謂其船堅礮利而不知乃有優游暇豫之一境，次引荀子、左傳以證堅凝、整暇之難，次說看了卜來敦便可徵英國之堅凝與整暇。通看全篇，除末一段聊抒議論外，餘都爲記述的。

前言着手講究連綴語句的工夫是要把整個東西分清部分，逐部述說。這分部的方法，當然不止一個。但作記述文時，必先決定采用其中的一個。我所知道的康橋開頭說康橋四周景色的全體，核工記開頭說桃核雕工的全體，這一篇卜來敦記開頭說它的所在與環境也就是說它的全體。如果都不用這樣的開頭，看到文字的人便將迷惑，溪流與村舍等屬於何地呢？山寺、僧、船等究在甚麼地方呢？舟車遨遊又在何處呢？惟有開頭講明白了，看到文字的人才知道講的是甚麼，毫不迷惑。以此，可知記述文大概的格局是：開頭提出所講的人或講明物的品目，統說全體，隨後分部述說，這實在是非常自然的。我們平時仔細看認不論甚麼東西，經過情形就是這般。從前說過，「我們看不論甚麼東西時，一瞬間就把整個東西看在眼裏」，要知道這樣的看在眼裏，只是儱侗地知道有這麼一些東西而已。若要知道這些東西的詳細情狀，那就非仔細看認不可。要仔細看認，就得由我們的意思把東西分成幾部分來看，看過一部分，再看一部分。這正與記述文的分部述說相同。我們要知道記述文該怎樣分部述

說，只消問自己對於東西是怎樣分部看認的。

參證

在薛福成庸盦全集的海外文編卷四中有一篇白雷登海口避暑記，與這卜來敦記所寫是同一個地方，現在把它迻錄在下面作一參考：

英倫四面環海，水氣和而得中，無嚴寒亦無盛暑。然邦人士之貴富者咸以避寒暑遠徙一歲中恆四三月，而避暑必在新涼之後。當夫天高日晶，天宇澄曠，去邑適野，舍業以遊，西人名之曰「換氣」。蓋都會之中，人民稠密，居之久則氣濁神昏而百病生，必易一地以節宣之，則氣清體健而百病卻，此於養生要術研之頗精，意不專在避暑也。其避寒之用亦然。

癸巳七月之杪，余從西俗避暑白雷登海口。海口爲巨紳豪商必至之地，以海氣養人軀體尤善於郊坰清氣也。白雷登在倫敦西南三百餘里，乘火輪車約熟五斗米頃卽至。邦人士營此勝區，閎惜財力，歲異月新。有穹林以翳炎陽，有幽園以栽名花，有陡入海中之新舊二隄，以待遊者涵濡海氣。岸高也，則有升車以省行繞；波平也，則有小舟以恣蕩漾。海岸上中下三層俱羅花木，可步可坐，可納涼焉。

余初來此，神氣灑然，如鳥脫樊籠而翔雲霄之表。所居高樓，俯瞰海濱。夜臥人靜，洪濤訇磕，震耳盪胸，洗滌我塵慮。少焉風止日出，波瀾不驚，西望遼夐，想像亞墨利加大洲如在雲煙杳靄中，未

嘗不覺宇宙之奇寬也。於是攜侶扶笻，任意所之。見有駛電氣車者，夷然登之，風馳雲邁，一瞬千步，製造之巧，逾於火輪，數百年後，其將行之我中國乎！俄而下車，步往長隄，聽西人奏樂，披襟以當海風，或遙睇水澨而羨鷗鳥之忘機，或旁眄釣徒而憫衆魚之貪餌。於斯之際，蠲煩滌囂，心曠神愉，竊意世間所謂神仙者之樂，不是過也。暮移意倦，浩歌以歸。歸而倚枕高臥，亦得佳趣，夢中如遊邃古之世。既覺，偶睇窗外，海景奇麗，皜曜萬里，恍睹金碧世界，蓋日將西匿，倒景入海也。無何，暝色已至，秉燭朗誦杜子美詩十餘首，以暢余氣。如是者旬餘始返。其諸所訪名蹟尚多，不盡記。

余自春初期滿未歸，鞿懷侘傺，悄焉寡懽。今而知天與人以自得之趣，隨地可以領會，初無遐邇之別也。夫誠默體古君子素位而行之旨，將焉往而不樂哉！

光緒十九年八月十三日記。

習問

一、卜來敦記與白雷登海口避暑記所寫的事物，其異同之點何在？

二、寫記述文的大概格局是怎樣的？

三、試依據前講的敍述文的最普通方法和這里所提的記述文的大概格局，各任作短文一段，藉以示例。

四、記自己身親經歷的名蹟一則。

工獄　宋本

京師小木局，木工數百人；官什伍其人，[1]置長分領之。一工與其長爭，長曲，不下，[2]工遂絕不往來。半歲，衆工謂口語非大嫌，[3]醵酒肉，[4]強工造長居，[5]和解之，乃讙[6]如初。暮醉，散去。

工婦淫，素與所私者[7]謀戕良人，[8]不得間；[9]是日，以其醉於雞[10]而返也，殺之。倉卒藏屍無所；室有土榻，[11]榻中空，蓋寒則以厝[12]火者，迺[13]啓榻甎窴屍空中。空陿，[14]割爲四五，始容焉，復甎[15]故所。[16]明日，婦往長家哭曰，「吾夫昨不歸，必而[17]殺之。」訟諸警巡院。[18]院以長仇也，逮[19]之。榜掠不勝毒，[20]自誣服。[21]婦發喪，成服，召比丘[22]修佛事，哭盡哀。院詰長屍處，[23]曰，「棄壕[24]中。」責伍作[25]二人索之壕，弗得。

伍作本治喪者，民不得良死而訟者主之，[26]是故常[27]也。刑部御史京尹[28]交促具獄，[29]甚急。二人者期[30]十日得屍，不得，笞；[31]既乃竟不得，笞；期七日，又不得；期五日，期三日，四被笞，終不得，而期益近。二人歎惋，循壕相語，笞無已時，因謀別殺人應命。暮，坐水傍，一翁騎驢渡橋，犄角擠[32]墮水中，縱驢去。懼狀不類，[33]不敢輒出，[34]又數受笞。涉旬，[35]餘，度[36]翁爛不可識，[37]舉以聞院。[38]召婦審視，婦撫而大號曰，「是矣，吾夫死乃爾若[39]耶？」取夫衣招魂壕上，脫笄珥[40]具棺葬之。獄遂成，院當長死，[41]案上，未報可。[42]

騎驢翁之族，物色[43]翁不得。一人負驢皮道中過，宛然其所斋。奪而披視，血皮未燥，執憩於邑。[44]亦以鞫訊憖酷，[45]自誣劫翁驢，翁拒而殺之，屍葬某地。求之不見，輒更曰某地；辭數更，卒不見。負皮者痩死[46]獄中。

歲餘，前長奏下，[47]縛出猛犴，[48]衆工隨而譟若雷；雖皆憤其寃，而不能爲之明，環視無可奈何。長竟斬，衆工愈哀歎不置。徧訪其事，無所得，不知爲計。[49]乃聚議：裒交鈔百定，[50]處處置衢路，[51]「有得某工死狀者，酬以是。」亦寂然無應者。

初，婦每修佛事，則丐者塞至求供飯。[52]一故偸[53]常從丐往乞。一日，偸將盜[54]他人家，尚蚤，[55]不可；既熟婦門戶，乃闇[56]中依其垣屋以須。[57]迫鐘時，[58]忽醉者踉蹌[59]而入，酣而怒婦，詈之，拳之，且蹴之，[60]婦不敢出聲。醉者睡，婦微誶燭下，[61]曰：「緣而殺吾夫，體骸異處，[62]土榻下，二歲餘矣！榻既不可火，[63]又不敢埳治，[64]吾夫尚不知腐盡以否？[65]今乃虐我！」歎息飲泣。[66]偸立牖[67]外，悉得之，默自賀曰：「奚偸爲？」[68]明發，[69]入局中，號於衆，[70]「吾已得某工死狀，速付我錢！」衆以其故偸，不肯，曰：「必暴著，[71]乃可！」遂書合，[72]分支與偸。——「且俾衆翕隨我往，」[73]偸陽被酒，[74]入婦舍，挑之。婦大罵：「丐，敢爾！」鄰居皆不平偸，將毆[75]之。偸遽去土榻席，扳[76]甎，作欲擊鬬狀，則屍見[77]矣。衆工突入，償偸購，[78]反接[79]婦送官。婦吐實，[80]醉者則所私也。官復窮[81]壕中死人何從來？伍作款：[82]「擯何物，[83]騎驢翁墮水。」伍作誅。婦洎[84]所私者磔於市。[85]先主長死吏，[86]皆廢終身。[87]官知水中翁即鄉[88]瘐死者事，然以發之。[89]

則吏又有得罪者數人，遂寢，[90]負皮者冤莫不白。[91]

解題

宋本字誠夫，元大都（當時元都所在，即今北平）人。英宗至治初（西元一三二一）進士第一。泰定帝初（一三二四），官監察御史，以敢言稱。順帝元統中（一三三三——一三三四）累轉至集賢學士，兼國子祭酒，卒，謚「正獻」。元史卷一百八十二有宋本傳。本性高抗不屈，持論堅正，居官清愼自持，仕至通顯，猶僦屋以居。著有至治集。此文即見集中，所記乃當時大都官木局工人被害失屍因而鍛成大獄事。

詮釋

[1]【官什伍其人】由局官分木工爲數組，五人爲伍，十人爲什，各置一長（俗所謂頭腦或頭目）以管領之，蓋用兵隊中營伍之法以部勒局中木工也。「什伍」轉成動詞矣。[2]【不下】不肯引咎自下也。長既理曲，而又不肯自下，故與爭之工遂銜恨斷絕往來耳。[3]【口語非大嫌】「口語」指口角細故，「大嫌」謂重怨。[4]【醵酒肉】「醵」聚也。謂公出金錢買酒肉也。[5]【強工造長居】勉強勸此木工往工長所居之處也。「造」音慥，就也；詣也；至也。[6]【讙】本作喧囂或驚呼解，此乃與「歡」通。「讙如初」，謂與從前一樣地和好也。[7]【所私者】即姦夫。謂工婦與之私通也。[8]【謀戕良人】「戕」音牆，害也。

「良人」便是丈夫。「謀戕良人」卽俗所謂「謀殺親夫」也。9【不得間】沒有湊巧的機會也。10【醉於醼】言飲於讎家致醉也。11【土炕】卽土坑，詳見第二册大鐵椎傳詮釋(12)「炕」條。12【厝】音措，積也；安放也。與下「寘屍空中」之「寘」略同，寘卽古置字。13【迺】古「乃」字。14【陿】同「狹」，褊窄也。15【甎】此當動詞用，以甎重甃也。16【故所】猶言「老地方」，此有「原樣」之意。17【而】汝也，與下文「緣而殺吾夫」之「而」用法同。惟此以代工長，彼則代姦夫耳。18【警巡院】遼、金、元時皆於京師置此院，設警巡使、副使、判官等官，掌平理獄訟及警巡檢稽之事。元順帝時又於大都城之四隅各設警巡分院，明、清時之五城兵馬指揮司，卽由此蛻化而來。直至清末改設巡警，始罷。19【逮】執也；捕也。20【掠掠不勝毒】謂受不住刑訊之酷毒也。21【自誣服】妄自招承服罪也。22【比丘】又作「苾芻」，出家爲佛弟子受具足戒者之通稱。男曰比丘，女曰比丘尼。此處卽指修佛事之和尙。23【院詰長屍處】工長既妄自招承警巡院乃嚴行追問藏屍之處，俾可檢驗定案也。24【壕】城壕也，卽護城河。25【伍作】亦作「仵作」，官署中專掌檢驗刑傷之吏，凡命案事發，官莅場驗屍，必攜仵作喝驗，填明屍格，以憑核辦。宋時已有之。至清末改設審判廳，改仵作爲檢驗吏。26【民不得良死而訟者主之】謂民間因身死不明而涉訟者例由仵作負查緝之責也，故曰「主之」。27【故常】便是舊例。28【京尹】本是京師地面的長官，有管轄地方民刑案件之責，故與刑部及御史俱主此獄也。京尹在元時爲大都路都總管府達嚕噶齊，在明、清時爲順天府府尹，在民國初年爲京兆尹，今廢。29【具獄】

便是定讞，所謂結案也。下文「獄遂成」與此相應，即「案乃結」之謂。[30]【期】限也。即預定日期，限令於期內破案也。[31]【笞】限期已到而案未破，例須當堂受責。可參看第二冊景陽岡詮釋（13）「杖限獵戶」條。「笞」音癡，刑名，用竹板捶擊也。[32]【犄角擠】「犄角」當作「掎角」，已見第二冊籃球比賽詮釋（8），本指軍事上分兩面以待敵來之勢。「掎角擠」便指兩仵作分兩側上前，左右擠翁也。

[33]【懼狀不類】謂恐死翁之狀貌不與木工相像也。[34]【輒出】此處之「輒」作「即便」解，與下文「輒更曰某地」之「輒」作「每每」解者有別。[35]【旬】十日也。[36]【度】讀如鐸，已見第一冊核工記詮釋（12）。此作「料想」解。[37]【爛不可識】謂屍已腐爛，不復能辨認明白也。[38]【舉以聞院】舉翁屍以爲工屍，即以報知警巡院也。[39]【乃爾若】有驚訝語氣，謂「竟到如此地步」也。「爾」作如此解，與下文「丐敢爾」之「爾」同。「若」如也。[40]【笄珥】「笄」音雞，即簪欽；「珥」耳飾也。「脫笄珥具棺葬之」謂撤下首飾變賣之，以其錢買棺殮葬此腐屍也。[41]【院當長死】警巡院即據腐屍定讞，擬置工長於死刑也。[42]【案上未報可】謂院中所擬罪案已申部，但尚未得到照准執行之回文也。[43]【物色】本指形貌服色，故訪尋人物曰「物色」。後遂專用爲尋訪之誼。[44]【執愬於邑】謂捉住負皮之人送往當地該管的縣衙門，訴他殺翁之罪也。「愬」同「訴」。[45]【鞫訊慘酷】與上注（20）「掠掠不勝毒」同誼。「鞫」通「鞠」，「慘」通「慘」。[46]【瘐死】「瘐」音俞，獄囚因飢寒而死也。今謂凡死於獄中者皆曰「瘐死」。[47]【前長奏下】謂從前警巡院擬定工長死罪的奏案批准發下執行也。

48【猘犴】讀如陛汗，亦讀陛襉，本是善守之獸（或曰好訟之獸）。舊時監獄之門，必圖形其上，有如虎頭，故俗稱獄門爲「老虎頭門」，而一般文士便以監獄爲「猘犴」。49【不知爲計】便是無法可想。50【裒交鈔百定】「裒」薄侯切，音抔，聚也。與上注（4）「醵」字誼相當。「交鈔」爲當時流行的紙幣，以用於交易，故名。金海陵王亮貞元中（一一五三——一一五五）始設交鈔庫，其鈔分一貫、二貫、三貫、五貫、十貫五等，謂之「大鈔」；又分一百、二百、三百、五百、七百五等，謂之「小鈔」。其制：外爲闌，作花紋，上書貫例，有令史姓名押字，略如今之鈔票。元、明時極盛，至明季銀兩盛行，始停罷之。「百定」之「定」通作「錠」，銀錠也。百定便是百金，謂所裒之交鈔，其值當一百銀錠也。51【處處置衢路】謂於通衢遍貼賞格也。下云「有得某工死狀者酬以是」，便是賞格所開之條件，其意若曰，「如有人能探明某工被害的眞相者，便把這價值百錠的交鈔送給他。」52【坌至求供飯】羣來求化齋供之飯以圖一飽也。53【故偸】即積竊，謂慣於行竊的偸兒也。54【盜】偸也。與從前命盜案中之「盜」一律作「強盜」論者不同。55【蚤】通「早」。56【闇】與「暗」同。57【須】待也；俟也。58【迫鐘時】當時京師司更用鐘鼓，「迫鐘時」便是近更畤分也。59【踉蹌】已見第一册核工記詮釋（15）。此有醉不成步之意。60【醐而怒婦……戮之】「醐」音煦，醉怒也。「詈」音荔，詬罵也。「拳」用作動詞，以拳毆擊也。「蹴」音蹙，踢也。61【微誶燭下】在燭光之下細聲怨詛也。「誶」音碎，誚責也。62【體骸異處】猶言「屍骨分離」。63【不可火】謂不能厝火取煖也。64【填治】「填」音冥，塗也；墁也。「填治」

便是圬飾。65【腐盡以否】「以」通「已」。「腐盡以否」猶言「已否腐盡」也。66【飲泣】便是吞聲低泣，謂不敢出音，一若將眼淚咽下肚裏者然。67【牖】窗戶也。音酉。68【奚偷爲】猶言「何必再做偷兒呢？」69【明發】謂曉色發露，所謂天明也。70【號於衆】當衆號叫也。71【暴著】「暴」讀如曝，顯露也。「著」明也；大白也。72【書合】便是署券，立約各執一契以爲憑信，所謂「合同」是也。故下言「分支與偷。」73【且傳衆遙隨我往】偷所發語。偷既得契券，故招令衆工遙隨也。此語在文中頗嫌突出，因用破折號「——」來接於上文「分支與偷。」破折號的用法，詳後第四册請頒行新式標點符號議案。74【陽被酒】假裝酒醉也。「陽」通「佯」。「被酒」謂被酒所乘因而致醉也。75【毆】擊也；抶也；76【扳】音班，挽也；引也；援也。亦與「攀」同。77【見】讀去聲，卽爲「現」之本字。78【償偷購】以所懸購緝之賞金給付與偷兒也。79【反接】謂將兩手接於背後，便是綑綁。80【吐實】吐露實情也。81【窮】徹底追究也。82【款】招認也。與上「吐實」誼同。83【何物】不認識之意。「何物騎驢翁」謂不知姓名的騎驢老翁也。84【洎】與『暨』同，及也；與也。85【磔於市】「磔」音摘，剔也；裂也。此謂死刑之重者。元律死刑有二等：一淩遲處死，（卽磔）二斬。元史刑法志「大惡」項下有「諸因姦毆死其夫及其舅姑者淩遲處死」條，「姦非」項下又有「諸婦人爲首，與衆姦夫同謀親殺其夫者淩遲處死，姦夫同謀者如常法」條。是「磔」爲概舉之詞，其實姦婦當淩遲，姦夫僅處斬刑耳。古者刑人必於市，一方表示「與衆共棄」，一方表示「以昭炯戒」，故被處死刑者亦稱「棄市」。這里的所

謂「磔於市」，卽此意也。86【先主長死吏】先前主判工長死罪之官吏也。87【廢終身】卽革職永不敍用。88【鄉】與「嚮」通，亦通作「向」，曩也；昔也。89【發之】謂舉發其事。90【寢】隱也；匿也。91【冤竟不白】謂冤抑到底不能伸雪也。

敷演

本篇是敍記文，凡分六段。第一段，寫京師小木局的木工與工長爭論事，又分三節：首記小木局的組織；次敍一木工與工長爭論，工長理曲不肯下，木工遂絕不與往來；次敍半歲後衆工的調解，與工長爭論的人遂強被拉到工長的居所，讙醉而散。第二段，寫工婦和姦夫乘機謀殺本夫，移禍工長及伍作事，又分六節：先敍工婦和姦夫的計謀，乘本夫在鄰家醉歸的因由，動手殺害；次敍一時無地藏匿屍身，便把屍身割做四五塊，納入土炕中，重新砌好；次敍工婦故意到工長家去索人哭鬧，並投警巡院控告工長謀殺她的丈夫；次敍官府的考掠工長與工長的熬刑不過而自誣認罪；次敍工婦的發喪成服與修建佛事；次敍官府的責令伍作覓屍，俾早定案。第三段，寫伍作受比難任，別擠一翁墮水，誣指完案事，又分七節：先記伍作的職任；次敍伍作迭次被比嚴追而終不得木工之屍；次敍兩伍作沿着城河相怨苦，因謀另殺一人以應官府之命；次敍騎驢翁薄暮渡橋，兩伍作遂故意擠翁墮水，放驢逸去；次敍伍作遷延受比，俟翁爛難辨，乃舉報官府；次敍官府召工婦認屍，工婦作態冒認，招魂具棺葬其屍；次敍官府以工長抵死結案，候申奏批回後執行。第四段，寫騎驢翁的家族尋翁不得，適遇負驢皮人於路中，遂執

訴於官，瘐死獄中事，又分四節：先敍翁家的尋訪不得；次敍負驢皮人的被捉送官；次敍負驢皮人因受刑不過也自誣劫翁之驢而殺其人；次敍展轉求屍爲佐證，不能得，竟瘐死獄中。第五段，寫歲餘後工長被處斬刑，衆工憤冤難明，乃聚金懸賞求木工眞正死狀事，又分四節：先敍官府奏抵工長死罪的案子批回；次敍工長的被處斬刑與衆工的憤冤哀歎；次敍衆工的打聽不出某工的眞實死狀；次敍衆工聚議醵金，懸賞通衢，訪求木工的下落，但也毫無影響。第六段，寫一偸兒於無意中破獲工婦謀殺本夫的隱祕，罪犯、伍作和承審的官吏都分別抵罪事，又分十四節：先追敍工婦修佛事時羣丐的乞食；次敍一偸兒常從丐兒往工婦家求化；次敍偸兒一日將偸某家，因時早不便，乃於暗中躲於工婦垣屋間，以待時機；次敍近更時一醉者踉蹌入婦屋，怒詈拳蹴，婦不敢出聲；次敍醉者就睡，婦低聲怨詬，悉吐爲醉者而殺夫之狀；次敍偸兒盡聞底細，自欣可以得賞，遂罷偸；次敍偸兒於天明後逕入小木局報狀，竝索賞金；次敍衆工因其爲偸兒，不能信，約定必待事情顯露乃肯付錢；次敍衆工遙跟偸兒之後，前往工婦之家；次敍偸兒裝醉入屋，挑逗工婦，婦怒，鄰人亦不平；次敍偸兒故意作勢鬬毆，遽掀土炕之席，扳甎欲投，而木工之屍遂因以發見；次敍衆工的擁入，一面付偸兒賞金，一面縛婦送官；次敍案情大白，伍作、工婦和所私者都分別抵罪，屈審工長之官也革職永不敍用；次敍官官相衛，不再根究負驢皮者的冤死竟不得伸。

像這樣記述和敍述兼用的記敍文，我們前在第一册孫策太史慈神亭之戰的「敷演」裏已經

說過。現在想再說一說記述與敍述混和的理由，也就彷彿爲記敍文立一個定義。從前讀過的許多記述文和敍述文，假若逐一分析起來，純粹的記述或敍述是很少的，二者常常混和在一起。我們逐句逐節地看，每每覺到忽而記述，忽而敍述，難以斷定這篇文字究屬何類。但是若就全篇統觀，便極易分辨。原來講一些東西的，雖有敍述文混和在內，仍是記述文；講一些事情的，雖有記述文混和在內，仍是敍述文。通常把文字歸起類來，就是這樣着手的。所以把文字分類時不能只看題目而必須細辨內容。（參看第一册登泰山記的「敷演」。）

爲甚麼純粹的記述文或敍述文很少呢？卽就取登泰山記來講。登泰山記所摹狀的對象完全是巍巍蕩蕩的泰山，這記裏泰山的環境和主峯所在的地位，附近城郭山水的景色，日出時雲天山海的光景，以及祠觀石刻，土石樹泉，鳥獸音迹都包綜在內，一切說明白了。如果去掉自京師至登泰山的經歷那一部分，實也並不感到缺少甚麼。因爲其它各部已把泰山的一切說明白了，論起理來，這一部分實在可要可不要。但是論到作者的心思，他若沒有自京師至登泰山的一段經過，也就不會有這篇文字，這段經過很關重要，他怎肯丟掉不寫？他要寫，記述文裏便混入敍述文了。一般記述文講一些東西，往往講到這些東西的來歷、關係等等，這些部分大概是敍述文。

再取前讀的賣汽水的人來講。秦把果實給豐一這段事情的進行是這樣的：秦從底下上來，見了豐一，他伸出手，說「這個送你。」如果文字就照這樣寫，也沒有甚麼不合，因爲事情的本身便是這樣

的。所以論起理來，「一隻長圓形的……」這一句可要可不要。但是論到事實，若不把秦帶着的東西交代明白，下面說「這個送你」的「這個」便不能使別人知道是甚麼東西。作敍述文的目的在使別人清楚地知道一些事情，作者怎肯丟掉與事情有關照的東西不寫？他要寫，敍述文裏便混入記述文了。一般敍述文講一些事情，往往講到與事情有關照的東西，這些部分，大概是記述文。再說一個譬喻，更易明白。電影片告訴別人一些事情的經過，刻刻在那里變動；但是有時插入一段「特寫」，把某件東西放得很大，並不變動，讓別人看個仔細。那刻刻變動的部分猶如敍述文，「特寫」的部分猶如記述文。

我們試再把工獄這篇和以前讀過的所謂記敍文或記述文、敍述文仔細一看，對於記述文和敍述文常常混和在一起的理由，當然可以明白。那就是：無論講一些東西或事情，在我們心理的自然情勢上，常須二者兼用，方能滿自己的意，也滿別人的意。所以我們可以下一條定義：「凡順着心理上自然的情勢，兼用記述敍述的方法，寫出使人已都能滿意的文字，叫做記敍文。」

習問

一．單純的記述文或敍述文爲甚麼很少？

二．記述文與敍述文常常混和的理由何在？

三．試把工獄裏的記述部分細細地摘出來。

曹爽之難通鑑

大將軍爽[1]驕奢無度，[2]飲食衣服，擬於乘輿；[3]尚方珍玩，[4]充牣[5]其家；又私取先帝才人[6]以爲伎樂；[7]作窟室，[8]綺疏四周，[9]數與其黨何晏[10]等縱酒其中。弟羲[11]深以爲憂，數涕泣諫止之，爽不聽。爽兄弟數俱出游。司農[12]沛國[13]桓範[14]謂曰：「總萬機，[15]典禁兵，[16]不宜並出。若有閉城門，誰復內入[17]者？」爽曰：「誰敢爾邪？」

初，清河、平原[18]爭界，[19]八年不能決。冀州[20]刺史[21]孫禮[22]請天府[23]所藏烈祖封平原時圖[24]以決之，爽信清河之訴，云圖不可用。禮上疏自辨，辭頗剛切。[25]爽大怒，劾[26]禮怨望，[27]結刑五歲。[28]久而復[29]爲幷州[30]刺史，往見太傅懿，[31]有忿色，[32]而無言。懿曰：「卿[33]得幷州少[34]邪？恚理分界失分[35]乎？」禮曰：「何明公[36]言之乖[37]也！禮雖不德，[38]豈以官位往事爲意[39]邪？本謂明公齊蹤伊、呂，[40]匡輔魏室，上報明帝之託，[41]下建萬世之勳。今社稷[42]將危，天下洶洶，[43]此禮之所以不悅也。」因涕泣橫流。懿曰：「且止，忍不可忍。」[44]

〔正始九年〕[45]冬，河南尹[46]李勝[47]出爲荊州刺史。[48]過辭[49]太傅懿。懿令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懿不持杯而飲，粥皆流出霑胸。[50]勝曰：「衆情[51]謂明公舊風發動，[52]何意尊體乃爾？」懿使聲氣纔屬，[53]說「年老枕疾，[54]死在旦夕。君當屈[55]幷州；幷州近胡，好爲之備。恐不復相見，以子師、

昭[56]兄弟爲託。」勝曰，「當還忝[57]本州，非幷州。」懿乃錯亂其辭曰，「君方到幷州？」勝復曰，「當忝荆州。」懿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還爲本州，盛德壯烈，[58]好建功勳。」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59]形神已離，[60]不足慮矣。」他日，又向爽等垂泣曰，「太傅病不可復濟，[61]令人愴然。[62]」故爽等不復設備。[63]

何晏聞平原管輅[64]明於術數，[65]請與相見。十二月丙戌，[66]輅往詣晏。晏與之論易。[67]時鄧颺[68]在坐，謂輅曰「君自謂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也？」輅曰「夫善易者不言易也。」晏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謂輅曰，「試爲作一卦，[69]知位當至三公不？[70]」又問，「連夢見青蠅數十，來集鼻上，驅之不去，何也？」輅曰，「昔元凱[71]輔舜，周公[72]佐周，皆以和惠謙恭，享有多福，此非卜筮所能明也。今君侯[73]位尊埶重，而懷德者鮮，[74]畏威者衆，[75]殆非小心求福之道也。又鼻者，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76]今青蠅臭惡，而集之，位峻者顛，[77]輕豪者亡，[78]不可不深思也。願君侯裒多益寡，[79]非禮勿履，[80]然後三公可至，青蠅可驅也。」颺曰，「此老生之常譚。」輅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譚者見不譚。」[81]輅還邑舍，[82]具以語其舅。[83]舅責輅言太切至。[84]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邪？」舅大怒，以輅爲狂。

太傅懿陰[85]與其子中護軍[86]師，散騎常侍[87]昭，謀誅曹爽。嘉平元年[88]春正月甲午，[89]帝謁高平陵。[90]大將軍爽與弟中領軍[91]義、武衛將軍訓、[92]散騎常侍彥[93]皆從。太傅懿以皇太后令[94]閉諸城門，

勒兵95據武庫，96授兵97出屯洛水浮橋。98召司徒99高柔100假節行大將軍事，101據爽營；太僕102王觀103行中領軍事，據義營。因奏爽罪惡104於帝曰，「臣昔從遼東105還，先帝詔陛下、秦王106及臣升御牀，107把臣臂，深以後事爲念。臣言，『太祖、高祖108亦屬臣以後事，此自陛下所見，無所憂苦。萬一有不如意，109臣當以死奉明詔。』110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111敗亂國典；112內則僭擬，113外則專權；破壞諸營，盡據禁兵；羣官要職，皆置所親；殿中宿衛，114易以私人；根據盤互，115縱恣日甚；又以黃門116張當爲都監，117伺察118至尊，119離間二宮，120傷害骨肉。天下洶洶，人懷危懼。陛下便爲寄坐，121豈得久安！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牀之本意也。臣雖朽邁，122敢忘往言。123太尉124臣濟125等皆以爽爲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永寧宮，126皇太后令敕127臣如奏施行。臣輒128敕主者129及黃門令130罷爽、義、訓吏兵，131以侯就第，132不得逗留133以稽車駕。134敢有稽留，便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135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非常。136」

爽得懿奏事，137不通，138迫窘不知所爲，留車駕宿伊水139南，伐木爲鹿角，140發屯田兵141數千人以爲衛。懿使侍中142高陽143許允144及尚書145陳泰146說爽宜早自歸罪。147又使爽所信殿中校尉148尹大目149謂爽，唯免官而已，以洛水爲誓。150泰，羣151之子也。

初，爽以桓範鄉里老宿，152於九卿中特禮之，153然不甚親也。及懿起兵，以太后令召範，欲使行中領軍。範欲應命；其子止之，曰，「車駕在外，不如南出。」範乃出。至平昌城門，154城門已閉。門候155司蕃，156故

範舉吏157也。範舉手中版158示之，矯159曰，「有詔召我，卿促開門。」蕃欲求見詔書。範呵160之曰，「卿非我故吏161邪？何以敢爾？」乃開之。範出城，顧謂蕃曰，「太傅圖逆，162卿從我去。」蕃徙行163不能及，遂避側。懿謂蔣濟曰，「智囊164往矣！」濟曰，「範則智矣；然駑馬戀棧豆，165爽必不能用也。」

範至，勸爽兄弟以天子詣許昌，166發四方兵以自輔。爽疑未決。範謂羲曰，「此事昭然，167卿用讀書何爲邪？於今日卿等門戶，168求貧賤復可得乎？且匹夫質一人尚欲望活，169卿與天子相隨，令於天下，誰敢不應也。」俱不言。範又謂羲曰，「卿別營470近在闕南，171洛陽典農治172在城外，呼召如意。今詣許昌，不過中宿。173許昌別庫，174足相被假。175所憂當在穀食，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176」羲兄弟默然不從。自甲夜至五鼓，177爽乃投刀於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178生汝兄弟，狁犢179耳，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180也！」爽乃通懿奏事，白181帝下詔免己官，奉帝還宮。

爽兄弟歸家，懿發洛陽吏卒182圍守之，四角作高樓，令人在樓上察視爽兄弟舉動。爽挾彈到後園中，樓上便唱言「故大將軍183東南行。」爽愁悶不知爲計。

戊戌，184有司185奏黃門張當私以所擇才人與爽，疑有姦，收當付廷尉186考實。187辭云，188「爽與尚書何晏、鄧颺、丁謐、189司隸校尉畢軌、191荊州刺史李勝等陰謀反逆，須192三月中發。193」於是收爽、羲、訓、晏、颺、謐、軌、勝幷桓範皆下獄，劾以大逆不道，194與張當俱夷三族。195

解題

通鑑已詳見第二册赤壁之戰解題。此文即記司馬懿裝病賺殺曹爽事，錄自通鑑卷七十五魏紀七邵陵厲公中。

詮釋

[1]【大將軍爽】「大將軍」上公，位在太尉、司徒、司空三公之上，第一品，漢、魏時率以貴戚任之。爽字昭伯，爲曹操族子大司馬邵陵元侯眞之子，魏之宗室也。明帝在東宮，甚親愛之。及卽位，以爽爲散騎侍郎，累轉至武衞將軍，寵待有殊。帝寢疾，乃引入臥內，拜大將軍，假節鉞，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與太尉司馬懿並受遺詔輔少主。帝芳卽位，加爽侍中，改封武安侯，邑萬二千戶，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丁謐晝策使爽白帝詔轉司馬懿爲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內欲令尚書奏事先來由己，得制其輕重也。其所親何晏、鄧颺、李勝、丁謐、畢軌咸有聲名，明帝皆抑黜之；及爽秉政，乃復進敍，任爲腹心。颺等欲令爽立威名，勸使攻蜀。懿止之不得，卒無功引還。初，爽以懿年位素高，恆父事之，不敢專行。及晏等進用，咸共推戴，以爲權重不宜委之於人，爽乃以晏、颺謐爲尚書，晏典選舉，軌爲司隸校尉，勝爲河南尹，諸事稀復由懿矣。正始八年（西元二四七）五月，懿乃稱疾避爽，不與政事。於是仇隙暗搆，圖爽之機熟矣。（後事詳本文，可覆按。）三國志卷九曹眞傳後附有曹爽傳。

[2]【驕奢無度】謂其驕盈奢侈無復節度也，爲下文列舉各項事實之總提語。

[3]【乘輿】帝王所乘之車。獨斷：「天子至尊，臣下不敢瀆言之，故託言

乘輿。」後世因用此爲天子之代名詞。「擬」本作「儗」，比也；侔也。有摹仿意。4【尙方珍玩】「尙方」猶言「天家」，「珍玩」則貴重的器物，合言之，便是內府所藏的古董也。5【充牣】「充」，盈也。「牣」音刃，滿也。6【先帝才人】「先帝」指魏明帝。「才人」，宮中之女官也。7【伎樂】卽聲伎，猶近代的戲班子。「以爲伎樂」卽承上「先帝才人」而言，謂訓練女官以爲私家的戲班子也。按本傳：「爽妻妾盈後庭，又私取先帝才人七八人及將吏師工鼓吹良家子女三十三人，皆以爲伎樂。詐作詔書，發才人五十七人送鄴臺（卽當時鄴都，已詳第二冊西門豹治鄴註釋〔3〕「鄴令」條。因鄴爲留都，設有行臺，故稱。）使先帝婕妤教習爲技。擅取太樂樂器。」8【窟室】掘地爲室也。9【綺疏四周】謂四周俱鏤爲綺文也。10【何晏】字平叔，宛（今河南南陽縣）人，漢太傅何進之孫。性自喜，動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美姿儀而絕白。尙魏金鄉公主，累官侍中、尙書，爵列侯。與夏侯玄等競爲清談，士大夫效之，遂爲一時之風氣。著道德論及諸文賦數十篇。今行於世者，有論語集解十卷。梁皇侃疏之，稱論語義疏，仍十卷。宋邢昺又疏之，稱論語正義，凡二十卷，今收入十三經注疏中。晏事附見曹爽傳，竝詳裴松之注所引魏略。11【羲】亦附見曹爽傳。按本傳：「爽縱酒作樂，羲深以爲大憂，數諫止之。又著書三篇，陳驕淫盈溢之致禍敗，辭旨甚切。不敢斥爽，託戒諸弟以示爽。爽知其爲己發也，甚不悅。羲或時以諫喻不納，涕泣而起。」故下文云然。12【司農】卽大司農，以卿一人主之，俸中二千石，秩第三品，掌賭錢穀金帛諸貨幣之政。其屬有典農中郎將、典農校尉、典農都尉、度支中郎將、度支校尉、度支都尉、太倉令、導官令。

其職甚爲要重與今之財政部長相當。13【沛國】本秦之泗水郡，漢改沛郡，後漢改沛國，魏仍之，屬豫州。領沛、杼秋、公丘、豐、廣戚五縣。治沛，故城在今安徽宿縣西北，非今江蘇之沛縣也。14【桓範】字元則，世爲冠族。魏文帝以其有文學，使與王象等典集皇覽。正始中，由兗州刺史遷大司農。事略附見曹爽傳，竝詳裴注所引魏略。15【總萬機】謂總攬一切政事。「機」樞要也。16【典禁兵】「典」掌管也；職守也。「禁兵」謂天子近衞之兵。17【內入】「內」通「納」。「內入」開門延納也。18【淸河平原】俱爲當時冀州屬郡。淸河本漢郡，桓帝時改甘陵。魏復舊。領淸河、東武城、繹幕、貝丘、靈、鄃、棗強七縣。治淸河故城在今河北淸河縣北十里。平原亦漢舊郡，中興後作國，建安中（一九六——二二〇）國除。魏黃初三年（二二二）復作國，七年（二二六）除爲郡。領平原、高唐二侯國，祝阿、茌平、安德、西平、昌、般、高六縣。治平原故城在今山東平原縣南二十里。19【爭界】爭執交界之地，各謂宜己屬也。20【冀州】當今河北省及河南、山東兩省之北部，本漢刺史部之一。魏時統魏、廣平、陽平、朝歌、鉅鹿、常山、安平、平原、博陵、勃海、章武、河間、淸河十三郡，趙、中山、樂陵三國。初治魏郡之鄴，黃初中（二二〇——二二六）徙治安平郡之信都，卽今河北冀縣治。21【刺史】爲當時州部之長官，俸六百石，秩第五品。其或置牧，則二千石。刺史之職：巡行所部郡國，錄囚徒，考殿最，每歲遣計吏詣京都奏事。按三國志卷二十四孫禮傳，實由荆州刺史遷冀州牧。又按洪飴孫三國職官表所考，當魏世諸州牧有曹休領揚州，夏侯尙領荆州，孫禮、桓範爲冀州，韋端爲涼州，而冀州刺史僅有裴徽及李熹。是禮之由荆遷冀，實欲假之重名，俾解兩郡

爭界之案者，故被以「牧」稱也。通鑑仍稱刺史失考。22【孫禮】字德達，涿郡容城（今河北屬縣）人。事詳本傳。曹爽敗，禮由幷州入爲司隸校尉，遷司空，封大利亭侯，卒，謚「景」。23【天府】與「尚方」意同，朝廷之府藏也。24【烈祖封平原時圖】「烈祖」卽魏明帝叡。在位十三年（二二七——二三九）凡太和六年，青龍四年，景初三年。帝爲文帝丕之子，黃初二年（二二一）初封齊公，三年改封平原王。此云「封平原時圖」卽指當時封疆四至之界圖，藏在內府者。按孫禮傳：「遷冀州牧，太傅司馬宣王（懿）謂禮曰，『今淸河、平原爭界八年，更二刺史靡能決之。虞芮待文王而了，宜善令分明。』禮曰，『訟者據墟墓爲驗，聽者以先老爲正。而老者不可加以榎楚；又墟墓或遷就高敞，或徙避仇讎。如今所聞，雖皐陶猶將爲難。若使必也無訟，當以烈祖初封平原時圖決之。何必推古問故，以益辭訟！昔成王以桐葉戲叔虞，周公便以封之；今圖藏在天府，便可於坐上斷也，豈待到州乎？』宣王曰，『是也，當別下圖。』禮到，案圖宜屬平原，而曹爽信淸河言，下書云，『圖不可用，當參異同。』」故下文云然。25【禮上疏……剛切】「剛切」謂切直不撓也。按禮本傳所載之疏：「管仲霸者之佐，其器又小，猶能奪伯氏駢邑，使沒齒無怨言。臣受牧伯之任，奉聖朝明圖，驗地著之界，界實以王翁河爲限。而鄗以馬丹侯爲驗，詐以鳴犢河爲界，假虛訟訴，疑誤臺閣。竊聞衆口鑠金，浮石沈木，三人成市虎，慈母投其杼。今二郡爭界八年，一朝決之者，緣有解書圖書可得尋案檃校也。平原在兩河向東上，其間有鄗隄。鄗隄在高唐西南，所爭地在高唐西北，相去二十餘里，可謂長歎息流涕者也。案解與圖奏，而鄗不受詔，此臣軟弱不勝其任，臣亦何

顏尸祿素餐；輒束帶着履，駕車待放。」是爭界之曲直甚明，曹爽任氣勁之，過矣。[26]【勁】讀如刻，亦讀如核，論列人之罪狀也。例如「參勁」「糾勁」「彈勁」。[27]【怨望】怨恨缺望也。[28]【結刑五歲】謂但結以徒作五歲之罪而不使之輸作也。與今之宣告緩刑相當。[29]【復】免除從前應得之處分而仍得照常服官也。便是所謂「開復」。[30]【幷州】略當今山西省及察、綏兩省之大部。本漢刺史部之一。靈帝中平末（一八九），幷州大擾，定襄、雲中、五原、朔方、上郡等五郡流徙分散。獻帝建安十一年（二〇六），曹操破高幹，上黨等郡入魏。十八年（二一三），省幷州屬冀州。二十年（二一五），始集塞下荒地立新興郡。後又分上黨立樂平郡。魏文帝黃初元年，復分冀州置幷州，統太原、上黨、樂平、西河、雁門、新興六郡。治太原之晉陽，即今山西陽曲縣西南之太原縣治。[31]【太傅懿】「太傅」一位爲上公，秩第一品，班在三司上，不常設，掌以善導，無常職。其官屬有左右長史、署諸曹事、司馬、從事中郎、主簿、舍人等。魏世前後居此官者凡三人：鍾繇、司馬懿、司馬孚。懿字仲達，河內溫（今河南屬縣）人。猜忌多權變。曹操時爲太子中庶子，每與大謀，輒有奇策，爲太子所信重。文帝時，屢出師與蜀漢丞相諸葛亮相拒，亮因不能得志於中原。又擊斬遼東公孫淵，威望大著。既受兩朝顧命，除曹爽，遂專魏政。子師、昭相繼，及孫炎而篡魏爲晉矣。懿生時封舞陽侯，卒謚「文宣」。子昭爲晉王，追謚爲宣王；孫炎爲晉帝，追謚爲宣帝。故三國志中稱司馬宣王，晉書卷一乃特立高祖宣帝紀。[32]【有忿色】謂有忿恨之色現於面貌也。[33]【卿】本爲公卿字，引申爲稱呼他人之辭；其例正與「君」「公」同。但其用則略異：「君」「公」俱尊稱用；「卿」

則用於上之對下（如君對臣長官對屬吏）或親暱者間之互稱。（如世說：王安豐婦常卿安豐，安豐曰，「婦人卿壻，於禮爲不敬，後勿復爾。」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即就本篇看，此處之「卿」與下文桓範對曹羲所稱之「卿」用意略同，俱親之之辭；而範對故吏司蕃所稱之「卿」則略莊矣。至於懿之稱李勝爲「君」，不復如稱禮之爲卿，蓋其親疏不同，自然有別也。讀者於此等處不可不察。34【少】不足也，猶言「不滿意」。當時幷州析自冀州，又遠接荒外，而刺史名位復遜於州牧，故懿見禮忿色便以此語挑之。35【恚理分界失分】「恚」，怒也。「理」，處置也。「分界」便指前兩郡爭地事。「失分」謂中朝罪禮失當也。至此，懿直以禮心事發之矣。36【明公】對有名位者之尊稱。非必上公或三公始得有此稱謂也。37【乖】戾也；刺繆也。38【不德】謙詞，謂無德行可稱也。39【爲意】猶言「計較」。40【齊蹤伊呂】「伊呂」謂伊尹、呂尚，已詳第二册諸葛亮舌戰羣儒詮釋（89）（90）「耕莘伊尹」「釣渭子牙」條。「齊蹤」猶云「比跡」，謂懿功業當與伊、呂相比擬也。41【明帝之託】指懿與曹爽並受明帝顧命同輔帝芳事。42【社稷】本是土穀之神。古代滅國，則變置其社稷，故「社稷」遂爲「國家」之代稱。43【洶洶】亦作「匈匈」，沸亂貌。44【且止忍不可忍】猶言「暫且忍耐一下，到不可忍時自有辦法」也。45【正始九年】當蜀漢後主延熙十一年，吳大帝赤烏十一年，歲次戊辰（二四八）。此四字原文在歲首，今以中間入選，故移加於本年「冬」之上，俾明時間。仍加〔〕號，示與原文有別也。46【河南尹】主京都，與明、清時代之順天府尹及民國十七年前之京兆尹相當。

可參看前工獄詮釋（28）「京尹」一條。當時河南郡治洛陽，適爲魏都，故其郡雖與河東、河內、弘農、平陽四郡同隸司隸校尉所轄之司州，而河南獨置尹（它郡皆置太守）也。時制：尹俸二千石，秩第五品。凡領洛陽、河南、鞏、河陰、成皋、緱氏、陽城、新城、偃師、陸渾、梁、陽翟、新鄭十三縣。47【李勝】南陽人，字公昭。少游京師，雅有才智，與曹爽善。明帝禁浮華，而人白勝堂有四窻八達，各有主名，用是被收。以其所連引者多，故得原，禁錮數歲。帝崩，曹爽輔政，勝爲洛陽令。夏侯玄爲征西將軍，以勝爲長史。累遷滎陽太守，河南尹。爲尹歲餘，遷荊州刺史，未及之官而敗。事蹟附見曹爽傳，並詳裴注所引魏略。48【荊州刺史】「荊州」已詳第一册關羽刮骨療毒詮釋（8），時魏荊州領南陽、南鄉、義陽、江夏、襄陽、魏興、新城上庸八郡，州治已由襄陽移宛。「刺史」職掌已見前（21）。49【過辭】過其府第辭行也。50【痞胸】謂口角流出之粥痞汚胸前襟上也。51【衆情】猶言「一般人的揣想」。52【舊風發動】懿初被曹操辟召，不欲往，辭以風痺，不能起居。操使人夜往密刺之，懿堅臥不動。及操爲丞相，又辟爲文學掾，敕行者曰，「若復盤桓，便收之！」懿懼而就職。見晉書宣帝紀。勝謂舊風發動，以爲懿之風痺舊疾復發也。53【使聲氣纔屬】故意使聲氣斷續，勉強接下去也。54【枕疾】猶言「寢疾」。55【屈】辱也。「屈幷州」謂以幷州荒遠之地屈辱勝往治理也。56【師昭】師字子元，懿長子。懿將殺曹爽，獨與師潛畫事成，以功封長平鄉侯。後諷帝芳廢后，因以廢帝立帝髦。毌丘儉、文欽等舉兵討師，師統軍擊斬之。旋死，謚「景」。弟昭爲晉王，追謚爲景王；弟子炎受魏禪，追尊爲景帝。故三國志中稱司馬景王，晉書卷二乃特立世宗景帝紀。昭字

子上，懿次子。師死，嗣爲大將軍，專國政。帝髦忿而致討，昭黨成濟抽戈刺殺帝。乃迎立元帝奐，自爲相國，封晉王，賜天子禮樂。死，謚「文」。子炎篡魏，追尊爲文帝。三國志稱司馬文王，晉書卷二特立太祖文帝紀。

57【忝】謙詞，與上（55）「屈」相應，亦辱意，謂不能勝任而強爲之，恐辱沒所事也。勝爲南陽人，故云「還忝本州」。

58【盛德壯烈】贊美之詞，猶言「英才碩畫」或「遠謨弘圖」。

59【尸居餘氣】將死之謂。猶俗言「僅賸一口氣」也。

60【形神已離】言懿之精神已與形骸分離也。

61【不可復濟】不能救治也。

62【愴然】悽感貌。

63【設備】卽警戒提防。與近今用作計畫布置之義微別。

64【管輅】字公明，平原人。年八九歲，便喜仰視星辰；及成人，風角占相之道無不精。性寬大，每欲以德報怨。清河太守華表召爲文學掾。帝髦正元初（二五四）爲少府丞。自知不壽，當終於四十七八間，果四十八而卒。三國志卷二十九「方伎」有管輅傳。

65【術數】研究陰陽五行生剋制化之理，以推知人事，趨避吉凶者，爲「術數」。如占候、卜筮、星命等皆是。上言「風角」，便是以五音占風而定吉凶，爲古占候法之一。

66【丙戌】據陳垣中西回史日曆推算，爲十二月二十八日，當西元二四九年一月二十八日。

67【論易】討論易義也。管輅傳裴注引輅別傳：「輅爲何晏所請，果共論易九事。九事皆明，晏曰：『君論陰陽，此世無雙。』」

68【鄧颺】字玄茂，鄧禹之後。少得大名於京師。明帝時，爲尚書郎，除洛陽令，坐事免。拜中郎，又入兼中書郎，以浮華被斥。正始初，乃出爲潁川太守，轉大將軍長史，遷侍中、尚書。颺爲人好貨，選舉不公，遂與何晏同敗。颺事附見曹爽傳，並詳裴注所引魏略。

62【作一卦】用蓍草布一卦象以卜休咎

也。70【位當至三公不】言官位能不能陞遷到太尉、司徒、司空也。71【元凱】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見左傳文公十八年。此處所舉輔舜之「元凱」，即指此十六人。72【周公】名旦，周武王之弟。既輔武王克殷，封於曲阜爲魯公。不就，留佐武王。武王有疾，公乃告於太王、王季、文王，願以身代死，藏其策金縢匱中。成王立，公攝政當國。管叔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公乃避居東都，作鴟鴞之詩以貽王。天大雷電以風，邦人大恐，王啓金縢之書，得公代武王之說，乃逆公歸。公營成周雒邑，遂國之。成王長，公乃還政於王，北面就臣位。王賜天子禮樂，以褒公德。其子伯禽遂開魯國。史記卷三十三有魯周公世家。73【君侯】已詳第一册關羽刮骨療毒詮釋（9）。何晏爵列侯，故輒以「君侯」稱之。74【懷德者鮮】謂感念其恩德者少也。75【畏威者衆】謂憂懼其勢燄者多也。76【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見孝經諸侯章。謂在上不驕，始能長保貴重而不致顛危也。77【位峻者顛】即高而致危也。78【輕豪者亡】謂驕浮者必致滅亡也。79【哀多益寡】「哀」已見前工獄詮釋（50）。「哀多益寡」一便是以多補少，諷何晏當自減損也。80【非禮勿履】戒晏毋行非分之事也。81【老生者見不生常譚者見不譚】「老生者」與「常譚者」俱自指，「不生」與「不譚」俱直指當前之聽者。其意若曰，將見君等之不能生與不能譚耳，蓋言必見其死也。82【邑舍】平原邑邸也。83【具以語其舅】備以所見所譚告語其舅氏也。84【切至】

猶云「刻盡」，謂過於深刻及盡情也。卽指前「不生」「不譚」語。85【陰】暗中活動也。與「潛」字同誼。86【中護軍】隸中領軍，秩第四品，掌禁兵，總統諸將任，主武官選舉。資重者爲護軍將軍，資輕者爲護軍。（府屬有長史、司馬各一人。）87【散騎常侍】四員，隸侍中。俸比二千石，秩第三品，典章表詔命手筆之事；與侍中、黃門侍郎共平尚書奏事。88【嘉平元年】卽正始十年，至是年四月乃改元，嘉司馬懿平曹爽之功也。實則懿自表功立威耳。其歲當蜀漢延熙十二年，吳赤烏十二年，歲次己巳。（二四九）89【甲午】據推爲正月初六日，當西元二四九年二月五日。90【高平陵】明帝葬所，在洛陽南大石山之阿，去洛城九十里。91【中領軍】秩第三品，掌禁兵，主五校、中壘、武衞三營。資重者爲領軍將軍，資輕者爲中領軍，出征則當行領軍。（府屬有長史、司馬各一人。）屬官有中護軍、武衞將軍、中壘將軍、屯騎校尉、步兵校尉、越騎校尉、長水校尉、射聲校尉各一員。92【武衞將軍訓】武衞將軍亞於中護軍，亦第四品，主禁旅。（府屬有長史、司馬各一人。）訓事附見曹爽傳。93【彥】事蹟附見曹爽傳。94【以皇太后令】詐以皇太后之令旨行事，所謂「矯命」是也。95【勒兵】部勒兵卒也。96【武庫】藏武器之所，猶前清之軍裝局及現今之軍械庫也。97【授兵】以武庫之兵仗分給諸卒也。98【洛水浮橋】洛陽城南洛水上之浮橋也，爲自高平陵回洛必由之路，故懿屯兵於此以拒爽。洛水本作雒水，源出今陝西雒南縣西北冢嶺山，東流入河南，經盧氏、永寧，又東北，經宜陽、洛陽、偃師、鞏縣，納澗、瀍、伊諸水，至雒口入於河。與源出陝西定邊縣白於山，東南流，合渭水入河之洛水非一。今稱雒水爲洛河，洛水爲北洛

河。據清儒段玉裁所考，伊洛之洛當作「雒」，渭洛之洛始作「洛」。[99]【司徒】三公之一，位亞於太尉，第一品，主民事。府屬有軍師、長史、司馬各一人，從事中郎二人，主簿一人，參軍二人，西曹掾、軍曹掾各一人。[100]【高柔】字文惠，陳留圉（漢縣，魏仍之，晉廢。故城在今河南杞縣南五十里）人。魏文帝時，爲法曹掾，加治書執法。明帝時，封壽亭侯。帝芳時爲司徒。帝髦時，累封安國侯，轉太尉。卒，謚「元」。三國志卷二十四有高柔傳。[101]【假節行大將軍事】謂假之節鉞，代行大將軍職務也。下云王觀行中領軍事，與此同例。[102]【太僕】九卿之一，俸中二千石，秩第三品，掌車馬之政。屬官有典廐都尉、左右中牧官都尉、考工令、車府令、典牧令、乘黃廐令、驊騮廐令各一員。（府屬有丞一人。）[103]【王觀】字偉臺，東郡廩丘（漢縣，至隋廢，故城在今山東范縣）人。文帝時，爲尚書郎，廷尉監，出爲南陽、涿郡太守。後累遷至司空。卒，謚「肅」。三國志有王觀傳，與高柔同卷。[104]【奏爽罪惡】劾奏曹爽的罪狀也。[105]【遼東】秦郡，漢末爲公孫度所據，魏滅公孫淵，郡復入隸幽州。領襄平、汶、居就、樂就、安市、西安平、新昌、力城八縣。治襄平，故城在今遼寧遼陽縣北七十里。[106]【秦王】名詢，帝芳之弟，青龍三年（二三五）立。見三國志卷三明帝紀及卷四齊王芳紀。[107]【御牀】在常時，「牀」爲坐具，非臥具。「御牀」即帝王所常坐之牀。[108]【太祖高祖】「太祖」指武帝操，「高祖」指文帝丕。下云「亦屬臣以後事」，實懿誇飾之詞。文帝以明帝屬懿，固係事實，武帝卻未嘗以文帝屬之也。武帝嘗夢三馬同槽，又以懿有狼顧相，每戒文帝防之，且武帝之死，文帝已長，又何所用其顧託耶！[109]【不如意】不合意旨也。[110]【以死奉明詔】意即竭誠聽命

也。111【顧命】謂先帝臨終時託孤之重命也。112【國典】猶言「國法」。113【僭儗】「僭」是越分妄作，「儗」謂比儗於帝王也。114【殿中宿衞】直宿禁近，典司防衞之人。115【盤互】盤據糾結也。116【黃門】即小黃門，屬侍中，無定員。俸六百石，秩第七品。掌侍左右，受尚書事。上在內宮，關通中外及中宮已下衆事。諸公主及王太妃等有疾苦則使問之。117【張當爲都監】謂以小黃門張當升爲黃門都監也。都監之員數品秩已無考。118【伺察】窺伺偵察也。119【至尊】言其地位至尊無上也。與下文「陛下便爲寄坐」之「陛下」同用爲帝王之代稱。120【雛間二宮】謂於皇太后及皇帝之間挑撥搆隙也。所以稱「二宮」或「兩宮」者，亦猶以陛下爲代稱，不敢顯稱太后及帝也。121【寄坐】暫時借坐之意，故下云「豈得久安！」122【朽邁】衰朽老邁也。123【敢忘往言】「往言」即前言，指「萬一有不如意，臣當以死奉明詔」語。「敢忘」猶言「豈敢忘！」124【太尉】三公之首，掌武事，第一品。府屬有軍師一人，長史二人，司馬一人，從事中郎二人，主簿一人，參軍二人，列曹掾屬無考。營軍都督、刺姦都督、帳下都督各一人，舍人四人。125【臣濟】指蔣濟。濟字子通，楚國平阿（故城在今安徽懷遠縣西南六十里）人。明帝時，爲中護軍。帝芳時，遷太尉。及隨司馬懿誅曹爽，進封都鄉侯。卒，謚「景」。傳列三國志卷十四。126【永寧宮】即皇太后所居之宮。127【敕】教也。與現行公文中「通飭」「令飭」之「飭」通。128【輒】此有擅專意。與前見諸「輒」之作「每常」或「即便」解者有別。下文「臣輒力疾將兵」之「輒」亦同此。懿雖挾太后以臨爽，而其奏自言「輒」者至再，以天子在爽所也。129【主者】即主其事者，猶

言「各該官司」也。130【黃門令】屬光祿勳，六百石，第七品。主管宮禁中諸官者。131【罷……吏兵】謂解除吏職及兵權也。132【以侯就第】便是勒令回家閒住，仍守列侯之爵。133【逗留】頓住也；遷延也。猶今語所謂「耽擱」。134【以稽車駕】「稽」便是逗留。「車駕」本指帝王之乘輿及儀仗，因亦用爲帝王之代稱。135【力疾】謂扶病勉力行事也。136【非常】謂事非尋常，有緊急變亂之意。「伺察非常」便是所謂「戒嚴」，蓋戒備變亂時所取之緊急處分也。137【奏事】便是前見參劾罪狀之章奏。138【不通】不與通遞於皇帝也。139【伊水】洛水之支流，源出今河南盧氏縣東南悶頓嶺東北流，經嵩縣、伊陽、洛陽、偃師，入於洛。140【鹿角】軍中寨柵，埋樹木外向，以爲守衛之具，謂之「鹿角」，以其狀攢簇如麋鹿之角，故稱。141【屯田兵】魏武創業，令州郡例置田官，故洛陽亦有屯田兵。142【侍中】四員，（別有加官則無定）比二千石，第三品。掌儐贊，備切問近對，拾遺補闕，爲天子近侍之官。其屬有散騎常侍、員外散騎常侍、中常侍、給事中、給事黃門侍郎、散騎侍郎、黃門冗從僕射、小黃門、黃門諸署長、黃門署丞、中黃門、黃門從官、黃門都監、黃門監等。143【高陽】當時爲冀州河間郡屬縣。入晉改爲高陽國，直屬冀州。其地當今河北蠡縣、安肅、博野等境。144【許允】三國志及晉書俱無傳。145【尚書】屬尚書臺，六百石，第三品。有吏部、左民、客曹、五兵、度支凡五曹，曹各一員：吏部主選事，左民主繕修功作鹽池園苑，客曹主外國夷狄，五兵主中兵外兵騎兵別兵都兵，度支專掌軍國支計。吏部曹職右於諸曹，尚書授此職者，或云「吏部尚書」；若授諸曹尚書，直云「尚書」。此云尚書，殆非吏部尚書而爲諸曹之一耳。146【陳

泰】字玄伯，潁川許昌（詳後）人。由尚書累遷征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諸軍事，後徵爲尚書後僕射。帝髦被弒，泰枕帝於股，號哭盡哀。司馬昭謂之曰，「玄伯其如我何？」泰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昭曰，「卿更思其他。」泰曰，「豈可使泰復發後言。」遂嘔血而死。諡「穆」。傳列三國志卷二十二，次其父陳羣後。147【歸罪】引咎自服也。148【殿中校尉】一員，屬殿中將軍，第七品。位次殿中將軍、殿中中郎將，分司督守殿內。149【尹大目】小爲曹氏家奴，非司馬之黨。事詳三國志卷二十八毋丘儉傳裴注引魏末傳。150【以洛水爲誓】古人設誓，每指物以爲信，所謂「指天誓日」是也。151【羣】字長文，爲漢陳寔之孫，陳紀之子，少時便有名聲。曹操辟爲司空掾。魏國建，累遷尚書，制九品官人之法（卽前注各官之第幾品是。）文帝卽位，遷鎮軍大將軍，錄尚書事。明帝卽位，進封潁陰侯。羣前後密陳得失，每上封事，輒削其草。時人或譏羣居位拱默。正始中詔錄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羣諫事，皆爲歎息。卒，諡「靖」。傳在三國志卷二十二。152【鄉里老宿】桓範，沛國人；曹爽，譙人。譙本屬沛，魏武始分沛立譙郡，故爽與範稱「鄉里」。「老宿」猶云「耆舊」，有德望之前輩也。153【特禮之】特加禮敬也。「九卿」謂太常、光祿勳、衞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執金吾亦卿階，但不與九卿之列。154【平昌城門】卽當時洛城南出西頭第三門之平昌門。155【門候】洛陽城十二門，每門有門候一人，候副一人，六百石，第七品，屬城門校尉。156【司蕃】詳見曹爽傳裴注引魏略桓範傳。157【故：衆吏】夙所薦拔之屬吏也。卽所謂「故吏」與「門生」並稱。158【版】笏也。古代職官朝見時所執。晉宋以來，便謂之

「手版」亦作「手板」。159【矯】造作也。此有僞託意。160【呵】責怒也；叱也。161【故吏】已詳上（157）。162【圖逆】便是謀反。163【徒行】徒步隨行也。164【智囊】喻人韜藏計謀之多。165【駑馬戀棧豆】本說駑騂之馬貪戀驛槽之料豆，不肯便行也。此以喻爽之顧戀室家，慮不及遠耳。166【許昌】即許都，已詳第一册關羽刮骨療毒詮釋（10）。魏受禪，都洛陽，許都遂改今名，隸潁川郡，其地有讓王臺。167【昭然】明白顯著也。168【門戶】即門第，引申有「身分」意。169【匹夫質一人尚欲望活】「匹夫」本言「單丁」，便是非門第中人。「質」音制，本是典押的憑信。故擄人勒贖（即今所謂「綁票」）在漢律便稱「劫質」。此處所云正是劫質的省稱，意謂一人偶然被綁，即使不是有身分的，尚且也要設法營救求活也。170【別營】指中領軍所轄之別一屯營也。中領軍主營懿已遣王觀據之，惟別營尚在耳。171【關南】謂宮闕之南。172【洛陽典農治】謂大司農所屬洛陽典農中郎將、典農都尉所治之官署也。173【中宿】次宿也。即隔宿。174【別庫】許都貯兵之武庫。以別於洛陽武庫而言，故云「別庫」。175【被假】資以應用也。176【所憂……在我身】謂身佩大司農印章，即缺乏穀食亦可檄取無憂也。177【甲夜至五鼓】「甲夜」初更也。「五鼓」即五更。可詳參第一册登泰山記詮釋（20）「五鼓」條。178【曹子丹佳人】「佳人」今俗所謂「好人」或「漂亮人」也。「曹子丹」即爽父眞。眞本姓秦，爲曹伾養子。操起兵，伾募徒衆從之。後伾爲豫州刺史黃琬所害，操哀眞少孤，收養與諸子同。嘗獵，爲虎所逐，顧射虎，應聲而倒，操壯其驍勇，使將虎豹騎。以功累進大將軍、大司馬，封邵陵侯。眞每征行，與將士同

勞苦，士卒皆樂爲用。卒，謚「元」。傳在三國志卷九。179【犉犢】「犉」與豚同；「犢」，小牛也。此處所云，直以「畜生」罵之耳。180【坐汝等族滅】謂因爽等連坐而致族滅也。「族滅」詳見後。181【白】啓請也；稟告也。182【洛陽吏卒】洛陽令所主之吏卒也。183【故大將軍】「故」，舊也。「故大將軍」猶言「前任大將軍」。184【戊戌】依前順推爲是年正月初十日，當二四九年二月九日。185【有司】本指該管官司。「有司奏」即懿嗾令所司劾奏也。186【廷尉】九卿之一，中二千石，第三品。掌平獄，奏當所應。凡郡國讞疑，皆處當以報。其屬有正、監、平、律博士、主簿各一人，及諸獄丞各一人。187【考實】考訊得實也。此處所云實鍛鍊成獄耳。188【辭云】便指下文「爽與尚書……三月中發」，蓋即考訊而得之供辭也。189【丁謐】字彥靖，沛國人。明帝時拜度支郎。曹爽輔政，乃拔爲散騎常侍，轉尚書。謐爲人外似疏略，而內多忌，雖爽亦敬從其言。事蹟附見曹爽傳，並詳裴注所引魏略。190【司隸校尉】掌察舉百官以下及京師近郡犯法者，比二千石，第三品。領河南、河東、河內、滎陽、弘農、平陽六郡。初治弘農，後治河南。元帝時，即以司隸校尉所領之郡置司州。191【畢軌】字昭先，東平（兗州屬國，領須昌、壽張、無鹽、富成、東平陸、寧陽、剛父七縣。治須昌，故城在今山東東平縣西北十五里）人。明帝時，爲黃門郎，遷幷州刺史。帝芳時，入爲中護軍，轉侍中、尚書，遷司隸校尉。素與曹爽善，每言多見從。事蹟附見曹爽傳，並詳裴注所引魏略。192【須】俟也；期約也。193【發】謂發作，實現亂謀也。194【大逆不道】謂罪大惡極。195【夷三族】便是「族滅」。「夷」平也；滅也。「三族」之說甚紛：據史記注，父母、兄弟、妻子爲三族；據漢書注，父

族、母族、妻族爲三族；據周禮注，父、子、孫爲三族；據儀禮注，父昆弟、己昆弟、子昆弟爲三族。總之，牽附株連，淫刑以逞耳。

數演

此文共分十段。第一段，寫曹爽之驕奢與自負，凡三節：一，記爽之聲色自奉，與何晏等縱酒爲歡；二，記爽弟羲之諫止無效；三，記桓範阻爽兄弟出遊，動以利害，爽自恃無恐，不聽。第二段，寫孫禮與司馬懿之私語，凡七節：一，追敍多年前淸河平原之爭界不決；二，接敍孫禮請圖之遭駁；三，敍孫禮上疏切辨，爽遂劾禮怨望，結刑五歲；四，敍孫禮復爲幷州刺史，過辭司馬懿，有忿色而無言；五，敍懿用言試探孫禮，且加挑撥；六，記禮對答之言頗投懿衷；七，敍懿、禮之彼此心照，以暫時容忍相要結。第三段，寫懿之詐病賺爽，凡四節：一，敍李勝以河南尹出爲荆州刺史往懿所辭行；二，記懿見勝時之裝病；三，記對話時之故意錯亂顚倒，以見病篤；四，敍勝以所見告爽，以爲懿不足慮，爽等遂不復設備。第四段，插寫何晏與管輅之往還，凡七節：一，敍晏聞輅明於術數，請與相見；二，敍輅詣晏論易，大得晏之贊賞；三，敍晏請輅作卦卜官位，並告以靑蠅入夢，請卜休咎；四，記輅答晏之語，諷以守禮；五，記座客鄧颺與輅詰辨之辭；六，敍輅還邑舍，具以其語告其舅；七，敍輅舅責輅言太切至，輅不以爲意。第五段，寫司馬懿陰謀圖爽，乘其隨駕謁陵，勒兵拒城事，凡五節：一，敍懿與其子師、昭密圖誅爽；二，敍爽與其弟羲、訓、彥俱從駕出城謁陵；三，敍懿矯皇太后令勒兵閉城拒守；四，敍懿分別奪兵，以高柔據爽營，王觀據羲營；五，記懿奏劾羲之罪惡。——復

分六層：言從遼東歸受顧命，以身許國是一層；言爽僭恣任私，離間二宮是一層；言不敢以朽邁自弛其責是一層；言羣僚皆以爽爲無道，陳奏太后請罷爽兄弟典兵是一層；言太后敕懿如奏施行，因卽罷爽、羲、訓吏兵，不得逗留是一層；言親自將兵拒守又是一層。第六段，寫爽得奏窘迫，懿使人誘令歸罪事，凡二節：一敍爽得懿奏事，不與通，留駕伊南，發屯田兵自衞；二敍懿使許允、陳泰尹大目勸誘爽自動服罪，謂唯免官而止。第七段，寫桓範自城中突出，往見曹爽事，凡五節：一追敍爽之特禮桓範，但不甚親；二敍懿起兵時欲以範代爽，範子勸範南出就駕，範乃突出；三敍範至平昌門，城已閉，以門候司蕃爲其故吏，得矯詔開門；四敍範出城後令蕃從行，蕃以徒步不及騎行，遂避側；五記懿與蔣濟計議範出之影響。第八段寫範力勸爽劫駕赴許，而爽遲疑不決，卒通懿奏，奉帝還洛事，凡五節：一敍範勸爽兄弟以天子詣許昌，發四方兵以自輔，爽疑未決；二敍範歷以利害曉義兄弟，義兄弟默然不從；三敍爽遲延至五鼓，決計通奏以圖自全；四記範之哭恨；五敍爽通懿奏事於帝，請下詔免己官，奉駕還宮。第九段，寫爽兄弟歸家後被監視舉動事，凡二節：一敍爽兄弟歸第後，懿發洛陽吏卒圍守之，並於四角作高樓以察視其舉動；二敍爽行動不能自專，愁悶不知爲計。第十段，寫懿諷有司奏發爽等姦狀，因而悉除黨與事，凡三節：一敍有司奏黃門張當私以才人與爽，卽將當付廷尉考實；二記當供攀爽及何晏、鄧颺、丁謐、畢軌、李勝等陰謀反逆，約三月中發動；三敍懿藉此成獄，族誅爽兄弟、晏、颺、謐、軌、勝及桓範、張當等。

統觀全篇，亦爲兼用記述、敍述二者之記敍文，其側重敍述之處，正復與工獄相同。

習問

一、試將曹爽之難縮成簡短的敍述文。

二、將桓範力勸爽兄弟詐發兵的一段譯爲語體的對話。

三、管輅與何晏應對的一段在全篇中究占何等地位？

書漢陽葉相廣州之變 薛福成

西洋諸族初至中華，仰互市之利。[1]其國地皆懸隔數萬里外，航海遄來，[2]頗馴順不敢肆。[3]後以禁煙肇釁，[4]發難之地，實在廣東。自使相[5]琦善[6]撤防引敵，以就和議，[7]馴至割香港，[8]輸重幣，[9]粵人固以[10]決眥切齒，[11]思一滌[12]其憤，而未得間也。撫局[13]屢變，俄戰俄和，使相耆英[14]卒與英吉利訂江寧之約。[15]約中既定於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港口通商，[16]又有許英領事官居五處城邑專理商賈事宜之語，於是寧波、上海、廈門領事館雖不在城中，常得與道府以下官[17]相見。福州城中烏石山[18]頂建洋樓，大府[19]非能禁，且與行相見禮。粵人聞而詬病[20]之，合辭訴[21]大府，請毋許洋人入城，不省。[22]乃大起團練，[23]傳檄遠近，[24]不支[25]官餉，亦不受官約束，駸駸[26]與官爲仇矣。

是時耆英總督兩廣，[27]英人復以入城請。納之，懼激變；[28]拒之，慮起釁。[29]密告英人，粵民驁悍，[30]請徐圖之，[31]期以二年後踐約。[32]既，[33]鹿邑[34]徐廣縉[35]爲總督，漢陽[36]葉名琛[37]爲巡撫。[38]英人以兵

輪[39]闖入粵河，[40]申前約。總督密召諸鄉團練，先後至者逾十萬人；自乘扁舟赴英船，告以衆怒不可犯。耆老十餘輩，[41]造入領事館，[42]陳說百端。[43]英酋[44]方謀留總督爲質；兩岸練勇，呼聲震天。英酋懼，請仍修舊好，不復言入城事。於是粵人益自得，謂洋人固易制也。好事者宣言於外，欲遂乘勝沮敗[45]通商事。英公使文翰[46]貽書總督，願重定和約。粵人請爲載書，[47]嚴禁洋人入城。文翰見衆情洶洶，恐妨商務，遂蒞盟。[48]總督、巡撫會疏入告，[49]宣宗成皇帝[50]嘉之，[51]封總督一等子，[52]巡撫一等男，[53]時道光二十九年[54]也。

咸豐二年，[55]徐廣縉移督湖廣，[56]巡撫坐遷[57]總督。是時羣寇縱橫，而廣東差完，[58]又爲中外通商都會，[59]稱殷富[60]地。凡鄰近諸行省，[61]調兵食，[62]購器械，[63]仰給[64]廣東。總督亦頗能選將募兵，擊平境內土匪及羣寇之闖入者。五年，[65]拜體仁閣大學士，[66]名位愈隆，寵眷稠疊。[67]葉相以翰林清望，[68]年未四十，超任疆圻；[69]既累著勛績，[70]膺封拜，[71]遂疑[72]古今成功者皆如是而已，不知天下事多艱難也。然性木彊，[73]勤吏事，[74]治兩粵久，屬吏憚其威重，[75]皆不敢違。初以拒洋人入城有賢聲，因頗自負，常以雪大恥，尊國體爲言。凡遇中外交涉事，馭[76]外人尤嚴。每接文書，輒略書數字答之，或竟不答。顧[77]其術僅止於此；既不屑講交鄰之道，與通商諸國聯絡，又未嘗默審[78]諸國情勢之嚮背、[79]虛實、強弱，而談所以應之。英人以入城之約爲粵民所撓，[80]居常悒悒，[81]兼憾葉相之摧沮，[82]而懾其積年虛望，[83]未有以難也。

東莞[84]會匪[85]倡亂，合他寇圍廣州，勢張甚。[86]有議借洋力禦寇者，葉相斥之退。諸寇旋敗散。按察使[87]沈棣輝[88]督軍剿賊，功尤多，列上官紳兵練之力戰者請薦，[89]葉相格[90]不奏。兵練皆解體，[91]棣輝憂憤而卒。葉相檄[92]諸府州縣，「凡昔通匪者，吏民格殺勿論。[93]」一點悍者皆假捕會匪名[94]相仇殺，前後斬十餘萬人。從賊者不敢歸，或軼擾[95]廣西、江西，或遁入海，棲諸島中，英人以火輪船圍而降之。英方與俄羅斯爭雄，欲驅降賊以敵俄。賊首關鉅、梁棍憚遠行，堅請英領事官巴夏禮[96]先攻廣東，可以得志。巴夏禮謂師出無名，留香港數月，日夜訓練。

六年[97]九月，有水師千總[98]巡粵河，遇一划艇，[99]張英國旗。千總知奸民慣借英旗以自護也，登艇大索，[100]執逸匪[101]十三人，拔其旗，以獲匪報。西洋通例，以下旗爲大辱；巴夏禮馳與爭論，千總弗爲禮。[102]巴夏禮大恚，[103]照會[104]葉相，謂按和約，拿匪當移取，[105]不當擅執，[106]毀旗尤非禮。且華民在英舟爲傭，實無罪，責歸[107]所獲十三人，其駐粵公使包泠[108]譙讓書[109]亦至。葉相曰，「此小事，不足校，[110]其畀[111]之。」遣一微員[112]送十三人者於領事館。是時，巴夏禮已與公使及水師提督[113]密謀，欲乘此時求入城翻前約。又見所遣僅微員，疑有意折辱[114]之，遂不受，曰「此水師事，當送水師提督舟中；若併送千總來，乃受。」微員復命。葉相曰，「繫之。」遂繫十三人於獄。

丁丑，[115]英酋忽遣通事[116]來告，「越日日中不如約，[117]卽攻城。」亦不省。己卯，[118]葉相方在校場[119]閱武闈馬箭，[120]忽聞礮聲從東來。吏報英兵艦進奪臘得[121]中流礮臺，文武相顧愕眙。[132]葉相笑曰，「烏有

是日晨，[123]彼自走耳。」令粵河水師偃旗[124]勿與戰。英船進迫十三洋行；[125]明日，英人趨鳳凰山[126]礮臺。守兵以有勿與戰之令也，則皆走，不知所往。明日，英人奪踞海珠[127]礮臺，遂駕礮注擊[128]總督署。司道[129]冒煙進見，請避居。葉相手一卷書[130]危坐，[131]笑而遣之。十月丁酉朔，[132]日當午，礮聲震，城隳崩，[133]缺口二丈餘。英兵既入城，復退出。葉相遣知府[134]蔣立昂[135]往詰領事用師之故。[136]英水師提督亦在坐，同辭答曰，「兩國官不晤，情不親。[137]聽傳言，屢乖舊好，請得入城而議之。」葉相堅守前約；亦心憚洋人詭譎，慮既見而受辱也，遂不許。巴夏禮請先議定相見禮，然後入見，或於城外設公所[138]爲會議地，亦不許。

是時英兵不滿千，而兵勇及團練赴援者數萬人，皆畏敵火器，未能力戰。於是炸礮連日，分五路入城。十一日，礮聲夜發。辛未[139]夜，西關外洋樓大火，粵民火[140]之也。先焚美利堅、法蘭西居室，次日，始延及英館。凡昔十三行皆燼焉，[141]喪失[142]貲財無算。英兵亦攜火具焚緣濠[143]居民數千家以報之，遂悉衆登舟。[144]己卯，[145]退泊大黃滘[146]礮臺，稍稍駛去。巴夏禮知法、美二國館被焚，喜曰，「二國必與我[147]矣。」

大抵[148]羣酋隱謀，[149]初守便宜，[150]欲以兵劫盟[151]改前約，俟得所欲乃報國主。故其開礮入城，務作聲勢恐嚇。葉相亦微覺之，謂彼是無能爲，固不敢困我也。葉相狃[152]前功，蓄矜氣，好爲大言以御衆，漸忘其無所挾持。[153]每到危逼無措，亦嘗有天幸獲轉圜。[154]默念與洋人角力，[155]必不敵；既恐挫衂[156]以損威，或以首壞和局膺嚴譴，[157]不如聽彼所爲，善藏吾短。[158]又私揣洋人重通商，戀粵繁富，而未嘗不憚粵民之悍。彼欲與粵民相安，或不敢縱其力之所至以自絕也：其始終意計殆如此。

英商以洋行被燬，所喪貨財多，憤甚，馳報國主。羣酋知不能隱，亦馳報國主，遂斂船退舍以待命。[159]國主下議院議。[160]上議院大臣力主稱兵，[161]下議院紳民不允。有調停其說者，謂宜先遣特使至中土，請重定盟約，幷索償款以卹[162]羣商。不許，則先禮後兵，理直辭順，乃可激衆怒用之。國主以爲然，簡二等伯爵額爾金[163]赴粵，調八兵輪分泊澳門、[164]香港俟進止，遣使告法、美兩國合從[165]之利。

額爾金貽書葉相，大略謂：「舊約：凡領事官與中國官相見，所以聯氣誼，釋嫌疑，故兩國無難辦之事。自廣東禁止入城以來，浮言互煽，壅閼[166]不通，致有今日之釁。粵民燬我洋行，羣商何辜，喪其資斧？請約期會議償款，重立約章，則兩國和好如初，永無齟齬。否卽以兵戎相見。毋貽後悔。」葉相謂其語悖狂，[167]置不答。額爾金再三趣[168]之，皆不答。法、美兩國領事官亦以燬屋失財，照會葉相，請酌給賠償。且言英已決計攻城，願居間排解。[169]議者或勸撫定法、美以伐敵交。葉相謂彼皆比周以脅我[170]也，遂不聽，且不設備。粵民揚言：「英使果來，當羣起擊之。」

額爾金淹留香港久，不得中國要領：[171]欲與他省大吏議之，則皆以葉相握通商大臣關防，[172]不敢攙越；[173]爲辭；欲入都，則是時未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174]無主之者。[175]適法、美兩國兵船至香港，汲淡水，將赴日本。乃諷[176]之同攻廣東，謂得志中國，則日本不戰自服，遂與聯盟。七年[177]五月，英師攻東莞，不克。[178]己丑，[179]瓊州鎮總兵[180]黃開廣[181]以釣船、紅單船[182]百餘，與英師戰於三山，[183]我軍潰，[184]英師追至佛山鎮[185]而止。

九月，諜報[186]英船驟至，將大舉攻城。葉相笑曰，「訛言[187]耳，必無是事。」十月戊申朔，忽有英、法兩國小火輪船入粵河，豎白旗，示無戰意。遞照會，仍言入城索償及通商事。葉相答以通商而外，概不能從。於是英、法、美三國兵船皆集黃浦。[188]十一月戊寅朔，進泊花地。[189]癸未，[190]進泊沙面，[191]登河南岸，[192]奪民屋以駐兵。法人、美人皆不欲戰，謂我於中國素無怨，何必棄好尋仇。英人謂曰，「方今中國內寇益橫，人營[193]於外交之道，助之不知德，病之不知怨。[194]貴國篤念交誼，中國且益自尊，謂小國不敢叛天朝也。貴國如不欲責償款，我將獨進；如有所得，我自擅[195]之。」二國乃與約，得利均霑。[196]美船雖從而不助戰。英又兼供二國一月兵餉。

當是時，文宗顯皇帝[197]憂粵事，密戒葉相，「海內多故，[198]餉源在廣東。凡馭洋人，務持平，勿偏執，釀釁端。」葉相於英兵之退，既增飾擊剿獲勝狀以聞；累疏稱英國主厭兵，粵事皆額爾金、包冷、巴夏禮等所爲。臣始終堅持，不爲所脅；彼技已窮，行[299]自服矣。粵民疾視[200]英人，互播[201]流言：或稱英屬國印度[202]已叛，英兵敗績，[203]連喪其渠；[204]或稱英船遭颶風，火器已蕩盡，葉相據以入奏。又稱英兵縱火焚民居，自致延燒，洋樓今反索償款，此端萬不可開。因自陳布置之方，駁辯之辭甚具。[205]天子又特戒之，謂浮言難盡信，當相機愼圖，勿存輕視意。顧南北相距七八千里，實狀無由上達；又以葉相駐粵綜理洋務久，更事[206]多，必有把握，故常優旨[207]答之。葉相失事[208]時，猶奉溫諭褒勉，[209]蓋冀其措注[210]得宜也。

將軍、[211]巡撫、司、道進見，商戰守策，而葉相澹若無事。[212]然或密詢其故，則曰，「彼但作戰勢來嚇我

耳。張同雲在敵中，動作我先知之。我不與相，彼窮蹙甚矣。」張同雲者，本通事，葉相購爲外間[213]者也。有識時者退而歎曰：「強寇豈可以空言應哉！己則無備，輒謂人窮蹙。譬猶延頸受暴客[214]白刃，[215]尙告人曰：『彼懼犯法，窮蹙甚矣！』自欺如此，禍其可紓[216]乎！」

粵民自使相琦善蒞粵後，嘗疑大府陽剿陰撫，[217]葉相亦畏粵民之悍，遇事尤裁抑[218]洋人，欲求衆諒。然粵民見葉相之夷然[219]不懼，轉疑其與英人有私。[220]及英人累致書不答，且不宣示，則愈疑之。僚屬[221]見寇勢日迫，請調兵設防，不許；請招集團練，又不許。衆固請，葉相曰：「姑待之，過十五日，必無事矣。」乃乩語[222]也。先是葉相之父志詵，[223]喜扶乩；[224]葉相爲建長春仙館居之，祠呂洞賓、李太白二仙，[225]一切軍機進止，咸取決焉。乩語告以過十五日可無事，而廣州竟以十四日先陷。人咸訝[226]之。或曰：「洋人賂[227]扶乩者爲之也。」然其事祕，世莫得而詳云。

戊子，[228]得密報，敵已分布巨礮，將攻城；或稱宜遣紳商赴船觀動靜。葉相盛怒，傳諭官紳士庶：「敢有赴敵船者，按軍法！」英人復照會葉相：「一欲相見，二欲在河南岸建洋樓，三欲通商，四欲進城，五欲索償款及兵餉銀六百萬兩。」仍不見答。己丑，[229]英香港總督[230]會同法、美二國提督，張榜郭外，[231]限以二十四時破城，[232]勒商民暫避其鋒。庚寅旦，[233]敵據海珠礮臺，礮聲如百萬雷霆；併轟總督署，開花彈芒砀[234]四射。火箭入南門，延燒市廛，[235]火光燭天，闔城鼎沸。[236]葉相微服[237]奔粵華書院，[238]千總鄧安邦[239]率粵勇千人殊死戰，[240]殺傷敵相當；[241]以無後繼，遂不支。辛卯，[242]日未中，洋人登城，城內礮臺及觀音

山243頂偏豎紅旗。葉相知城陷，始派弁244持令箭245出新城，246懸萬金賞，調潮勇247攻觀音山。戰良久，不能克。巡撫柏貴248檄紳伍崇曜249等議和，往見葉相，仍以「斷不許進城」五字語之。壬辰，250將軍穆克德訥251豎白旗西北城上，闢西門，縱居民遷徙。洋人塞城上敵門，分兵巡城瞭望，張榜禁止殺掠。謂此行維仇總督，不擾商民也。

癸巳，252將軍、巡撫會同出榜安民，謂和議可定，城內士民毋驚恐。伍崇曜等趨英船，謁公使額爾金，不得見，見其繙譯官威妥瑪253領事官巴夏禮及通事張同雲、李小春。254往返三四，和議不成。英人索葉相甚急，乃以乙未255夜移居左都統署圖256之八角亭。戊戌，257英人括總督署中財物，並取布政司258庫銀二十萬兩而去；釋南海縣259獄囚，分隊引路尋總督。己亥，260突劫將軍、巡撫、都統至觀音山，詭云會說公事。旋搜至八角亭，擁葉相置大轎中，冠帶劻頂261如平時。遂登觀音山，度飛橋踰城262出。薄暮，舁263入舢板小舟，264攜上火輪船。從者265或以手指河，攝之以目，266蓋勸之赴水267也。葉相瞠268不悟。將軍、巡撫等會疏劾葉相，旋得旨，以乖謬剛愎269之罪褫其職。870壬寅，271洋人送將軍、巡撫等還署，挾葉相至香港，猶每日親作書畫以應洋人之請。從者力勸不可題姓名，乃自書「海上蘇武」。272八年273二月，英人挾至印度之孟加臘，274居之鎮海樓275上，惟武巡捕276藍瑛與一慳工277二僕實從。葉相猶賦詩見志，日誦呂祖經278不輟。279九年280正月，藍瑛病卒。葉相寢疾，西醫治之不效。三月丁丑，281卒。英人斂以鐵棺，松槨，282伴以水銀，並所作詩歸於廣東。時人讀其詩，未嘗不哀其志而憾其玩敵誤國之咎也。因爲之晤283曰，

「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284]疆臣抱負。[285]古之所無，今之罕有。」蓋反言以嘲[286]之云。

英、法兩國兵久踞粵城不去，而北門外九十六鄉之義師起。設團練局於佛山鎮，揚言戒期[287]攻城。然心志不齊，號令不壹，[288]訖於無成。英人初志，在得入城見大吏，藉以通隔閡，馭商民。乃粵民一激再激，葉相復一誤再誤，使拱手而有[289]粵城，非英所望也。然其意終在更定約章，索償款，增商埠。又因粵事益知中國易與，[290]遂糾[291]法、俄、美三國兵船北上，駛入大沽，[292]阻我海運，立約而還。既而約事中變，科爾沁忠親王[293]以重兵扼大沽。九年，擊敗英、法兵船。英人退至香港，益募[294]閩、粵亡命，[295]操練不輟。十年，[296]復悉銳[297]犯大沽、北塘[298]礮臺，連敗官軍，陷天津，[299]逼京師。寇燄披猖，[300]海內震動。英、法兩國乃迫索巨餉，別訂約章，大得便利，視舊約加倍蓰[301]焉，

嗟乎！西洋諸國之勃興，亙古[302]以來未有之奇局也。其得失利弊，與前史所著迥殊，非默究數十年，不能得其緊要。[303]或視爲尋常，忽不加察，而大受虧損；或上下內外，堅持力爭，而無關至計。[304]粵民激於前次大府議和之憤，萬衆一辭，牢不可破，必阻其入城一事以爲快；屢請屢拒，紛紜者二十年。而大沽之失，天津之約，皆成於此。由今觀之，甚無謂[305]也！

英、法兩國於和議定後，至同治元年，[306]始退出城。英人占將軍署爲領事廨，[307]沙面造洋樓爲通商埠；法人占布政使署爲領事廨，並踞新城總督署，改建天主堂，[308]而粵人固無如之何。夫民氣固結，國家之寶也。善用之，則足以制敵；不善用之，則築室道謀，[309]上下乖睽，[310]互相牽累，未有不覆敗者。觀於粵人

己酉之役，311官民一心，措注協矣。厥後志滿器囂，動掣大吏之肘。312微特313中材以下314不能用粵民，即使同治以來中興諸將相315當之，恐有大費躊躇316者。葉相之隨顧徬徨，317進退失據，318亦固其宜。尋319至城陷帥虜，320而粵人坐視不能救，其憤盈激昂之氣，亦稍頹321矣，是果可常恃乎？

昔侯官322林文忠公323初禁洋煙之時，洋人未識中國虛實，有顧忌心。若使林公久於其任，未必無以善其後。乃使相琦善繼之，而大局一壞不可振；耆英、伊里布324又繼之，和議遂定。彼時舍此固無以弭325外患而主和議者，例受人指摘；326下流之居，未必如世俗所譏之甚327也。粵民之與官相抗，亦琦、耆、伊三相有以激之。葉相見林文忠、裕忠節328諸公，或以挑釁獲重咎，329或以壯往致撓敗；330而主和之人，又皆見擯清議，331身敗名裂；於是於可否兩難之中，別創一格，以靳332所以自全333者。高談尊攘，334矯託鎮靜，自處於不剛、不柔、不競、不絿335之間。乃舉事一不當，卒至辱身以大辱國，而洋人燎原之勢，遂不可復遏。336然則洋人之禍，引其機337者琦相，決其防338者葉相也。要之御339非常之變，雖豪傑之士，鮮不智勇俱困焉。蓋因前事無可師，而俗論不可徇340也。若以太平文吏341翰苑侍從之才342當之，豈不難哉，豈不殆343哉！

解題

作者生平已詳第一册巴黎觀油畫記解題。此文自庸盦全集錄出，蓋近世國恥史上之重要文獻也。

[1]【仰互市之利】便是希求通商。[2]【遄來】「遄」音顫，平聲，往來頻數而疾速也。「遄來」有恩恩而來意。[3]【馴順不敢肆】謹愼貼服而不敢放縱也。[4]【肇釁】卽啓衅。「禁煙肇釁」指道光時林則徐爲禁止鴉片進口與英國開戰事。[5]【使相】當時大學士之出爲欽差大臣者人多以「使相」稱之。[6]【琦善】姓博爾濟吉特氏，滿洲正黃旗人。嘉慶、道光間，以治河辦海運有功，官至直隸總督，文淵閣大學士。廣東禁煙之役，代林則徐督粵，悉反則徐所爲，以危言要挾和議，竟割棄香港。坐奪職。後屢黜屢起。咸豐間，太平軍北上，琦善在河南境堵截，進圍揚州。旋太平軍仍逸出，琦善得革職留任處分，卒於軍。謚「文勤」。[7]【馴】由漸而至也。與馴順誼微別。[8]【香港】本名紅香爐山，爲廣東粵江口外之一島，距省城七十五海里。其島周圍三〇英里，面積四〇英里。港闊水深，足容船舶數千，爲世界最良港之一。清道光二十二年（西元一八四二）因鴉片戰爭失敗，割讓於英。英設總督治之，四周皆設炮臺。[9]【輸重幣】「輸」送納也。「重幣」厚禮也。此指鴉片戰役後我國送與英國之兵事賠款及償還商欠。詳後(15)。[10]【以】通「已」。[11]【決眥切齒】所以狀盛怒與極憤。「眥」音漬，目眶也。「決」，裂也。[12]【諜】音泄，滌去也。[13]【撫局】鴉片之役初起，我國仍以天朝自處，紛來請求通商之諸外國，一以夷狄視之，無平等待遇可言，故主戰則稱「勦」，主和便稱「撫」。「撫局」便指當時琦善等主和之情勢。[14]【耆英】滿洲正藍旗人，爲清之宗室。道光間，爲杭州將軍。禁煙事起，英人寇江寧，耆英赴蘇議

和，訂五口通商及割讓香港之約。尋授兩廣總督。以廣州紳民阻英人入城，反對和約，不得已，乞內召。嗣後官至文淵閣大學士。文宗卽位，與穆彰阿同奪職。英、法聯軍入天津，命赴津議和，未成，擅回京。旋賜自盡。

15【江寧之約】要項有八款：（一）中、英兩國將來當維持平和。（二）中國政府向英國政府納軍費一千二百萬圓，商欠三百萬圓，鴉片賠償六百萬圓，共二千一百萬圓，限一八四五（道光二五）年歲末清付。（三）開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港，許英人通商居住，且一切不課關稅。（四）以香港之主權讓與英國政府。（五）放還英人之爲俘虜者。（六）戰役中爲英軍服役之華人一律免罪。（七）將來兩國往復之文書用平行款式。（八）條約得皇帝批准，償金交付六百萬圓之後，英國當自當時所占領之長江沿岸等地撤兵；惟舟山（卽定海）及鼓浪嶼在條約實行之前，仍由英軍占領。

16【廣州……港口通商】廣州今廣東省會番禺縣，福州今福建省會閩侯縣，廈門今福建思明縣，寧波今浙江鄞縣，上海今直隸行政院稱上海市。此卽所謂五口通商也。

17【道府以下官】「道」指所在地之分守分巡等兵備道，「府」指所在地之知府，「以下官」則指各該道、府所屬之知州、知縣或海防同知也。

18【烏石山】在福建省城內西南隅，與東南隅之九仙山對峙。唐玄宗天寶八載（七四九）敕改烏石山爲閩山，故今亦稱閩山。

19【大府】謂當地最高之官府，卽指總督或巡撫。

20【詬病】譏罵與忿恨也。

21【合辭訴】聯名具呈訴請也。

22【不省】不加詳察而竟寢閣之也。

23【團練】民間自行團集訓練之鄉兵也。

24【傳檄遠近】用文告傳播遠近以糾約同起團練也。「檄」讀如亦，本古

代官文書所用之木簡，長尺二寸。凡徵召、曉諭、詰責等皆用之。後世遂謂官文書爲檄，且多用於上級下行或同級往還者，下級上告則絕不用。[25]【支】支給也。此有受領動用之意。[26]【駸駸】馬行疾也。此有積漸加速進行之意。[27]【總督兩廣】「兩廣」指廣東、廣西兩省。「總督」一本非一定官稱，明初有軍事，命京官總督軍務，事定卽罷。其後各省因事增設，遂爲定員。清代因之，爲外省統轄文武最高之官。有管一省者，如直隸、四川；有管數省者，如兩江、湖廣、閩浙、兩廣、雲貴、陝甘是。總督例帶兵部尚書及都察院右都御史銜，故有「總督部堂」之稱。人亦以「制臺」或「制軍」呼之。此處所言總督兩廣，謂其方任兩廣總督也。[28]【納之懼激變】謂依英人之請則恐激起民變也。[29]【拒之慮起釁】謂拒絕英人之請又恐引起中外釁端也。[30]【驁悍】言民情強悍有如性猛善搏之鷙鳥也。[31]【徐圖之】猶言「慢慢地商量」也。[32]【期以二年後踐約】「期」約定時期也。「踐約」履行英人入城之舊約也。[33]【既】已也。此爲「既而」之省，有「不久」或「俄頃」之意。[34]【鹿邑】今河南省屬縣，當時屬歸德府。[35]【徐廣縉】嘉慶進士，授編修。道光末，累官至兩廣總督，以堅拒英人入城有賢聲。咸豐時移督湖廣，與太平軍戰，無功，奪職。旋勦捻於河南，尋卒。[36]【漢陽】今湖北省屬縣，當時爲漢陽府附郭首縣。[37]【葉名琛】字崑臣。道光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歷官陝西漢中府、興安府知府，山西雁平道，江西鹽法道，署按察使，旋擢雲南按察使，湖南布政使，甘肅布政使，以丁母憂去。道光二十六年（一八四六）服闋，授廣東布政使，旋命暫署順天府府尹。翌年，抵廣東布政使任，尋護理巡撫。又明年，遂擢

巡撫，後事詳見本篇下文。38【巡撫】已詳前鵝籠夫人傳詮釋(33)「撫按……郡守」條。39【兵輪】即軍用輪船，今正作「軍艦」。40【粵河】即西江、北江、東江會合之珠江。齊召南水道提綱以西江、珠江等稱俱不能賅洽，故定稱粵江，蓋百粵諸水所匯也。41【耆老十餘輩】「耆老」高年之紳士。「十餘輩」十餘人也。42【造入領事館】往英國領事館入見其領事也。「領事」爲派駐外國各商埠，專管保護本國商民貿易，或兼理僑民事務之官。43【陳說百端】反覆譬陳利害也。44【英酋】混指英領事等諸領袖。「酋」音遒，首魁也；渠帥也。有貶抑語意。45【沮敗】便是破壞。46【公使文翰】「公使」爲派駐外國之外交代表，處理本國與駐在國間之交涉事件。凡分三等：一大使，二公使，三代辦公使；視交涉之繁簡及與國之體制而異其使節。「公使」其通稱也。文翰爲"Bonham"之譯名，時派駐在遠東，任香港總督。此稱公使，未諦。47【載書】相約互守之盟書也。48【蒞盟】「蒞」臨也。「蒞盟」便是承認盟約。49【會疏入告】會銜具疏報告朝廷也。50【宣宗成皇帝】名旻寧，仁宗之子。在位三十年，年號道光。（一八二一——一八五〇）「宣宗」爲廟號，「成」其謚也。51【嘉之】獎許其事也。52【一等子】當時封爵之一。「子爵」爲五等封爵之第四級，時制，子爵又分三等。53【一等男】「男爵」爲五等封爵之第五級，時制亦分三等。54【道光二十九年】歲次己酉，當西元一八四九年。55【咸豐二年】「咸豐」清文宗年號。「二年」歲次壬子，當西元一八五二年。56【移督湖廣】調任湖廣總督也。「湖廣」爲湖北、湖南兩省地。57【坐遷】猶言「遞陞」。58【差完】比較地完盤也。59【都

會】大都邑之稱，言其地爲人民及貨物聚會之所也。60【殷富】殷實與富庶也。61【行省】元於中書省外，於各路設行中書省，簡稱「行省」。明、清因其習慣，遂爲地方行政區域之名，簡稱「省」。今已確定「省」爲最高地方行政區域之稱。62【調兵食】即徵發軍餉。63【率】大抵也。64【仰給】依以取足於用也。65【五年】當西元一八五五年，歲次乙卯。66【體仁閣大學士】正一品，即古之宰相。時制：大學士多兼殿閣銜，如保和殿、文華殿、武英殿、體仁閣、文淵閣、東閣等。名琛既拜體仁閣大學士之命，其地位陡尊，實以相臣領總督事矣。故下文稱以「葉相」也。67【寵眷稠疊】「寵眷」謂恩寵及眷念。「稠」，厚也。「疊」，纍也；重也。68【翰林清望】科舉時代以出身翰林院者最爲清貴，所謂「讀書中祕」，「翔步木天」是也。名琛以翰林院編修出任封疆，故云然。69【疆圻】即封疆，清時巡撫之轄一省者稱「領專圻」，總督之轄數省者稱「領兼圻」，故督撫便稱封疆大吏。70【勛績】「勛」同「勳」。「績」，功業也。此即指拒英人入城事。71【膺封拜】「膺」，受也。「封拜」指封爵拜相事。72【疑】此處有誤解誼，實過信而受惑也。73【木彊】即「木強」，不柔和也。實有板方及倔強意。74【勤吏事】謂勤於察吏。75【威重】謂威望與矜重。76【馭】與「御」同，使馬也，引申爲駕馭控制之誼。77【顧】轉折連詞有「但」字誼。78【默審】潛心詳察也。79【嚮背】即「向背」，有「正反」及「從違」諸誼。80【撓】折也。有阻害意。81【居常悒悒】「居常」猶言「平日」。「悒悒」不快貌，與前(45)「沮敗」同。82【摧沮】意與前(45)「沮敗」同。83【慨其積年虛望】謂英人爲名琛歷年來的虛聲所慨惜也。

84【東莞】今廣東屬縣，當時屬廣州府。85【會匪】有黨會組織之土匪，例如「白蓮會匪」「天理教匪」是。86【張甚】謂氣勢極其發揚也。87【按察使】唐於各道置按察使，後改爲采訪使，又改爲觀察使。宋以諸路轉運使兼按察，專主巡察；別有提點刑獄官。遼分遣朝臣按察諸路刑獄，此按察爲刑官之始。金遂改提刑司爲按察使司。元初設提刑按察使，後改爲肅政廉訪使。明仍設提刑按察使司，以按察使爲一省司法長官。清因之，人稱「臬臺」，與承宣布政使司合爲「兩司」。88【沈棣輝】爲當時廣東臬臺，督剿土匪甚力，嘗於咸豐七年（一八五七）率高要知縣黃慶讓等進攻肇慶踞匪，先後擒斬三萬有奇，遂收復府城。89【列上……請薦】謂開單列名呈請保舉也。90【格】阻也；寢閣也；壅閼也。可參看下（166）「壅閼」條。91【兵練皆解體】「兵練」謂官兵與團練。「解體」謂分解四體，所以狀離叛。92【檄】此作動詞用，謂傳檄於各府州縣也。93【格殺勿論】罪人持仗拒捕，舊刑律有「格殺勿論」之規定。意謂當此時殺之，可不以殺人論罪也。「吏民格殺勿論」，謂不論官民都可對通匪者適用格殺勿論之條也。94【黠悍者皆假捕會匪名】謂兇狡之徒都借捕匪名義肆其毒害也。95【軼擾】旁軼竄擾也。96【巴夏禮】爲"H. S. Parkes"之譯名。後任駐華公使。今上海南京路口有巴夏禮銅像。97【六年】歲次丙辰，當西元一八五六年。98【水師千總】廣東水師提督所轄之千總也，「千總」在當時爲武職之下秩，位次守備，與今之中尉相當。99【划艇】用槳划水前進之小舟也。「划」音華，撥槳進舟之謂。100【大索】大加搜索也。101【執逸匪】捉住它處脫逃的匪徒也。102【弗

爲禮】謂不禮待巴夏禮也。103【恚】恨也；怒也。讀如惠。104【照會】本是公文書之一，敵體官署間互用之。今專用於對外交涉；舊時原用照會者俱改用咨文或公函矣。此處「照會」作動詞用，謂以照會送達總督也。105【移取】移文知會，然後提取也。106【擅執】逕自拘拿也。107【責歸】責令送還也。108【包冷】爲"Bowring"之譯名。時繼文翰爲香港總督。稱以公使亦未諦。109【譙讓書】責難的照會也。110【校】計較也；較量也。111【畀】付也；予也。可參看第二册返釧記詮釋(13)。112【微員】末秩小官也。113【水師提督】此指英國之海軍司令，當時以其與我廣東水師提督職位相當，故漫以此稱譯之。「提督」爲當時武職之最高者，與今上將相當。多司一省之軍政而受成於督撫，亦有以督撫兼理提督者。114【折辱】猶言「挫辱」，挫折其氣燄而屈辱之也。115【丁丑】據陳垣中西回史日曆推算，是日爲九月二十三日，當西元一八五六年十月二十一日。116【通事】爲司繙譯之舌人。117【不如約】謂不照英人提出的要求也。118【己卯】順前推爲二十五日。119【校場】校閱士卒操練之地，亦稱「教場」。一場北築臺建演武廳，卽備校閱官臨場治事之用。120【閱武閣馬箭】謂校閱各府州縣武生應武鄉試時之騎射也。121【臘得】粵江中流砲臺之一。122【愣胎】驚視貌。「胎」音飄，去聲，直視也。123【日昃】日過午也。124【偃旗】將軍中旗幟收捲弗張也。125【十三洋行】我國與西洋諸國之通商，始在澳門，漸移而至廣州；華商因設洋行，攬中外交易之柄，猶內地之有牙行也。乾隆間最爲隆盛，先僅有七家，後遂分爲十三家，故有「十三洋行」之稱。其地當廣州城外珠江沿岸，故英人攻城時先

逼十三行也。十三行中尤有名者爲番禺潘振承所創之同文行，而南海葉延勳、伍秉鑑亦相繼爲世所稱。至是遂毀。126【鳳凰山】在城北，本馬鞍山之一峯，建砲臺其上。127【海珠】在城南五羊驛前，粵江中石排湧出，其平如掌，形如海上浮珠。珠江即以此得名。長二十餘丈，廣半之。宋時建寺其上，清時於此築礮臺。128【注擊】集中轟擊也。「注」有集中意。129【司道】布政、按察兩司及分巡糧驛道也。130【手一卷書】「手」作動詞用，謂執卷在手也。131【危坐】肅然正坐也。132【十月丁酉朔】「朔」一是初一，據推是年十月初一日爲乙酉。此作「丁酉」，誤。133【崩】塌也；頹也。134【知府】爲一府之長官，此指廣州府知府。135【蔣立昂】當世能吏，其時正在廣州府知府任。136【往詰……用師之故】前往詰問所以開釁的理由也。137【詭譎】「詭」，妄也。「譎」，詐也。「詭譎」有變幻譸張意。138【公所】此與會館、公所之「公所」不同，泛言公共地方也。139【辛未】是月無辛未，當作「乙未」，即十月十一日。140【火】動詞，縱火焚燒也。141【燼焉】猶言「於此一役悉數燒毀」也。142【喪失】即「損失」。「喪」讀去聲。143【緣濠】「緣」與「沿」通。「濠」，城濠也。144【悉衆登舟】謂將所有僑民悉數移登軍艦也。145【己卯】順前推當作「癸卯」，即十月十九日。146【大黃滘】在廣東省治東南，爲番禺縣地。有大河一道，南通中山，東南通黃埔、虎門，爲商船所必經。有小石土名龜崗，四面皆水，清嘉慶時築砲臺於此。147【與我】謂與英合計也。148【大抵】猶言「大凡，」約計之詞。149【隱謀】本祕計密圖之謂，此作私下打算解。150【便宜】相機應付之謂，初無預定辦法可執也。151【劫盟】脅迫訂盟也。下云

「改前約」，便是借此推翻不得入城之前約。脅退文翰，因而獲封之事。153【挾持】把握也。154【轉圜】「圜」，圓之本字。「轉圜」本以喻從諫之速，今多用作「挽回」解。155【角力】鬬力也。156【挫衂】創敗也。「衂」當作「衄」，音忸，入聲，敗北也。157【嚴譴】嚴重的處分與罪罰也。158【善藏吾短】謂收斂自己的短處不以示人也。便是所謂「藏拙」。159【斂船退舍以待命】將船隻收集一處，暫時後退，以待其國主之後命也。「舍」有二說，一作一宿解，一作三十里解。此處所謂「退舍」，不過隨便拈引，僅作後退解耳。160【下議院議】交其事於議院，令院中決議從違也。英國議院有上下兩院，上院議員選自貴族，下院則選自士民，故下云「大臣」及「紳民」。161【稱兵】藉口用兵，所謂「武力政策」也。162【釁】隙也。此有救濟誼。163【額爾金】爲 "Earl of Elgin and Kincardine" 之譯名。Elgin 與 Kincardine 爲其封地。Earl 則其爵稱，與我國伯爵相當。164【澳門】屬廣東中山縣境，在珠江口西南，爲一小半島。其地石壁峭立，然港口便於泊舟，形勢雄壯，氣候宜人。明世宗嘉靖三十六年（一五五七）葡萄牙人始至其地。清德宗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始與立約，明許其永遠管理，不得讓與他國。葡人遂設官治之，而我國則僅置拱北關於此征稅而已。西人沿土稱曰媽港。明時謂之壕鏡。165【合從】借用戰國縱橫家之成語，謂英國聳動法、美兩國與之聯合向我進攻也。166【壅閼】「壅」，塞也；阻也。「閼」與「遏」通。167【悖狂】「悖」，逆也；繆也。「狂」，荒唐之謂。168【趣】讀如「促」，意並同。169【居間排解】「居間」，在兩

造中間調停一切也。「排解」謂排除疑難，解去糾紛也。170【比周以脅我】謂互相勾結以脅制我國也。171【要領】「要」，腰之本字。「領」，頸項也。要與領實爲人體最關緊要之部分，故以喻凡事之要點。今謂把握不住爲「不得要領」，本此。172【通商大臣關防】爲當時欽差辦理通商事宜大臣之印信。初秖在廣東設通商大臣，本係臨時性質；其後門戶洞開，遂定以兩江總督兼佩「南洋通商大臣關防」，直隸總督兼佩「北洋通商大臣關防」，因有南北洋之稱。「關防」之制，起於明初。據明人沈德符野獲編：「本朝印記，凡爲祖宗朝所設者，俱方印；後因事添設則賜關防。」而劉辰國初事略則謂「太祖因部臣及布政使用預印空紙作奸，事發，議用半印勘合行移關防。」因知關防本半印，故作長方形；後雖不再勘合，猶沿舊式也。173【攬越】攬權越職也。174【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即今外交部之前身。英、法聯軍北犯，訂定北京條約後，我國始設此衙門以爲辦理對外交涉之機關。省稱「總署」。當時中朝猶尊大自若，故以「總理各國事務」爲名。及辛丑和約成立，外人竟要求廢除此稱，改設外務部，位在各部之上。175【無主之者】謂無專司對外交涉之人也。176【諷】有攛掇慫恿之意。177【七年】當西元一八五七年，歲次丁巳。178【不克】不勝也。179【己丑】據陳氏日曆推，是年五月無己丑，當作「乙丑」，爲十五日。180【瓊州鎮總兵】「總兵」爲武職之第二級，全稱當作「總兵官」，與今之中將相當。時制：於各省提督之下，分立若干鎮，每鎮置總兵官一人，故俗稱「鎮臺」。當時廣東提督所轄有雷瓊鎮，總兵官駐瓊州府，所屬分汛之大者，有雷州營參將，海安營遊擊，徐聞營守備，崖州營參將，儋州營

遊擊，萬州營遊擊，海口營參將等。此云「瓊州鎮總兵」，蓋即指駐在瓊州府之雷瓊鎮總兵官耳。

181【黃開廣】爲當時雷瓊鎮總兵官。182【釣船紅單船】「釣船」爲粵、閩、浙一帶之運貨船，恆行駛江海間。船身肖魚形，鷁首着二巨目，或稱「刁船」。「紅單船」殆即備有紅船貨單（以保險諸項備載於普通之船貨單，謂之紅船貨單。此制始行於我國沿海諸港，而朝鮮、長崎等港亦行之。）之沙船，爲沿海運貨之巨船。183【三山】在番禺縣南二十八里，臨江三峯並起，高三十餘丈。舊有三山寨。清時稱爲桂華堡。184【潰】敗也；決也。185【佛山鎮】在番禺縣西南四十里，以產鐵器著名，向與朱仙、漢口、景德並稱四大鎮。舊時駐有海防同知，今移南海縣治此。186【諜報】便是偵探的報告。187【訛言】便是謠言。「訛」與「譌」同，吾禾切（ㄜˊ），僞也；謬也；妖言也。188【黃浦】當作黃埔，爲粵江下流一小島，距廣東省城約三十里。其地有陸軍海軍各學校及槍砲廠、煉鋼廠、船塢。港內水深，爲大汽船碇泊之地，凡不得進至省城之汽船，皆由此起卸貨物。商業繁盛，近有闢爲商埠之議。189【花地】即花田，在廣東省城南珠江南岸，爲南海縣地。東與河南街隔江相對，彌望皆素馨。相傳南漢劉銀裴美人字素馨者於此，亦名素馨斜，一名白田。其地產楊桃甚有名。190【癸未】據推爲是年十一月初六日。191【沙面】一稱沙基，在廣西省城西南，自清道光二十二年開埠以來，英人始築此島，費金三十二萬。其中五分之四出於英人，餘則出於法人，故兩國租界即以此爲區分。今外國商鋪及英、法、德、美、西、葡、日等國領事署皆在此。192【河南岸】即廣東省城南面珠江南岸之河南街。舊有永清堡礮臺及西匯關，屬番禺縣地。其地

自白鵝潭以東迄於今士敏土廠皆稱河南街。岸線與北岸之長堤埒，西與花地相對，市況繁盛，有船隻及機器廠。193【嘗】音蒙，目不明也。此有冥頑無知意。194【助之不知德病之不知怨】承上「嘗」字言，謂恩怨不明也。195【擅】專也。「自擅之」謂將專有（獨占）其利也。196【均霑】「擅」之反，謂合從者都能均受利益也。197【文宗顯皇帝】名奕詝，宣宗之子。在位十一年，年號咸豐。（一八五一——一八六一）198【海內多故】謂境內多事，正指太平天國及捻、回之亂。199【行】將也。200【疾視】便是仇視。201【互播】相與播散之謂。「互播流言」便是放謠言。202【印度】爲亞洲南部之大半島，北以喜馬拉雅山與我西藏接界。氣候炎熱，雨量充足，惟高地乾燥。產物以棉、米、麥、黃麻、鴉片、茶葉爲主，山地產煤、金、寶石等。其建國遠在四千年前。其後或爲亞歷山大王所征服，或爲回教國所占據，至西元十五世紀，蒙古人巴拜爾建蒙古帝國於其地。自十七世紀後，歐人漸次向外侵略，開拓領土，至十九世紀中葉，印度全部遂見幷於英國，英王自兼印度皇帝，設總督以治之。其自蒲蘭布達河以東，阿撒母、緬甸等地，則稱後印度，爲英王之直轄地。分九大州。外爲藩屬州，各有王侯，大小約五十餘，均在英國監督之下。全面積凡一〇八七二〇四方英里。203【敗績】無功而失敗也。故謂戰敗喪師爲「敗績」。204【渠】魁帥也，意與「酋」同。參看上(44)「英酋」條。205【甚具】十本周備也。206【更事】讀如「經事」，意並同，閱歷也。207【優旨】與下文「溫諭」相當，謂皇帝所下之諭旨，措辭之間特見優禮也。208【失事】指名琛失敗被辱事。209【褒勉】獎勵與慰勉也。210【措注】與「措置」同，因事施行也。211【將軍】

爲當時廣東省城滿洲駐防兵之最高長官，應稱鎮守廣東將軍。其屬有副都統二員，滿洲漢軍協領八員，佐領十六員，防禦三十二員，驍騎校三十二員，印務筆帖式二員，水師旗營協領一員，佐領二員，防禦二員，驍騎校六員。又轄綠旗四營：將軍標中軍左營副將、都司各一員，右營、前營、後營俱遊擊、守備各一員；每營又各有千總二員，把總四員。212【澹若無事】故示鎮靜之謂，卽口語所謂「澹澹地裝作沒事樣兒」也。213【外間】刺探外人消息的間諜也。214【暴客】強徒也。一般以持械傷人之強盜爲「暴客」。215【白刃】便是刀。216【紓】緩也；鬆也。讀如舒。217【陽剿陰撫】便是表面雖主戰，暗中卻主和。218【裁抑】便是挫折與壓迫。219【夷然】澹若無事貌。220【有私】謂有暗約也。卽承上「陰撫」言。221【僚屬】謂同僚及屬吏。將軍本是總督之同僚，但將軍係武職，當時右文之習已成，雖以駐防之要職自挾，亦止能啓請總督主持，不能以威重臨之也。故下文再「請」而竟博得「不許」「又不許」耳。222【乩語】謂扶乩時神所降示之語也。扶乩見下。（224。）223【志誌】字東卿，於金石之學剖析毫芒。所藏彝器甚多，南海吳榮光所輯筠清館金石錄多采錄之。224【扶乩】術士以盤承沙，懸錐於丁字形架之端，左右兩人扶之，謂神降則憑之以書沙，示吉凶，決休咎。是爲「扶乩」。「乩」音箕，一作「扶箕」亦有作「扶鸞」者。225【呂洞賓李太白二仙】李太白卽唐詩人李白，已詳第一册把酒問月解題。白有「酒仙」「謫仙」之號，世因目爲神仙。呂洞賓名嵒，（亦作巖）唐京兆人。咸通中（唐懿宗年號，八六〇——八七三）及第，兩調縣令。值黃巢亂，移家終南山，莫測所往。金元好問唐詩鼓吹中有呂洞

賓詩一首，署別號爲純陽子。又稱回道人，亦稱呂祖，卽俗傳八仙之一。宋史又稱呂洞賓爲關西逸人，有劍術。百餘歲而童顏。步履輕疾，頃刻數百里。世以爲神仙，數來陳搏齋中云。226【訝】驚異也。227【賂】音路，以財與人也。此有賞通之意。228【戊子】據推爲是月十一日。229【己丑】順推爲十二日。230【香港總督】爲英國管領香港之長官，自謂與我國疆吏敵體，故亦稱總督。時任總督者卽包泠。231【張榜郭外】在城外張貼告示也。232【限以二十四時破城】勒限於二十四小時之內攻破廣州城也。233【庚寅旦】十三日破曉時分也。234【芒燄】謂開花彈爆炸時之火燄有若穀芒那般幅射開來也。235【市廛】市街兩側之商鋪行號也。236【鼎沸】狀喊聲之亂，謂喧鬧有如釜鼎中烹物沸滾之聲也。237【微服】除去官服，改易便裝也。所謂青衣小帽是。238【粵華書院】在廣州城內藩司後街，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建。歸番禺縣管。239【鄧安邦】爲當時抗戰之勇將。240【殊死戰】矢志拚死之惡戰也。241【相當】謂鄧安邦部之損失與英法等聯軍之損失大略相當也。242【辛卯】爲是月十四日。243【觀音山】卽越秀山，亦作粵秀山，在廣東省城之北，城跨其上，聳拔二十餘丈。上有越王臺故址，一名越王山。明永樂初（一四〇三）指揮使花英於山巔起觀音閣，山半建半山亭，俗因呼爲「觀音山」。山後建有礮臺，城中失火，鳴礮爲號。244【弁】音卞，冠也。古有爵弁、皮弁，文冠爵弁，武冠皮弁。後世因皮弁爲武官，遂稱武官曰「弁」。例如將弁、兵弁。此處所言之弁，謂在轅門當差之小武官，爲旗牌之類，與今馬弁相當。245【令箭】所以發令之具，由兵部頒發。清制：大將軍、將軍、督、撫、提、鎮用三角旗，駐防之將

軍、都統用方旗。均金書清漢「令」字。箭鏃用鐵，三面鍍銀。清漢「令」字下有鍍銀十二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字。見清通考。246【新城】廣州舊有三城，明洪武中（一三六八——一三九八）合爲一。嘉靖間（一五二二——一五六六）增築新城，前臨珠江。清時總督署在新城，故言「持令箭出新城懸賞募勇」也。247【潮勇】當時潮州府屬之練勇。248【柏貴】旗籍，時爲廣東巡撫。

224【伍崇曜】字紫垣，爲十三洋行最後辦行者伍秉鑑之子。崇曜讀書領鄉薦，喜刻書。所刊有粵雅堂叢書、嶺南遺書、廣東十三家集、楚庭耆舊遺詩等巨帙。250【壬辰】爲是月十五日。251【穆克德訥】亦旗籍。當時駐防將軍例用旗員。252【癸巳】爲是月十六日。253【威妥瑪】爲"Wetmore"之譯名。後任駐華公使，在外交上頗活動。同治中中、日訂約決裂時，即由威妥瑪居間調停之。254【李小春】與張同雲俱爲當時同任繙譯之通事。255【乙未】爲是月十八日，當西元一八五八年一月二日。156【左都統署圃】駐防將軍所屬左副都統公署之花園也。257【戊戌】爲是月二十一日。258【布政司】明太祖建國，廢元代之行省平章，改設浙江、江西、福建、湖廣等十三承宣布政司，司置布政使，管理全省之民政及財政，本爲一省行政長官，故稱「藩臺」。其後增置總督、巡撫、巡按等官臨其上，而布政使之權日微。清代因之，遂夷爲總督、巡撫之屬僚，與按察使並稱兩司矣。此處所言，即指廣東布政使公署（俗稱藩署），布政使綜理全省財政，故有庫銀存儲，爲英人掠取以去也。259【南海縣】與番禺縣同爲廣州府附郭縣，今已移治佛山鎮。當時知縣兼司聽訟，故每縣俱有監獄。260【己亥】爲是月二十二日。261【冠帶翎

頂】當時之官服。清代官職品級以冠頂之質色分；翎則綴於頂下，曳於冠後，分花翎、藍翎二項。（花翎以孔雀羽爲之，色翠而帶眼，咸豐以前，必有功而蒙特恩者始得賞戴。其後稍濫。藍翎則以鶡羽爲之，無眼，以賜職卑而有功者，六品以下爲多。）名琛於拒絕英人入城案內賞戴花翎，故被俘時猶翎頂自嚴云。[262]【度飛橋踰城】謂英人在觀音山架設天橋，擁名琛由此越城以出也。當時英人猶憚粵民之悍，恐由城門罹不測，故出此飛越之計耳。[263]【舁】音予，共舉也；扛擡也。[264]【舢板小舟】即海舶與碼頭間往返駁運之小划船，亦稱「三板」。[265]【從者】左右隨從之人。[266]【攝之以目】以目示意也。「攝」引也。[267]【赴水】投水求死也。[268]【瞠】音撐，直視貌。[269]【乖謬剛愎】「乖謬」是措置錯誤，「剛愎」是意氣用事。「愎」讀如弼。[270]【褫其職】「褫」音豸，奪衣也。「褫職」謂奪其職位，便是革職。當時革職上諭有云，「葉名琛以欽差大臣辦理洋務，如果該領事非理妄求，不能允准，自當設法開導，一面會同將軍、巡撫等妥爲撫馭。乃該領事兩次投遞將軍、督、撫、副都統等照會，該督並不會商辦理；即照會中情節亦祕不宣示。遷延日久，以致英人忿激，突入省城。實屬剛愎自用，辦理乖謬，大負委任。葉名琛着即革職。」[271]【壬寅】爲是月二十五日。[272]【海上蘇武】蘇武，漢之名臣，使匈奴，被留十九年，終不屈，詳後第四册答蘇武書解題。名琛自署「海上蘇武」，即隱以蘇武自況，示終不爲英屈也。[273]【八年】當西元一八五八年，歲次戊午。[274]【孟加臘】印度"Bengal"之譯名，亦作孟加拉，爲英領之一州，地屬恆河流域，土壤平坦，富於棉、米、藍、鴉片及其它農產。首邑曰加爾各答（Calcutta），位在恆河口之三

角洲上，地極重要。英幷印度後，便以此地爲英領印度之國都，駐總督焉。275【鎮海樓】在加爾各答。名琛被執，卽送幽於此。276【武巡捕】時制：將軍、督、撫、學政皆有巡捕官，掌傳宣護衞之事。受文職者謂之「文巡捕」，受武職者謂之「武巡捕」。藍瑛，當時隨從名琛之武巡捕官也。277【櫛工】櫛髮之人，當時謂之「薙頭司務」，今呼「理髮匠」。278【呂祖經】俗傳道經之一。與文昌帝君陰騭文等同爲一般人所信仰。279【不輟】不停也。280【九年】當西元一八五九年，歲次己未。281【三月丁丑】據推爲初七日，當一八五九年四月九日。282【鐵棺松槨】謂鐵製之棺，外加松木製之套材也。「槨」外棺，俗稱套材，今多不行矣。下云「伴以水銀」，謂以水銀入殮，可以防腐也。283【因爲之語】因其事怪而造作語柄也。284【度量】器度與德量。285【抱負】謂胸懷所持之志節。286【嘲】謔也。謂以言相調笑也。例如「嘲戲」「嘲弄」。287【戒期】預定日期也。288【訖】終也，猶俗云「到底」。289【拱手而有】言其得之之易。意謂英人一舉手之勞而獲有廣州也。290【易與】猶云「容易對付」。291【糾】邀結也。292【大沽】卽河北天津縣東南百餘里之大沽口。海口寬百五十丈，水深一丈五尺。大沽鎮在口內南岸，與北岸之塘沽遙對，地當水陸咽喉，爲北平門戶。舊有協副將及海防同知駐此。咸豐八年，兩岸修築礮臺。後毀於光緒庚子之役，立約不得復建。293【科爾沁忠親王】名僧格林沁，詳後科爾沁親王死事略解題。294【益募】添招之謂。295【閩粵亡命】福建、廣東兩省的亡命之徒也。凡避仇出走或因案逃避之人俱稱「亡命」。296【十年】當西元一八六〇年，歲次庚申。297【悉銳】集中精銳也。298【北塘】

即河北寧河縣南九十里之北塘口。地當薊運河入海之口，舊有遊擊、守備、千總、把總駐守，並有堅固之礮臺。後亦毀於庚子之役，立約不得復建。今北寧鐵路經之。299【天津】時爲天津府。天津本爲漢章武及泉州兩縣地。元爲靜海縣境，置海濱鎮。明永樂間，置天津衞及天津左右衞於此。清初因之。雍正間改衞爲州，尋又改設天津府，置天津縣爲府治。後移直隸總督駐其地。天津鎮總兵亦駐此。咸豐十年中英續約訂開商埠，遂爲北洋重鎮。光緒庚子之役，爲八國聯軍所據，夷毀城垣，及和約成，訂明不得復建。民國初，廢府留縣，爲直隸省會兼津海道治。十七年，劃縣治附近地置天津特別市，廢津海道，移省會於北平。十九年，改稱天津市，直隸於行政院，河北省政府復還治焉。地當永定、滹沱、滏、南運、北運五大河合流處，汽船暢通；北寧、津浦兩鐵路又交軌於此。人煙繁庶，商業殷盛，爲我國北部門戶。300【披猖】與「狴猖」同，飛颺跋扈之狀。301【倍蓰】加等曰「倍」，五倍曰「蓰」。302【亙古】猶言「終古」。303【窾要】猶言「底細」。304【至計】猶言「要圖」。305【無謂】無意義可說也。即俗云「沒交代」。306【同治元年】「同治」清穆宗年號。「元年」當西元一八六二年，歲次壬戌。307【廨】音懈，官舍之通稱。308【天主堂】即天主教的教堂。309【築室道謀】詩小雅節南山之什小旻篇：「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意謂人有所與作，不能剛斷果決，而與不關痛癢者謀之，人人得爲異論，不能望有成也。後因以「築室道謀」喻雜謀無成。310【乖睽】反背與違異也。311【己酉之役】即指道光二十九年阻止英人入城之事。312【掣……肘】「掣」牽引也。「肘」臂曲之外側音帶。「掣肘」便是牽制。

313【微特】猶言「不但」。314【中材以下】即中下人材。315【中興諸將相】隱指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316【大費躊躇】猶云「大費斟酌」，極言棘手爲難也。317【瞻顧徬徨】「瞻」是前看，「顧」是後望，「徬徨」左右亂撞貌。318【進退失據】即承前「瞻顧徬徨」言，謂進退都錯也。「失據」失去依傍也。319【尋】旋也。有不久意。320【帥虜】時督撫亦稱大帥，「帥虜」謂大帥被執爲俘虜也。321【頓】倒也；頓挫也。322【侯官】與閩縣同爲福州府附郭縣。民國初廢福州府，幷兩附郭縣爲閩侯縣，仍爲福建省會。今福建省政府即設其地。323【林文忠公】名則徐，字元撫，一字少穆，晚號竢村老人。嘉慶進士，歷官江、浙、陝西、湖北，洊至督撫。道光時官兩廣總督，奉旨禁煙，勒洋商繳燬鴉片，遂與英人戰。迨和議成，謫戍伊犂。旋起用，官雲貴總督，加太子太保。太平軍起，召爲欽差大臣，中途卒。謚「文忠」。著有政書及雲左山房詩集等。324【伊里布】滿洲鑲黃旗人。嘉慶進士。鴉片戰爭起，以欽差大臣赴浙江督軍務。旋與英將約休戰。明年約破，免職。已而英軍陷廈門、定海、鎮海、寶山，上海，進逼江寧，復以伊里布爲欽差大臣，與英議和於江寧。割地賠款之約，彼實手訂之。後官至廣東將軍，卒，謚「文敏」。325【弭】平也；消除也；防止也。326【指摘】有批評挑剔之意。327【下流之居……所譏之甚】言人居惡名則下流之歸無所不至，必有過甚其詞者。328【裕忠節】姓博羅忒氏，名裕謙，原名裕泰，字魯山，蒙古鑲黃旗人。嘉慶進士。道光間官至兩江總督，以英人擾閩、浙，赴浙防剿，守鎮海。城陷，赴水死。謚「靖節」。此言「忠節」，誤。329【挑釁獲重咎】此指林則徐之因開戰而得謫戍之罪。「咎」，罪責也，猶言「處分」。330【壯

往致撓敗】此指裕謙之赴浙殉難。「壯往」猶云「勇往直前。」「撓」屈也。331【見擯清議】爲清議所不容也。「清議」一般正論之謂。「擯」拒也；排斥也。332【靳】同「期」，希望也。333【自全】保全自身也。334【尊攘】襲用春秋時霸者之口號，所謂「尊王攘夷」也。「尊」是尊天朝之體制，「攘」是拒抑外夷之來侵。335【不剛不柔不競不絿】見詩商頌長發篇。惟原作「不競不絿不剛不柔。」「絿」音求，急也。336【遏】阻也；抑止也。337【引其機】謂觸動端緒，啓外人染指之漸也。338【決其防】謂撤去藩籬，使外人得暢其欲也。339【御】處理也；應付也；控制也。340【徇】曲從也。341【太平文吏】謂太平無事時處理例行公事之文官。342【翰苑侍從之才】謂天子左右侍從之文臣，卽前所謂「翰林清望」也。343【殆】危也；蹶也。

數演

葉名琛的失守廣州，身被虜辱，自有它的前因後果的，而薛文把握此點，原始要終地寫個明白，當然是敍述文。但這樣一篇近五千言的長文，決不會單純敍述的，中間自有其它的部分混和在內；我們前已說過，只有統觀全篇的主旨，才能決定歸入那一門類，看了這篇的內容，更可加一例證了。這篇共分二十一段，第一段至第四段是英國圖粵的原因；第五段至第十五段是挑釁後應付的經過情形；第十六段至第二十段是我國得到的結果——廣州失守和名琛被虜；——第二十一段是作者對於這個大事件的意見。

一. 這篇長文中，除了記述、敍述之外，還有甚麼部分混和在內？

二. 把這篇中挑發後應付經過的各段，比照前面曹爽之難的示例，逐一細分節數，並說明它的內容。

三. 試抽去末段，各就自己的見地來批評這喪地失體的大事件。

科爾沁親王死事略 薛福成

咸豐、同治之間，科爾沁忠親王視師山東。初戰不利。久之，始削平教黨[1]及諸土寇。乘勝南征，擒張洛行[2]於宿州，[3]殲[4]苗沛霖[5]於下蔡。[6]淮、潁以北，[7]揭竿烏合之徒[8]掃刮無遺種，威聲赫然震中原。[9]既而追捻寇[10]於光、黃、汝、鄧[11]之間，多山谷沮洳，[12]騎不得騁。[13]累中[14]賊伏，喪其良將恆齡、舒通額、蘇克金[15]等。王益恨，日夜逴[16]一二百里，宿不入館，衣不解帶，席地而寢。天未明，傳饗[17]畢，士皆橐糗糒。[18]王手一鞭，上馬焱[19]馳。

一日，王先其大軍，自率親兵數千，與賊十餘萬夾水而軍。賊久怖追軍，無所掠食，步賊足皆腫裂不能行。會薄暮，[20]未測我軍虛實，願就撫。[21]總兵陳國瑞[22]爲之關說，[23]已有成言。[24]矣，賊先遣二渠來謁王。王見賊渠，怒甚，語未半，趣命斬[25]之。賊衆大驚，皆散走，迸[26]入山東境。王益疾追。當是時，官軍與賊皆

重圍[27]羸[28]餓，環寒暑[29]不能休息，勢且俱踣。[30]賊揚言，王少寬，我卽降。[31]

同治四年夏四月己丑，[32]王督陳國瑞、郭寶昌、成保、何建鰲[33]等軍，與賊戰於曹[34]南。敗，退入空堡。賊圍之數重，且欲掘長濠以困之。官軍糧草俱乏，逮[35]夜，洶洶欲潰。諸將咸啓[36]王請突圍出，不許。固請，乃許之。王部分[37]諸將，自與成保馬隊俱，[38]使降賊桂三率數百騎爲前驅。[39]王飲酒至醉，上馬，馬踶逸[40]不肯行，乃易馬以出。時已二更矣，天星昏黑。桂三有異志，既出堡，卽反走，突衝我軍。賊乘之，陳國瑞所部步隊四千，覆潰幾盡，國瑞僅以身免。[41]餘軍與賊不相辨識，長驅並驚[42]於昏黑中。遲明，[43]見道旁小圩，[44]收隊入堡，不知王所在。[45]俄有賊首戴三眼花翎[46]紅頂[47]揚揚[48]過圩去。官軍望見，慟[49]曰，「嘻！吾王死矣！」比賊去，跡[50]至麥塍[51]中，見王已遇害，身受數傷，旁一僮同死焉。乃以騎載王尸，告有司斂之。總兵何建鰲、內閣學士全順[52]皆死於陣。

王前後督師逾十載，斥[53]私財數十百萬以充軍實。自恆齡、舒通額戰沒，常懷必死之志。性友愛，王弟[54]至營，與同寢處。將別，忽引上坐拜之，告無生還[55]意。戒[56]善事太妃，[57]卒無他語。王子來省[58]王，中途有司館之，[59]王子固辭未能卻。王聞大怒，將殺之，僚屬爲請，猶罰跪良久，且役以勞賤事困苦之。王每安營定，展馬鞍帳外，[60]獨坐飲酒，一卒奏[61]炙肉[62]於前。諸騎卒[63]環而乞肉，王偏啖以片脯。[64]乞者踵至，[65]至盡一蒸豚。[66]日以爲常。王薨[67]之夕，京師中皆聞怪風自南起，鬼聲數千啁啾[68]隨之，須臾[69]向北去。蓋忠靈不泯[70]云。

解題

作者已見前。科爾沁，內蒙古昭烏達盟之一部，其牧地當今熱河省開魯縣。清時蒙旗之長稱「札薩克」，多王、公、台吉等爲之。「親王」位在郡王之上，爲當時最高之封爵。科爾沁親王即科爾沁部之札薩克，其爵則親王也。時王名僧格林沁，姓博爾濟吉特氏。咸豐時，太平將林鳳翔攻天津，京師戒嚴，僧格林沁擒斬之，聲譽大著，寵眷亦渥。英、法聯軍犯大沽，僧格林沁力戰失利，坐革爵。旋以轉戰直隸、河南、山東、安徽、湖北等省勦捻（詳下詮釋〔10〕「捻寇」條）有功，復王爵。同治初，命統轄山東、河南軍務，防護直隸、山西四省督撫、提、鎮將兵大員，均歸節制，蓋專倚以辦捻矣。四年（西元一八六五）四月，追捻於山東曹州（詳下詮釋〔34〕）之南，中伏陣亡。謚「忠」。故稱科爾沁忠親王，亦省稱僧王或僧忠親王云。此文亦錄自庸盦全集所記即僧王死事（死於所事之謂）之事略。

詮釋

【教黨】指嘉、道以來白蓮教、天理教等之餘黨。時教匪之有名色者以鄒縣宋繼朋爲最著。

2【張洛行】安徽之捻魁，一作樂刑，亦作洛刑，蓋官書奏報例易惡稱也。咸豐間踞雉河集（當雉河入渦水之口）受太平封號，縱橫湖北、河南、安徽、江蘇之間幾十年。僧王率衆攻之，大小數百戰，至同治二年始破雉河集。洛行與姜台淩走宿州就苗沛霖，沛霖誘執之，送知州英翰所，被殺。捷奏則言洛行敗竄宿州，知

州英翰獲之云。雉河集既下，即其地置渦陽縣，屬潁州府。今直隸安徽省政府。[3]【宿州】本漢符離縣。東晉省。蕭梁於此僑置淮陽縣。東魏改曰斛城。北齊復爲符離縣，省相縣入之。唐始置宿州。宋曰宿州符離郡。金復曰宿州。元省符離入州。明、清因之，屬鳳陽府。民國初，改州爲縣，屬淮泗道。今直隸安徽省政府。津浦鐵路經由之，南通蚌埠，北迪銅山，爲皖北要地。[4]【殲】音纖，除也；滅也；盡殺之也。[5]【苗沛霖】安徽鳳臺縣諸生，咸豐、同治之交爲團練長。始叛，爲勝保招降，積功至川北道。與壽州（今安徽壽縣）豪族仇殺，攻陷壽州。旋以擒獻太平英王陳玉成，詔免治罪。後句結捻黨，戕官復叛，再陷壽州。欲北趨中原，號召羣捻，悉衆圍蒙城（安徽屬縣。）僧王督陳國瑞往救，其部衆殺之以降。[6]【下蔡】本春秋蔡國州來邑，漢因置下蔡縣。劉宋時廢。隋復置。明廢。清析壽州東北境置鳳臺縣，與壽州同城，屬鳳陽府。苗沛霖即鳳臺縣境下蔡人，因踞爲老巢。及沛霖死，其黨瓦解，巡撫唐訓方遂奏移鳳臺縣治下蔡（即今治）。[7]【淮潁以北】謂淮水、潁水以北一帶地。淮水亦稱淮河，古四瀆之一，源出河南之桐柏山，東流入安徽境，瀦於江蘇、安徽間之洪澤湖。其下游本由江蘇漣水縣入海，金、元以來，黃河自淮陰縣西南清江入淮，淮水下流遂爲黃河所占。清咸豐初，黃河北徙今道，淮之下游亦淤，其幹流遂自淮陰縣合於運河。今有導淮入海之議，惟尚未入手辦理也。潁水亦稱潁河，爲入淮大川，源出河南登封縣西境之潁谷。東南流，經禹縣、臨潁、西華、商水，與沙河（即古溵水）合而東流，是爲沙河。東至淮陽之周家口，會賈魯河，東南流，經沈丘，是爲大沙河。又東南流，入安徽，經太和、阜陽、潁上，至潁口

（在潁上東南七十里，地名西正陽鎮，與壽縣屬之東正陽鎮〔卽今鎮陽關〕夾淮相望）入於淮。[8]【揭竿烏合之徒】謂聚衆謀亂之人。漢賈誼過秦論：「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言倉卒舉事，僅得揭竹竿以爲號召之具也。後因謂倡亂爲「揭竿」。「烏合」亦以喻倉卒集合之徒衆，意謂如烏鳥之忽聚忽散，不可久恃也。[9]【中原】泛指今河南、河北、山東一帶。[10]【捻寇】「捻」一讀如業，捏也。鄉人行儺逐疫，捏紙燃脂爲龍戲，謂之「拜捻」。而不逞之徒遂聚捏成隊，公然仇殺，肆行焚掠。俗呼爲「捻子」。始自山東之兗州、沂州、曹州、濟寧各屬，蔓延於河南之南陽、汝州、光州，安徽之潁州、壽州、亳州，江蘇之淮安、徐州、海州，湖北之襄陽、棗陽、鍾祥、隨州等處，蓋起於康熙時。至嘉慶中，黨日益衆。十九年（一八一四）十月，御史陶澍奏飭河南、安徽巡撫方受疇、胡克家名捕頭目王妮子、李東山、馬大振等，卒未緝獲。咸豐元年（一八五一）太平軍起，清廷尤重治盜。夏邑、南陽訴捻劫，有詔詰責河南疆吏，因並飭兩江、湖廣督、撫協捕，而壽州盜亦上聞。二年（一八五二）山東蘭山盜拒殺把總，掠海州。安徽捻犯鹿邑、寧陵，而豐沛、曹單間亦騷然。是年秋，山東巡撫崇恩、河南巡撫陸應穀、安徽協理團練給事中袁甲三各督兵勦捕，皆無效。及安徽江南省城爲太平軍所得，皖中大震，捻首鄧大俊遂乘勢起於宿、蒙、亳、壽一帶，橫行皖、魯、豫三省間。所至焚掠，督軍者不能制；其有奮勇進勦者，輒敗衂。故其勢益張。至三年（一八五三）十月而襲據雉河集矣。世謂之捻匪，亦稱捻寇。其後捻魁張洛行死，從子張宗禹（官書作總愚，綽號小閻王）領其衆走山東，與捻首任柱及太平將賴文

光合，回擾皖、豫、鄂諸省。僧格林沁奔命以應之者，卽宗禹、文光之衆耳。僧格林沁死，清廷先後命曾國藩、李鴻章專辦勦捻事宜。而捻亦分東、西二股：東捻任柱、賴文光主之，擾魯豫；西捻張宗禹主之，擾秦中。至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十二月，劉銘傳軍始平東捻。及七年（一八六八）六月，合左宗棠、李鴻章兩部之力始平西捻云。

11【光黃汝鄧】「光」是光州，舊屬河南汝寧府，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升爲直隸州，領光山、固始、息、商城四縣。州治卽今河南潢川縣。「黃」是湖北黃州府，領蘄州一州，黃岡、麻城、黃安、蘄水、羅田、廣濟、黃梅七縣。治黃岡，舊有分巡漢黃德道駐此。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黃岡移治團風鎮。「汝」是河南汝寧府（以地域推之，決非裕州以北之汝州），領信陽一州，汝陽、正陽、新蔡、上蔡、西平、遂平、確山、羅山八縣。治汝陽，卽今河南汝南縣。「鄧」是河南鄧州，屬南陽府。州治卽今河南鄧縣。

12【汩洳】滿被泥濘，敗葉間有積水之卑溼處也。

13【騁】音逞，直馳也。

14【累中】屢次遇着之謂。

15【恆齡……等】據清國史館僧格林沁傳，恆齡爲總兵官，舒通額、蘇克金俱爲翼長，從戰甚力之勇將也。

16【逴】音卓，亦讀如綽，遠行也。

17【傳爨】「爨」音竄，以火炊物也。「傳爨」與「傳餐」意通，謂會食也。

18【橐糗糒】「糗糒」讀如臭備，行軍時所用乾糧也。「橐」音託，袋也。此作動詞用，攜帶也。

19【猋】音標，犬疾走貌。「猋馳」狀其馳騁之迅疾。

20【薄暮】「薄」讀如博，迫也。「暮」本作「莫」。日落叢莽中，將冥也。「薄暮」便是傍晚。

21【就撫】聽從招安也。

22【陳國瑞】字慶雲，湖北應城縣人，咸同間隨僧格林沁轉戰數省，所向有功，官至提督，性好私鬬，喜殺人，曾國藩愛其勇而

惡其驕，教戒數千言。國瑞不能從，光緒間卒至坐事削職，戍黑龍江，死於戍所。尋復總兵，許歸葬。23【關說】居中接洽也。24【成言】猶云「成約」。25【斮】讀如灼，斬也；削也。亦作「剉」。26【迸】音幷去聲，散走也。27【重趼】「趼」音硯，胝也，足皮厚起如繭也。亦作「繭」。「重趼」累胝（足繭不止一層）也。莊子天道：「百舍重趼而不敢息。」國策宋策：「墨子聞之，百舍重繭而不休息。」二者之意正同。28【羸】音壘，瘠也；弱也。29【環寒暑】迭經寒暑，周而復始也。30【踣】音匐，僵仆也；斃也。31【降】伏也。讀如巷平聲。古「降」字無讀去聲者；今習慣相沿，凡「降伏」「投降」之「降」讀平聲，「升降」「降落」之「降」讀去聲。32【己丑】據中西回史日曆推，己丑爲四月二十五日，當西元一八六五年五月十九日。33【郭寶昌成保何建鰲】郭寶昌官副將，時帶本部步隊爲右翼。成保官副都統，時爲右翼翼長，領馬隊。與郭寶昌共當捻之東路。何建鰲官總兵，時與陳國瑞各帶本部步隊爲左翼，當捻之西路。34【曹】本春秋曹國，後魏置西兗州。北齊改爲曹州。其地在今山東曹縣西北七十里。金移治古乘氏，即今菏澤縣。明移州還治曹縣界之安陵鎮，又徙治盤石鎮，尋降州爲曹縣，即今曹縣治。別置曹州，以曹縣屬之。清升爲曹州府，置菏澤縣爲府治，領濮州一州，菏澤、曹、范、觀城、朝城、鄆城、單城、武、定陶、鉅野十縣。今廢府存縣，仍稱菏澤。此云「曹南」，即謂當時曹州府城之南。時僧格林沁追捻至曹州府西北高莊集，捻黨正欲南趨，遂相混戰於曹州之南也。35【逮】及也。與下文「比賊去」之「比」同誼。36【啓】請命也。下文「請突圍出」之「請」則作陳乞解。37【部分】猶言「調度」。38【與……俱】

與之偕行也。39【前驅】當先出馬也。猶言「作先鋒」。40【踶逸】「踶」與「踠」通。此作動詞用，踢也。「逸」，逃逸不肯就羈也。41【僅以身免】所以狀損失之重，謂僅僅逃出一個身體耳。42【長驅並驚】狀混戰與亂奔。43【遲明】天色平明也。「遲」待也；及也。44【小圩】鄉民所築防守之土垻也。45【俄】頃也。時之至短促者曰「俄頃」。此處卽作「頃之」解。46【三眼花翎】花翎上施以三個孔雀眼（羽上之眼狀文，非眞鳥眼）作品字形者謂之「三眼花翎」。花翎之制，其初皆出於酬庸曠典，惟有功而蒙特恩者始得賞戴。咸豐以後，名器倖濫，又定報捐花翎之例，於是五品之官皆得援例捐納，不復重視。惟大臣之賞戴雙眼花翎者仍出自特恩，毫無假借。至若三眼花翎，則惟親王、貝勒始得戴之，尤爲貴重。47【紅頂】清制：官品以帽上頂珠色質爲別，謂之頂戴。一品頂珠用紅寶石，二品用珊瑚，三品用藍寶石，四品用青金石，五品用水晶，六品用硨磲，七品以下用金。俗因稱一二品大員爲「紅頂子」，三品爲「亮藍頂子」，四品爲「暗藍頂子」，五品爲「水晶頂子」，六品爲「白石頂子」，七品以下爲「金頂子」。此處所謂「紅頂」，蓋紅寶石頂珠也。48【揚揚】得意貌。49【慟】哀痛之甚也。50【跡】尋也。51【麥隴】卽麥隴。「隴」音乘田畦也。據清國史本傳，僧格林沁被害之地在曹州府西北十五里，地名吳家店。52【內閣學士全順】「內閣學士」位次協辦大學士，從二品，例兼禮部尚書。清制內閣學士滿缺六人，漢缺四人。全順時以內閣學士隨幕充翼長，卽力勸僧格林沁突圍出走之人，遂與何建鰲同死於陣。53【斥】音尺，逐也；推也。引申有捐棄意，故捐輸亦謂之「斥」。54【王弟】

名崇格林沁，嘗以僧格林沁擒獲李開芳一案得賞給二品頂戴，並賞戴花翎。[55]【生還】活着還家也。[56]【戒】叮嚀囑咐之意。[57]【太妃】謂其母。親王之妻當時稱「福晉」；此猶沿明制稱之，故謂王母爲「太妃」也。[58]【王子來省】「來省」謂自京邸前來軍中候視也。「王子」名伯彥訥謨祜，官乾清門三等侍衞，以僧王擒獲林鳳翔案，得擢在御前大臣上行走。後襲爵爲親王。[59]【有司館之】謂地方官設帳供應王子也。[60]【展馬鞍帳外】謂在營帳之外鋪開馬鞍設坐也。[61]【奏】獻也；奉也。[62]【炙肉】以火灼熟之炮肉也。「炙」讀如職。[63]【騎卒】騎從之親兵。[64]【徧啖以片脯】每人給以一片肉脯也。「啖」與「啗」「餤」「噉」竝通，音淡，食也。[65]【踵至】隨後跟來也。[66]【蒸豚】整個燒熟之豬也。[67]【薨】讀如薨，死也。古者階級觀念極深，因而死之稱謂亦分等：天子曰「崩」，公卿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庶人直曰「死」。[68]【啁啾】小鳥沸鳴聲，世俗亦以之狀鬼叫。[69]【須臾】頃刻也。[70]【忠靈不泯】古謂人之精靈不滅者爲鬼神。故忠義貞固之士每歿而爲神，而含冤負屈之輩亦多爲厲鬼云。此處前着一「蓋」字，後著一「云」字，固亦或然之詞耳。讀者不必過泥之。

數演

這也是敍述文，凡分四段。第一段，寫僧王死事之因，又分五節：首敍僧王於咸、同間視師山東；次敍初戰不利，久乃削平教黨，和諸土寇；次敍乘勝南征，擒斬巨魁張洛行、苗沛霖，掃刮淮、潁以北諸匪；次敍追勦捻寇於光、黃、汝、鄧之間，遇伏喪其良將；次敍日夜追逐，馳驅辛苦諸狀。第二段，寫僧王追寇之急，又

分七節：先敍王自率親軍前發，與寇衆十餘萬夾水而陣；次敍寇久怖追軍，窮蹙願降；次敍陳國瑞居中關說已妥，寇方先遣二渠來謁王；次敍王立命殺二渠；次敍寇衆驚散，走入山東境，王益急追；次記當時官軍與寇衆皆疲憊不堪再戰；次敍寇方揚言少寬仍卽降。第三段，寫僧王及從官之死，又分十節：先敍王督陳國瑞等軍與捻寇戰曹南；次敍戰敗退入空堡，被圍數重；次敍官軍糧草俱乏，大有潰散之勢；次敍諸將堅請王突圍而出；次敍王部分諸將，使降賊爲前驅，於黑夜酒醉中上馬而出；次敍降賊之倒戈與國瑞之僅以身免；次敍餘軍之狼狽，天明收隊入小圩，與王相失；次敍官軍望見賊首有戴三眼花翎紅頂過圩者，推知王已遇害；次敍賊去後尋得王屍於麥塍中，載送地方官棺斂之；次敍何建鰲、全順等從官皆死於陣。第四段，記王生前及身後之軼事，頗似傳後的論贊，又分六節：先述僧王斥私財數十百萬充軍實；次述王於恆齡等戰死後常懷必死之志；次述王之友愛；次述王教子之嚴；次述王行軍時之日常生活；次述王臨死之夕京中皆覺有怪風示警云。

習問

一．這篇敍述文中有其它部分混入麼？

二．試就本篇所言，改撰爲「僧格林沁小傳」。

三．綜觀曹爽之難、曹漢陽葉相廣州之變和本篇，試各摘取其着力寫作之點。

四．試略說僧格林沁的時代背景。

談動

朱光潛

朋友：

從屢次來信看，你的心境近來似乎很不寧靜。煩惱究竟是一種暮氣，[1]是一種病態，你還是一個十八九歲的青年，就這樣頹唐沮喪，[3]我實在替你擔憂。

一般人歡喜談玄。你說煩惱，他便從哲學[2]辭典裏拖出「厭世主義」「悲觀哲學」等等堂哉皇哉的字樣來敍你的病由。我不知道你感覺如何，我自己從前彷彿也嘗過煩惱的況味，我祇覺得憂來無方，[4]不但人莫之知，連我自己也莫名其妙，那裏有所謂哲學與人生觀！我也些微領過哲學家的教訓。在心氣和平時，我景仰希臘廊下派哲學者，[5]相信人生當皈依自然，不當存有嗔[6]喜貪戀，我景仰託爾斯泰，[7]相信人生之美在宥與愛，我景仰白朗寧，[8]相信世間有醜纔能有美，不完全乃眞完全。然而外感偶來，心波立湧，拿天大的哲學，也抵擋不住，這固然是由於缺乏修養，但是青年們有幾個修養到「不動心」[9]的地步呢！從前長輩們往往拿「應該不應該」的大道理向我說法。他們說，像我這樣一個青年應該活潑潑的，不應該暮氣沈沈的，應該努力做學問，不應該把自己的憂樂放在心頭。謝謝罷，請留着這副「應該」的方劑，[10]將來患煩惱的人還多呢！

朋友，我們都不過是自然的奴隸。要征服自然，祇得服從自然。違反自然，煩惱纔乘虛而入。要排解

煩悶，也須得使你的自然衝動有機會發洩。人生來好動，好發展，好創造。能動，能發展，能創造，便是順從自然，便能享受快樂。不動，不發展，不創造，便是摧殘生機，便不免感覺煩惱。這種事實在流行語中就可以見出，我們感覺快樂時說「舒暢」，感覺不快樂時說「抑鬱」。這兩個字樣可以用作形容詞，也可以用作動詞。用作形容詞時，牠們描寫快或不快的狀態，用作動詞時，我們可以說牠們說明快或不快的原因。你感覺煩惱，因爲你的生機被抑鬱；你要想快樂，須得使你的生機能舒暢，能宣洩。流行語中又有「閒愁」的字樣，閒人大半易於發愁，就因爲閒時生機靜止而不舒暢。青年人比老年人易於發愁些，因爲青年人的生機比較強旺。小孩子們的生機也很強旺，然而不知道愁苦，因爲他們時時刻刻的遊戲，所以他們的生機不至於被抑鬱。小孩子們偶爾不很樂意，便放聲大哭，哭過了氣就消去。成人們感覺煩惱時也還要拘禮節，那能由你放聲大哭？喫黃連苦在心頭，所以愈覺其苦。哥德[11]少時因失戀[12]而想自殺，幸而他的文機[13]動了，埋頭[14]兩禮拜[15]著成一部維特之煩惱，[16]書成了，他的氣也洩了，自殺的念頭也打消了。你發愁時並不一定要著書，你就讀幾篇哀歌，聽一幕悲劇，借酒澆[17]愁，也可以大暢胸懷。從前我很疑惑何以劇情愈悲而讀之愈覺其快意，近來纔悟得這個洩與鬱的道理。

總之，愁生於鬱，解愁的方法在洩，鬱由於靜止，求洩的方法在動。從前儒家講心性的話，從近代心理學眼光看，都很粗疏，秖有孟子的「盡性」一個主張，[18]含義非常深廣。一切道德學說都不免膚淺，如果不從「盡性」的基點[19]出發。如果把「盡性」兩字懂得透澈，我以爲生活目的在此，生活方法

也就在此。人性固然是複雜的，可是人是動物，基本性不外乎動。從動的中間我們可以尋出無限快慰。這個道理我可以拿兩件小事來印證：從前我住在家裏，自己的書房總歡喜自己打掃。每看到書籍紛亂，灰塵滿地，你親自去灑掃一過，霎時間混濁的世界變成明窗淨几，此時悠然就坐，游目騁懷，[20]乃覺有不可言喻[21]的快慰。再比方你自己是歡喜打網球[22]的，當你起勁打球時，你還記得天地間有所謂煩惱麼！

你大約記得晉人陶士行[23]的故事。他老來罷官閒居，找不得事做，便去搬甎，晨間把一百塊甎由齋裏搬到齋外，暮間把一百塊甎由齋外搬到齋裏。人問其故，他說，「吾方致力中原，[24]過爾優逸，[25]恐不堪事。[26]」他又常對人說，「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其實惜陰何必定要搬甎，不過他老先生還很茁壯，[27]藉這個玩藝兒[28]多活動活動，免得抑鬱無聊罷了。

朋友，閒愁最苦，愁來愁去，人生還是那麼樣一個人生，世界也還是那麼樣一個世界。假如把自己看得偉大，你對於煩惱，當有「不屑」的看待；假如把自己看得渺小，你對於煩惱當有「不值得」的看待；我勸你多打網球，多彈鋼琴，多栽花，多搬甎弄瓦。假如你不歡喜這些玩藝兒，你就談談笑笑，跑跑跳跳，也是好的。就在此祝你

談談笑笑，
跑跑跳跳！

解題

朱光潛字孟實，安徽桐城縣人，現代心理學者及美學研究者。所著有變態心理學、談美、給青年的十二封信等。本篇便是十二封信之一。

詮釋

[1]【暮氣】本謂日暮之氣，一般都取爲精神衰退不能振作之喻。[2]【頹唐沮喪】「頹唐」衰廢貌。「沮喪」失意懊喪也。[3]【哲學】是"Philosophy"的譯名，爲愛智之義。卽研究宇宙萬有之原理與原則的學問也。「哲學辭典」爲翻檢哲學上各種名詞和要項之辭書，並不專指某一本。[4]【無方】無方向原由可尋之謂。[5]【希臘廊下派哲學者】「希臘」已見第一册雕刻詮釋(26)。「廊下派」亦音譯作斯多噶學派，(Stoic School)創始於居比路(Cyprus)人芝諾(Zeno)他的思想，以倫理、宗教爲中堅。這派的開創約在西元前三一〇年頃，流行於希臘、羅馬間，歷五六百年弗替。芝諾嘗講學於斯多亞(Stoa)門弟子很多。斯多亞本是彩廊之意，所以這班門弟子便稱「廊下派哲學者」。上云「景仰」有傾倒羨慕意，與「崇拜」略相當。[6]【嗔】音瞋，怒也。[7]【託爾斯泰】爲俄國小說家"Count Leo Nikolarëvitch Tolstoy"的譯名。他主持社會改良及宗教神祕之說。少年時學於喀山大學，曾入軍隊。後隱居莫斯科附近，與農民爲伍。著作甚多，都含宗教性，意謂基督的祕密專在訓言之

中所以他務以躬行實踐，感化平民爲主，當時俄人宗仰他的極盛。他生於西元一八二二年，死於一九一〇年。[8]【白朗寧】爲英國詩人 "Robert Browning" 的譯名。他與丁尼生 (Tennyson) 並稱爲維多利亞王朝的二大詩人。他少年時沒有好好地受到正規的學校教育，但在十二三歲時詩才已異常發展了。後來他與女詩人依利薩伯巴列德 (Barrett Elizabeth) 結婚，同遊意大利等處。一八六一年，妻死。而他的大著作指環與詩本便在一八六八至一八六九年間出版。他生於一八一二年，死於一八八九年。[9]【不動心】謂志帥其氣，不爲外物所動也。見孟子公孫丑上。[10]【方劑】照方配製之藥劑也。[11]【哥德】爲德國詩人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的譯名。他少年時曾因戀愛失敗而想自殺，後來把他的經歷寫成一小說，卽下文之少年維特之煩惱。他生於一七四九年，死於一八三二年。[12]【失戀】便是戀愛失敗。[13]【文機】作文的動機也。[14]【埋頭】已見第二册藝術與現實詮釋 (11)。[15]【兩禮拜】便是星期兩週，十四天也。[16]【維特之煩惱】卽少年維特之煩惱，原名 "Leiden des jungen Wertters" 出版於一七七四年。這小說可說是哥德以其自身戀愛經驗爲主的自敍傳。出版不久，便有二十餘國的譯文，我國亦有郭沫若的譯本。這小說給與當代的影響很大，有不少青年居然學着書中主人維特的因悲觀而自殺。[17]【澆】音驕，作形容詞用爲「薄」誼，作動詞用爲「沃」「灌」「注」「沖」等誼。此處作動詞解，謂以酒沃愁也。一般習慣，作形容詞用之「澆」讀如梟。[18]【孟子的盡性一個主張】孟子盡心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便是一例。蓋言人能盡竭其

心以思之者，是能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道矣。所謂「安心立命」是也。19【基點】根本要點也，與「標準」略相當。20【游目騁懷】「游目」是極目觀賞。「騁懷」是開拓心胸。21【不可言喻】便是口語所謂「說不出話不出。」22【打網球】爲球戲之一種，規地爲場，中設橫網，戲者在網之兩側用球拍對拍小球；球在網上往來，落網則敗。23【陶士行】名侃，尋陽（晉郡，治柴桑，卽今江西九江縣治）人，原籍鄱陽（亦晉郡，其故治在今江西鄱陽縣北）。他的晨暮運甓，是在廣州刺史任上時的故事，並不是「老來罷官閒居」的時候。作者記憶偶疏，致有此誤。詳可參看晉書卷六十六陶侃傳。24【致力中原】「致力」猶言「盡力」。時晉廷越在江左，中原爲外族所據，陶侃志在恢復，故有此語。但「吾方……不堪事」數語是侃在荊州刺史任上時所說，這里作者又記錯了。25【過爾優逸】猶言「這樣地過於舒適」也。26【不堪事】擔當不起大事也。27【苗壯】「苗」音邀，草初生貌。不論動物、植物，當它生機壯盛的時候，都叫做「苗壯」。語本孟子萬章下「牛羊茁壯長而已矣。」28【玩藝兒】隨便弄弄，不一定當正的事情也。玩具亦可被以此稱。

數演

這是主張人生應當活動的文字，形式是通問的書札。全篇共分六段。第一段，說心境煩惱的不當。第二段，說蠲除煩惱萬不要上「厭世主義」和「悲觀哲學」等堂哉皇哉的字樣的當。第三段，說親近自然與宣洩抑鬱的重要。第四段，說解愁宣鬱全在盡性地活動。第五段，引晉人陶侃的故事，說明活

動便能免變。第五段，歸結到多運動、多談笑則閒愁自去云。

本篇裏有一個主張，就是「解愁的方法在洩」，「求洩的方法在動」。自己具有主張，希望讀者信從，當然是議論文了。但這篇議論文與一般的議論文有點不同；一般的議論文並不對固定的某人說話，而這篇的對象只是感到煩惱的某青年。並且，這篇的論點是存在對象身上的；因爲某青年感到煩惱，作者才對他說解愁、求洩的法門；這不比先前讀過的許多議論文那樣，論點大概是由作者自己選定的。更進一層，這篇的態度也值得注意：言辭之間流蕩着情感，處處替對方打算，惟恐不夠周密。這樣的議論文，可以加上「勸誘的」一個形容詞，使它與一般的議論文有個區別。這是說它不單靠嚴正的理論折服別人，而設身處地，爲對方着想，勸誘對方依從持論人的主張。這「誘」字並不含甚麼不好的意味，相當於「引導」或「啓迪」，就是「循循善誘」的「誘」字。

對別人致勸誘猶如醫生診病。一要剖析對方所持見解的不合，並探求所以致此的根源，這好比醫生的診斷；二要發表自己的主張，這好比醫生的開方。如果剖析得精密，探求得確當，對方自當恍然醒悟，放棄了所持的見解。這當兒，作者更給他以作者自己的一個主張。他既放棄了舊的，自然容易接受新的。他一經接受，作者就達到勸誘的目的了。就把本篇爲例，約略講它的進展順序。這篇第二段裏就給與對方不少的同情；作者說那種「憂來無方」甚麼都「抵擋不住」的況味，也曾嘗過，那不是「應該不應該的大道理」所能克服的，這樣說時，就使對方安了心，知道所謂煩惱原是青年常有的

病，而現在寫信來勸慰的人決非捧着「應該不應該的大道理」的。要勸誘別人最緊要的是排除對方信從上的障礙。說是青年常有的病，便可知不會特加責備；說並不捧着「應該不應該的大道理」便可知勸慰完全出於關切的好意：這樣的勸慰不是誰都很樂於信從的麼？第三段裏說「能動，能發展，能創造，便是順從自然，便能享受快樂；不動，不發展，不創造，便是摧殘生機，不免感覺煩惱；」以下更引「閒人大半易於發愁，」「青年人比老年人易於發愁些，」「小孩子們……不知道愁苦」作證：這就剖析出快樂和煩惱的質素，探求到快樂和煩惱的根源。對方既在那里煩惱，他的病因當然由於「生機被抑鬱，」解救的方法無疑地是求宣洩了。於是第四段裏就提出了「求洩的方法在動」——這是作者的主張，也是作者開給對方的藥方。除引一些日常經驗（整理書房、起勁打球）外，更在第五段裏舉古人的事作證。末段說「能動」的人對於煩惱宜如何看待，並且列舉打球、彈琴等項目，給「動」字作具體的注腳。全篇裏沒有斥責煩惱的語句，沒有「應該不應該的大道理」，讀下去只像面對着無所不談的好友，聽他談體貼入微的衷腸話：這是勸誘文字的魔力，一般的議論文所不具的。靠着這魔力，其效果當然更大。

習問

一．談動裏所引的陶士行故事，有沒有錯誤的地方？

二．爲甚麼這一篇「談動」的議論文可以再加一個形容詞「勸誘的？」

三·勸誘的文字應該有那一些必要的條件？

談靜

朱光潛

前信談動，祇說出一面眞理。人生樂趣，一半得之於活動，也還有一半得之於感受。所謂「感受」是被動的，是容許自然界事物感動我的感官和心靈。這兩個字涵義極廣。眼見顏色，耳聞聲音，是感受；見顏色而知其美，聞聲音而知其和，也是感受。同一美顏，同一和聲，而各個人所見到的美與和的程度，又隨天資境遇而不同。比方路邊有一棵蒼松，你見到牠祇覺得可以砍來造船，我見到牠可以讓人納涼，旁人也許說牠很宜於入畫，或者說牠是高風亮節[1]的象徵。再比方街上有一個乞丐，我祇見到他的蓬頭垢面，覺得他很討厭，你見他便發慈悲心，給他一個銅子，旁人見到他也許立刻發下宏願，要打翻社會制度。這幾個人反應不同，都由於感受力有強有弱。

世間天才之所以爲天才，固然由於具有偉大的創造力，而他的感受力也分外比一般人強烈。比方詩人和美術家，你見不到的東西他能見到，你聞不到的東西他能聞到。麻木不仁[2]的人就不然，你就請伯牙[3]向他彈琴，他也祇聯想到棉花匠彈花。感受也可以說是「領略」，不過領略祇是感受的一方面。世界上最快活的人不僅是最活動的人，也是最能領略的人。所謂領略，就是能在生活中尋出趣味。好比喝茶，渴漢祇管滿口吞嚥，會喝茶的人卻一口一口的細啜，能領略其中風味。

能處處領略到趣味的人，決不至於岑寂，[4]也決不至於煩悶。朱子[5]有一首詩說，「半畝方塘一鑑開，[6]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這是一種絕美的境界。你姑且閉目一思索，把這幅圖畫印在腦裏，然後假想這半畝方塘便是你自己的心，你看這首詩比擬人生苦樂多麼愜當！[7]一般人的生活乾燥，秖因爲他們的那「半畝方塘」中沒有天光雲影，沒有源頭活水來，這源頭活水便是領略得的趣味。

領略趣味的能力固然一半由於天資，一半也由於修養。大約靜中比較容易見出趣味。物理上有一條定律說：兩物不能同時並存於同一空間。這個定律，在心理方面也可以說得通。一般人不能感受趣味，大半因爲心地太忙，不空所以不靈。我所謂「靜」便是指心界的空靈，不是指物界的沈寂，物界永遠不沈寂的。你的心境愈空靈，你愈不覺得物界沈寂；或者我還可以進一步說，你的心界愈空靈，你也愈不覺得物界喧嘈。所以習靜並不必定要逃空谷，[8]也不必定要學佛家靜坐參禪。[9]靜與閒也不同。許多閒人，不必都能領略靜中趣味，而能領略靜中趣味的人，也不必定要閒。在百忙中，在塵市喧攘中，你偶然間丟開一切，悠然遐想，你心中便驀然[10]似有一道靈光閃爍，無窮妙悟，[11]便源源而來。這就是忙中靜趣。

我這番話都是替兩句人人知道的詩下注腳。這兩句詩就是「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12]大約詩人的領略力比一般人都要大。近來看周作人的雨天的書[13]日本人小林一茶的一

首俳句：

不要打哪，蒼蠅搓他的手，搓他的腳呢。

覺得這種情境眞是幽美。你懂得這一句詩，就懂得我所謂靜趣。中國詩人到這種境界的也很多。現在姑且就一時所想到的寫幾句給你看。

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

——古詩，作者姓名佚。

山滌餘靄[14]宇曖[15]微霄。有風自南，翼[16]彼新苗。

——陶淵明[17]時運。

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陶淵明飲酒。

目送飄鴻，手揮五弦。[18]俯仰自得，游心太玄。[19]

——嵇叔夜[20]送秀才從軍。

倚杖柴門外，臨風聽暮蟬。渡頭餘落日，墟裏上孤煙。[21]

——王摩詰[22]贈裴迪。[23]

像這一類描寫靜趣的詩，唐人五言絕句[24]中最多。你祇要仔細玩味，便可以見到這個宇宙又有

一種景象，爲你平時所未見到的。梁任公的飲冰室文集裏有一篇談「煙士披里純」[25]，哲姆士[26]（James）的與教員學生談話（Talks To Teachers and Students）裏面有三篇談人生觀，關於靜趣都說得很透闢。可惜此時這兩部書都不在手邊，不能錄幾段出來給你看。你最好自己到圖書館去查閱。哲姆士的與教員學生談話那三篇文章（最後三篇），尤其值得一讀，記得我從前讀這三篇文章，很受他感動。

靜的修養不僅是可以使你領略趣味，對於求學處事都有極大幫助。釋迦牟尼[27]在菩提樹[28]陰靜坐而證道的故事，你是知道的。古今許多偉大人物常能在倉皇擾亂中雍容應付事變，絲毫不覺張皇，就因爲能鎮靜。現代生活忙碌，而青年人又多浮躁，你站在這潮流裏，自然也難免跟着旁人亂嚷。不過忙裏偶然偷閒，鬧中偶然習靜，於身於心，都有極大裨益。你多在靜中領略些趣味，不特你自己受用，就是你的朋友們看着你也快慰些。我生平不怕呆人，也不怕聰明過度的人，祇是對着沒有趣味的人，要勉強同他說應酬話，眞是覺得苦也。你對着有趣味的人，你並不必多談話，祇是默然相對，心領神會，[29]便可覺得朋友中間的無上至樂。你有時大概也發生同樣感想罷？

解題

這談靜與前篇談動是相成的，也是給青年的十二封信中的一封。

詮釋

[1]【高風亮節】是說風格和節操的清高。[2]【麻木不仁】謂感覺不靈敏。[3]【伯牙】春秋時之善鼓琴者。相傳與鍾子期善，子期死，伯牙痛失知音，遂不復鼓琴云。後世流行之琴譜，因有伯牙操之目。[4]【岑寂】沈悶且寂寞也。[5]【朱子】卽南宋大儒朱熹。詳後第五册晦翁語錄二則之解題。[6]【一鑑開】謂像展開一面鏡子也。[7]【愜當】卽十分精當可使人滿意之謂，爲「愜心貴當」之簡寫。[8]【逃空谷】逃避於深山窮谷之中也。[9]【參禪】謂參究禪學。[10]【驀然】與「驀地」同，倏忽之間也。[11]【妙悟】神妙的理解也。[12]【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宋儒程顥詩句。[13]【雨天的書引】指雨天的書中蒼蠅所引。但蒼蠅亦兼收爲澤瀉集的第一篇，已見本書第二册。小林一茶卽詳蒼蠅詮釋（19）。[14]【餘靄】殘留的雲氣也。[15]【曖】微暗貌。[16]【翼】覆也。[17]【陶淵明】卽晉末大詩人陶潛。詳後第四册停雲解題。[18]【目送飄鴻手揮五弦】言手彈五弦之琴而目送飛鴻之遠引也。「飄」係「歸」字之誤，詳後第四册送季才入軍。此下作「送秀才從軍」亦微異。[19]【太玄】卽「太虛」「太空」之意，今所謂大自然也。亦作「泰玄」。[20]【嵇叔夜】卽魏詩人嵇康。詳後第四册送秀才入軍解題。[21]【墟裏上孤煙】謂村落中有一縷炊煙直上天空也。[22]【王摩詰】卽唐詩人王維。已詳第二册苦熱解題。[23]【裴迪】爲王維在輞川別墅時浮舟往來，彈琴賦詩之道友。見王維傳。非五代初年爲朱全忠理財之裴迪。[24]【五言絕句】上引王維贈裴迪便是「五絕」之一。絕句之意義，已詳第

一册蔬園雜詠敷演。[25]【煙士披里純】爲 "inspiration" 的音譯，意卽靈感。靈感由人的直感而來，是一種普通理性所不能判斷的靈妙的感興。例如詩人或藝術家制作偉大的作品時，每從超人的偉大精神所得到的一種神來之興是也。梁任公卽梁啓超，已屢見。這談煙士披里純收乙丑重編本飲冰室文集中。[26]【哲姆士】爲美國哲學家 "William James" 的譯名，亦作詹姆士。他以倡導實驗主義 (Pragmatism) 知名，尤精於心理學。他生於一八四二年，爲紐約 (New York) 人。曾在勞林斯 (Lawrence) 專科學院肄業。一八七二年，任哈佛大學 (Harvard University) 哲學教授。著作甚多，其最馳聲譽者爲心理學原理、實驗主義、宗教經驗之種種及其論文集。死於一九一〇年。[27]【釋迦牟尼】亦稱釋迦文佛，爲佛教之始祖。生當周靈王時，幼名悉達。父淨飯王，北印度迦毘羅城主。母摩耶夫人。悉達年十六，娶耶輸多羅，舉一子。年十九，入雪山修行六年。既出山，在迦耶山之菩提樹下大有所悟。遂四出說法，凡四十餘年。年八十，示寂於跋陀河之遮羅雙樹間，當周敬王時。或云「釋迦」之義，爲能仁，「牟尼」之義爲寂默，佛以悲智濟度衆生，故得此嘉號云。[28]【菩提樹】卽畢鉢羅樹，爲常綠亞喬木，高二丈餘。葉卵形，端甚尖長。花隱於花托中。實圓，質堅不朽。今廣東亦多產之，瓊山縣一帶便呼其實爲金剛子，可取以作念珠。[29]【心領神會】謂不必假言說而自然領會也。

敷演

這是說「動」的另一面的道理的，以「感受」來發揮「靜趣」，正與前文的「以動求洩，以洩

解鬱」的意味一樣。所以這兩篇文字是一貫的。談靜凡分七段。第一段，說人生樂趣一半得之於活動，一半也得之於感受。第二段，說具有偉大創造力的人，他的感受力也分外比一般人強烈。第三段，說若能處處感受到趣味，便決不至於岑寂與苦悶。第四段，說感受趣味的能力一半由於天資，一半也由於修養，而修養這種感受力必須心地空靈，然後靜趣可得。第五段，引古人的詩句和日本小林一茶的俳句來說靜趣之可貴，且以證明詩人感受力之強。第六段，說玩味靜趣便可感受到平時所未曾見到的宇宙的另一種景象。第七段結到靜的修養不但可以感受趣味，而且對於求學、處事也都有極大的幫助。這樣說法，當然也富有勸誘的色彩。

議論文是甚麼？議論文的目的何在？議論文與其它文體有怎樣一個區別？這些問題，我們前在第一册寄小讀者二十三的「敷演」裏已經解答。我們知道議論文的主要條件，就是「直抒主張，要人家聽從。」爲要做到這個條件，根本就得自己有個主張，那不容說了。又因要人家聽從，不致被認爲獨斷，那麼單拿出主張來是不夠的，還須給與證明。若更有容易引起疑問之點，便當逐一剖析解答，務使人完全信從而止。所以議論文的要項，除確定主張之外，還須立證釋疑，以堅定人的信念。然而「確定主張」和「立證釋疑」都只是方法上的話。若問那種主張應該取，那種證明可以應用，那種疑念必得解釋，便須從整個的生活經驗中去求解答了。

習問

一、試把談靜各段的內容，再分節說明它。

二、談動與談靜照字面是衝突的，究竟它倆能不能打成一貫的理論？

三、我們要直抒主張使人家聽從，必得顧到那些事項？

廉頗藺相如列傳　史記

廉頗者，趙[1]之良將也。趙惠文王[2]十六年，[3]廉頗爲趙將，伐齊，[4]大破之，取陽晉，[5]拜爲上卿，[6]以勇氣聞於諸侯。

藺相如者，趙人也，爲趙宦者令[7]繆賢舍人。[8]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9]秦昭王[10]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c]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11]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12]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13]者，未得。

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14]欲亡走燕。[15]臣舍人相如止[16]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17]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18]而燕弱，而君幸[19]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20]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21]伏斧質[22]，請罪，則幸得脫[23]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24]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

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25]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26]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27]寧許以負秦曲。[28]」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29]」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

秦王坐章臺[30]見相如。相如奉璧奏[31]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32]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33]相如視秦王無意償[34]趙城，乃前曰，「璧有瑕，[35]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卻立，[36]倚柱，怒髮上衝冠。[37]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38]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驩，[39]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40]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41]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42]禮節甚倨，[43]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44]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45]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46]相如度[47]秦王特以詐詳[48]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49]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50]

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51]歸璧於趙。秦王齋五日後，

乃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52]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53]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54]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55]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56]唯[57]大王與羣臣熟計議之。[58]」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59]左右或欲引相如去。[60]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61]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62]畢禮而歸之。[63]

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爲上大夫。[64]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

其後秦伐趙，拔石城；[65]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66]於西河[67]外澠池。[68]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69]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70]」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

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71]前書[72]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73]請奉盆缻[74]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缻，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缻。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

王矣。」左右欲刃[75]相如。相如張目叱[76]之，左右皆靡。[77]於是秦王不懌，[78]爲一擊缻。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缻。」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79]」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80]爲趙王壽。」秦王竟酒，[81]終不能加勝[82]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

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83]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84]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85]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86]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87]

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88]者，徒慕君之高義[89]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90]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91]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92]」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93]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94]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95]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96]

太史公曰：[97]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98]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99]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100]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101]其處智勇，可謂兼之[102]矣！

解題

史記已詳第二册西門豹治鄴解題。此傳原列史記卷八十一，「列傳」第二十一。目錄雖分著廉頗、藺相如、趙奢、李牧四人之名，而八十一卷之標題卻書作「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趙奢、李牧事略則各提行附書於廉、藺之後，太史公贊之前。贊文中亦止及廉、藺，不及趙、李。今仍原題迻錄，而節去趙、李之事，別加一柱線以識之。「藺」讀如吝。藺氏出姬姓，晉韓厥玄孫康仕趙，食采於藺（趙邑，漢置藺縣，後漢末廢，故城在今山西離石縣西），因以爲氏。相如卽其後裔也。

詮釋

[1]【趙】戰國時七雄之一。嬴姓。其先造父始封於趙城，在今山西趙城縣西南。後世世事晉爲大夫。至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當晉烈公止十七年，趙烈侯籍六年，西元前四〇三年，歲次戊寅），趙籍與魏斯、韓虔共分晉土，始受周命爲諸侯。都晉陽，故城在今山西太原縣北。獻侯徙中牟，故城在今河南湯陰縣西五十里。肅侯徙邯鄲，故城在今河北邯鄲縣西南十里。今河北南部、山西東部及河南黃河以北之北部，皆其地也。後爲秦所滅。[2]【趙惠文王】趙國第七君，名何，爲武靈王庶子。在位三十三年。事詳史記卷四十三趙世家。[3]【十六年】當周赧王三十二年，秦昭王二十四年，西元前二八三年，歲次戊寅。[4]【齊】戰國時七雄之一。其地本承春秋時姜氏之齊。周武王初封太公望於此，都營丘，卽今山東臨淄

縣（一說山東昌樂縣東南有廢營陵城，卽古營丘。）胡公徙都薄姑，卽今山東博興縣東北十五里之薄姑城。獻公又徙臨淄，卽今縣。至康公十九年（當周安王十六年，西元前三八六年，歲次乙未），爲權臣田和所篡，亦受周命列爲諸侯。至是雖仍齊號，實易姜氏爲田氏矣，故史亦稱「田齊」。今山東益都以西至歷城、聊城之間，北至河北景、滄諸縣，東南至海，皆戰國時齊地也。後爲秦所併。

【陽秦】衞邑，後屬齊，在今山東鄆城縣西。別本作「晉陽」者，誤。

【上卿】當時天子與諸侯俱置卿、大夫、士等。「上卿」實爲最高之官。

【宦者令】宦官之長。「宦者」卽宦官，給事左右之閹人也。繆賢之「繆」讀如妙。

【舍人】左右親近之通稱。當時貴官多有之。

【楚和氏璧】「楚」亦戰國七雄之一，非姓。周成王時封其先人熊繹於荊蠻，爲楚受封之始，故亦稱荊。春秋初，已強盛稱王。至戰國時兼併益大，今湖南、湖北、安徽、江蘇、浙江、河南、江西各一部，及四川巫山以東，廣西蒼梧以北，陝西洵陽以南，皆其地也。初都丹陽，故城在今湖北秭歸縣東。後徙郢，卽今湖北江陵縣北紀南城。後又徙都一名鄢郢，故城在今湖北宜城縣西南。及秦拔鄢郢，徙保於陳，卽今河南淮陽縣。考烈王遷鉅陽，或以爲卽今安徽阜陽縣西北四十里之細陽城，又徙壽春，卽今安徽壽縣。後爲秦所滅。「璧」，玉之平圓而中有孔者，其徑六寸。後遂爲寶玉之通稱。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獻之厲王。玉人相之，曰「石也。」王以爲誑，刖其左足。復獻於武王。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刖其右足。文王卽位，和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淚盡繼之以血。王使人問之，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也。」

王乃使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見韓非子卷四和氏。10【秦昭王】秦國第三十三君，名稷，爲秦武王異母弟。在位五十六年，卒謚「昭襄」，故亦稱昭襄王。昭王時以太后弟魏冉爲相，白起爲將，攻破諸侯之師。東周君來朝，西周君盡獻其邑。取周九鼎，一飛入泗水，餘八入於秦。其時秦極彊盛，天下來賓，已早具統一之機矣。史記卷五有秦本紀，目錄標明「秦昭襄王」與「莊襄王」。秦，嬴姓，亦春秋時舊國。其先爲伯益之後非子，周孝王始封爲附庸而邑之秦，今甘肅天水縣故秦城是。莊公徙居犬丘，即今陝西興平縣東南十里之槐里城。襄公討西戎有功，平王賜以岐、豐之地，列爲諸侯，徙居汧，即今陝西隴縣南三里之汧城。文公復卜居汧、渭間，即今陝西鄜縣西四十六里。德公徙居雍，今陝西鳳翔縣治。獻公徙櫟陽，故城在今陝西臨潼縣北五十里。孝公徙都咸陽，故城在今陝西長安縣東之渭城故城。今陝西長安縣以西皆其地。至戰國時，惠文君自稱王。至始皇而兼併六國。11【予】與也；畀也；給付也。12【患】恐也；慮也。13【報秦】至秦答聘，且相機應付也。14【縞計】私下打算也。15【亡走燕】逃奔燕國也。燕亦春秋舊國，姬姓。周武王始封弟召公奭於燕，即今河北大興縣。戰國時易王始稱王，爲七雄之一。今河北、遼寧及朝鮮北部皆其地。後滅於秦。16【止】諫阻也。17【語】謂告語之。18【彊】「強」之本字。讀上聲，即爲「勉彊」之「彊」。後文「終不可彊奪」，即其例也。19【幸】有寵之謂。20【束】縛也。21【肉袒】去上衣露肢體之謂。意蓋以爲歸罪就刑戮，所以表其服順也。22【伏斧質】「質」亦作「鑕」，鐵也。古刑人，以身置鐵上，用斧斫之。「伏斧質」謂身伏斧質之旁候刑也。23【幸

得脫】謂或可徼幸脫罪也。24【幸赦】施恩赦罪也。「赦」音舍，釋也宥也；免也。25【寡人】人君自稱之謙詞。可詳參第二册諸葛亮吾戰羣儒詮釋（11）「孤」條。26【曲】直之反，屈也。此云「曲在趙」，蓋謂「趙之理屈。」27【均之二策】謂左右不過二策。「均之」猶口語所謂「反正」「左不過」或「橫豎」之類。28【負秦曲】謂使秦負理屈之責也。29【完璧歸趙】謂以完整之璧還歸趙廷也。後世謂還物償債爲「歸趙」，意蓋本此。30【章臺】秦宮名，在今陝西長安縣東渭城故城之西南隅。31【奏】奉獻也。已見前科爾沁親王死事略詮釋（61）。32【傳以示】便是傳觀。謂以璧傳遞諸人挨次看之也。33【呼萬歲】爲表示得意之口號。此有奉賀其上之意。34【償】抵直曰「償。」故還欠亦曰「償。」35【瑕】玉玷也。即玉上不純之徼點。36【卻立】退步直立也。37【怒髮上衝冠】極狀其怒之盛，非眞謂頭髮直豎，可將所戴之冠衝去也。38【布衣之交】猶言「平民間互相交往」。39【驩】與「歡」「懽」並通。上云「逆」，違也。「逆驩」便是違反其歡心。40【齋戒】已詳第二册西門豹治鄴詮釋（11）。41【嚴】莊也；敬也。42【列觀】指平日燕居之諸宮觀，對外廷而言，即後世所謂「便殿」也。43【倨】傲也。此有簡慢誼。44【急】逼也；促也。45【睨】音詣，斜視也。46【案圖指……予趙】謂案照地圖，指明自咸陽以東之十五大邑割予趙國也。「都」，邑之大者。47【度】讀如鐸，料想也。48【詐詳】即「詐佯」，虛飾也。49【設九賓於廷】「廷」，朝廷也。朝會大典例御外廷，所以別於列觀燕見之私也。「九賓」之說甚紛，要以宋劉敞擯贊備儀之說爲近是。「設九賓於廷」即謂備法物儀

仗於外廷，用擯贊導引相見也。50【廣成傳舍】「傳舍」，驛館也。猶今之客店。「廣成」，傳舍之名。上一「舍」字作動詞用，留居之意。51【衣褐……從徑道亡】「褐」貧賤者之服色。「衣褐懷其璧」便是化裝貧苦之人，使人不注意其身藏寶物也。「從徑道亡」，謂從捷徑間道逃去也。52【繆公】即秦國第十三君繆公。「繆」讀如穆，故亦稱穆公。公名任好，爲德公第三子。在位三十九年，益國二十，開地千里，遂霸西戎。春秋五霸，秦繆公其一也。事詳秦本紀。53【堅明約束】信誓也；堅守約言也。54【間至趙矣】猶口語「將到趙國了」。「間」近也。55【一介之使】謂單遣一個使臣也。「介」與「芥」通，「一介」便是「微眞」，亦與「个」通，「一介」便是「一个人」俱可通。56【就湯鑊】便是就烹。古有烹刑，煮鑊湯令沸，投人其中。57【唯】祈望之詞。58【熟計議之】仔細往復籌謀也。59【嘻】驚而怒之之詞，讀如希。60【引相如去】謂牽相如去就刑也。61【厚遇】便是優待。62【廷見相如】正式接見相如於外廷也。63【畢禮而歸之】從容成禮而送歸也。64【上大夫】僅下於卿之顯官也。65【石城】在今河南林縣西南八十五里。按秦拔趙石城在趙惠文王十八年。66【好會】修好之會盟也。67【西河】即今陝西舊同州府地，以在黃河之西，故名。西河本魏地，後屬秦。澠池在西河之南，自秦視之，故稱「外」。68【澠池】本韓邑，後屬秦。漢置澠池縣，亦作黽池，與澠池水源南北相對。（澠池水在河南宜陽縣西，一名西渡河，東南流入洛。）曹魏移西蠡城，在今洛寧縣西。後魏移於今縣西十三里，并置澠池郡。隋又移於今縣東二十五里之新安驛，復移治大鄔城。唐移於雙橋，即今治。金置韶州。元

仍爲澠池縣。明清因之，皆屬河南河南府。民國初，屬河南河洛道。今直隸河南省政府。隴海鐵路經由之。按秦、趙澠池之會在趙惠文王二十年。[69]【訣】音決，別也。將長別而贈之以言亦曰「訣」。此處蓋取後一義。[70]【絕秦望】斷絕秦國覬覦之念也。[71]【御史】可參看前鵝籠夫人傳詮釋（65）「侍御」條。此處卽泛說隨侍左右記君言動之史官。[72]【前書】當場記載也。[73]【秦聲】秦國之土風歌。今猶以陝西流行之梆子調爲「秦腔」。[74]【缶】卽「缶」，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每鼓之以節歌，故相如奉缶請爲秦聲也。[75]【刃】作動詞用，以刃殺之也。[76]【叱】讀如赤，大聲訶之也。[77]【廢】偃也。故草木之不禁風而散亂曰「披靡」，軍陣潰敗亦曰「披靡」。此處有退卻意。[78]【不懌】不悅也。便是所謂「不快」，有勉強容忍之意。[79]【壽】此作饋獻解。「以……爲壽」卽「以……爲禮物」也。[80]【咸陽】已見前（10）「秦昭王」條。非今之咸陽縣。今咸陽縣本卽古杜郵亭，隋始置縣，尋廢。故城在今縣東十三里。唐復置縣，徙治今縣東五里，在渭河北。明移治今所，屬陝西西安府。清因之。民國初屬陝西關中道。今直隸陝西省政府。[81]【竟酒】猶云「終席」。[82]【加勝】猶云「較勝」。此有折服誼。[83]【右】上也。我國文字直寫右行，職高者名錄在上，於人爲右；職卑者名錄在下，於人爲左。故在高位者稱膺「右職」，而呼降調爲「左遷」。[84]【素賤人】卽指其曾爲宦者令繆賢舍人事。所謂「素素」是也。[85]【宣言】明布口說也。故今公告之文字亦曰「宣言」。[86]【爭列】爭朝班前後之次序也。[87]【引車避匿】迴車躲讓也。[88]【事】侍奉也。[89]【高義】高尙的品格之謂。[90]【庸人】平常之

人。91【不肖】本謂子之不如父。引而申之，凡不賢皆曰「不肖」。92【廉將軍孰與秦王】謂廉將軍與秦王誰勝也。翻成口語，便是「你們看廉將軍比秦王更可怕麼？」93【駡】本謂馬之不良者，與前「不肖」相當。94【負荊】「荊」，杖也。「負荊」言願受杖，表明謝罪之意也。與前「伏斧質」略當，而意較輕。今人每稱謝過爲「負荊」，蓋本此。95【寬】容恕也。96【刎頸之交】「刎」音吻（ㄨㄣˇ）上聲，剄也；割也。「刎頸之交」謂以性命相許，要齊死生，雖刎頸而不辭也。今人每稱交誼之篤爲「割頭換頸」，意亦本此。97【太史公曰】司馬遷自己之說辭，以下卽所謂「論贊」也。論贊之體式，已詳見第二册大鐵椎傳敷演之第二節。「太史」在三代爲史官、曆官之長。漢時置太史令，屬太常，司馬談、司馬遷父子世守其官。其所以稱「太史公」者，有二說：一謂遷尊其父，故稱「太史公」；一謂太史令掌天文及國史，其職尊貴與三公等，故稱「太史公」。現在這兩說竟還沒有確定誰是誰非。因此，同樣的「太史公曰」，那班史學家也就隨便分出「這是司馬遷述其父談之辭」，或「這是司馬遷自己以史官的立場而加以論斷」了。98【處死者難】謂從容就死之難也。99【勢不過誅】謂當時情勢充量不過殺身而已。100【信】讀如伸，誼並通。「威信敵國」便是伸威於敵國。101【名重太山】「太山」卽泰山，已詳第一册登泰山記解題。「名重太山」謂相如之名比泰山更著也。102【兼之】謂兼有智勇也。

敷演

本文除刪去趙奢、李牧的部分外，連贊語凡十二段。第一段，寫廉頗的出處。第二段，寫藺相如的出處，與秦王欲取趙王所得的楚和氏璧，趙廷爲此聚議未決。第三段，寫繆賢的舉薦相如。第四段，寫相如的勸請趙王以璧予秦，並自薦願奉璧以使於秦。第五段，寫秦王的受璧不償城，相如乃計索此璧，面折秦王。第六段，寫相如使從者以完璧歸趙，秦王卒設九賓廷見相如，從容遣還。第七段，寫相如歸拜上大夫，秦既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以璧予秦。第八段，寫秦連年伐趙，且欲與趙王會澠池，廉頗、相如勸王赴會以掩怯弱，相如並亦隨同前往。第九段，寫澠池之會，相如又劫制秦王，使不敢動。第十段，寫相如歸拜上卿，廉頗不甘居其下，宣言將面辱相如，相如每稱病或引車以避之。第十一段，寫相如舍人的公憤與相如自己的解答，廉頗聞言感動，遂登門謝罪，卒成刎頸之交。末段爲作者的意見，以爲相如那樣的成就，實在是智勇兼全的表見。

這當然是敍述文。關於敍述文的情形，我們已經領略了不少，現在再談談敍述文中必備的兩個要件——主人翁與場面——罷。敍述文是敍述事情的，事情是由若干人物有所活動而構成的；故敍述文中少不了人物和它的活動。這廉頗藺相如列傳中，有廉頗、藺相如、趙惠文王、秦昭王、繆賢、秦王的左右和美人、相如的從者、秦御史、趙御史和相如的舍人等一批人物，以及他們的活動。若干有所活動的人物裏頭，有處於主要地位，有處於賓從的地位的。處於主要地位的人物就是活動得最多、支持那事情的人物，假若沒有他，也就沒有那事情了。處於賓從地位的人物卻不然，他只在那事情中間充一

個「配角」使事情得以延續、發展而已。我們稱處於主要地位的人物爲「主人翁」。（參看第二冊費宮人傳「敷演」裏所講的「傳主」。）藺相如之爲這篇的主人翁，那是不言而喻的；廉頗雖在題目上顯着較高的地位，其實嚴格說來只與費宮人傳裏的魏宮人同樣，僅有附傳的次要資格。（也要參看費宮人傳的「敷演」。）

但敍述的文字，人物更多，活動更繁的，往往而有，我們從前讀過的許多敍述文中便不乏其例。最顯著的，當推赤壁之戰。所以在事實上，一篇敍述文中並不能限定只有一個主人翁在事情的延續、發展中，幾個人有同度的活動，處同等的重要地位，那就同樣是主人翁。我們試看赤壁之戰「順流東下」的雖是曹操，但曹操在這篇中活動並不多，故不是主人翁。而魯肅的勸說孫權，劉備諸葛亮的勸說孫權，孫權的決志抗曹，周瑜的定策應戰，都是極關重要的活動；故魯肅、諸葛亮、孫權、周瑜都可認爲篇中的主人翁。放寬些說，廉頗也自然是本列傳中的主人翁之一個了。

寫作敍述文時，宜先認定在這被敍述的事情中間，誰是主人翁。認定之後下筆，對於主人翁的言論、行動宜着力敍述，使不失他的主人翁的地位。敍述文固然以事情爲張本，儘可依據事情本身的進行次第，從事敍述（前曾說過，這是敍述方法的一種，不是唯一的方法；）但敍述文決非把事情完全鈔錄下來，對於人物及其活動不能不有所輕重、取舍，或者舍去那些不重要的，便足以顯出主人翁及其活動的重要性來。如赤壁之戰中寫劉備和魯肅、周瑜談話都極簡略，就因爲劉備不是重要人物而

魯肅、周瑜是主人翁的緣故。

若干人物有所活動，不能不在某一個境界中；譬如兩個人談話，不在路上，便在家裏，不在辦事室，便在游息所，若說甚麼地方都不在，那是不能想像的事。人物有所活動又必占時間；譬如你到朋友家去商量一件事情，費了半點鐘，這半點鐘便是訪友這一項活動所占的時間。在某一個境界中，占若干連續的時間，若干人物有所活動，我們稱爲「一個場面」。我國的舊劇裏，一個人獨唱獨白或者幾個人對唱對白，從登場到下場是一個場面；也有並不下場，只在臺上來回走幾趟，表示從此處到彼處的，這就是另換一個場面。西洋流入的新劇那就用分幕的方法，每一幕所表演的，限定爲某一個境界、某一段時間內所發生的事情。這樣的一幕正相當於我們所說的「一個場面」。

頭緒較繁複的敍述文常須轉換場面，換言之，便是不止一個場面。即取本篇來看，便有七個場面：趙廷的聚謀是一個場面；繆賢的舉薦藺相如是一個場面；相如面折秦王是一個場面；秦王廷見相如是一個場面；澠池之會是一個場面；廉、藺失歡是一個場面；廉、藺交親又是一個場面。場面的轉換必須提點清楚，否則便難使人明曉。譬如本篇的第一場面到第二場面是順轉的，故用「於是王召見」一語點明；第二場面到第三場面也是順轉的，故用「秦王坐章臺見相如」一語點明；第四、第五、第六場面都是另起的，故一用「度秦王決負約不償城」一用「趙王遂行相如從」一用「位在廉頗之右」來提醒；第六場面到第七場面又是順轉的，故用「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

一語來點明它。假若缺少了這等語句，豈不使人糊塗起來？寫作敍述文缺少這等語句固是不大會有的事，但提點得不清楚，也就與缺少無異。怎樣才算清楚呢？須境界與時間非常確定，讓人物在其間活動，得以完成一個場面，才算清楚。

習問

一．在敍述文中，「主人翁」是甚麼？「場面」又是甚麼？

二．在一篇敍述文中主人翁與場面是否限定各只一個？

三．任提前已讀過的敍述文一篇，分別指出它的主人翁與場面來。

爭論　崔述

廉頗爲趙將，有大功，拜爲上卿。閻相如爲趙奉璧於秦，完璧而歸，又相趙王會秦王於澠池，亦拜爲上卿，位廉頗右。頗羞爲之下，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稱病不與爭；望見頗，引車避匿。頗聞之，肉袒負荊，至相如門謝罪；卒相與驩。世皆多[1]相如之有讓。余獨以爲相如固賢，亦幸而遇廉頗之賢，故得成其讓也。何者？天下之事，兩爭然後相爭，亦兩讓然後相讓。使相如避而頗不悔，以爲畏己而愈肆焉，卽已辱之，猶以爲未足，相如其奈之何？由是言之，成相如之讓者，頗也。

宋[2]殷景仁[3]爲領軍將軍，[4]薦劉湛[5]於文帝，[6]召爲太子詹事，[7]並被任遇。[8]湛以景仁位在

已上，乃因[9]彭城王義康[10]以傾之。[11]景仁懼，稱疾不出，以避湛者數年。湛猶不肯已，使盜謀殺之。文帝乃與景仁密謀誅湛，然後景仁得免。若此者，豈景仁之不讓哉！湛非有頗之功，又因景仁以進，固不當傾景仁；景仁之避湛，其事更難於相如：然卒不能減其怒，必死景仁而後甘心者，何也？人心無盡，[12]固非讓之所能化也。

嗟夫，士大夫誦讀詩書，談說禮義，讓之猶不足止其爭，況於里巷不學之人、市井無賴之輩、倚力而不倚德[13]者乎！雖有好讓之人與之處，亦不能保無相爭之事。乃世之士見其如此，不復問其曲直，輒從而兩罪之，嗚呼，過矣！

古之時，人心淳樸，[14]風俗敦厚，猶有化於讓者；後世不可得矣。有讓之者，則以爲畏己而愈陵之。[15]讓之既久，則又以爲事固當然而安之。[16]一日少拂其意，則其怒反更甚。且讓固有不能率以爲常者。人之貪心，遏之則漸止，縱之則益甚。今日欲得其牛，與之；至明日而又欲得其車，又與之；又明日而又欲得其宅。故以讓奉貪，常不足之勢也。爭而不已，勢必至於讓者不能復讓而亦與爭，貪者智盡力窮而無所得，然後其爭始息。故兩爭者，必至之勢也。

周太王[17]之居邠，[18]狄人[19]侵之，事之以皮幣、犬馬、珠玉，[20]皆不得免焉，乃屬[21]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君子不以所用養人者害人。吾屬豈可以人而事人乎？子皆勉居此，吾去之。」遂杖策而去，踰梁山，[22]邑於岐山[23]之下居焉。[24]及古公之去邠也，邠人相與扶老攜幼，隨而從之。或曰「世守也，非身有也，死生以之，不可去也。」

秦以山西[25]之地，與六國爭，六國爭割地以事秦，今歲割三城，明歲又割五城；地不盡，秦兵終不止，卒滅六國，幷天下而後已。太王之與六國，不可謂不

讓矣。周、秦以上已非讓所能化，況後世乎！故曰，「以讓奉貪，常不足之勢也。」

宋[25]之與金[26]也，初割三鎮，[27]繼割兩河，[28]繼而又割京東、京西、陝西諸路，[29]求和之使旁午[30]於道，畏避不已，至於航海。自古以來有天下者，未有如宋之讓者也。然而金師南牧[31]未嘗爲之中止。必待韓、岳、吳、劉[32]屢挫其鋒，然後金人始許畫[33]淮以和。由是觀之，苟力之所能爭，雖百讓之不止；國家之大，閭里之微，其理一而已矣。故曰，「兩爭者，必至之勢也。」

聖人知其然，[34]故不責人之爭，而但論其曲直，曲則罪之，直則原[35]之，故人競爲直而莫肯爲曲。人皆不肯爲曲，則天下無爭矣。然則聖人之不禁爭，乃所以禁爭也。後世之論者則不然：但見其後之爭，遂不復問其前之讓，而曲者直者至是均不免於訾議。[36]曲者以利，猶獲助於小人；[37]直者以義，幷見棄於君子。[38]人知讓之之後之終不免於爭，而又不能以其直見諒於人也，故競爲其曲而莫肯爲直。與其讓而不終，無寧爭之於始。俗之益爭，夫亦好爲高論[39]者之有以驅之也！且論者於南宋之事則以其讓爲罪，於閭里之間則又以其不讓爲罪；天下傳自祖宗，田宅亦受之先世，勢同而論異，事異而罰同：嗚呼，人欲求免於後世之君子，難矣哉！

朱仁軌[40]云，「終身讓畔，[41]不失一段。」斯言也，聽之甚美。然以余所見鄉黨[42]之間，則大不然。最甚有楊氏者，田百畝，今僅餘四十畝矣，然猶供百畝之稅，遂爲子孫百世之害。不知古今之殊俗耶？抑四方風氣之不同耶？至於不肖之宗族，尤不可以常理論。惟力足以拒之，斯已耳；否則必無立錐之地，[43]而

後不生其心。[44]然亦其初卽然，乃免於爭；若爭端已起而後然，則雖垂橐[45]而入猶不信，縣磬[46]而忿猶不消。故有田宅已捐，自食其力，幸未至於凍餒，[47]而爭猶不止者。況其讓猶未至於是者耶！

曰，然則讓不能以化人乎？曰，其人而賢如廉頗也，則能；卽不然，而吾力能制其命而姑[48]讓之，彼自知其力之不敵也，亦或有知感者：不可以是概之人人[49]也。是故，以讓自勉則可，以讓責人則斷不可。夫責人則亦惟論其曲直而已矣！惜乎世之君子未嘗久處閭閻、親歷險阻，而於人情多不諳[50]也！

解題

崔述字武承，號東壁，清直隸大名縣（在當時與元城縣同爲大名府附郭縣。民國初廢府，幷元城縣入之，爲大名道治。今直屬河北省政府）人。乾隆壬午（二十七年，當西元一七六二年）舉於鄉。嘉慶初（一七九六）選授福建羅源縣知縣。旋調署上杭縣。既而還任羅源。嘉慶六年（一八〇一）以老病乞休。既歸，往來河北，以著述自娛。述之學，考據詳明如漢儒，而未嘗墨守舊說；辨析精微如宋儒，而未嘗空談虛理。所著有考信錄提要、上古考信錄、唐虞考信錄、夏商考信錄、豐鎬考信錄（又別錄）洙泗考信錄（又餘錄）孟子事實錄、考古續說（又附錄）是爲崔氏考信錄。其與考信錄相輔而行者，別有王政三大典考、讀風偶識、尚書辨僞、論語餘說、讀經餘論、五服異同彙考、易卦圖說等，謂之雜著。考信錄、雜著之外，又有知非集、無聞集、小草集、細君詩文稿、豉田賸筆（合稱文集）桑梓文獻志、冰木本源志、

（合稱志）大怪談、桑梓外志、涉世雜談（合稱存篋書）、茂田雜錄、茂田瑣記、茂田綴語、（合稱餘編）開見雜記、知味錄。（合稱贅編）嘉慶二十一年（一八一六）卒，壽七十七。弟子陳履書刻其遺書，總稱崔氏遺書。（亦稱東壁全集。）光緒五年（一八七九），定州王氏輯刻畿輔叢書，崔氏之考信錄及讀風偶識與五服異同彙考亦收其中。近人胡適、顧頡剛尤加推挹焉。此文即錄自遺書文集。

詮釋

[1]【多】稱美也。[2]【宋】南北朝時代南朝之第一朝。劉裕受晉禪而開宋，是爲宋武帝。都建康（今南京。）傳八主，五十九年（四二〇——四七八），禪於齊。[3]【殷景仁】長平（晉縣，地當在河南舊陳州府境）人。爲宋武帝太尉參軍，歷黃門侍郎。文帝初，遷侍中，與王華等並以風力局幹冠冕一時。凡朝政大小，必密函問之。累遷尚書僕射。後拜揚州刺史。卒，謚「文成」。宋書卷六十三有殷景仁傳。

[4]【領軍將軍】參看前曹爽之難詮釋（91）「中領軍」條。[5]【劉湛】字弘仁，涅陽（漢縣，唐省，故城在今河南鎮平縣南）人。初爲武帝功曹，及受禪，以爲王府長史。文帝時，殷景仁薦之，召爲太子詹事。漸與景仁有隙。時彭城王義康專執朝權，湛以王府舊情，委心自結，獨當時務。帝不能平，收湛付廷尉，誅之。子黯等並坐死。傳在宋書卷六十九。[6]【文帝】名義隆，小字車兒，武帝第三子。在位三十年（四二四——四五三），年號元嘉。帝爲南朝令主，而卒爲子劭所弒。謚「文」，廟號「太祖」。宋書文帝紀列在卷五。[7]【太子詹事】本秦官，漢因之，掌皇后、太子家。至晉時，職擬尚書令，甚有權。宋因之。故劉湛任

此，遂得獨當時務也。[8]【並被任遇】同受信任及恩遇也。[9]【因】依也。[10]【彭城王義康】文帝之弟，封彭城王。元嘉間，與王弘共輔政。弘多疾，每自推謙，內外衆務一斷之，勢傾天下。尋授江州刺史，出鎮豫章（今江西南昌縣，時爲江州治）。以范曄（詳後第六册中與二十八將傳論解題）事牽連，免爲庶人，旋賜死。宋書卷六十八「武二王」有彭城王義康傳。[11]【傾之】謂湛依義康以陷害景仁也。[12]【人心無盡】謂人之欲望無底止也。[13]【尚力而不尚德】總承上「里巷不學」與「市井無賴」二語而言，謂不學無賴之人秖知以強力相尚，而不知有禮讓等德行可以互化也。「里巷」「市井」與下文「閭里」「閭閻」同誼，俱作「鄉里」解，限於一曲之謂。引申卽爲「民間」誼。[14]【淳樸】與下「敦厚」同誼，謂篤實不虛，尚葆有天眞也。[15]【以爲畏己而愈陵之】言此受讓的人認做原該如此而安心佔得別人的便宜也。[17]【周太王】卽周武王之曾祖古公亶父。遷岐後始改戎狄之俗，建國號曰周。武王滅殷，追尊爲「太王」。事詳史記卷四周本紀。[18]【邠】亦作「豳」，古公亶父之先公劉所建之國，在今陝西栒邑縣西。漢書地理志：「栒邑縣有豳城，詩豳國，公劉所都。」非卽今陝西之邠縣。[19]【狄人】謂當時與古公亶父逼處之北族。[20]【皮幣犬馬珠玉】俱指當時賂狄之財產。[21]【屬】聚也；會也。[22]【岐山】爲隴山山脈之秀峯，在今陝西岐山縣東北六十里。一名箭栝山。[23]【山西】泛指崤函以西。戰國之世，六國與秦相持，天下大勢，平分東西：崤函以西爲秦之根據地；崤函以東爲六國並力禦秦之所在。故當

時以「山西」泛稱秦而概稱六國爲「山東諸侯」也。[24]【鏖】讀如坳，苦戰多殺之謂。故力戰曰「鏖戰」。此有「對敵」誼。[25]【宋】與前（2）之宋截然兩朝。此宋開國者爲趙匡胤，受後周禪，先後削平羣雄，都汴，今河南開封縣治。是爲宋太祖。其弟太宗繼之，又平北漢，奄有今長城以南十八省之地，而北無河北、山西之北部，南無雲南、貴州之南部。分全國爲十五路。傳至徽、欽二宗，爲金人所執。高宗南渡，避寇，都臨安，今浙江杭縣治。保有淮、漢以南之地，截長補短，分爲十六路。南渡以前史稱「北宋」，南渡以後史稱「南宋」。共傳十六主，凡三百二十年（九六〇——一二七九）爲元所滅。史家以南北朝之宋姓劉，承五代後之宋姓趙，遂稱前者爲「劉宋」，後者爲「趙宋」以示區別云。[26]【金】姓完顏氏，其先爲女眞，居黑龍江上游。宋徽宗時，其酋阿骨打（後改名旻）稱帝，都會寧，在今吉林阿城縣西南。後徙都遼西，在今熱河凌源縣西北。國號金。滅遼攻宋，奄有今東三省及黃河流域各省與江蘇、安徽二省淮北之地。分境內爲十九路。傳九主，凡一百二十年（一一一五——一二三四）爲蒙古所滅。[27]【三鎮】謂太原、中山、河間三府。太原在當時爲河東路安撫使所治，卽今山西陽曲縣。中山在當時爲河北西路之要城，卽今河北定縣。河間在當時爲河北東路之要城，卽今河北河間縣。[28]【兩河】指河北、河東兩路。河北路當今河北省及河南省黃河以北地，神宗時分爲河北東路、河北西路，東路領三府十一州五軍，西路領四府九州六軍。河東路當今山西省，領三府十四州八軍。北宋末爲金所取時，「兩河」實爲三路也。入金後，河北東路、河北西路仍舊，河東路則分置河東南路、河東北路焉。[29]【京

東京西陝西諸路】京東路當今山東省及河南省迤東一帶與江蘇省之西北部，神宗時分爲東、西兩路，東路領一府七州一軍，西路領四府五州一軍。京西路當今河南省大部及河北省西北一部，神宗時亦分爲南、北兩路，南路領一府七州一軍，北路領四府五州一軍。陝西路當今陝西、甘肅兩省及河南省西部，神宗時定爲永興、秦鳳兩路，陝西永興路領四府十五州五軍，陝西秦鳳路領一府十九州五軍。京東路入金後改爲山東東路、山東西路。京西南路則南渡後惟唐、鄧二州入金，餘皆宋有；京西北路全入金，與唐、鄧同隸南京路。陝西二路除成、階、鳳三州及商州之上津、秦州之天水外，皆割以畀金，金遂分置京兆、慶原、鳳翔、鄜延、臨洮五路。

30【旁午】縱橫交錯也。

31【南牧】南向牧馬之意，便是南侵。

32【韓岳吳劉】指南渡時抗金名將韓世忠、岳飛、吳玠、吳璘兄弟及劉錡。韓世忠傳列宋史卷三百六十四，岳飛傳列宋史卷三百六十五，劉錡傳、吳玠傳、吳璘傳同列宋史卷三百六十六。

33【畫】「劃」之本字。

34【知其然】猶云「知其如此」，謂知曉其故也。「其」指前「以讓奉貪常不足之勢也」及「兩爭者必至之勢也」二語。

35【原】宥免也。

36【訾議】便是譏論。

37【曲者……獲助於小人】謂爲利而爭，理雖曲，尚可得貪利小人之助也。

38【直者……見棄於君子】謂爲義而爭，理雖直，亦將爲持讓之君子所鄙遠也。

39【好爲高論】不切事理而徒唱高調也。

40【朱仁軌】字德容，唐永城（三國吳所置縣。隋廢。唐復置，尋省。故治在今江西黎川縣北，地名城頭）人。隱居養親。嘗誨子弟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卒，私謚「孝友先生。」事蹟附見新唐書卷一百十五其兄朱敬則

傳。41【畔】田岸也。42【鄉黨】猶言「鄉里」，可與前（13）參看。43【無立錐之地】極言無產，謂雖小至僅容插立錐子的地方亦沒有也。44【不生其心】謂不起侵奪之念。45【垂橐】傾囊也，盡其所有之意。46【懸磬】亦作「懸罄」，器中空也。所以喻家之貧乏。47【凍餒】寒餓也。所以喻無衣無食。「餒」讀內上聲。48【姑】猶云「暫且」。49【概之人人】通用於一切人之意。50【諳】音暗，諦審也；明悉也。

敷演

這篇爭論，共分九段。第一段，說閭相如之讓，幸遇廉頗之賢以成之，否則此愈讓而彼愈肆，相如其奈之何。第二段，引宋殷景仁與劉湛隙未凶終之事以證人心無盡，固非讓之所能化。第三段，說讀書知禮之士大夫猶不能徒讓以止爭，則不學無賴之輩之不能無爭更可知，若不問曲直而兩罪之，於理實難通。第四段，說以讓奉貪之不當，蓋因貪者爭而不已，必至讓者無復可讓而亦爭。第五段，引周太王之避狄遷岐與六國之割地事秦，以證以讓奉貪之不當。第六段，引宋與金和戰之經歷以證讓無可讓而亦爭之必然。第七段，說不當責人之爭而但須切論其曲直；與其讓而不終，無寧爭之於始。第八段，引宗族鄉黨間爭讓之實事以闢「終身讓畔不失一段」之虛誣。第九段，說讓非不能化人，但不可概之於人人；故以讓自勉則可，以讓責人則斷不可。全篇以「爭」「讓」對比，反覆地究詰着，終以見「徒讓」之不可行而「爭直」之必宜許，當然是議論文了，況其題目上明明標有「論」字呢！

一篇文字的屬何門類，固然不能單看題目，我們前已講過，而單純用一種文體的文字，在事實上也很少見。這一篇提出「爭直」的主張，推倒「徒讓」的謬見，確是議論文，然而其中有記述的，有敍述的，也有釋解的，實是一件四種文體的混合品。譬如第一段裏寫廉、閻交惡以至交驩的一段經過，是敍述事情的文句，屬敍述文。第二段裏的「人心無盡，固非讓之所能化」，是說明所以然的理由的文句，屬釋解文。第四段裏的「今日欲得其牛與之，至明日而又欲得其車，又與之，又明日而又欲得其宅」，是記載貪心不足的狀況的文句，屬記述文。又第七段裏的「不責人之爭，而但論其曲直」和第九段裏的「以讓自勉則可，以讓責人則斷不可」，卻才是發表主張的文句，乃屬議論文。可是這樣看法，是把一篇文字分解開來了。若不分解開來而就全篇統看，那麼只消依據作者的寫作目的，以定該篇的應屬何體。這意思前在講「記述文與敍述文的混和」時已經說明，現在重提，不過表明四種文體的識別都是這樣而已。總之，不論篇中包含那一體的文句，若全篇的寫作目的在講述一些東西的，那便是記述文；在告訴一些事情的，那便是敍述文；在說明甚麼是甚麼的，那便是釋解文；在發表一些主張的，那便是議論文。

記述文與敍述文常相混和的所以然之故，前面已有詳說，這里不必再講。釋解文、議論文爲甚麼會與記述文、敍述文混和一起呢？原來釋解文爲求說理明顯起見，常須舉例，所舉的例不是東西，便是事情；那些講到東西或事情的文句自不得不是記述文或敍述文。議論文爲使對方確信起見，極重取

證，取證不出「物證」「事證」二類；那些講到物證、事證的文句又不得不是記述文或敍述文。有些記述文，記述一些東西，連帶說及製造的原理及使用的利弊等等，這就包含了釋解文、議論文了。敍述文中常不免插入人物的談話，那些談話多半是說理與立論，這就包含了釋解文、議論文了。

就上邊所說的看來，可見四體的混和是說話作文的通常現象，這種現象根源於我們心理的自然情勢。在說話、作文的當時，我們只打算怎樣說、怎樣寫才能達到目的，才能表白自己所要表白的，又使人家完全明曉、領受；至於所說、所寫屬於那一體，那是無所制限的，並且也無法制限。到我們研究文字寫作方法的時候，爲各種方便起見，自不得不分體討論，以期詳盡。這意思也是必須了解的。

習問

一．試取赤壁之戰或曹爽之難來分解一下，看那些是記述、敍述、釋解或議論？

二．四體混和的理由何在？

三．任作一文，試把四體文都用進去；但仍要顯出主旨是某一體。

爲學與做人

梁啓超

諸君！我在南京講學將已三個月了。這邊蘇州學界裏頭，有好幾回寫信邀我，可惜我在南京是天天有功課的，不能分身前來。今天到這裏，能夠和全城各校諸君同聚一堂，令我感激得很。但有一件，還

要請諸君原諒：因爲我一個月以來，都帶着些病，勉強支持，今天不能作很長的講演，恐怕有負諸君的期望哩。

問諸君，「爲什麼進學校？」我想人人都會衆口一辭的答道，「爲的是求學問。」再問，「你爲什麼要求學問？」「你想學些什麼？」恐怕各人答案就很不相同，或者竟自答不出來了。諸君啊！我替你們總答一句罷：「爲的是學做人。」你在學校裏頭學的數學、幾何、物理、化學、生理、心理、歷史、地理、國文、英語，乃至什麼哲學、文學、科學、政治、法律、經濟、教育、農業、工業、商業等等，不過是做人所需要的一種手段，不能說專靠這些便達到做人的目的。任憑你那些件件學得精通，你能彀成個人不能成個人還是另一個問題。

人類心理，有知、情、意三部分；這三部分圓滿發達的狀態，我們先哲[1]名之爲三達德——智、仁、勇。爲什麼叫做「達德」呢？因爲這三件事是人類普通道德的標準，總要三件具備纔能成一個人。三件的完成狀態怎麼樣呢？孔子說，「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2]所以教育應分爲知育、情育、意育三方面——現在講的智育、德育、體育不對。德育範圍太籠統，體育範圍太狹隘。——知育要教道人不惑，情育要教道人不憂，意育要教道人不懼。教育家教學生，應該以這三件爲究竟；[3]我們自動的自己教育自己，也應該以這三件爲究竟。

怎麼樣纔能不惑呢？最要緊是養成我們的判斷力。想要養成判斷力：第一步，最少須有相當的常

識；進一步，對於自己要做的事須有專門知識；再進一步，還須有遇事能判斷的智慧。[4]假如一個人連常識都沒有了，聽見打雷，說是雷公發威；看見月食，說是蝦蟆貪嘴；[5]那麼，一定鬧到什麼事都沒有主意，碰着一點疑難問題，就靠求神、問卜、看相、算命去解決。眞所謂「大惑不解，」成了最可憐的人了。學校裏小學中學所教，就是要人有了許多基本的常識，免得凡事都暗中摸索。但僅僅有這點常識還不夠。我們做人，總要各有一件專門職業。這職業也並不是我一人破天荒[6]去做；從前已經許多人做過。他們積了無數經驗，發見出好些原理原則，這就是專門學識。我打算做這項職業，就應該有這項專門學識。例如我想做農嗎：怎樣的改良土壤，怎樣的改良種子，怎樣的防禦水旱病蟲[7]……等等，都是前人經驗有得、成爲學識的。我們有了這種學識，應用他來處置這些事，自然會不惑；反是則惑了。做工做商……等等，都各各有他的專門學識，也是如此。我想做財政家嗎：何等租稅[8]可以生出何樣結果……等等，都是前人經驗有得、成爲學識的。我們有了這種學識，應用他來處置這些事，自然會不惑；反是則惑了。教育家軍事家……等等，都各各有他的專門學識，也是如此。我們在高等以上學校所求的知識，就是這一類。但專靠這種常識和學識就夠嗎？還不能。宇宙和人生是活的，不是呆的，我們每日所碰見的事理是複雜的、變化的，不是單純的、印板的。倘若我們是學過這一件才懂這一件，那麼，碰着一件沒有學過的事來到跟前，便手忙腳亂了。所以還要養成總體的智慧纔能得有根本的判斷力。這種總體的智慧如何纔能養成呢？第一件：要把我們向來粗浮的腦筋着實

磨練他，叫他變成細密而且踏實那麼無論遇着如何繁難的事，一定可以徹頭徹尾想清楚他的條理，自然不至於惑了。第二件要把我們向來昏濁的腦筋着實將養[10]他，叫他變成清明；那麼，一件事理到跟前，我們纔能很從容很瑩澈[11]的去判斷他，自然不至於惑了。以上所說常識、學識和總體的智慧，都是知育的要件；目的是教人做到知者不惑。

怎麼樣纔能不憂呢？爲什麼仁者便會不憂呢？想明白這個道理，先要知道中國先哲的人生觀是怎麼樣。「仁」之一字，儒家人生觀的全體大用都包在裏頭。「仁」到底是什麼，很難用言語來說明。勉強下個解釋，可以說是「普徧人格之實現」。孔子說，「仁者，人也。」意思說是人格完成就叫做「仁」。但我們要知道：人格不是單獨一個人可以表見的，要從人和人的關係上看出來。所以仁字從二人，鄭康成[12]解他做「相人偶」[13]。總而言之，要彼我交感互發，成爲一體，然後我的人格纔能實現。所以我們若不講人格主義，那便無話可說。講到這個主義，當然歸宿到普徧人格。換句話說：宇宙即是人生，人生即是宇宙，我的人格和宇宙無二無別。體驗得這個道理，就叫做「仁者」。然則這種「仁者」爲什麼會不憂呢？大凡憂之所從來，不外兩端：一曰憂成敗，一曰憂得失。我們得着「仁」的人生觀，就不會憂成敗。爲什麼呢？因爲我們知道宇宙和人生是永遠不會圓滿的，所以易經[14]六十四卦，始「乾」而終「未濟」[15]。正爲在這永遠不圓滿的宇宙中纔能永遠容得我們創造進化。我們所做的事，不過在宇宙進化幾萬里的長途中，往前挪一寸兩寸，那裏配說成功呢？然則不做怎麼樣呢？不做便連一寸兩寸

都不往前挪，那可眞失敗了。「仁者」看透這種道理，信得過只有不做事纔算失敗，凡做事便不會失敗；所以易經說，「君子以自強不息。」[16] 換一方面來看，他們又信得過凡事不會成功的，幾萬里路挪了一兩寸，算成功嗎？所以論語說，「知其不可而爲之。」[17] 你想！有這種人生觀的人，還有什麼成敗可憂呢？再者，我們得着「仁」的人生觀，便不會憂得失。爲什麼呢？因爲認定這件東西是我的，纔有得失之可言。連人格都不是單獨存在，不能明確的畫出這一部分是我的，那一部分是人家的，然則那裏有東西可以爲我所得？既已沒有東西爲我所得，當然亦沒有東西爲我所失。我只是爲學問而學問，爲勞動而勞動，並不是拿學問勞動等等做手段來達某種目的——可以爲我們「所得」的。所以老子[18]說，「生而不有，爲而不恃。」[19]「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20] 你想！有這種人生觀的人，還有什麼得失可憂呢？總而言之，有了這種人生觀，自然會覺得「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21] 自然會「無入而不自得。」[22] 他的生活，純然是趣味化，藝術化。這是最高的情感教育，目的教人做到仁者不憂。

怎麼樣纔能不懼呢？有了不惑不憂工夫，懼當然會減少許多了。但這是屬於意志方面的事；一個人若是意志力薄弱，即使有很豐富的智識，臨時也會用不着；便有很優美的情操，臨時也會變了卦。[23] 然則意志怎麼纔會堅強呢？頭一件須要心地光明。孟子曰，「浩然之氣，至大至剛，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24] 又說，「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25] 俗語說得好，「生平不作虧心事，夜半敲門也不驚。」一個人要保持勇氣，須要從一切行爲可以公開[26]做起，這是第一着。

第二件要不爲劣等欲望所牽制。論語記「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27]一被物質上無聊的嗜慾東拉西扯，那麼百鍊鋼也會變爲繞指柔[28]了。總之，一個人的意志由剛強變爲薄弱極易，由薄弱返到剛強極難。一個人有了意志薄弱的毛病，這個人可就完了。自己作不起自己的主，還有什麼事可做。受別人壓制，做別人奴隸，自己只要肯奮鬬，終能恢復自由；自己的意志做了自己嗜慾的奴隸，那麼，眞是萬劫沈淪，永無恢復的餘地，終身畏首畏尾，成了個可憐人了。孔子說，「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29]我老實告訴諸君罷，做人不做到如此，決不會成一個人。但做到如此眞是不容易，非時時刻刻做磨練意志的工夫不可。意志磨練得到家，自然是看着自己應做的事，一點不遲疑，扛起來便做，「雖千萬人吾往矣。」這樣纔算頂天立地做一世人，絕不會有藏頭躲尾左支右絀的醜態；這便是意育的目的，要教人做到勇者不懼。

我們拿這三件事作做人的標準，請諸君想想，我自己現在做到那一件？那一件稍爲有一點把握？倘若連一件都不能做到，連一點把握都沒有，噯喲！那可眞危險了，你將來做人恐怕就做不成。

諸君啊！你千萬別要[30]以爲得些斷片的智識就是算有學問呀！我老實不客氣告訴你罷：你如果做一個人，智識自然是越多越好；你如果做不成一個人，智識越多越壞。你不信嗎？試想想全國人所唾

罵的賣國賊某人某人，是有智識的呢，還是沒有智識的呢？試想想全國人所痛恨的官僚、政客——專門助軍閥作惡、魚肉良民的人，是有智識的呢，還是沒有智識的呢？諸君須知道啊！這些人當十幾年前在學校的時代，意氣橫厲，[31]天眞爛縵，何嘗不和諸君一樣？爲什麼會墮落到這樣田地呀？屈原說的，「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32]天下最傷心的事，莫過於看著一羣好好的青年，一步一步的往壞路上走。諸君猛醒啊！現在你所厭所恨的人，就是前車之鑒[33]了。

諸君啊！你現在懷疑嗎？沈悶嗎？悲哀痛苦嗎？覺得外邊的壓迫你不能抵抗嗎？我告訴你：你懷疑沈悶，便是你因不知纔會惑。你悲哀痛苦，便是你因不仁纔會憂。你覺得你不能抵抗外界的壓迫，便是你因不勇纔有懼。這都是你的知、情、意未經過修養磨練，所以還未成個人。我盼望你有痛切的自覺啊！有了自覺，自然會自動。那麼，學校之外，當然有許多學問。讀一卷經緙一部史，[34]到處都可以發見諸君的良師呀！

諸君啊！醒醒！罷！養足你的根本智慧，體驗出你的人格人生觀，保護好你的自由意志。你成人不成人，就看這幾年哩！

解題

作者已屢見。此爲作者在蘇州江蘇省立第一師範學校講演時的演說辭，亦錄自梁任公先生講演集。

[1]【先哲】先世的賢哲人也。[2]【知者不惑……勇者不懼】見論語子罕。上承智、仁、勇三達德而言，三達德見禮記中庸。[3]【究竟】猶言「終極」。[4]【智慧】謂能感受及運用知識之心力也。[5]【蝦蟆貪嘴】俗以月蝕爲野月亮吞家月亮，有等地方則以爲月亮被大蝦蟆所吞；總之不明眞相，隨便傳說，隨便聽信而已。「蝦蟆」亦作蝦蟇，蛙屬。似蟾蜍而小，居陂澤中。善跳躍，鳴聲呷呷。體暗褐色，背有黑點及小疣，狀似癩痦，故俗稱「癩團」。此云「蝦蟆貪嘴」，卽指當地月蝕時迷信的傳說耳。[6]【破天荒】北夢瑣言：「唐之荆州，衣冠藪澤，每歲解送舉人，多不成名，謂之天荒。劉蛻舍人以荆解及第，人號爲破天荒。」後世遂謂瞁見之事爲「破天荒」。[7]【水旱病蟲】「水」是水量過多，「旱」是水量缺乏，「病」是本身的病害，「蟲」是外來的蟲患。[8]【租稅】指公家所收的一切捐稅。[9]【公債】謂公家財政上所負之債務。發行手續，先定額數、抵押品、利率、償還期，然後印發債票，任人認購，作爲債權之憑證。[10]【將養】便是將息與保養。[11]【瑩澈】便是明白與透澈。[12]【鄭康成】東漢末大儒，名玄，北海高密（今山東高密縣西南有高密故治）人。少爲鄉嗇夫，意不樂，棄去，往事扶風馬融。三年辭歸，融喟然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既歸，客耕東萊，門徒千數百人。黨錮作，杜門修業。孔融爲北海相，深敬之，告高密縣特立一鄉，曰「鄭公鄉」。廣開門衢，曰「通德門」。時黃巾勢盛，至相約不入縣境。獻帝建安中，徵拜大司農，辭卒。唐太宗貞觀中從祀孔廟。所著書凡百餘萬言。今存者有毛詩箋、周禮注、儀禮

注、禮記注；其易注及春秋之箴膏肓、發墨守、起廢疾、駁五經異義，皆後人所輯之佚書，已殘缺不完矣。後漢書六十五有鄭玄傳。13【相人偶】鄭玄注禮記中庸「仁者人也」云，「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疏云，「仁謂仁恩相親偶也。」14【易經】五經之一，詳後第六册序卦解題。15【始乾而終未濟】「乾」，六十四卦之一，其卦上下皆乾，作䷀，健行之象。「未濟」亦六十四卦之一，其卦上離下坎，作䷿，不可窮盡之象。始乾終未濟之故，詳後第六册序卦。16【君子以自強不息】爲乾卦之象辭。17【知其不可而爲之】論語憲問：「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知其不可而爲之者」即指孔子，言孔子知世不可爲而強爲之也。18【老子】爲道家之祖，詳後第五册善建者不拔解題。19【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在老子中凡三見：一在第二章，一在第十章，一在第五十一章。總之，功成弗居而已。20【既以爲人……己愈多】見老子第八十一章。意謂人我合一則「爲人」「與人」俱如「爲己」「與己」也。21【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見莊子齊物論。既與天地並生，當然與萬物爲一矣。22【無入而不自得】已見第一册最苦與最樂詮釋（1）。23【變了卦】便是改變原來的樣子。24【浩然之氣……則餒矣】公孫丑問孟子：「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見孟子公孫丑。此處節引之。「餒」，膽寒之謂，怯也。「不慊」不快也，此有不安之意。25【自反而不縮……吾往矣】

此亦見孟子公孫丑蓋孟子引曾子轉述孔子之言也。趙岐注：「縮，義也。惴，懼也。……大勇之道，人加惡於己，己內自省有不義不直之心，雖敵人被褐寬博一夫，不當輕驚懼之也。自省有義，雖敵家千萬人，我直往突之，言義之強也。」[26]【公開】便是不祕密，所謂事無不可告人也。[27]【子曰吾未見剛者……焉得剛】見論語公冶長。「棖」音橙，申棖，魯人。「慾」嗜好也。[28]【百鍊鋼……繞指柔】謂雖經百鍊之硬鋼也會軟化得能彀蟠繞手指也。[29]【和而不流強哉矯……至死不變強哉矯】見禮記中庸。「矯」剛強貌，「倚」偏著也。「塞」未達也。[30]【別要】「別」卽不要之意，已詳第一册無聊與消遣詮釋(13)。此處再加一「要」字贅。[31]【橫厲】飛揚無前貌。[32]【何昔日之芳草兮……莫好修之害也】見離騷。「蕭」「艾」賤草，芳草化爲賤草，是墮落矣。[33]【前車之鑒】諺云「前車覆，後車戒。」言既見前車之覆，後車當戒備也。故一般以當前的警戒爲「前車之鑒」所謂「勿蹈覆轍」也。[34]【讀一卷經繙一卷史】經史已見第一册王冕的少年時代詮釋(13)。此處泛說隨便繙閱書籍也。

教演

這篇講演詞除中間有一部分刪節外，凡分十段。第一段是引子，泛說從南京到蘇州來講演。第二段揭出題旨，說進學校、求學問無非爲的是學做人。第三段，說做人的三要件是「智」「仁」「勇」，教育家應該用知育教道人「不惑」以達於「智」，用情育教道人「不憂」以達於「仁」，用意育教道人「不懼」以達於「勇」。第四段承「智」字說，要用知育的要件來養成判斷力，目的是教人做

到「知者不惑」的地步。第五段承「仁」字說，要用情育的要件來養成普徧人格之實現，目的是教人做到「仁者不憂」的地步。第六段承「勇」字說，要用意育的要件來養成堅強的意志，目的是教人做到「勇者不懼」的地步。第七段教人家想一想，這三件中究做到了怎樣的程度。第八段說斷片的知識如無做人的條件來貫串它，越豐富就越有害。第九段，說要打破懷疑、沈悶、悲哀、痛苦和不能抵抗的外來壓迫，便須猛省自覺，着意於知情意的修養與磨鍊。第十段，說要做得成人，必得養足自己的根本智慧，體驗出自己的人格人生觀，保護自己的自由意志。

習問

一. 這篇講演詞是甚麼體的文字？

二. 試把本篇的內容製成一系統表。

三. 把本篇分解起來，到底包含着幾種文體？

四. 試就自己懷想到的意念，任作一篇講演詞。

金和尚　蒲松齡

金和尚，諸城人；[1]父無賴，以數百錢鬻[2]於五蓮山寺。[3]少頑鈍，不能肄清業，[4]牧豬赴市若爲傭。後本師[5]死，稍有所遺；[6]金卷懷雛寺，[7]作雜貨販。[8]飲羊登壟，[9]計最工。數年，畧富，買田宅於水坡里。[10]

弟子繁有徒，11食指12日千計。遠里千百畝，悉良沃，13皆金撫有14之。里中甲15第數十，皆僧，無人16即有人，亦其貧無業，攜妻子僦屋佃田17者也。類凡數百家。每一門內，四繚連屋，18皆此輩列而居。僧舍其中，前有廳事，19梁棁節栱，20繪金碧，射人眼；堂上几屏，其光可鑑。21又其後爲內寢，22朱簾繡幙，蘭麝香23充溢噴人。螺鈿24雕檀爲牀；牀上錦裀褥，褶疊厚尺有咫。25壁上美人山水諸名迹，懸黏幾無隙處。一聲長呼，門外數十人，轟應如雷；細縷革鞾者，26烏而集，鵠而立。27當事掩口語，側耳以聽。客倉猝至，十餘筵咄嗟可辦；28肥濃蒸薰，紛紛狼藉如霧霈。29但不敢公然蓄歌妓；而姣童十數輩，皆慧黠30能媚人，皁紗纏頭，唱豔曲，聽睹亦頗不惡。

金一出，前後數十騎，腰弓矢相摩戛。31奴輩呼之皆以爺；32即邑之人若民，33或祖之，伯叔之，不以師，不以上人，不以禪號34也。其徒出，稍稍殺35於金；而風鬃雲轡，36亦略與貴公子等。

金又廣結納，37即千里外，呼吸可通。38以此挾方面短長；39偶氣觸之，40輒惕自懼。41而其爲人，鄙不文，頂趾無雅骨。42生平不奉一經，持一咒，迹不履寺院，43室中亦未嘗蓄鐃鼓。44此等物，門人輩弗及見，並弗及聞。

凡僦屋者，婦女浮麗如京都，脂澤金粉，45皆取給46於僧，僧亦不之靳。47以故里中不田而農48者以百數。時而佃戶決49僧瘥50牀下，亦不甚窮詰，但逐去之，其積習然也。

金又買異姓兒子之，延儒師教帖括業。51兒慧能文，因令入邑庠，52旋援例53作太學生。未幾，赴北

闇，[54]領鄉薦。[55]由是金之名以太公譟；[56]向之爺之者太之，膝席者皆垂手執耳孫禮。[57]無何，[58]太公僧薨，孝廉[59]綾麻臥苫塊，[60]北面稱孤。[61]諸門人釋杖滿牀榻；[62]而靈幃後嚶嚶細泣，惟孝廉夫人一而已。士大夫婦[63]咸華妝來，搴幃弔唁，[64]冠蓋[65]輿馬塞道路。

殯日，[66]棚閣雲連，旛旌翳天日。[67]殉葬，[68]束草黏五色金紙作冥物，[69]輿蓋數十事，馬千踶，[70]美人百袂，[71]方相、方弼[72]著皁帛，首摩雲。[73]冥宅樓閣房廊亙數畝，萬戶千門，入者迷不可出。祭品象物，[74]多不能指以名。會葬者蓋相摩，上自方面，皆傴僂[75]入，起拜凡八。邑貢監及簿史，[76]以手據地叩[77]卽行，不敢勞公子，勞諸師叔也。傾國[78]來瞻仰，男攜婦，母襁兒，流汗相屬於道。人聲沸，百戲鞾韃，都不可聞。[79]立者自肩以下皆隱，惟見萬頭攢動而已。孕婦痛急欲產，諸女伴張裙爲幄，[80]羅守[81]之；但聞啼，不暇問雄雌，斷幅綳懷中，[82]或扶之，或曳之，蹩躠[83]以去。奇觀哉！

葬後以金所遺貲產瓜分[84]而二之，子一，門人一也。孝廉得半而居，第之南之北之西東盡緇黛。[85]然皆兄弟行，[86]痛癢猶相關云。

異史氏[87]曰：此一派也，兩宗[88]未有，六祖[89]無傳，可謂獨門法門[90]者矣。抑[91]聞之：五蘊皆空，[92]六塵不染，[93]是爲和尙。口中說法，座上參禪，是爲和樣。糞香楚地，笠重吳天，[94]是爲和撞。鼓鉦鏗踣，笙管敖曹，[95]是爲和唱。狗苟鑽緣，蠅營淫賭，[96]是爲和障。金也者，尙耶，樣耶，撞耶，唱耶，抑地獄[97]之歸耶？

解題

作者事略已見第一册口技解題。此文錄自聊齋志異卷四。

詮釋

[1]【諸城】今山東屬縣。當時屬山東青州府。[2]【鬻】賣也。[3]【五連山寺】諸城西南八十五里有五連山，巨峯五，如青蓮蕊，因舊名五垛山。「五連」殆即五蓮，「山寺」則山中某一寺院也。[4]【清業】謂僧侶清修之功課，如誦經持咒之類。「肄」習也。金既不能習僧課，寺中遂令看豬趕集有如傭工也。[5]【本師】指金入寺時投拜之師父，蓋寺中之主僧也。[6]【遺】遺下之積蓄。[7]【卷懷離寺】謂捲藏其師之遺蓄，離寺他去也。[8]【雜貨販】販賣雜貨也。[9]【飲羊登壟】家語：「魯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孔子爲政，不敢飲其羊。」是「飲羊」爲以水灌羊腹，求增重也。「登壟」即孟子所謂「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已見第一册愚公移山詮釋(37)「壟斷」條。「飲羊登壟」謂作僞而圖利。[10]【水坡里】不詳，意當在諸城境。[11]【繁有徒】多且衆也。語本書仲虺之誥「實繁有徒。」[12]【食指】本是拇指以次之第一指，一般以喻「人口」，意謂待食而動之人也。[13]【悉良沃】盡爲良田沃土也。[14]【撫有】據而有之也。[15]【中第】猶言「巨室。」[16]【皆僧無人】謂盡是僧侶而無平常之人也。「人」與「僧」對舉，故「人」即爲非僧之常人，惟不能謂僧非人耳。[17]【傲屋佃田】謂租住其屋而承種其田。[18]【四繚連屋】四周建屋相連，中空庭院也。北方居宅多取此式。即所謂

「四合房。」19【廳事】古謂治官之處爲「廳事」，言受事察訟也。亦有省「广」而直稱聽事者。後世遂謂宅中主屋爲廳堂。此卽所謂廳堂耳。20【梁楹節棁】「梁」，屋梁。「楹」，堂前懸立之柱。「節」卽柱頭承梁之斗栱，亦作楶，一作櫨。「棁」一作椽，音拙，梁上承棟與楣之短柱也。21【可鑑】謂其光澤可以照人也。22【內寢】堂後臥室之通稱。23【蘭麝香】芝蘭、麝鹿之香，所以薰沐者，猶今使用之化裝香品。「麝」似鹿無角，長三尺許。毛灰褐色，甚長。牡者犬齒突出口外，腹部有皮脂結成之塊，大如雞卵，香甚烈，謂之「麝香」，可入藥、製香料。皮可製物。青海、西藏等處產之。24【螺鈿】清呂種玉（字藍衍，長洲人）言鯖云，粧奩蠻國其王號鬼王，其別帥曰羅殿王，在辰、交之間，卽今雲、貴界外也。世用其蛤飾器，謂之「羅殿」，今江南徽州工人以製杯盤屏匣，精工緻巧，實出於此，謂之「螺鈿」，想乃羅殿之誤也。按螺鈿製法，本起於古之印度，以各種蚌螺之殼磨薄之，製成種種式樣，嵌入漆器及雕鏤器物之面，光采煥發如珍珠。傳入我國後，各地多仿作者，今廣東及江蘇揚州猶盛行之。癸辛雜識作螺鈿泊宅編作螺塡。呂云產於羅殿，殆卽今貴州之羅甸，其地皆崇山峻嶺，無螺蚌之屬，恐傳聞致譌耳。25【尺有咫】一尺有八寸也。26【細纓革鞮者】謂足登皮靴頭戴纓帽之侍者。27【烏而集鵠而立】像烏鴉那般聚攏來，像鵠鳥那般挺立着也。28【咄嗟可辦】傳語之頃可以立辦也。晉書石崇傳：「嘗爲客作豆粥，咄嗟便辦。」語蓋本此。「咄嗟」，咨語也。29【霧霈】猶言「淋漓」，所以狀沾染。30【慧黠】猶口語所謂「俏皮」。31【靡戛】物與物相靡切作聲也。「戛」音點。32【呼之……以爺】以「爺」

稱呼金也。33【人若民】泛指一般與金往來之百姓。34【不以禪號】謂不用佛門之稱呼，卽說明上文「不以師」「不以上人」二語，蓋當時金已俗化，奴輩既稱之爲爺，而一般人便亦以俗例呼之，故或稱爲祖，或稱爲伯叔，竟不復用師父或上人等佛門稱呼也。35【殺】減也；降也。「稍稍殺」比較地差減一點也。36【風鬃雲轡】所以狀乘駿馬。37【結納】交結勢要賓客，招納江湖亡命也。38【呼吸可通】言其消息靈通，有如呼吸之相應也。39【挾方面短長】「方面」謂地方長官。「挾短長」執住其不可告人之事以爲挾制也。40【偶氣觸之】謂偶或向地方長官微露一些口風，卽俗所謂「隨便呵一口氣」也。41【惕自懼】謂地方長官恐爲金所張揚，故每自起恐慌也。42【頂趾無雅骨】謂金自頂蓋以至足趾，通體沒有一根雅骨，卽承上「鄙不文」而言，所謂一身俗骨也。43【迹不履寺院】謂足迹不到寺院，極言與佛相乖也。44【鐃鼓】法物之通稱，謂誦經持咒時所用鐃鈸鐘鼓之屬。45【脂澤金粉】婦女膏沐所需之化裝品。「脂」是胭脂，「澤」是油膏，「金」是貼黃，「粉」是香粉。46【取給】取之以供需要，猶云「支領」，引申有滿足慾望之意。47【靳】讀若僅，吝惜也。「不之靳」不靳惜此脂澤金粉之請求也。48【不田而農】微詞。蓋謂一般傚屋佃田之人實際並不種田，但以婦女餌僧，取盈己欲耳。49【決】殺也。50【瘞】讀若翳，埋藏也。51【帖括業】卽當時流行之科舉業，蓋揣摩簡練，以備應科舉時爭一日短長之事業也。唐制：帖試士曰「試帖」，舉人總括經義以應帖試曰「帖括」。「帖」卽帖經，以其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惟開一行，裁紙爲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

或得四，或得五，或得六，爲通。見文獻通考選舉考。[52]【令入邑庠】令其假子應歲試入縣學也。入學便稱生員，可參看第一册先妣事略詮釋（32）「學官弟子」條。[53]【援例】便是報捐。當時捐官之例已開，故報捐曰「援例」。下云「作太學生」便是納粟報捐爲監生也。「太學生」已見第一册先妣事略詮釋（14）。[54]【北闈】考試之地，關防嚴密，有如重闈，故稱試院曰「闈」。例如各省鄉試在秋天，便謂應鄉試曰赴秋闈；禮部會試在春天便謂應會試曰赴春闈。「北闈」指當時的順天鄉試，原承明代南北京對舉而言。時制各省府州縣學生員，須各就本省鄉試中式，始得發解爲舉人；惟在京國子監肄業之貢監生得就近應順天鄉試，中式後一體會試。北闈中額較外省爲多，應試者較易入彀，且中式後應會試亦較省跋涉，故一般不得志於本省鄉試者，每報捐監生以赴北闈。[55]【領鄉薦】便是中式舉人。可參看前鵝籠夫人傳詮釋（26）「舉於鄉」條。[56]【金之名以太公諜】謂從此以後，金的名聲更大，人多以封翁目之。故下云「向之爺之者太之」，（便是從前稱金爲爺者至此又加一「太」字呼之爲太爺）也。[57]【膝席者皆垂手執耳孫禮】「膝席者」泛指從前投拜金之門下而呼金爲祖爲伯叔之人。「垂手」致敬貌。其例蓋始於明時。沈德符野獲編云，「今胥吏之承官長，與僮之侍主人，每見必躡袖垂手，以示敬畏。古人不然。如宋岳鄂王初入獄，垂手於庭，爲隸人呵之曰，岳某叉手正立。是古人以垂手爲倨也。」「耳孫」玄孫之會孫，謂己以下之第七世。以其去高曾遠，但得耳聞之。亦作仍孫。此云「執耳孫禮」，極言諛之者自居卑弱，甘心爲俗諺所稱之「灰孫子」耳。[58]【無何】無幾何時之謂，

即「末幾」。[59]【孝廉】明、清時世俗對舉人之尊稱，甚有呼之爲「孝廉公」者。此處即指金之假子。按孝廉之稱始自漢代，武帝令郡國歲舉孝廉一人，即是。其後歷代因之，州舉秀才，郡舉孝廉，以爲定例，所舉孝廉，多者或至百數。隋、唐雖有秀才之科，而孝廉之舉遂廢。宋、明偶一舉行。清康熙、雍正間詔舉孝廉方正，則採取古賢良方正之號合之孝廉，別爲貢舉之一種耳。明、清舉人之出自鄉薦，其意義猶有類於古之舉孝廉，故俗遂相假此號以尊寵之。[60]【綴麻臥苫塊】披粗麻衣，席苫枕塊，俗所謂「扮孝子」也。儀禮喪服傳：「居倚廬，寢苫枕塊。」[61]【北面稱孤】父喪母在曰「孤子」，母喪父在曰「哀子」，父母俱歿曰「孤哀子」。「北面稱孤」謂孝子謝唁時北面匍伏，禮生唱「孤子出謝」也。[62]【釋杖滿牀榻】極言執喪杖之人之多。「門人」即前垂手執耳孫禮之膝席者。[63]【士大夫婦】謂士大夫之婦，即官紳之宅眷。[64]【搴幃弔唁】婦女赴弔，例唁喪主之眷屬，故搴孝幃而入語也。慰問喪家之生者曰「唁」，音彥。[65]【冠蓋】仕宦之服乘。「冠」謂衣冠，「蓋」即儀從所張之平頂繖。下文「輿蓋數十事」「會葬者蓋相摩」之「蓋」與此同。[66]【殯日】謂舉殯之日，口語所謂「出喪的那一天」。[67]【棚閣……天日】謂沿途設奠的祭棚像雲朵那麼連接着，儀仗中的旌旗多至遮蔽天光也。「旛旛」亦作「幡幢」，旌旗之屬。「旛」讀如撞鐘之撞（ㄔㄨㄤˊ）。[68]【殉葬】已詳第二册讀書與求學詮釋（14）。後世每用紙製之冥器陳列焚化以代實物之殉葬，此下云云，蓋皆冥器也。[69]【束草……冥物】即上云紙製待焚之品，俗謂可供冥中受用者也。此下「輿蓋數十事」至「迷不可出」數語，即

列舉象眞之冥物。70【馬千蹄】計馬用蹄，千蹄卽千匹也。71【美人百袂】計人用衣襲百袂卽百人也。72【方相方弼】俱見封神演義。俗名「險道神」一稱「開路神」。方相氏見周禮，本夏官之屬。狂夫四人，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象神以逐疫，猶今喇嘛之跳鬼。後世亦以送喪，且易生人爲芻靈，卽今所見喪儀中之開路神。但送喪之方相亦有階級，四目者爲「方相」，兩目者爲「倛」（亦稱魁頭）。宋制：喪葬有方相、魁頭之別，視其品級所當用。沿至清季猶然。73【摩雲】極言其高大，謂方相之頂直摩雲霄也。74【象物】「象」是形狀，「物」是體質。75【傴僂】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見左傳昭公七年。此言「傴僂」極狀其執恭，不敢挺身昂首直入也。76【邑貢監及簿史】謂本縣一般之官紳。「貢監」指貢生、監生等。「簿史」指主簿、典史等。77【叩】本作「攷」，俗所謂「磕頭」。78【傾國】便是萬人空巷之意，極言本地居人悉數出來也。79【人聲沸……都不可聞】極言人聲嘈雜有如鼎沸，雖金鼓喧闐亦無從辨別也。「百戲」謂儀仗中種種之花色。「鞳鞜」鐘鼓之聲也。80【張裙爲幄】展衣裙爲帷幕以蔽產婦也。81【羅守】四周守護也。82【斷幅綳懷中】謂隨便扯下一幅衣襟，包裹新產之嬰兒揣入懷中也。「綳」卽襁褓，已見第二册插秧女詮釋（6）。此處作動詞用。83【蹩躠】讀如撇屑，旋行貌。84【瓜分】本指分地而言，謂分地如切瓜也。引申爲凡剖分之謂。85【緇黨】卽僧徒。僧衣緇（黑色），故云。亦稱「緇流」。86【兄弟行】謂仍以兄弟行輩相稱也。87【異史氏】作者自稱，託於志異而爲史，故云然。此篇係傳記，文後例得綴以論贊，「異史氏曰」以

下卽論贊也。88【兩宗】禪家有南北兩宗，自達摩傳五世而分。北爲神秀，是爲「漸宗」。南爲慧能，是爲「頓宗」。後南分爲五宗，曰臨濟、溈仰、曹溪、雲門、法眼，而惟臨濟最盛。北宗則轉衰。89【六祖】梁武帝普通元年（西元五二〇），達摩來自西土，爲初祖。達摩號圓覺禪師，姓刹利，本名菩提多羅。二祖慧可，姓盧，名神光，號大祖禪師。三祖僧燦，號鏡智禪師。四祖道信，姓司馬，號大醫禪師。五祖弘忍，姓周，號大滿禪師。六祖慧能，姓盧，號大鑑禪師。按禪宗自達摩五傳至慧能而衣缽絕，其後蓋分南北兩宗矣。故別尊此六代大師爲「六祖」也。90【獨門法門】佛家謂修行從入之門爲「法門」。「獨門法門」，言金之一派無所比附，祇能獨樹一個法門也。91【抑】語首助詞，卽所謂發語詞也。與下文「抑地獄之障耶」之「抑」作選擇連詞用者不同。92【五蘊皆空】語出心經，謂五蘊都能一掃而空也。五蘊者：就衆生所執根身器界質礙形量之物，名爲「色」；以現前領納順違二境，能生苦樂者，名「受」；以緣慮過現未三世境者，名「想」；念念遷流，新新不住者，名「行」；明了分別者，名「識」。五者皆能蓋覆眞性，封蔀妙明，故總謂之「蘊」。亦名「五陰」，一名「五衆」。卽見心經注。93【六塵不染】佛經稱聲、色、香、味、觸、法六者爲「六塵」。六塵與六根接，而人之種種嗜慾因之起，故亦謂之「六賊」。「不染」謂絕不沾染此六塵而自致陷溺也。94【鞾香楚地笠重吳天】笠重吳天雪，鞾香楚地花，謂雲遊僧也。見苕溪漁隱叢話引。「鞾」，鞋之本字。95【鼓鉦鏜聒笙管敖曹】「鉦」，鐘鐸之屬。「鏜聒」，喧噪聒耳也。「敖曹」，樂聲喧也，亦作「嗷嘈」。96【狗苟鑽緣蠅營淫賭】謂鑽謀夤緣如狗之苟求，放浪淫賭

如蠅之營逐也。故一般無恥苟得俱謂之「狗苟蠅營。」[97]【地獄】謂地下之獄，所以治已死之罪人者。宗教家皆有此說，而佛教、基督教言之尤切。

敷演

這也是敍述事情的傳記，連論贊凡分十一節。第一節，記金和尙的出處與暴富。第二節，記金和尙的田畝、第宅之盛與門徒、佃戶之衆。第三節，記金和尙的享用之奢。第四節，記金和尙師徒出入的扈從與威赫，奴輩及邑人因而依俗爲呼，稱之以爺，不用禪號。第五節，記金和尙的結交之廣，雖其爲人鄙不文，而能挾方面短長，愈益自固。第六節，記傲屋而居的婦女之浮麗與羣僧的縱慾被瘥諸醜狀。第七節，記金和尙買異姓兒教讀成名，邑人益發恭敬他。第八節，記金和尙的死與孝廉的執喪。第九節，記金和尙出殯的盛況與觀衆的歆動。第十節，記金和尙葬後的析產，孝廉猶與羣僧雜居，相爲兄弟行云。第十一節純以譏諷語作贊，蓋深致不滿於金和尙的爲人也。

習問

一．試把這一篇文字中四體混和的部分逐一分解出來。

二．把金和尙出殯的一大段翻成白話文。

三．就自己對於金和尙的意見，把末段的論贊改作一下。

差不多先生傳

胡適

你知道中國最有名的人是誰？提起此人，人人皆曉，處處聞名，他姓差，名不多，是各省各縣各村人氏。你一定見過他，一定聽過別人談起他。差不多先生的名字天天掛在大家的口頭，因爲他是中國全國人的代表。

差不多先生的相貌和你和我都差不多。他有一雙眼睛，但看的不很清楚；有兩隻耳朵，但聽的不很分明；有鼻子和嘴，但他對於氣味[1]和口味[2]都不很講究；他的腦子也不小，但他的記性卻不很精明，他的思想也不很細密。

他常常說，「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精明呢？」

他小的時候，他媽叫他去買紅糖，他買了白糖回來，他媽罵他，他搖搖頭道，「紅糖白糖不是差不多嗎？」

他在學堂的時候，先生問他，「直隸省[3]的西邊是那一省？」他說是陝西。先生說，「錯了。是山西，不是陝西。」他說，「陝西同山西不是差不多嗎？」

後來他在一個錢鋪裏做夥計；他也會寫，也會算，只是總不會精細；十字常常寫成千字，千字常常寫成十字。掌櫃的生氣了，常常罵他，他只笑嘻嘻地賠小心道，「千字比十字只多一小撇，不是差不多

嗎？」

有一天，他爲了一件要緊的事，要搭火車到上海去。他從從容容地走到火車站，遲了兩分鐘，火車已開走了。他白瞪着眼，望着遠遠地火車上的煤煙，搖搖頭道，「只好明天再走了，今天走同明天走，也還差不多，可是火車公司未免太認眞了。八點三十分開，同八點三十二分開，不是差不多嗎？」他一面說，一面慢慢地走回家，心裏總不很明白爲什麼火車不肯等他兩分鐘。

有一天，他忽然得一急病，趕快叫家人去請東街的汪先生。那家人急急忙忙地跑去，一時尋不着東街汪大夫，[4]卻把西街的牛醫王大夫請來了。差不多先生病在牀上，知道尋錯了人；但病急了，身上痛苦，心裏焦急，等不得了，心裏想道，「好在王大夫同汪大夫也差不多，讓他試試看罷。」于是這位牛醫王大夫走近牀前，用醫牛的法子給差不多先生治病。不上一點鐘，差不多先生就一命嗚呼[5]了。

差不多先生差不多要死的時候，一口氣斷斷續續地說道，「活人同死人也差……差……差……不多……凡事只要……差……差……不多……就……好了……何……何……必……太……太認眞呢？」[6]他說完了這句格言，方才絕氣了。

他死後，大家都很稱贊差不多先生樣樣事情看得破，想得通，大家都說他一生不肯認眞，不肯算賬，不肯計較，眞是一位有德行的人；於是大家給他取個死後的法號，叫他做圓通大師。

他的名譽越傳越遠，越久越大。無數無數都學他的榜樣。於是人人都成了一個差不多先生。

然而中國從此就成了一個懶人國了

解題

胡適已見第一册朋友篇解題。這一篇文字錄自新生活，新生活是民國八年（西元一九一九）「五四運動」時北京流行的刊物。

詮釋

[1]【氣味】謂嗅覺所感的香臭等。[2]【口味】謂味覺所感的甜苦等。[3]【直隸省】今爲河北省。[4]【汪大夫】便是姓汪的醫生。從前太醫院長列五品階，爲大夫，故北方一帶便呼醫生爲「大夫」。猶南方一帶稱醫生爲「郎中」，蓋同以官名尊之也。[5]【一命嗚呼】便是死去。[6]【格言】可爲法則之言。此蓋反言以嘲之。

數演

這篇傳記分十一段：第一段，說差不多先生最有名，是中國全國人民的代表。第二段，寫差不多先生的相貌和思想。第三段，記差不多先生的「名言」。第四段，記差不多先生應用「差不多」名言的第一例。第五段，記他應用名言的第二例。第六段，記他應用名言的第三例。第七段，記他應用名言的第四例。第八段，記他在病急時仍舊應用名言治病，以至於死，竟湊足第五個例子。第九段，記他臨死的遺

言還是斷斷續續地宣傳他的名言。第十段，說人家佩服差不多先生的名言，給他取個死後的法號，叫做圓通大師。第十一段，說差不多先生的聲名越傳越廣，感化得大家學樣，幾乎人人都像了他了，這實是一篇富於滑稽意趣的寓言。

寓言的效用和寫法我們前在第一册運河與揚子江的「敷演」中已經提起一些大概了。它的方式，總是一個故事，或屬於人，或屬於動物，或屬於無生物。所以就文體論，寓言是敍述文。但寓言不只敍述一個故事而已，它敍述一個故事必含着教訓的勸導的意味；無論它講到的是動物或無生物，總寄託着關係到人生的教條。換句話說，寓言敍述一個故事，其目的並不在敍述這一個故事，而在借這一個故事表達作者所要教訓別人、勸導別人的教條。故事譬之於軀體，教條譬之於精神，精神從軀體的活動表現出來，人家看了軀體的活動便認識那不可見的精神；這就是寓言。

一篇寓言在教訓上、勸導上的作用萬不可忽視。不論甚麼人，他要教訓別人、勸導別人，總希望別人容納他的教訓和勸導；但是他若擺起一副「我來教訓你、勸導你了」的架子，臉孔是莊嚴得令人害怕，話語是每一句就是一番大道理，這樣的時候，他的希望未必就能彀達到。或許他的態度太嚴厲了，引起了對方的反感；或許他的話語太直率、太沈重了，傷害了對方的自尊心；到了這地步，對方的「容納的門」一便關起來了，任憑他有多少的善言美意，別人只報答他一個不接受。這樣，他豈非枉有了教訓、勸導的好心？高妙的教訓與勸導常使對方不覺得在那里受教訓、受勸導；因此，對方的容納就

好像是自己的發見，並非由於被動，沒有一點勉強。應用寓言的形式就有這樣的好處。它講的是另外的人或動物或無生物，與被教訓、被勸導的對方全不相干；並且是故事，當然沒有枯燥的訓言和難堪的斥責：這就使對方開了「容納的門」，懷着親和的心情去接近它。只要一接近，對方就不知不覺在那里受教訓、受勸導了；因爲動物的一句話就是教訓與勸導，無生物的一個動作就是教訓與勸導，乃至整個的故事，其中常隱現着怎樣會成就，怎樣會失敗，某事該做，某事不該做等意味，也無非教訓與勸導。我們的思想活動是常常利用類推法的；寓言中的故事如此，類推到人事方面，在相同的情境中應該怎樣，不是隨卽會起來的麼？在這想起來的當兒，作寓言的人便達到了他的希望——他把一些東西授給別人，而別人已經伸手來接受了。至此，可見寓言的作用在暗示教訓與勸導全不直率地照樣地表達，卻使它化裝了在讀者眼前活動；寓言的心理上的根據是類推，把教訓與勸導留下來，作爲類推的答案，讓讀者自己去發見。

寫作寓言時，有必須注意的三點：（一）是故事的本身。這故事須要簡單明白，除必要的行動和話語外，背景的詳細敍述，形態神情的工緻描寫都是不必要的。因爲這樣才能使讀者專心一意去審察故事的始末和經過，不致分散到別的地方去。（二）是教訓與勸導的意旨。這意旨須非常明白、親切地編織入所敍述的故事裏，不可惝怳迷離。務使每一個讀者都能作同樣的類推，得到同樣的理解。（三）是故事中人或物的性格。這性格須顧及他們固有的特性，這些特性且須爲大家所公認的。譬

如講到動物，狐狸常是狡猾的，兔子常是怯弱的，獅子常是勇猛的，狼常是殘忍的；這因爲這些動物的特性本來如此，大家都知道的。假若顛倒過來，說兔子勇猛，獅子怯弱，就引不起讀者的眞實之感了。

習問

一．差不多先生傳的教訓、勸導意旨何在？

二．試把從前讀過的寓言，一一指出它的目的來。

三．任作寓言一則，要把應該注意的三個要點把握住。

四．試作一簡短的釋解文，說明「寓言是甚麼。」

神農之言　孟子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1]自楚之滕，[2]踵門[3]而告文公[4]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5]文公與之處。[6]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7]陳良[8]之徒陳相，[9]與其弟辛，負耒耜[10]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11]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12]今也滕有倉廩府庫，[13]則是厲民而以自養[14]也，惡[15]得賢」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16]冠。」曰，「冠素。」[17]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18]曰，「許子以釜甑爨，[19]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20]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21]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22]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23]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24]天下之通義也。

「當堯[25]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6]橫流，氾濫[27]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28]禽獸偪[29]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30]而敷治[31]焉。舜使益[32]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33]禽獸逃匿。禹[34]疏九河，[35]瀹[36]濟、漯，[37]而注諸海；決[38]汝、漢，[39]排[40]淮、泗，[41]而注之江。[42]然後中國可得而食[43]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后稷[44]教民稼穡，樹藝[45]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46]人之有道[47]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48]則

近於禽獸。聖人有[49]憂之，使契[50]爲司徒，[51]教以人倫：[52]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53]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54]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55]

「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56]爲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57]爲己憂者，農夫也。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58]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

「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59]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

「吾聞用夏變夷[60]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61]也；悅周公、仲尼[62]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63]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64]之。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65]門人治任[66]將歸，入揖於子貢，[67]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68]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69]子張、[70]子游，[71]以有若[72]似聖人，[73]欲以所事孔子事之；[74]彊曾子。[75]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76]

「今也南蠻鴃舌之人，[77]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

「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78]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

「魯頌[79]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80]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81]亦爲不善變矣。」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82]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83]適[84]市，莫之或欺。[85]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86]子比而同之，[87]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88]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89]者也，惡能治國家！」

解題

孟子名軻，字子輿，一字子車，戰國時魯之鄒（一作騶，亦作騶，本春秋邾國，後入魯爲邑，至魯穆公時改曰鄒，故城在今山東鄒縣東南二十六里）人，魯公族孟孫之後也。早喪父母，仉氏督教之，三遷其居，依學宮之旁，遂陳俎豆爲戲。後受業於孔子孫子思之門人。學既通，遊於齊、梁之間，時天下方務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高唱仁義。是以所如不合，退與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講學以終，世傳孟子七篇。宋神宗元豐間（西元一〇七八——一〇八五）封鄒國公，配享孔子廟庭。元文宗至順間（一三三〇——一三三二）加封鄒國亞聖公。明世宗嘉靖九年（一五三〇）改孔廟祀典，廢爵號，尊孔子爲「至聖先師」，孟子位次四配之末，稱「亞聖孟子」（東配爲「復聖顏子」、「述聖子思子」，西配爲「宗聖曾子」、「亞聖孟子」）。史記卷七十四有孟子荀卿列傳。

現行孟子計七篇，篇各分爲上下；其次爲梁惠王第一，公孫丑第二，滕文公第三，離婁第四，萬章第五，告子第六，盡心第七。此七篇稱爲「內篇」，別有性善辯、文說、孝經、爲政四篇稱「外書」，據漢趙岐孟子題辭，以爲出於後世所依託。按外書四篇早已亡佚，今所傳孟子外書爲明人所僞撰。清周廣業撰孟子四考，其一卽爲孟子逸文考，搜輯頗備，可參證。

孟子作者爲誰，亦爲歷來學者間爭辯之問題。約而言之，計分四派：（一）以孟子爲孟軻所自作。如史記孟荀列傳、趙岐孟子題辭、應劭風俗通義窮通篇及文選辨命論李善注引晉傅子說是。（二）以孟子爲孟子之門弟子所作。如太平御覽引吳姚信士緯說、唐韓愈答張籍書、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引其宗人晁說之說是。（三）以孟子爲孟子所自作，而經門弟子所敍定。如清閻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所言是。（四）以孟子爲孟子門弟子所作，且雜有再傳弟子之記錄。如宋林之奇孟子講義序、清周廣業孟子四考之說是。四派各有理由，而以末一派之說較長。

孟子一書，在漢書藝文志及隋書經籍志皆列入子部儒家。唐代宗寶應二年（七六三），禮部侍郎楊綰疏請以論語、孝經、孟子兼爲一經。至懿宗咸通四年（八六三），進士皮日休又請立孟子爲學科。宋眞宗大中祥符七年（一〇一四），孫奭上新印所撰孟子音義。至仁宗嘉祐六年（一〇六一），遂刻石以備九經。蓋至是而孟子上並論語、孝經爲三小經矣。（今十三經注疏中之孟子注疏卽爲趙岐章句及孫奭音義。）嗣經程頤、程顥、朱熹等之表章，其名益顯。孝宗淳熙間（一一七四——一一九〇），

熹復取論語與孟子及禮記之大學、中庸二篇並列，爲之集注，「四書」之名始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遂以孟子與論語同列於經部。而元仁宗延祐間（一三一四——一三二一）復行科舉，四書之名更見於功令，於是孟子之地位遂確由子部儒家而上躋於經部矣。漢晉以來，注釋孟子及駁難孟子者頗不少，但除趙岐孟子章句及題辭與孫奭孟子音義勒爲十三經注疏之一，朱熹孟子集注及論孟精義別持權威外，餘則或存片段，或全亡佚，無待縷舉。至清代焦循所撰孟子正義，折衷趙注，廣博精深，實遠在舊疏之上，宜爲治孟子者所參閱。

此「神農之言」爲孟子滕文公上之一章。神農卽古三皇之君炎帝神農氏，相傳始爲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爲神農之言者」指戰國時百家爭鳴之一派，卽班固所謂「農家者流」。其主旨所在，誠如漢書藝文志之言「以爲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者。當時各派之通例，類多託古以自尊，例如儒家之稱述堯、舜，墨家之稱述大禹，陰陽醫方家之稱述黃帝，是倡農家並耕之說者之稱述神農，其意正復相同。此章所記，爲孟子與農家之信徒陳相相辯之辭，蓋儒家力闢異己之一例也。

詮釋

[1]【許行】楚人，治神農之道者，卽所謂農家者流也。[2]【滕】姬姓國，爲周文王子叔繡所封，故城在今山東滕縣西南十五里。國策謂滕滅於宋，通鑑及文獻通考因之；漢書地理志謂滕封三十一世，爲齊所滅，孔穎達及諸家多因之：未審孰是？「之」，往也。「自楚之滕」卽自楚往滕。[3]【踵門】親自登門

之謂。「踵」，至也。[4]【文公】滕定公之子，爲滕國見於記載之第四君，在位二十五年（西元前五九九——五七五）。爲世子時，使楚，過宋見孟子。父定公卒，使人問喪禮於孟子。又嘗問爲國之道與井地之法，戰國時之賢君也。[5]【遠方之人……願受一廛而爲氓】謂遠道聞風，願入籍爲民也。「仁政」，卽文公聽採孟子之言所行之井地法。「廛」，居屋也。「氓」音盲，民也。[6]【與之處】以居所給之也。[7]【捆屨織席以爲食】謂賣去所織之屨席以供飲食之資也。「屨」音句，履也，此指當時所織之麻鞋。「捆」，扣掇也。織屨欲使堅，故搥擊之。[8]【陳良】楚之儒者。[9]【陳相】陳良之門徒，與其弟陳辛自宋往滕，受許行之化，盡棄陳良之儒道，更學許行神農之道者也。[10]【耒耜】耕具。「耜」所以起土，「耒」其柄也。[11]【道許行之言】稱道許行之言於孟子之前也。[12]【饔飧而治】「饔飧」讀如雍孫，熟食也；朝曰「饔」，夕曰「飧」。「饔飧而治」言當自炊爨以爲食，而兼治民事也。是卽上文所謂「並耕而食。」時滕文公雖行井地，猶未並耕，故陳相謂文公未達至道也。[13]【倉廩府庫】置穀物財帛之所。此處指國中所徵賦稅之積藏而言。[14]【厲民而以自養】謂既不並耕而徵稅，是病害其民以自奉養矣。「厲」，病也；害也；虐也；酷也。[15]【惡】讀平聲，音烏，爲疑問副詞之用於反詰口氣者。與後「惡能治國家」之「惡」同。[16]【奚】疑問代名詞。「奚冠」，口語所謂「戴甚麼」也。「冠」作動詞用。在古代文法中，「何」「奚」等疑問代名詞常限用於賓位，且須倒裝，可參看第一册背影之敷演一項。[17]【素】生絹也。[18]【害於耕】謂妨害耕作也。[19]【以釜甑爨】用鍋罐之屬治炊事也。[20]【陶冶】

謂製瓦器之陶工與製鐵器之冶工。21【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舍」止也。「宮中」居宅之內也。或以「舍」字屬上讀，謂作陶冶之處也。22【耕且爲】既躬耕矣，猶兼爲百工之事也。23【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此有羸困之意。24【故曰……食於人】此數句爲孟子稱引之古語。「食人」謂出賦稅以供給公家；「食於人」謂享受人之供給也。25【堯】爲古五帝之一帝堯陶唐氏。名放勳，帝嚳之子。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攝行天子之政。凡避位二十八年而崩。事詳書堯典、舜典及史記卷一五帝本紀。26【洪水】泛濫無歸之大水也。古代水利工程未備，河道易於泛濫，故各民族多有上古洪水之傳說。27【氾濫】橫流逆行貌。通作「汎濫」或「泛濫」。28【五穀不登】「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之意。29【逼】通作「偪」。「偪人」謂與人雜處，故下云「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也。30【舜】爲古五帝之一帝，舜有虞氏。名重華，帝顓頊之後。受堯禪爲天子，在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未崩之先，已豫薦禹於天，故崩後禹遂代立爲天子。事詳書舜典及史記卷一五帝本紀。儒家以堯禪舜，舜亦禪禹，爲美談，是以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31【敷治】展布治化也。32【益】舜九佐之一，伯益，一作柏翳，秦之所自出也。爲舜虞掌山澤之政。賜姓曰嬴。益佐禹平水土有功，其後禹欲授之政。禹崩，益辟居箕山之陽，禹子啓遂卽位，承襲夏政焉。事詳書舜典、益稷及史記卷一五帝本紀、卷二夏本紀、卷五秦本紀。33【烈山澤而焚之】承上「掌火」言，猶云主火政，蓋卽虞之職。「烈」熾也。「山澤」謂深山大澤，其間草木暢茂，爲禽獸託跡之所。「焚之」燒山澤之草木以驅除

禽獸也。故下云「禽獸逃匿」。[34]【禹】爲帝顓頊之孫，鯀之子，別姓曰姒，名文命。堯時命鯀治洪水，功用弗成，舜殛之，舉禹承其業。水土既平，禹爲舜司空，居九佐之首。卒受舜禪，有天下，國號曰「夏」。事詳書舜典、大禹謨、禹貢及史記卷一五帝本紀、卷二夏本紀。[35]【疏九河】「疏」通也；分也。「九河」據爾雅釋水爲徒駭、太史、馬頰、覆鬴、胡蘇、簡、潔、鉤盤、鬲津。當時禹治洪水，以疏導入手，故在今黃河下游疏爲九道，使暢流入海也。但九河故道自春秋時已湮廢遷徙，漢、唐以來，諸儒訪求古蹟，各就所見之斷潢絕港以爲某河某河，故其說紛紜，莫衷一是。要之，河自大陸以北，順勢下趨，禹時九河，自當在今山東德縣以上至河北河間一帶數百里內。[36]【淪】治也，亦疏通之意。[37]【濟漯】「濟」即濟水，已詳第一册登泰山記詮釋（2）。「漯」古黃河之支流，其故道自今河南武涉縣分支，行今黃河之北，經今河北至山東，改行今黃河之南，東注於海。自河道屢遷，漯水遂湮晦莫能確指。據清胡渭禹貢錐指，則河南濬縣、滑縣，直隸開州（今河北濮陽縣）、清豐、山東觀城、濮州（今濮縣）、范縣、朝城、莘縣、堂邑、聊城、清平、博平、禹城、臨邑、濟陽、章丘、鄒平、齊東、青城、高苑諸州縣界中，皆古漯水之所經。自宋世河決商胡，朝城流絕，而舊迹之存者鮮矣。按諸清會典圖，有漯河出山東茌平縣西南，東北流，經禹城縣入徒駭河。或即古漯水之殘跡也。[38]【決】放也，去其壅塞之意，是亦疏導耳。[39]【汝漢】「汝」即汝水，今有二道：一出河南嵩縣西南大息山，東北流，經伊陽、臨汝，折東南，經郟縣、襄城，與沙河（即古潩水）合，遂稱沙河。又東流，歷鄢城西、華商水，合於潁。謂之北汝河。一出河南泌陽縣北黃山，上游亦曰沙河。東北流，經遂平，折

東南流，受汝河故道水，又經汝南、新蔡，與洪河（卽古濄水）合。又東南，由息縣入於淮。謂之南汝河。此南北二河，古本一水，今上蔡縣西之汝河故道，卽舊汝水所經也。「漢」卽漢水，源出陝西寧羌縣北之嶓冢山，亦曰東漢水。漢自源出，初名漾水。東南經沔縣，爲沔水。經褒城縣，納褒水，始爲漢水。東經南鄭、城固、洋縣數縣之南，曲折東南流。至紫陽縣南，折而東北流。至洵陽縣東南，會乾祐河之水，其流始大。東流入湖北西北境。經鄖縣南，東南流，至蕭江口，會丹江。經老河口而至襄陽，會白河，俗稱爲襄河。又東南，經宜城、鍾祥至潛江縣，分津右出爲東荊河（下流爲沌河，入江處爲沌口。）正支東流至漢陽，入於江。

40【扨】推也。此與上（38）「決」字同誼。41【淮泗】「淮」卽淮水，已見前科爾沁親王死事略詮釋（7）「淮頍以北」一條。「泗」卽泗水，出山東泗水縣陪尾山，四源並發，故名。禹貢雖指「泗水自泗水縣歷曲阜、滋陽、濟寧、鄒縣、魚臺、滕縣、沛縣、徐州、邳州、宿遷、桃源，至清河縣入淮。此禹跡也。」清河卽今江蘇淮陰縣，是泗入淮處在今淮陰、硃水之間（今桃源改稱泗陽，卽以城外之運河爲古泗水故。）其入淮故道舊亦稱南清河，金元以來，嘗爲黃河所占。清咸豐時黃河決口北徙，故道遂失。今山東舊兗州府與江蘇舊徐州府間之舊漕河及江蘇舊徐州、淮安二府間之淤黃河，皆其遺跡。今由陪尾山西流，經泗水、曲阜、滋陽、濟寧而入運河之泗河，乃古泗水之上游耳。42【注之江】謂汝、漢、淮、泗皆流入長江也。按禹貢及今水道，惟漢入江，汝、泗俱入淮，淮又自入海（今下游已塞僅及運河而止）。孟子之言殆未諦，故朱熹集注亦謂「記者之誤」也。43【可得而食】謂水土既平，可以耕而得食也。44【后稷】名

棄，帝嚳之子，周之所自出也。爲兒時，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爲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以事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舉以爲農師，後爲舜九佐之一，播藝百穀，號曰「后稷。」以功封於邰（亦作斄，今陝西武功縣西南二十二里有古斄鄉，卽其地），別姓曰姬。事詳書舜典、益稷及史記卷一五帝本紀、卷四周本紀。

45【樹藝】便是種植。

46【育】養也。「民人育」卽百姓得養之意。

47【人之有道】猶言「人之爲道，」謂人皆有其天賦之本性也。

48【逸居而無教】謂任其放逸怠惰而不加責教也。

49【有】連詞，同「又」。與上文「堯獨憂之」之「獨」相呼應。

50【契】音薛，本作「偰」，古通作「卨」「禼」，亦舜九佐之一，帝嚳之子，殷商之所自出也。契爲司徒，敷五教，封於商（今陝西商縣），賜姓曰子。事詳書舜典及史記卷一五帝本紀、卷三殷本紀。

51【司徒】掌以禮教導民之官。

52【教以人倫】卽敬敷五教。下文「父子有親……朋友有信」便是。故後世稱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爲「五倫」。

53【放勳】帝堯之名，已見上（25）。

54【勞之來之……從而振德之】「勞」「來」皆讀去聲。「勞之」慰勞勞苦之人。「來之」安集來歸之人。「匡之」匡正邪曲。「直之」伸理枉屈。「輔之」輔助以使成立。「翼之」翼護以使遂行。「使自得之」使自得其性。「又從而振德之」謂既使自得其性，又從而提撕警覺，加以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耳。「振」卽提警；「德」惠也。此數語蓋命契之辭。

55【暇耕乎】反詰語氣，猶云「有閒空再去耕作麼？」

56【皋陶】一作「咎繇」，讀如高搖，亦舜九佐之一，爲獄官之長。賜姓曰偃。當時舜左禹右皋陶，備見倚任。禹立，將有禪之之意，而皋陶卒。禹遂封其後

於英、六（今安徽英山、六安）或在許（今河南許昌）。事詳書舜典、大禹謨、皋陶謨、益稷及史記卷一五帝本紀、卷二夏本紀。57【百畝之不易】謂一夫耕百畝之不易治也。58【得人】謂得治理之人。引中爲稱職誼。59【大哉堯之爲君……有天下而不與焉】此蓋孟子引論語之文略變之。論語泰伯：「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巍巍」高大貌。「有而不與」言不以在位爲樂而私有之。「則」法也。「蕩蕩」廣大貌。「君哉」贊美之辭，言能盡君道也。60【用夏變夷】謂用中國之道以變化夷俗也。「夏」諸夏禮義之教也。61【楚產】便是楚國人。楚在春秋之世，中原諸國猶以夷狄視之，孟子承其習以爲言，故上云「變夷」「變於夷」也。62【周公仲尼】「周公」已見前曹爽之難詮釋（72）。「仲尼」孔子之字，已見第一册無聊消遣詮釋（8）「孔子」條。63【未能或之先】未能偶或勝過陳良也。「先」過也。64【倍】同「背」，違反也。65【三年之外】古者爲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三年之外」即心喪期滿也。66【任】擔也。「治任」便是整治行裝。67【入揖於子貢】「入揖」入內揖別也。「子貢」孔子弟子，姓端木名賜，衞人。少孔子三十一歲。好比方人物，智足以知聖人，得聞「一貫」之旨，孔子嘗以「瑚璉」稱之。善言語，嘗說吳出師敵齊以存魯，越因以霸。又善貨殖，廢貯鬻財於曹、魯之間，七十子中最爲饒益。詳見史記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傳及卷一百二十九貨殖列傳。68【場】指冢上之壇場。69【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衞人。少孔子四十四歲。

與子游並列文學科。孔子既沒，商居西河教授，魏文侯師事之。其子死，哭之喪明。有詩序、易傳。事詳史記仲尼弟子列傳。[70]【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陳人。少孔子四十八歲。爲人有容貌，資質寬沖，博接從容。事詳仲尼弟子列傳。[71]【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吳人。少孔子四十五歲。與子夏同列文學科。嘗爲武城宰。事詳仲尼弟子列傳。[72]【有若】姓有，名若，字子有，魯人。少孔子十三歲，亦孔子弟子也。孔子既沒，弟子思慕不置，以有若狀似孔子，相與共立爲師。他日弟子進問，有若默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事詳仲尼弟子列傳。[73]【似聖人】謂狀貌似孔子也。[74]【以所事孔子事之】謂以事孔子之禮事有若也。卽上（72）共立爲師之意。[75]【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魯人。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參性質魯，日三省其身，悟「一貫」之旨，述大學。以其學傳子思，子思以傳孟子。後世稱「宗聖」爲孔子廟庭四配之一。仲尼弟子列傳記參事至略。[76]【不可……不可尚已】「江、漢」冰多言濯之潔也。秋日燥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白貌。尚，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見朱注。「暴」曝之本字。「皜」音杲。[77]【南蠻鴃舌之人】「鴃，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亦見朱注。「鴃」亦作「鵙」，讀如決。[78]【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語出詩小雅鹿鳴之什伐木篇。詩之首章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幽谷」謂窮谷，「喬木」則高大而上曲之木。言鳥出谷升木，是由幽闇而登高敞也。故今賀人移家曰「喬遷」（陞官晉級亦可謂之喬遷。）[79]【魯頌】詩頌之一部，凡駉、有駜、泮水、閟宮

四篇，二十三章，二百四十三句。總稱駉之什，次在周頌之後，商頌之前。80【戎狄是膺荊舒是懲】見閟宮第四章。「荊」，楚之本號。「舒」，近楚之國。「膺」，擊也。「懲」，艾也。懲膺連用，有創而戒之之意。按閟宮爲僖公之頌，而下云「周公方且膺之」，實誤。朱注以「斷章取義」圓之，殊可不必。81【子是之學】猶言「子惟此是學。」意卽責陳相之學許行，謂其學夷道也。82【賈】與「價」通。83【五尺之童】概言幼小無知之人。84【適】往也。85【莫之或欺】卽莫或欺之，言沒有人偶或欺誑無知之人也。86【或相倍蓰……或相千萬】「倍蓰」已見前書漢陽葉相廣州之變詮釋（302）。「什伯」「千萬」皆倍數，猶言十倍、百倍、千倍、萬倍也。87【比而同之】謂以倍蓰什伯千萬不同之價概編次爲同價也。88【豈爲之哉】猶言「豈肯爲其大者！」89【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物有精粗大小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若從許子之道，不論精粗大小，概使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爲其精者而競爲濫惡之物以相欺耳。

敷演

這是一篇敍述方式的辯難文字，論它的主旨，也可算是議論文。全文凡分十八節，可約做四段。第一、第二兩節爲一段，敍許行的自楚至滕，與陳相的自宋至滕。第三節自爲一段，敍陳相悅服許行之說，盡棄其師陳良之學而改學許行；且往見孟子，稱述許行之言，以爲賢君宜與民並耕，不當厲民以自養。第四節至第十六節爲一段，敍孟子的駁詰陳相，歸結到陳相背師改學的不當。第十七、十八兩節爲一

段，再敍陳相的稱道許行，與孟子的重申駁斥。全篇充滿着緊張的意氣，務爲熱烈的辯論。在陳相是否心服是另一問題，在孟子的所謂「闢異端」卻總算使盡力氣了。

前言議論文的目的要使人家接受主張，故大都用「勸誘的」方法來求其實現。但若正言難入，也還有別的方法可以使用；就是不直指而用暗示，順着對方的口氣說反面的話，所取的說話態度與一般的議論文全不相同。例如前一篇差不多先生傳，全篇只說他的圓通隨便，並沒有一句說他的拗強不是，可是讀者讀完之後感得怎樣，難道眞的教人家都做「圓通大師」麼？可見這明明是在那里說反話了。像這樣的議論文，（那篇的形式是敍述文，意義卻與議論文一樣地要人接受主張，前已說過，不能過泥。）可以加上「諷刺的」一個形容詞，使它與一般的議論文有個區別。這是說它全然避去了針對的辯駁，而用諷刺的言辭促起對方的反省，使對方依從持論人的主張。原來諷刺文字的主張就寄託在它的態度上。不過要使態度不改樣地表達出來，必須在語調上留意。作者若是存心不說明，而人家讀下去，以爲他並未有這樣存心；他若是利用暗示，而人家感覺不到他所暗示的；他若是在那里說反面的話，而人家只當他所說是正面的話：那一定是他的語調失敗了。試就那篇差不多先生傳來玩味「買紅糖買了白糖回來」「十字常常寫成千字，千字常常寫成十字」「他……要搭火車……遲了兩分鐘，火車已開走了，他白瞪着眼望着遠遠地火車上的煤煙」「這位牛醫王大夫走近牀前，用醫牛的法子給差不多先生治病」的語調，便可知諷刺文字應該怎樣才可達到它的目的。

勸誘文字與諷刺文字正相反對：勸誘文字是熱的，諷刺文字是冷的；勸誘文多方替對方打算，諷刺文字好像絕不把對方放在心上。但是，二者的目的卻相同，同樣地期望對方依從持論人的主張。「寓言」的形式固然是敍述文，而就其特供教訓或勸導別人的一點看，它的期望正與一般的議論文一樣。不過它正面勸誘的氣分較少，而反面諷刺的氣分較多（就不直說而暗示的一點看，尤偏於諷刺）罷了。

孟子這一篇對陳相的辯論，似乎於勸誘或諷刺都沒有致力，只一味嚴正地教訓而已。

參證

孟子對陳相的話只是一味教訓，而且近於呵責，在陳相未必能毅接受的。近人俞平伯孟子解頤零札之二（在開明書店出版的雜拌儿之二中）便對這篇辯論而發，我們現在把它鈔在下面，做個參考的資料，試看這樣的辯論究否有良好的效果：

孟子說話只是一鼓作氣，所以愈說下去愈不成了。例如滕文公上篇載他闢陳相、許行之說，開頭是很中肯的。說人人做工是可以，說賢者與民並耕而治天下，本來是一時行不通的。孟子以應當分工之義正之，一點不錯。但他必定要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這簡直說有產階級白喫白喝是天經地義的了。這如何能服陳、許呢？後面又引了許多聖賢，堯、禹、稷、益、契、稷，證明他們決無心於耕田的，也覺可以不必。以下便罵他背師賤視楚人；硬

把魯頌閟宮之詩，——明明是詠僖公的，加在周公身上，說道「周公方且去打牠呢？你怎麼反跟着這種『南蠻舌之人』學起來了？眞眞沒出息！」其實周公又幾時伐過楚國？朱子替他圓謊，說他是斷章取義，也是說不通的。此詩在滕文公下篇又引之，又歸之周公，可見孟子認定是周公的事了。

頂好笑的是陳相說「屨大小同則賈相若，」而孟子回答道「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這種論辨，不知從那里說起？陳相的意思，是要還淳反樸，所以交易往來只以量別，不以質分。無論鞋子是綢是緞，是布是草，只要尺寸一般，總只一個價錢。反言之，大鞋與小鞋自然兩個價錢了。而孟子反說「大鞋小鞋一個價錢，誰來做呢？」這眞是無的放矢了。以下未載陳相之復辨，想必還有別的話；再不然，就是憤憤而去了。遇這種地方，我想孟子是打輸官司的，因爲打了贏官司必特筆記之，有如其下墨者夷之說「命之矣。」

習問

一．諷刺文字的目的何在？這類文字在寫作上有沒有要點給人家把握得住？

二．勸誘文字與諷刺文字的分別怎樣？

三．試就前讀各篇中摘出有諷刺意味的文句來。

四．「寓言」與「諷刺文」間有沒有斷然的界限？

海上平寇記　王愼中

守備汀、漳[1]俞君志輔，被服進趨，[2]退然[3]儒生也。瞻視在鞞芾之間，[4]言若不能出口。溫慈款慤，[5]望之知其有仁義之容。[6]然而桴鼓[7]鳴於側，矢石[8]交乎前，疾雷飄風迅急而倏忽，[9]大之有勝敗之數，[10]小之有死生之形，[11]士皆掉魂搖魄，[12]前卻而阻喪；[13]君顧意喜色壯，張揚矜厲，[14]重英之矛，[15]七注之甲，[16]鷙鳥舉而尠虎怒，[17]殺人如麻，目睫曾不爲之一瞬。是何其猛厲孔武[18]也！

是時漳州海寇[19]張甚，有司以爲憂，督府檄君捕之。君搆兵[20]不數百，航海索[21]賊，旬日，遇焉，與戰海上，敗之。獲六十艘，俘[22]八十餘人，其自投於水者稱是。[23]賊行海上數十年，無此衂[24]矣。由有此海，[25]所爲開棨置帥[26]以彈制非常[27]者，費鉅而員多。[28]然提兵逐賊，成數十年未有之捷，[29]乃獨在君。而君又非有責於海者也，亦可謂難[30]矣！

予觀昔之善爲將而能多取勝者，皆用素治[31]之兵，訓練齊而約束明。非徒[32]其志意信[33]而已，其耳目亦且習於旗旐之色，[34]而揮之使進退則不亂；熟於鐘鼓之節，[35]而奏之使作止[36]則不惑。又嘗有以豐給而厚享[37]之，椎牛擊豕，[38]醪酒成池，[39]厭[40]其口腹之所欲，遂氣閒[41]而思自決於一鬬[42]以爲効。[43]如馬飽於櫪，[44]嘶鳴騰踔而欲奮，然後可用。君所提數百之兵，率召募新集，形貌不相識。寧獨[45]訓練不夙、[46]約束不豫[47]而已，其於服屬之分[48]猶未明也。君又窮空，[49]家無餘財，所爲市牛酒、買粱粟以

恣[50]士之所嗜，不能具也。徒以一身帥先[51]士卒，其食糗糒，觸犯炎風，衝冒巨浪，日或不再食，以與賊[52]格，而竟以取勝。君誠何術而得人之易、致效之速如此？予知之矣，用未素教之兵而能盡其力者，以義氣作[53]之而已；用未厚養之兵而能鼓其勇者，以誠心結之而已。予方欲以是問君，而玄鍾所[54]千戶[55]某等來乞文勒君之伐，[56]輒書此以與之。君其毋以予爲儒者而好揣言兵意[57]云。

君之功在瀕海數郡，而玄鍾所獨欲書之[58]者，君所獲賊在玄鍾境內，其調發舟兵諸費多出其境；而君靖廉不擾，[59]以故其人尤德之[60]爾。

君名大猷，志輔其字，以武舉[61]推用爲今官。[62]

解題

王愼中字道思，明福建晉江人。初號遵巖居士，後號南江。嘉靖時（西元一五二二——一五六六）進士，授禮部主事。與諸名士講習學大進。會詔簡部郎爲翰林，衆首擬愼中，大學士張璁欲一見之，辭不赴，乃稍移吏部郎中。官終河南參政，以忤夏言落職歸。愼中壯年見廢，益肆力爲古文。卓然成家，與唐順之齊名，時稱「王唐」。有遵巖集、玩芳堂摘稿、家居集。明史卷一百七十五「文苑三」有王愼中傳。愼中、順之輩聲於嘉靖、萬曆（一五七三——一六一九）間，與陳東、李開先、熊過、任瀚、趙時春、呂高等號稱「八才子」，介於「前七子」（李夢陽、何景明、邊貢、徐禎卿、康海、王九思、王庭相）及「後七子」（李攀龍、

王世貞、謝榛、宗臣、梁有譽、徐中行、吳國倫）之間，屹然鎮一時。在明代文學史上，確有相當地位者也。

此海上平寇記錄自遵巖集，所記爲當時名將俞大猷大創倭寇事。倭寇本是日本浪人之爲海盜者，明初已來侵擾我沿海。太祖令湯和築城各要口以防之，勢稍戢。至世宗時，倭與奸民汪直、徐海等相糾結，勢驟盛，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沿海各省遂迭遭蹂躪，而江、浙爲尤甚。時趙文華督視江、浙海防，侵冒上將士解體，倭乃益橫。後以胡宗憲代文華，擒治汪直、徐海；倭失內導，遂南走閩、粵，爲俞大猷、戚繼光等所創。前後爲患數十年，至是始平。大猷字志輔，別號虛江，亦晉江人，與愼中同里。讀書知兵法，世襲百戶。舉嘉靖武會試，除千戶。兵部尚書毛伯溫奇其才，擢廣東都司。平交黎有功，進參將，移浙東。屢以舟師破倭寇，時稱「俞家軍」，爲諸酋所嚴憚。擢廣東總兵官，平潮、惠羣盜，滅海賊。又經略廣西，平古田猺。積寇盡除，威名震南服，改福建總兵。萬曆初，奪職。復起後府僉事，乞歸。卒，謚「武襄」。大猷負奇節，其用兵先計後戰，不貪近功，忠誠許國，老而彌篤。在軍中五十年，未嘗挫衄。世宗時宿將，以大猷爲稱首。所著洗海近事，論用兵委曲，較史爲詳。明史卷二百十二有俞大猷傳。愼中此記，大猷任汀漳守備時事也。

詮釋

【汀漳】 卽當時福建汀州、漳州兩府。汀州府領長汀、寧化、清流、歸化、連城、上杭、武平、永定八縣，治長汀。漳州府領龍溪、漳浦、南靖、長泰、平和、詔安、海澄七縣，治龍溪。清代因之。民國廢府存縣，析漳浦置雲霄縣，劃詔安、漳浦置東山縣（卽銅山島），又析龍溪置華封縣。其兩府舊治仍爲長汀、龍溪兩縣治。「守備

汀漳」謂在汀、漳一帶任守備之職。按清一統志「汀州府名宦」稱，嘉靖中大猷以泉州衞千戶守備武平，連破海賊，擢署都指揮僉事。[2]【被服進趨】指衣着與行動。[3]【退然】謙遜貌。[4]【瞻視在鞞芾之間】極狀其持敬，謂目不旁視，對人秖看胸腹以下而不敢仰瞻首面也。「鞞芾」通作「韠韍」，古禮服前襟帶下懸垂之裙狀物，本象太初蔽前之遺制，後遂加以藻繢，取爲衣飾也。「韍」本作「市」，象帶下懸垂之形，亦通作「黻」「紱」。[5]【温慈款慤】和藹而忠實也。[6]【仁義之容】便是禮貌。此有表裏純粹之意。[7]【桴鼓】已見第一册核工記詮釋（7）。此謂戰陣之金鼓。[8]【矢石】「矢」是飛箭，「石」是弓弩所激發之石塊，爲古代射遠之武器，猶今槍礮之子彈。[9]【迅急而倏忽】所以狀疾雷與飄風，亦即所以狀桴鼓之急與矢石之猛。[10]【勝敗之數】謂勝敗所由決。「數」有「運命」「權謀」「情勢」諸誼。[11]【死生之形】謂生死所由分。「形」有「顯分」「情狀」諸誼。[12]【掉魂搖魄】所以狀震懼。[13]【前卻而阻喪】「前卻」一前一卻也，站立不定之貌。「阻」通「沮」，「阻喪」便是「沮喪」，沮氣喪志也，頹廢不振之貌。[14]【張揚矜厲】興奮之貌。[15]【重英之矛】以羽飾矛謂之「英」。詩鄭風清人首章：「二矛重英。」[16]【七注之甲】周禮冬官考工記：「函人爲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鄭注：「屬讀如灌注之注，謂上旅下旅札續之數也。」是「七注之甲」即七屬之犀甲也。[17]【鷙鳥舉而虓虎怒】狀其舉動之敏捷與聲容之威武。「鷙鳥」猛禽也，鷹隼之屬。「舉」，決然高飛也。「虓」音哮，虎鳴也。「虓虎怒」狂嘯之虎正在發怒也。[18]【孔武】多力貌。詩鄭風羔裘之二章：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19]【海寇】卽倭寇。已詳本篇解題中。[20]【搆兵】卽率兵。「搆」，牽引也。[21]【索】搜尋也。[22]【俘】生擒也。[23]【稱是】相當之謂。「是」指被俘之八十餘人。「稱」讀去聲，適合也。「自投於水者稱是」便是投水者亦八十餘人也。[24]【衄】當作「衂」，已詳前書漢陽葉相廣州之變詮釋（156）「挫衄」條。[25]【由有此海】意謂因有此海而有海寇也。猶言「爲此海寇之故」。[26]【開棨置帥】謂特簡大帥開府治軍也。[27]【彈制非常】「非常」，不測之虞。「彈制」彈壓控制之意。[28]【費鉅而員多】謂設官多而耗費增大也。[29]【捷】大勝也。[30]【難】謂「難得」，贊之之辭。時大猷方爲武平守備，並無剿海寇之責，而竟建此奇功，故作者歎爲難得也。[31]【素治】平日訓練也。[32]【非徒】猶云「不但」，爲進層的平列連詞，與下「其耳目亦且習於旗旐之色」之「亦且」呼應。[33]【志意信】謂使兵衆意志齊一，服從號令。[34]【旗旐之色】謂軍中指揮進退的旗旛之信號。「旐」音兆，畫龜蛇之旗也。[35]【鐘鼓之節】謂軍中節度行動的金鼓之信號。古者聞鼓則進，聞金則退。今軍隊中舉行典禮則奏軍樂，而於歸隊、休息、傳餐、衝鋒等，亦各有吹號以傳達之。[36]【作止】謂工作與休止。[37]【豐給而厚享】豐盛的給養與優厚的款待。[38]【椎牛擊豕】殺牛宰豬也。[39]【醽酒成池】極言備酒之多。「醽」音靈，或讀如師，以筐漉酒也。[40]【厭】亦作「饜」，足也。「厭其口腹之所欲」便是滿足口腹的欲望。[41]【氣閒】謂意氣安閒而沈着。[42]【自決於一鬬】謂自奮於決鬬也。[43]【効】正作「效」，以功自顯也。例如「投効」「報効」「効力」「自効」等。此卽作「報効」解。

44【櫪】馬之食槽也。引申爲養馬之所。45【寧獨】猶言「豈但」，亦進層的平列連詞，與下「於服屬之分猶未明也」之「猶」呼應。46【訓練不夙】倉卒召集，未經訓練也。47【約束不豫】未經豫申號令以爲約束也。48【服屬之分】隸屬的名義也。49【窮空】便是貧乏。50【恣】與上（40）之「厭」同誼。「恣士之所嗜」便是滿足士卒的嗜欲。51【帥先】倡先領導也。「帥」同「率」。52【格】鬬也。53【作】振也；激勵也。54【玄鍾所】明洪武二十年（一三八七）所置之守禦千戶所，屬鎮海衞，在今福建詔安縣東南四十里。地當東溪入海處，與西岸之林洋汛相對，爲縣城門戶。當時築城周五百五十丈，卽所以防倭者。至嘉靖四十一年（一五六二）爲倭所陷。清順治十四年（一六五七）裁所，仍駐把總以守之。後避聖祖名諱（玄燁），遂稱「懸鐘廢所」云。55【千戶】衞所之官，掌兵千人。元置，明因之。衞所之官與兵多世襲者。（當時俞大猷便是泉州衞之世襲百戶陞千戶者。）此指玄鍾所之千戶，以不詳其姓名，故下稱「某」。56【勒君之伐】謂記載大猷之功績也。「勒」，刻也，後遂謂刻文於金石爲「勒」。「伐」，功也；勳也。57【揣言兵意】懸談軍情也。58【書之】便是「勒君之伐」。59【靖廉不擾】謂安定廉潔而不擾民也。60【德之】感戴大猷也。61【武舉】中式武科鄉試以應武科會試者，亦稱「舉人」。俗亦別呼爲「武舉」云。62【今官】指大猷當時所任之官，卽汀漳屬之武平守備也。

數演

此文凡分五節：第一節，記俞大猷之容儀與英勇。第二節，敍大猷之掃平漳州海寇。第三節，說大猷能以義率人，故提數百新募之兵，於訓練不夙、約束不豫、服屬未明、恩賞未溥之際，卒以取勝。第四節，說大猷功在瀕海，而玄鍾所獨欲書其勳績之故。第五節，記大猷之名字與出身。蓋一敍述的碑記之文也。

碑之文，始於西漢之末，而盛於東漢之世。前必有序，而亦有不作序而第作銘者，本無定體。僅謂之「碑」者，可以不作銘；謂之「碑銘」者，未有不作銘者也。其碑後之無韻語者，即謂之「碑記」，然古無此稱，第謂之「碑」而已；後人始有「碑記」之名。亦有名爲碑記，而後復繫以詩銘者，此變體也。至於碑文之由來，據文選集評所引，有如下述：劉熙逸雅云，碑，被也，本王莽時所設，施其轆轤，以繩被其上以引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施其上。後人因焉，無故建於道陌之頭，顯見之處，名其文，就謂之碑也。初學記：碑以悲往事也。今宮室廟屋墓隧之碣，鐫文於石皆曰碑。蓋古之葬者，樹石於壙之四隅，中設轆轤以下棺；其設之祠廟者，則爲麗牲之用。二者皆本無文字，後人乃刻文於其上，於是碑遂爲文體之一，大都爲紀功德而作者居多。而施之墓者則謂之「墓碑」，或謂之「墓表」，或謂之「墓碣」；列於墓道之旁者，謂之「神道碑」；其入幽者，曰「墓誌」，曰「墓誌銘」，曰「壙志」，曰「壙銘」。此海上平寇記則爲正常之碑記耳。

參證

俞大猷在明中葉後期，聲施烟然，而尤以平定倭寇爲最著。今節錄明史本傳所載關於平倭之績

如下，以供讀者之參考：

大猷……父歿，棄諸生，嗣世職百戶。舉嘉靖十四年武會試，除千戶，守禦金門。……海寇頻發，上書監司論其事。監司怒曰，「小校安得上書！」杖之，奪其職。尙書毛伯溫……用爲汀漳守備，……連破海賊康老斬三百餘人，擢署都指揮僉事僉書廣東都司。……二十八年，朱紈巡視福建，薦爲備倭都指揮。……三十一年，倭賊大擾浙東，詔移大猷寧、台諸郡參將。會賊破寧波昌國衙，大猷擊卻之。復陷紹興臨山衛，轉掠之松陽。……大猷邀之海，斬獲多。……未幾，逐賊海中，焚其船五十餘。……越二年，賊據寧波普陀，大猷率將士攻之。半登，賊突出，殺武舉火斌等三百人。坐戴罪辦賊。俄敗賊吳淞所，詔除前罪，仍賚銀幣。賊自健跳所入掠，大猷連戰破之。旋代湯克寬爲蘇松副總兵。……

時倭屯松江柘林者盈二萬，總督張經趣之戰，大猷……乃從經大破賊於王江涇。……柘林倭雖敗，而新倭三十餘艘突青村所，與南沙、小烏口、狼港諸賊合犯蘇州陸涇壩，直抵婁門。……復分爲二，北掠浒墅，南掠橫塘，延蔓常熟、江陰、無錫之境，出入太湖。大猷偕副使任環大敗賊陸涇壩，焚舟三十餘。又遮擊其自三丈浦出海者，沉七艘。賊乃退泊三板沙。頃之，他倭犯吳江，大猷及環又邀破之鶯脰湖，賊走嘉興。三板沙賊掠民舟將遁，大猷追擊於馬蹟山，禽其魁。金涇、許浦、白茅港賊俱出海，大猷追擊於茶山，焚五舟。賊走保馬蹟山、三板沙。將士復追及，壞其三舟。江陰蔡港倭亦去。

官兵分擊於馬蹟、馬圖、寶山，值颶風作，賊舟多覆。柘林倭亦爲官兵所擊，沉二十餘舟。餘賊退登陸，已復泛舟出海。大猷及僉事董邦政分擊，獲九舟，而賊又遭風壞三舟。餘三百人登岸走，據華亭陶宅鎮，……夜屯周浦永定寺。官兵四集進圍之。而柘林失風賊九舟巢於川沙窪，糾合至四十餘艘，勢猶未已。……時周浦賊……乘夜東北奔，爲遊擊曹克新所邀，斬首百三十，遂與川沙窪賊合。諸軍日夜擊，賊焚巢出海。大猷偕副使王崇古入洋追之，及於老鶴觜，焚巨艦八，斬獲無算。餘賊奔上海浦東。

初，以倭患急，特命都督劉遠爲浙江總兵官，兼轄蘇、松諸郡。數月無所爲。……三十五年三月，遂罷遠，以大猷代。……賊自黃浦遁出海，大猷追敗之。其年冬，以與平徐海功，加都督僉事。海既平，浙西倭悉靖，獨寧波舟山倭負險，官兵環守不能克。……大猷乘大雪四面攻之，……焚其柵，賊多死。其逸出者復殪。賊盡平。加大猷署都督同知。明年，胡宗憲方圖汪直，用盧鏜言，將與通市。大猷力爭不可。及直誘入下吏，其黨毛海峯等遂據舟山，阻岑港自守。大猷環攻之，……將士先登多死。新倭又大至。……大猷等……攻益力，賊益死守。三十七年七月，乃自岑港移柯造舟成，泛海去。大猷等橫擊之，沈其一舟。餘賊遂揚帆而南，流劫閩、廣。……

四十年，……大猷……擢福建總兵官，與戚繼光復興化城，共破海倭。……四十二年十月，徙鎮南贛。明年，改廣東。潮州倭二萬與大盜吳平相掎角。……大猷……圍倭都塘，一日夜克三巢，焚

斬四百有奇。又大破之海豐，倭悉奔崎沙、甲子諸澳，奪漁舟入海。舟多沒於風，脫者二千餘人，還保海豐金錫都。大猷圍之兩月，賊食盡，欲走，副將湯克寬設伏邀之，手斬其梟將三人。參將王詔等繼至，賊遂大潰。乃移師潮州，……使招降吳平，居之梅嶺。平未幾復叛，……卒爲克寬所追擊，……不敢入犯。……萬曆元年秋，海寇突闖峽澳，坐失利奪職。復以署都督僉事起後府僉書領軍營訓練。三疏乞歸，卒。贈左都督，謚「武襄」。

習問

一．碑文之原起及其分目，試約略舉數之。

二．試摘錄海上平寇記中之議論部分。

三．撰一敍述倭寇本末之文。

重修盤門雙忠祠記　彭紹升

余觀建炎[1]之事，宋之不亡者幸耳。方金兵破揚州，[2]於時高宗[3]駐平江，[4]去敵尚遠，平江固可守也。蹙蹙焉[5]去之臨安，[6]而越[7]而明，[8]不暇一夕息。已而敵破建康，[9]道廣德，[10]趨臨安，由越入明，縱掠海上而歸。使其時平江諸將帥[11]以勁旅[12]遏其衝，[13]俾隻輪不反，[14]無難者。奈何兵不戰而潰，城不攻而下，坐使[15]五十萬人幷命[16]於鋒刃而莫之救！

相傳金兵自盤門入，有二士者[17]拒敵於門外。一死於陳，[18]一死於水，而盤門破矣。嗚呼！彼守城者或則侍郎，或則宣撫使，[19]非不顯且要也，委而去之，若棄涕唾，[20]而獨遺二士者以殉國之烈，[21]此不可爲發憤而深痛者哉！然自二士之死，里人[22]神而祀之，[23]迄今六百餘年，而靈爽[24]益著。二士俱汴[25]人，從高宗南渡守平江。其一劉姓弗名，蓋死於陳者也。其一張姓鼈名，蓋死於水者也。祠有明永樂[26]中俞禎[27]碑，以弗爲順國明王，職天壇傳奏司，[28]以鼈爲順濟龍王，職盤溪守禦司。[29]其封爵莫知何昉，[30]要其來也則遠矣。[31]

近者祠久不修，里人醵金千兩新其宇。[32]既成，屬予記。祠在盤門外靈巖鄉，[33]俗名雙士地祠，余更之曰「雙忠」。夫其忠也，乃其所以自神也。[34]遂書而記之。

解題

彭紹升字允初，號尺木，晚號知歸子，清長洲（當時江蘇蘇州府附郭縣，今已并入吳縣）人。乾隆時（西元一七三六——一七九五）進士。工古文。初慕賈誼之爲人，思赫然樹功烈。後讀儒先書，尤喜陸、王之學（宋儒陸九淵與明儒王守仁之學派。）嘗與吳縣汪縉、瑞金（今江西屬縣）羅有高大閱藏經（佛家經典之總集）居深山習靜，素食持戒甚嚴，欲以徹儒、佛之樊。尋復家卒。文有二林居集、一林居集，詩有泖海集、觀河集。此文即載文集中，蓋初年講功烈時之作品也。

宋高宗建炎四年（金太宗天會八年，西元一一三〇年）金宗弼（卽兀朮之改名）既大掠浙東而歸，順勢略地，以二月辛卯（據中西回史日曆推，是日爲十八日）破秀州（今浙江嘉興縣）。丙申（順推爲二十三日）游騎至平江（卽今吳縣，詳見下詮釋〔4〕）城東。統制官郭仲威兵未交而退。同知樞密院事兩浙宣撫使周望奔太湖，市人請留不可，則極口嫚罵，望不顧而去。守臣徽猷閣直學士湯東野開望已出，則挈家潛遁，以府印付仲威。次日，仲威與將官魯珏縱火城中。夜，望及仲威皆遁，其下自城南轉劫居民，北出齊門（平江之北門，今仍之）而去。民之得出郭者多爲所殺。戊戌（二十五日）宗弼入平江，駐兵府治。鹵掠金帛子女既盡，又縱火燔城，烟燄見百餘里，火五日乃滅。三月癸卯朔，宗弼乃去平江，北向常州（今江蘇武進縣）。事詳宋史卷二十六高宗本紀三及畢沅續資治通鑑卷一百七。是役在蘇州爲空前巨禍，死五十萬人，事後收拾殘尸，叢葬於城北者填城腳幾滿。今猶荒無人居，稱「北園」云。盤門爲平江之南門，當時金兵蓋由此而入。有捍衞之責者率先倡逃，獨此二兵乃以拒敵死，宜乎蘇人之以神祀之矣。

詮釋

【建炎】宋高宗第一年號，自丁未至庚戌，凡四年（一一二七——一一三〇）。當金太宗天會五年至八年。

【揚州】已詳第二册揚州清明詮釋（1）。

【高宗】名構，字德基，徽宗第九子，始封康王。徽、欽二宗爲金所擄，乃卽位於應天（今河南商丘縣），以李綱爲相，宗澤守汴，圖恢復。然爲黃潛善、汪伯

彥所惑，復南遷避敵，卒定都於臨安。既而相秦檜，殺岳飛，乞和於金，稱臣納幣，遂成偏安之局。是爲「南宋」。在位三十六年（一一二七——一一六二）凡建炎四年，紹興三十二年。無子，傳位於太祖七世孫昚，是爲孝宗。孝宗奉帝爲「太上皇帝」，至淳熙十四年（一一八七）崩。壽八十一。宋史高宗本紀凡九卷，列入卷二十四至卷三十二。

4【平江】本爲唐之蘇州。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九七八）改稱平江軍，屬兩浙路。至徽宗政和三年（一一一三）升爲平江府。領吳、長洲、崑山、常熟、吳江、嘉定六縣。吳、長洲兩縣附郭。入元爲平江路，屬江浙等處行中書省。明改蘇州府。清因之。今爲江蘇吳縣治。

5【盛鏖焉】忙迫不寧貌。

6【臨安】本爲唐之杭州鎮海軍。宋太宗淳化五年（九九四）改寧海軍。至高宗建炎三年（一一二九）升爲臨安府。紹興八年（一一三八）建爲行都。領錢塘、仁和、餘杭、臨安、富陽、於潛、新城、鹽官、昌化九縣。舊爲兩浙路會城。兩浙路於南渡後復分東西兩路：臨安、平江、鎮江、嘉興四府，安吉、常、嚴三州，江陰一軍爲兩浙西路；紹興、慶元、瑞安三府，婺、台、衢、處四州爲兩浙東路。此即後世「浙東」「浙西」之稱所由昉。臨安入元爲杭州路，屬江浙等處行中書省。明爲浙江杭州府。清因之。今爲浙江杭縣治。

7【越】本爲兩浙路所屬之越州鎮東軍。高宗紹興元年（一一三一）升爲紹興府。領會稽、山陰、嵊、諸暨、餘姚、上虞、蕭山、新昌八縣。入元爲江浙行省紹興路。明爲浙江紹興府。清因之。今爲浙江紹興縣治。

8【明】本爲兩浙路所屬之明州奉國軍。高宗時猶稱明州。至光宗紹熙五年（一一九四）七月，光宗崩，寧宗繼位，遂以潛邸所在升爲慶元府，並以明年爲慶元元年。領鄞、奉化、慈溪、定海、

象山、昌國六縣。入元爲慶元路，屬江浙行省。明初改明州府，洪武十四年（一三八一）改爲寧波府，屬浙江布政使司。清因之。今爲浙江鄞縣治。9【建康】本爲唐之昇州。宋眞宗天禧二年（一〇一八），升爲江寧府。建康軍。高宗建炎三年，改稱建康府。領上元、江寧、句容、溧水、溧陽五縣，爲江南東路所治。即今首都所在地。可參看第一册喫茶詮釋（12）「南京」條及第二册金陵懷古詮釋（1）「六代」條。

10【廣德】爲當時江南東路之廣德軍（太平興國四年〔九七九〕置。）領廣德、建平二縣。入元爲廣德路，屬江浙行省。明初改廣興府，洪武四年（一三七一）降爲州，仍領建平一縣。清因之，仍稱廣德直隸州，屬安徽省。今爲安徽廣德縣治。「道廣德」謂由廣德徑道直趨臨安也。11【平江諸將帥】即指當時統制官郭仲威及兩浙宣撫使周望等。12【勁旅】精銳之兵。13【遏其衝】阻其先頭部隊也，即所謂迎頭痛擊。14【隻輪不反】謂雖微至一個車輪亦不聽返還也。與「片甲不回」同誼。15【坐使】有坐視不理，聽其變化之意。16【幷命】本是合力致死之謂，與俗所謂「拚命」略同。此則有同時畢命之意，所謂「聚殲」也。17【二士者】兩個士卒也。18【陳】與「陣」通。19【或則侍郎或則宣撫使】「宣撫使」當然指棄城逃走之周望。「侍郎」不詳。按此役之先一年（建炎三年），高宗自揚州南走，次平江。二月戊午（據推爲初九日），又將南行，中書侍郎朱勝非自鎮江來，遂命勝非留守，手諭令充平江府、秀州控扼使。作者意或指此。但前後兩事，不能幷論，殆記憶偶疏歟？20【若棄涕唾】極言守土者之輕棄。「涕」，鼻涕；「唾」，唾沫痰液之屬，爲人所賤惡者。此言棄城若涕唾，是守土者不

愛之甚矣。[21]【殉國之烈】「殉國」謂爲國捐軀。「烈」功烈也；壯績也。[22]【里人】謂作者鄉里之人，卽蘇州之居戶。[23]【神而祀之】謂感其精誠，奉以爲神而享祀之也。[24]【靈爽】猶言「神明」。[25]【汴】爲當時京城開封府。開封舊稱大梁，又嘗置汴州，故俗稱汴梁。卽今河南開封縣治。[26]【永樂】明成祖年號，自癸未至甲辰凡二十二年（一四〇三——一四二四）。[27]【俞禎】殆卽宋末吳郡人俞琰之孫俞貞木。貞木初名楨，字貞木，後以字行，更字有立。少篤志問學，尤工古文詞。元季不仕。洪武初薦爲樂昌令，歷都昌，請歸。爲人清苦，敦行古道，太守姚善方向學，尊爲有道以風民俗。靖難兵起，貞木勸守舉事，因遮赴京，論死。有立菴集。此處所云「俞禎碑」，蓋署名俞禎所撰之碑文，永樂中勒石在祠者也。按貞木年代里貫俱與此相合，惟一作「楨」，一作「禎」之不同耳。[28]【天壇傳奏司】道教所傳之神衙，謂職掌天書天表之傳遞者，猶人間之通政司。[29]【盤溪守禦司】「盤溪」盤門城外之溪名，「守禦司」一亦道士以人間之官傳會於神者也。[30]【昉】旦初明也。後用爲凡始解。例如「昉此」卽「始此。」此「何昉」卽「始於何時」也。[31]【其來……遠矣】謂其來歷已久遠也。[32]【新其宇】重葺其祠宇，使煥然一新也。[33]【靈巖鄉】指今吳縣西南由城根迤邐至橫塘、木瀆一帶地。非近代所確分之市鄉界域也。但道士所區劃的土地神所轄之鄉界猶依此。[34]【夫其忠也乃其所以自神也】意謂正惟二人之忠於所事，所以其靈爽不昧，自得歿而爲神也。

敷演

此亦正常之碑記，凡分三段。第一段，寫金兵破蘇州時五十萬人同遭殺戮。第二段，寫劉、張、龍二人在盤門拒敵身殉，里人神而祀之。第三段，寫重修祠宇之緣起，與改名「雙忠」之所由。全篇於守土官吏之奔亡深致詰責，即所以申二士拒敵之難能而可貴。故其主旨所在，實偏於議論；即其結構之形式，亦頗與前讀之爭論相類似。曩言文字之歸類不能僅視題目，於此益足取徵矣。

參證

明張溥有五人墓碑記，五人者，皆市民，因公憤擊殺旂尉，而甘自挺身獨當刑辟，以紓禍於一方者。其與彭記所云之事，同在蘇州，又同出於一般之軍民，宜可參閱，用資觀感。今先迻錄張記於前，以見當時士大夫之感動；次節鈔明史周順昌傳附載五人之大略於後，以見此事之始末。

五人墓碑記

五人者，蓋當蓼洲周公之被逮，激於義而死焉者也。至於今，郡之賢士大夫請於當道，即除魏閹廢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於其墓之門，以旌其所爲。嗚呼！亦盛矣哉！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爲時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貴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沒不足道者亦已衆矣，況草野之無聞者歟！獨五人之皦皦，何也？予猶記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吾社之行爲士先者爲之聲義敛貲財以送其行，哭聲震動天地。緹騎按劍而前，問「誰爲哀者？」衆不能堪，抶而仆之。是時以大中丞撫吳者爲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由使也。吳之民方痛心焉，於

是乘其厲聲以呵，則譟而相逐。中丞匿於溷藩以免。既而以吳民之亂請於朝，按誅五人，曰顏佩韋、楊念如、馬杰、沈揚、周文元，即今之儼然在墓者也。然五人之當刑也，意氣揚揚，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談笑以死。斷頭置城上，顏色不少變。有賢士大夫發五十金買五人之脰而函之，卒與屍合。故今之墓中全乎爲五人也。

嗟夫！大閹之亂，縉紳而不能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幾人歟？而五人生於編伍之間，素不聞詩書之訓，激昂大義，蹈死不顧，亦曷故哉？且矯詔分出鉤黨之捕徧於天下，卒以吾郡之發憤一擊，不敢復有株治；大閹亦逡巡畏義，非常之謀難於猝發，待聖人之出而投繯道路：不可謂非五人之力也。

由是觀之，則今之高爵顯位一旦抵罪，或脫身以逃，不能容於遠近，而又有翦髮杜門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賤行，視五人之死輕重固何如哉！是以蓼洲周公義忠暴於朝廷，贈諡美顯，榮於身後；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於大隄之上，凡四方之士，無有不過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領，以老於戶牖之下，則盡其天年，人皆得以隸使之，安能屈豪傑之流扼腕墓道，發其志士之悲哉！故予與同社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爲之記；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於社稷也。

賢士大夫者，問鄉因之吳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長姚公也。

明史周順昌傳

周順昌字景文，吳縣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福建推官，……擢吏部稽勳主事。天啓中，歷文選員外郎，署選事。……乞假歸。……巡撫周起元忤魏忠賢，削籍。順昌爲文送之，指斥無所諱。……織造中官李實及巡撫毛一鷺……追論周起元，遂評順昌請囑，有所乾沒，與起元等並逮。……逮者至，衆咸憤怒，號冤者塞道。至開讀日，不期而集者數萬人，咸執香爲周吏部乞命。諸生文震亨、楊廷樞、王節、劉羽翰等前謁一鷺及巡按御史徐吉，請以民情上聞。旅尉厲聲罵曰，「東廠逮人，鼠輩敢爾！」大呼「囚安在？」手擲鋃鐺於地，聲琅然。衆益憤曰，「始吾以爲天子命，乃東廠耶！」遂擁大呼，勢如山崩。旅尉東西竄，衆縱橫毆擊，斃一人，餘負重傷踰垣走。一鷺、吉不能語。知府寇慎、知縣陳文瑞素得民，曲爲解諭，衆始散。順昌乃自詣吏，又三日，北行。一鷺飛章告變。東廠刺事者言吳人盡反，謀斷水道，劫漕舟。忠賢大懼。已而一鷺言縛得倡亂者顏佩韋、馬傑、沈揚、楊念如、周文元等，亂已定。忠賢乃安。然自是緹騎不出國門矣。順昌至京師，下詔獄，……斃之。……佩韋等皆市人，文元則順昌與隸也，論大辟。臨刑，五人延頸就刃，語寇慎曰，「公好官，知我等好義，非亂也。」監司張孝流涕而斬之。吳人感其義，合葬之虎丘旁，題曰「五人之墓」。其地即一鷺所建忠賢普惠祠址也。

習問

一、此文之最高意義何在？可否與前讀之海上平寇記相提並論？

二. 試根據金兵南侵與倭寇肆擾之事實，略論當時政府應付之得失。

三. 雙忠祠與五人之墓，在後人視之，其感應有異同否？

摸擬史通

夫述者相效，自古而然。故列禦寇之言理也，則憑李叟。[1] 揚子雲之草玄也，全師孔公。[2] 苟朗則比跡於莊周。[3] 范曄則參蹤於賈誼。[4] 況史臣注記，其言浩博，若不仰範前哲，[5] 何以貽厥後來。[6]

莞摸擬之體，厥途有二。一曰「貌同而心異」，二曰「貌異而心同」。[7] 何以言之？蓋古者列國命官，卿與大夫爲別；必於國史[8]所記，則卿亦呼爲大夫。此春秋[9]之例也。當秦有天下，地廣殷周；變諸侯爲帝王，目宰輔爲丞相。而蕘周撰古史考，[10]思欲摽抑馬記，[11]師放孔經。[12]其書李斯之棄市[13]也，乃云「秦殺其大夫李斯」。夫以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擬春秋，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當春秋之世，列國甚多，每書他邦，皆顯其號；至於魯國，直云「我」而已。如金行握紀，[14]海內大同；君靡客主之殊，臣無彼此之異。而干寶撰晉紀，[15]至天子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且無二君，何我之有。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狄滅二國，君死城屠；齊桓[16]行霸，興亡繼絕。[17]左傳[18]云「邢遷如歸；衛國忘亡」。[19]言上下安堵，[20]

不失舊物也。如孫皓[21]暴虐，人不聊生；[22]晉師是討，後予相怨。[23]而干寶晉紀云，「吳國既滅，江外忘亡。」[24]豈江外安典午[25]之善政，同歸命[26]之末滅乎？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春秋諸國，皆用夏正；魯以行天子禮樂，故獨用周家正朔。至如書「元年春王正月」[27]者，年則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月。如曹、馬[28]受命，躬爲帝王，非是以諸侯守藩，[29]行天子班曆。[30]而孫盛魏、晉二陽秋，[31]每書年首，必云「某年春帝正月。」夫年既編帝紀，而月又列帝名。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五始」[32]所作，是曰春秋三傳[33]並興，各釋經義。如公羊傳[34]屢云「何以書？記某事也。」此則先引經語，而繼以釋辭，勢使之然，非史體也。如吳均齊春秋[35]每書災變，亦曰「何以書？記異也。」夫事無他議，言從己出，輒自問而自答者，是豈敍事之理者邪？以此而擬公羊，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且史、漢[36]每於列傳首，書人名字；至傳內有呼字處，則於傳首不詳。如漢書李陵傳[37]稱「隴西任立政，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38]夫上不言立政之字，而輒言字立政曰少公者，此省文從可知也。至令狐德棻周書，[39]於伊婁穆傳[40]首云「伊婁穆字奴干」，既而續云「太祖字之曰奴干，作儀同，面向我也。」[41]夫上書其字，而下復曰字，豈是事從簡易，文去重複者邪？以此而擬漢書，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昔家語[42]有云，「蒼梧人[43]娶妻而美，以讓其兄。雖爲讓，非讓道也。」又揚子法言[44]曰，「士有姓

孔，字仲尼，其文是也，其實非也。」[45] 如向之諸子，[46] 所擬古作，其殆蒼梧之讓，姓孔字仲尼者歟！蓋語曰，[47]「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異。」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此韓子[48]所以著五蠹[49]之篇，稱「宋人有守株」[50]之說也。世之述者，銳志[51]於奇，喜編次古文，撰敍今事，而巍然自謂五經[52]再生，三史[53]重出，多見其無識者矣。

惟夫明識之士則不然。何則？其所擬者，非如圖畫之寫眞，[54]鎔鑄之象物，[55]以此而似也。其所以爲似者，取其道術相會，義理玄同，[56]若斯而已。亦猶孔父[57]賤爲匹夫，[58]柄皇放逐，[59]而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60]亦何必居九五之位，[61]處南面之尊，[62]然後謂之連類[63]者哉！

蓋左氏爲書，敍事之最，自晉已降，景慕[64]者多，有類效顰，[65]彌益[66]其醜。然求諸偶中，[67]亦可言焉。蓋君父見害，臣子所恥，義當略說，不忍斥言。[68]故左傳敍桓公在齊遇害，而云「彭生乘公，公薨於車」。[69]如干寶晉紀敍愍帝歿於平陽，[70]而云「晉人見者多哭，賊懼帝崩」，以此而擬左氏，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夫當時所記或未盡，則先舉其始，後詳其末，前後相會，隔越取同。[71]若左氏成七年，「鄭獲楚鍾儀以獻晉。」[72]至九年，「晉歸鍾儀於楚以求平。」[73]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略，[74]敍索虜臨江，[75]太子劭[76]使力士排徐湛、江湛僞仆，[77]於是始與劭有隙。其後三年，有江湛爲元凶所殺[78]事，以此而擬左氏，亦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凡列姓名，罕兼其字。苟前後互舉，則觀者自知。如左傳上言羊斟，則下曰叔羊；[79]前稱子產，則次見國僑。[80]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略亦然。何者？上書桓玄，則下云敬道；[81]後敍殷鐵，則先著景仁。[82]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左氏與論語，有敍人酬對，苟非煩詞積句，但是往復唯諾[83]而已，則連續而說，去其「對曰」「問曰」等字。如裴子野宋略云，「李孝伯問張暢，『卿何姓？』曰，『姓張。』『張長史乎？』[84]以此而擬左氏、論語，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善人君子，功業不書，見於應對，附彰其美。如左傳稱「楚武王欲伐隨。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85]至蕭方等三十國春秋，[86]記「朝廷聞慕容儁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在，其憂方大。』」[87]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夫將敍其事，必預張其本。彌縫混說，無取瞻言。[88]如左傳稱「叔輒聞日蝕而哭。昭子曰，『子叔其將死乎！』秋八月，叔輒卒。」[89]至王劭齊志[90]稱「張伯德夢山上掛絲。[91]占者曰，『其爲幽州乎！』秋七月，拜爲幽州刺史。」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蓋文雖缺略，理甚昭著。此丘明之體也。至如敍晉敗於邲，[92]先濟者賞，而云「上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93]夫不言攀舟亂，以刃斷指。而但曰舟指可掬，則讀者自覩其事矣。至王劭齊志述高季式破敵於韓陵，[94]追奔逐北。[95]而云「夜半方歸，槊血滿袖。」[96]夫不言矟槊深入，叢刺甚多。而但稱槊血

滿袖，則開者亦知其義矣。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從晉已降，喜學五經。夫史才文淺而易摸，經文意深而難擬。既難易有別，故得失亦殊。蓋「貌異而心同」者，摸擬之上也；「貌同而心異」者，摸擬之下也。然人皆好貌同而不異，不尚貌異而心同者，何哉？蓋鑑識不明，嗜愛多僻。悅夫似史而憎夫眞史。此子張所以致譏於曾侯，有「葉公好龍」之喻[97]也。袁山松[98]云，「書之爲難[99]也有五：煩而不整，[100]一難也。俗而不典，[101]二難也。書不實錄，[102]三難也。賞罰不中，[103]四難也。文不勝質，[104]五難也。」夫擬古而不類，此乃難之極[105]者，何爲獨闕其目[106]乎？嗚呼！自子長[107]以還，[108]似皆未睹斯義。後來明達，其鑒之哉！

解題

史通凡二十卷：內篇十卷，三十九篇（其體統、紕繆、弛張三篇已亡佚，實僅有三十六篇）；外篇十卷，十三篇。內篇皆論史家體例，辨別是非；外篇則述史籍源流及雜評古人得失。其外篇之文或與內篇重出，又或牴牾，大抵先有外篇，然後撷其精華以成內篇，故刪除有所未盡也。此書貫穿今古，洞悉利病，實爲近代史學所由昉。本篇即內篇之第二十八篇，列入卷八之首。所論爲六朝史家載筆之得失，其體前論書法，後論筆法，蓋當時風尚，率趨摸擬（即摹仿與擬作），故作者特爲拈出「形」「神」兩途以爲之衡斷也。

作者爲唐彭城（今江蘇銅山縣）人劉知幾。知幾字子玄，以避玄宗（隆基）嫌名，以字行。（清代避聖祖名諱，又改作子元。）弱冠，擢進士第。調獲嘉（當時河北道懷州屬縣，今屬河南省）尉，遷鳳閣舍人，兼修國史。中宗時，擢太子率更令，累遷太子左庶子，崇文館直學士。開元初（西元七一三）官至左散騎常侍，封居巢縣子。（居巢即今安徽巢縣）後坐事貶安州（當時淮南道屬州，領安陸、雲夢、孝昌、應城、吉陽、應山六縣，治安陸，即今湖北安陸縣）別駕，卒於官。謚「文」。詳見唐書卷一百二及新唐書卷一百三十二劉子玄傳。知幾此書，成於中宗景龍四年（七一〇），蓋其官祕書監時與蕭至忠、宗楚客等爭論史事不合，故發憤而著書者也。自來注本不下十數家，而以清代無錫（今江蘇屬縣）浦起龍（字二田，雍正進士，官蘇州府學教授）通釋本爲最善。

詮釋

【列禦寇……憑李叟】謂列子之論道術多憑藉於老子也。老子姓李名耳，故云「李叟」。[2]【揚子雲……師孔公】謂揚雄之作太玄經全取法於易經也。孔子曾爲易繫辭傳，揚雄擬之以草太玄經，故云「師孔公」。[3]【符朗比跡於莊周】「符」當作「苻」，讀如蒲。苻朗字元達，堅之從兄子。幼懷遠操，不屑時榮。著苻子，亦老、莊之流也。見晉書卷一百十四前秦載記苻堅下。隋書經籍志作符子，即著錄於「道德莊列」類，凡二十卷。[4]【范曄參蹤於賈誼】范曄字蔚宗，劉宋順陽（故城在今河南淅川縣東）人。爲彭城王義康冠軍參軍，遷尚書郎。左遷宜城（今安徽屬縣）太守，乃刪衆家後漢書爲一家

之作。後以狂悖被誅。傳列宋書卷六十九。其本傳載曄獄中與諸甥姪書云，「吾於循吏以下（指後漢書循吏傳以下）諸序論，筆勢縱放，寔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論。」按過秦論爲漢長沙太傅賈誼之名作，曄自云不減過秦論，時論亦翕然無以易之，是范曄之文實可追跡賈誼也。「比跡」「參蹤」俱有「接武」「追跡」之意。

【5】【仰範前哲】謂以先代賢哲之成法爲範則也。

【6】【貽厥後來】謂傳貽於後世也。「厥」，代名詞，用與「其」同。

【7】【貌同而心異貌異而心同】「貌」猶文也。「心」猶實也。「貌同心異」謂文同實異，卽形式似而本質非。「貌異心同」謂文異實同，卽形式不類而本質相同。

【8】【國史】謂國別爲史，本卽孟子所謂「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是也。見離婁下。此則專指記載在本國史上之異國事也。

【9】【春秋】爲「五經」之一。本魯史記之名。孔子刪定之，自魯隱公元年至魯哀公十四年，凡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西元前七二二——四八一）實一編年之史也。傳春秋者有公羊、穀梁、左氏三家，經與傳合，其文互異，所傳事實亦微有不同，故後儒依傳說經，經不離傳而立。自宋孫復撰春秋尊王發微，其後言春秋遂有廢三傳者。胡安國又別撰春秋傳三十卷，尤爲元、明時所崇尚，謂之「胡傳」。

【10】【譙周古史考】譙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國（晉縣，故治在今四川南部縣西北四十里）人。仕蜀，位亞九列，不與政事。勸後主降魏，封陽城亭侯。入晉，累徵不起，求還爵土。泰始中（二六五——二七四）卒。所撰定法訓、五經論、古史考之屬百餘篇。三國志卷四十二（蜀志十二）有譙周傳。古史考今已佚，清孫星衍平津館叢書中有輯本。

【11】【擯抑馬記】放棄司馬遷史

記秦二世本紀及李斯列傳之文而不錄也。12【師放孔經】效學孔子刪定之春秋筆調而改書也。「放」同「仿」。13【李斯棄市】李斯，楚上蔡人，從荀卿學。西仕於秦，爲客卿。始皇既定天下，斯爲丞相，定郡縣之制，下禁書之令，勒定文字，齊一權度。始皇崩，斯聽趙高計，矯詔廢太子扶蘇，擁立二世。二世立，高居中用事，誣斯子由與盜通，腰斬咸陽市，夷三族。史記卷八十七有李斯列傳。「棄市」卽指被刑於市，可參看前上獄詮釋（85）「磔於市」條。14【金行握紀】謂晉室當陽，統一海內之時。「金行」謂五行相勝中之金德。唐李善注文選陸士衡宣猷堂詩「黃暉旣渝，素靈承祜」云，「魏士德，曰黃；晉金行，曰素。」又引程猗說石圖說，「金者，晉之行也。」晉書五行志亦云，「白者金行，馬者國族。」15【干寶晉紀】干寶字令升，晉新蔡（今河南屬縣）人。以才器召爲著作郎，領國史。著晉紀，自宣帝迄愍帝凡十卷，直而能婉，咸稱良史。又撰搜神記、春秋左氏義外傳，並注周易、周官數十篇，傳列晉書卷八十二。按干寶晉紀今已佚，清黃奭漢學堂叢書中有輯本。16【齊桓】春秋時齊國第十五君，名小白，爲齊襄公之弟。襄公無道，小白出奔莒，襄公被弒，乃歸卽位。鮑叔牙薦管仲，任以爲相。尊周室，攘夷狄，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終其身爲盟主，稱五霸之首。後管仲死，用豎刁、易牙、開方等，怠於政事，多內寵。及卒，諸公子爭立，霸業遂衰。公在位共四十三年（西元前六八五——六四三）。證「桓」事詳史記卷三十二齊太公世家。17【興亡繼絕】謂使亡者復興，絕者得繼也。卽承上「狄滅二國」（邢、衞）而言，蓋桓公遷邢封衞，仍使二國延續，故云然。狄之大別有三：曰赤狄，曰白狄，曰長狄。大都蟠聚於今河北、山西一帶。當春

秋時，戎狄爲中國患者，狄爲最；諸狄之中，赤狄爲最；赤狄諸種族，潞氏爲最。其後皆見滅於晉。然當閔、僖之世，狄最強，殘滅邢、衞，侵犯齊、魯。其時止稱狄，未冠以「赤」「白」之號。後稍稍見經傳，乃具異稱。意者其種豪自相攜貳，更立名目耳。略見清顧棟高春秋大事表三十九。[18]【左傳】爲春秋左氏傳之簡稱，卽魯太史左丘明述孔子之志而作之春秋傳也。其所述事跡，皆徵之國史，故說春秋者，必以是爲根據。與公羊傳、穀梁傳並稱「春秋三傳」。其書西漢之末已盛行。至晉，杜預爲之注；及唐，孔穎達又爲之撰正義：是爲今十三經注疏本。其後宋林堯叟撰左傳句解，明時與杜注合刻，曰杜林合註。以其明顯，故通行讀本多用之。下及清代，惠棟撰左傳補注，焦循撰左傳補疏，皆精密突過前哲。今此二書俱收阮元所刻學海堂經解中。[19]【邢遷如歸衞國忘亡】承上「興亡繼絕」而言，謂雖遷徙重封，竟忘其流離亡國之痛也。左傳閔公二年：「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於夷儀。二年，封衞於楚丘。邢遷如歸，衞國忘亡。」夷儀，邢地，在今河北邢臺縣西。俗稱隨宜城。其地有夷儀山。楚丘，衞邑，在今河南滑縣東六十里。[20]【安堵】相安無事之謂。[21]【孫皓】三國吳之末主，字元宗，權之孫，和之子也。一名彭祖，字皓宗。孫休立，封皓爲烏程侯。休卒，廷臣思立長君，遂迎立皓。皓既得志，驕暴驕盈，多忌諱，好酒色。在位十六年（凡紀元八：元興、甘露、寶鼎、建衡、鳳凰、天册、天璽、天紀，當西元二六四——二八〇）降於晉。晉封爲歸命侯，送之洛陽。三國志卷四十八（吳志三）有孫皓傳。[22]【人不聊生】卽「民不聊生」。唐人避太宗諱，「民」多改作「人」者。「民不聊生」謂百姓無所恃賴而得生也。「聊」，賴也。[23]【晉師是討後予相怨】「是

討」謂晉人執是（指晧暴虐狀）爲口實而聲罪致討也。「後予相怨」謂吳民歡迎晉師，反怨其遲來也。書仲虺之誥：「（湯）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知幾之語蓋本此。24【吳國既滅江外忘亡】此干寶晉紀之文，「江外」卽指吳地。浦起龍云，「左閔二年言衞國忘亡，爲齊桓存衞加贊也。今晉乃滅吳，與存亡國異道，而干寶乃套用其文，故史通駁之。」25【典午】謂「司馬」也，語出譙周傳「典午忽兮，月酉沒兮。」後遂謂司馬氏之晉爲「典午」。26【歸命】指孫晧，已見前（21）。27【春王正月】春秋書法，繫「正月」於「王」者，所以別魯於天子也。當時侯國之史法則然。杜注以爲言周以別於夏殷實誤。28【曹馬】謂魏、晉卽曹氏、司馬氏也。29【守藩】謂諸侯執守藩封之禮。30【班曆】卽「頒曆」，統一之朝，每年例由天子頒行曆書於郡國以資遵行，所謂奉正朔也。31【孫盛魏晉二陽秋】孫盛字安國，晉太原中都（漢縣，故城在今山西平遙縣西北）人。博學善言名理，起家佐著作郎。陶侃、庾亮、桓溫之在荆州，並引參軍事。累遷祕書監，加給事中。年七十一，卒。盛篤於學，自少至老，手不釋卷。著魏氏春秋、晉陽秋，幷造詩賦論難復數十篇。晉陽秋詞直而理正，咸稱良史。既而桓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失利，何至如尊公所言，此史若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遽拜謝，謂請刪改之。時盛年老還家，性方嚴，子孫雖班白而庭訓愈峻。至此，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爲百口切計。盛大怒。諸子遂竊改之。初，盛寫兩定本寄慕容儁，太元中（三七六——三九六）孝武帝博求異聞，始於遼東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書遂兩存。事詳晉書卷八十二孫盛傳。按晉簡文帝鄭后名阿春，時諱

「春」爲「陽」，故富春改富陽，春秋改陽秋。孫盛晉春秋成書在簡文後，故改稱晉陽秋，而魏氏春秋在前，仍其舊稱。此言「二陽秋」，蓋連舉非稱之耳。又按此二書隋書經籍志著錄皆三十卷。今已佚，漢學堂叢書有晉陽秋輯本。

32【五始】春秋書法有「五始」之要：書「元」者，氣之始；書「春」者，四時之始；書「王」者，受命之始；書「正月」者，政教之始；書「公卽位」者，一國之始。

33【三傳】指春秋左氏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左傳已見前（18）。公羊傳舊題周公羊高（子夏弟子，戰國齊人）撰，實則高所傳述，而其玄孫壽及胡母子都錄而爲書者也。漢何休作解詁，唐徐彥爲之疏，是爲今十三經注疏本。其書體例，多自設問答以顯義理。清代之爲公羊學者，著述亦不少，有孔廣森公羊通義，劉逢祿公羊何氏釋例，公羊何氏解詁箋，淩曙公羊問答等。穀梁傳爲周穀梁赤（亦子夏弟子，戰國秦孝公時人）楊士勛謂名俶，一名赤，字元始）所述，而傳其學者錄而爲書者也。有晉范寧注，唐楊士勛疏，是爲今十三經注疏本。穀梁與公羊同師，言春秋者每以左傳爲一派，公羊、穀梁爲一派，故亦與公羊合稱「公穀二傳」。清代爲穀梁之學者，許桂林有穀梁釋例，姚鼐、鍾文杰各有穀梁補注。

34【公羊傳】已詳上「三傳」條。

35【吳均齊春秋】吳均字叔庠，梁吳興故鄣（漢改秦鄣郡置故鄣縣，至隋廢故城在今浙江安吉縣西北十五里）人。好學有俊才。天監初（五〇二）柳惲爲吳興刺史，辟爲郡主簿，日與賦詩。一時士多效之，號「吳均體」。後除奉朝請。著有後漢書注、錢塘先賢傳、齊春秋、通史、續文釋等。梁書卷四十九「文學上」有吳均傳。其齊春秋三十卷，據史通外篇正史篇謂其書稱梁帝爲齊明佐

命，帝惡其實，詔燔之。然其私本竟行云。按齊春秋今已佚。36【史漢】指史記、漢書。史記已見第二册西門豹治鄴解題。漢書漢班固撰，詳後第五册記域分風俗解題。37【漢書李陵傳】李陵字少卿，隴西成紀（故城在今甘肅秦安縣北三十里）人，北平太守廣（匈奴呼爲「飛將軍」）之孫。少爲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下士。武帝時拜騎都尉，將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今甘肅西北部）以備胡。貳師將軍李廣利伐大宛，帝召陵，欲使爲貳師將輜重。陵自請願以少擊衆，自當一隊。遂將步卒出居延塞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數敗之，擊殺數千人。虜不利，欲去矣。且盡會軍候管敢爲校尉所辱，亡降匈奴，言陵軍無後救。單于使騎並攻，陵力竭降。帝聞之，族陵家。單于壯陵，以女妻之，立爲右校王。在匈奴二十餘年，卒。漢書卷五十四有李廣傳，陵事卽附著其後。此直云「漢書李陵傳」，似嫌稍疏。8【隴西任立政……歸易耳】李廣傳：「昭帝立，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官桀輔政，素與陵善，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至匈奴招陵。……立政曰：『咄，少卿良苦！霍子孟、上官少叔謝女……請少卿來歸故鄉毋憂富貴！』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恐再辱奈何！』……」此處數語，卽由是出。「字立政」之「字」作動詞用，謂呼立政之字也。39【令狐德棻周書】令狐德棻，唐宜州華原（故城在今陝西耀縣東南）人，其先敦煌（今甘肅極西部）著姓也。德棻博涉文史，早歲知名。高祖時爲祕書丞，時經籍已逸，德棻奏請購募遺書。數年間，羣書略備。太宗時修梁、陳、周、齊、隋五史，其議亦自德棻發之；德棻自領周書。高宗朝官弘文館學士，累遷國子祭酒，國家凡有所修撰，無不參預。暮年著述尤勤，卒謚「憲」。唐書卷

七十三及新唐書卷一百二竝有令狐德棻傳。周書今列入二十四史，凡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合五十卷。此書敍事繁簡得宜，筆亦勁練。當時實由岑文本、崔仁師、陳叔達、唐儉同修，而以德棻專領之。[40]【伊婁穆傳】在周書卷二十九。[41]【太祖字之…面向我也】此錄本傳之文而小變之。原云「嘗入白事，太祖（卽宇文泰，時尙爲西魏丞相）望見，悅之。字之曰，『奴干，作儀同面見我矣！』於是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賜封安陽縣伯，邑五百戶。」[42]【家語】卽孔子家語，古本久佚，今流行之魏王肅注本，實卽肅割裂諸書所載孔子逸事，綴緝成篇，不啻自撰自注。故人多以僞書目之。然大義微言，往往錯出，爲考古者所不廢。全書四十四篇，凡十卷。明何孟春有孔子家語注八卷，淸姜兆錫有家語正義十卷。[43]【蒼梧人】蒼梧已見第二册赤壁之戰詮釋（15）。「蒼梧人」云云，見家語卷四六本篇，「人」作「橈」。[44]【揚子法言】揚雄撰，詳後第六册吾子之解題。[45]【士有姓孔……其質非也】卽法言吾子篇之文。[46]【向之諸子】指譙周、干寶、孫盛、吳均、令狐德棻諸人。[47]【語曰】謂流俗傳說之辭。[48]【韓子】戰國時韓之公子韓非也。著有韓非子，詳後第六册說難解題。[49]【五蠹】韓非子之一篇。[50]【宋人守株】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兎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耒守株，覬復得兎。兎不可得，而身爲宋國笑。見五蠹。所以喻人先入爲主，不知變通也。[51]【銳志】猶云「刻意」，專心爲之也。[52]【五經】謂易、書、詩、禮、春秋。後世「七經」「九經」「十三經」之目，胥由此出，故「五經」每用作一切經典之概稱。[53]【三史】六朝本人以史記、漢書及劉珍等校定之東觀漢記爲「三史」。唐以後東觀漢記失傳，乃以范曄之後

漢書當之。清四庫全書著錄之東觀漢記二十四卷。僅殘本耳。54【寫眞】謂摹寫眞形。55【象物】謂擬象實物。56【道術相會詭理玄同】謂精神上之暗合，非若寫眞象物那般的規規於形似也。57【孔父】孔子也。「父」讀如甫。58【匹夫】猶言「孤丁」，平民也。59【栖皇放逐】言其周遊列國，僕僕於道路有如放逐也。「栖皇」，急迫貌。60【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語見禮記中庸。「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堯舜」已見前神農之言詮釋（25）（30）。「文武」，周之文王、武王也。61【九五之位】易乾卦：「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後世以乾卦九五有人君之象，因謂君位爲「九五之位。」62【南面之尊】古者人君之位南向，易說卦：「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後因謂君人者爲「南面。」63【連類】猶云「比跡」，言因人因事而並舉其同類也。此處蓋言孔子實與堯、舜、文、武比跡，固不必身居君位而始然耳。64【景慕】景仰而慕效之也。65【效顰】亦作「效矉。」莊子天運：「西子病心而矉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效其矉。」後世遂謂無聊之摹仿爲「效顰。」「顰」心恨額蹙也。「矉」恨張目也。其爲中心不舒而眉蹙額縐則同，故爲同音通假字。66【彌益】猶言「更加」。67【偶中】謂間或亦有合宜者。「中」讀去聲，著也合式也。68【斥言】「斥」指也。「斥言」便是直說。69【彭生乘公公薨於車】見左傳桓公十八年。是年春，魯桓公與夫人文姜如齊，與齊襄公會於濼。襄公通文姜，桓公謫之，文姜以告襄公。夏四月丙子，襄公享桓公，使公子彭生御車乘之，桓公遂遇害於車中。70【愍帝歿於平陽】晉愍帝（晉朝第五君）名鄴，字彥旗，武帝之孫，吳王晏之子也。懷帝爲劉

聰所害，帝卽位於長安，改元建興。奔播之後，徒守虛位。在位四年（三一三——三一六）劉曜陷長安，帝出降。執送平陽（三國魏所置郡，晉永嘉三年〔三〇九〕爲匈奴劉淵所據，建以爲都〔初號漢，後號趙，史家以別於石勒之趙，遂稱前趙。〕後魏卽其地置晉州。隋改爲臨汾郡，旋復爲平陽郡。唐仍置晉州。宋改晉州平陽郡。元初爲平陽路，尋改晉寧路。明復爲平陽府，屬山西。清因之。民國廢府留縣，卽今山西臨汾縣治。）劉聰以帝爲光祿大夫，封懷安侯。明年（三一七）聰饗羣臣，使帝行酒洗爵。辛賓抱帝大哭，聰斬之，遂弑帝。晉人謚帝曰「愍」。晉書卷五有孝愍帝紀。

71【隔越取同】謂先下伏脈，後起照應，使本末情由秩然有序，雖中間攙入他事亦不致自紊其系統也。

72【鄭獲楚鍾儀以獻晉】左傳成公七年：「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氾。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

73【晉歸鍾儀於楚以求平】左傳成公九年：「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爲之禮，使歸求成。……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修好結成。」

74【裴子野宋略】裴子野字幾原，梁聞喜（今山西屬縣）人。武帝以爲著作郎，再遷員外郎，諸符檄皆令具草。後遷中書侍郎，鴻臚卿。在禁省十餘年，靜默自守，未嘗有所請謁，人以師道推尊之。卒，謚「貞」。著有宋略、喪服集注、衆僧傳等。梁書卷三十有裴子野傳。按宋略今已佚。

75【索虜臨江】「索虜」一指後魏太武帝。南北朝時，南呼北爲「索虜」，北呼南爲「島夷」，蓋當時相輕之習之形諸記載者也。宋

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四五〇）魏太武帝大舉南侵，十二月，至於瓜步（山名，在今江蘇六合縣東南二十里，東臨大江，隔江望建康才數十里。其下有瓜步鎮，亦稱瓜埠。非今江都縣南四十里江濱之瓜洲也。）宋內外戒嚴。明年元旦後一日始引還。事見宋書卷五文帝紀。76【太子劭】文帝長子，字休遠。六歲，立爲皇太子。年十二，出居東宮。多過失，盧爲帝所知，遂爲巫蠱咀咒帝，黃門處國懼禍及，具以白帝。帝大怒，將廢劭，劭因行弒逆，卽僞位，改元太初。武陵王駿（劭滅，卽帝位，是爲孝武帝）及南譙王義宣、隨王誕並舉義兵擒斬之。史稱「元凶」。宋書卷九十九「二凶」卽著元凶劭傳及其同謀者始興王濬傳。77【排徐湛之】湛字徽淵，宋考城（今河南屬縣）人。領博士，轉吏部尙書。魏太武帝兵臨瓜步，以湛兼領軍。魏遣使求昏，文帝召太子劭以下集議。衆並謂宜許。湛曰，「戎狄無信，許之無益。」劭怒曰，「詎宜苟執異議！」聲色甚厲。坐散俱出，劭使班劍推排之，殆於傾倒。事詳宋書卷七十一江湛傳。按本傳及徐湛之傳俱無同受排仆之文，且湛之亦不能省「之」作「湛」，疑「徐湛」二字係因徐湛之與江湛同被元凶所害而誤衍於此也。78【江湛爲元凶所殺】文帝議廢劭，別立，久不決，使湛具詔草。劭之入弒也，湛直上省，聞叫譟之聲，乃匿旁小屋中。劭遣收之，舍吏紿云「不在此。」兵士卽殺舍吏，乃得湛。湛據窗受害，意色不撓。時年四十六。見本傳。79【上言羊斟下曰叔牂】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御（同禦）之。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御車者）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華元。逸歸，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

也。」見左傳宣公二年。80【前稱子產後見國僑】左傳襄公三十年：「子產相鄭伯以如晉。」下云「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傳中似此者多有，但止稱「僑」或「公孫僑」，而不稱「國僑。」此云「國僑，」蓋作者隨舉之詞，不必泥執也。81【上書桓玄下云敬道】桓玄字敬道，晉譙國龍亢（故治在今安徽懷遠縣西北七十五里）人。大司馬溫之子。初補義興太守，棄官歸荊楚。旋求爲廣州刺史，未行。時會稽王道子秉政，王恭等不悅，起兵表討江州刺史王愉。玄應之。恭等敗死，詔以玄爲江州。殷仲堪等更相約結，推玄爲盟主，由是得志。其後西平荊、雍，加都督荊、江八州軍事，荊、江二州刺史。樹用腹心，兵馬日盛。會稽王世子元顯奉詔討玄。玄遂舉兵反，入建康，自以太尉總百揆，殺元顯等。尋諷安帝禪位，稱帝改元。劉裕、劉毅等討之，玄敗，被誅。晉書卷九十九有桓玄傳。今宋略已佚，不審究竟，晉書本傳則直書「桓玄字敬道」一名靈寶，」其書法全不與作者所稱裴略有合也。82【後敍殷鐵先著景仁】裴略所記已不可見。今宋書卷六十九劉湛傳及南史卷三十三范泰傳所載殷事猶有與作者所稱相合者。湛傳：湛與殷景仁素款，及俱被時遇，猜隙漸生。湛黨劉敬文父成未悟其機，詣景仁求郡。敬文遽往謝湛曰，「老父悖耄，遂就殷鐵干祿。」泰傳：泰卒，議贈開府。殷景仁曰，「泰素望未重，不可。」王弘撫棺哭曰，「君生平重殷鐵，今以此爲報。」83【往復唯諾】相互應答之謂。84【李孝伯問……張長史乎】此魏太武南侵時其尚書李孝伯與張暢臨城呼問之語也。暢字少徵，宋書卷五十九有張暢傳，南史卷三十二張邵傳亦附著暢事。暢傳節去問姓語，南史則又增「孝伯曰」句，並與裴略小異。85【楚武王……何益】見

左傳桓公六年。季梁，隨之賢臣。熊率且比，楚之大夫。[86]【蕭方等三十國春秋】蕭方等字實相，梁元帝長子。聰明有俊才，善騎射，尤長巧思。武帝欲見諸王長子，元帝遣方等入侍。行至繁水，值侯景亂，乃配步騎一萬使援京都。賊每來攻，方等身當矢石。宮城陷，方等歸荊州，收集士馬，甚得衆和。後乞征河東王，拜都督。軍敗，溺死。時年二十二。論曰「忠壯世子。」著有三十國春秋、靜住子。又嘗注范曄後漢書，未就。梁書卷四十四有忠壯世子方等傳。三十國春秋以晉爲主，附列劉淵以下二十九國。隋書經籍志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俱以三十卷著錄，而誤削「等」字，直稱「蕭方」一書今佚。[87]【朝廷……其憂方大】方等書已不可見，而晉書卷一百十一前燕載記所記猶能印合。載記稱慕容恪字玄恭，鋭之第四子也。鋭將終，謂雋（即慕容儁）曰，「恪智勇俱濟，汝其委之。」及雋嗣位，封太原王。初，建康聞雋死，曰，「中原可圖也。」桓溫曰，「慕容恪尚存，所憂方大耳。」[88]【睠言】重言也。「睠」音睘，勤厚之意。

[89]【叔輒聞日蝕而哭……叔輒卒】見左傳昭公二十一年。[90]【王劭齊志】王劭字君懋，隋太原晉陽（今山西太原縣治）人。文帝時仕爲著作郎，撰皇隋靈感志三十卷奏上之。煬帝時官終祕書少監。所撰隋書八十卷及齊志十七卷，俱爲作者所引。而其讀書記三十卷采摘經史謬誤者，時人尤服其精博。隋書卷六十九有王劭傳。按齊志收唐志編年類中，今已佚。[91]【張伯德夢山上掛絲】王志已不可見。北齊書卷二十五張亮傳：亮字伯德，拜太中大夫。薛琡嘗夢亮於山上持絲，以告亮，且占之曰，「山上絲，幽字也，君其爲幽州乎？」數月，亮出爲幽州刺史。與王志所稱伯德自夢小異。[92]【晉敗於邲】晉與

楚戰於邲，晉師敗績。事見左傳宣公十二年。邲，鄭地，在今河南鄭縣東。93【上軍下軍……指可掬】卽宣公十二年左傳之文。94【高季式破敵於韓陵】高季式字子通，渤海蓨（本作「脩」，漢縣，爲周亞夫所封侯國，音條，故亞夫傳逕作條侯。隋改曰蓚，亦作蓨，嗣後因之。在今河北景縣境，亦名亞夫城）人。爲高乾第四弟。有膽氣。「破敵於韓陵」指季式隨高歡破爾朱兆事。韓陵，山名，在今河南安陽縣東北十七里。高歡既勝於此立定國寺旌功，溫子昇爲碑文云。北齊書卷二十一高乾傳後附有季式事略。95【追奔逐北】乘勝進擊之謂，卽追逐敗奔之人也。96【夜半方歸槊血滿袖】王志文不詳。北齊書卷一神武紀所記，猶與相合。紀云：永熙元年（五三二）正月，神武（高歡）拔鄴據之。閏三月，爾朱天光自長安，兆自并州，度律自洛陽，仲遠自東郡，同會鄴。衆號二十萬，夾洹水而軍。神武令封隆之守鄴，自出頓紫陌。時馬不滿二千，步兵不至三萬，衆寡不敵。乃於韓陵爲圓陣，連牛驢以塞歸道，於是將士皆有死志，四面赴敵。合戰，大敗爾朱兆。兆收衆而西，高季式以七騎追奔，度野馬崗，與兆遇。高昂（字敖曹，季式之兄，亦當時勇將）望之不見，哭曰：「喪吾弟矣！」夜久，季式還，血滿袖。97【葉公好龍之喻】子張見魯哀公，不禮而去。曰：「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屋室雕文，盡寫以龍。於是天龍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失其魂魄。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也。」見通釋所引莊子逸篇。98【袁山松】一稱崧，晉陳郡陽夏（今河南太康縣治）人。少有才名，博學能文，著後漢書百篇。襟懷秀遠，善音樂。舊歌有行路難曲，辭頗疎質，山松好之，爲文其辭句。每因酒酣縱歌之，聽者莫不流涕。初，羊曇

善唱樂，桓伊能挽歌，及山松行路難繼之，時人謂之「三絕」。歷官吳郡太守。孫恩之亂，山松守滬瀆城，城陷被害。事蹟附見晉書卷八十三袁瓌傳。99【書之爲難】猶言「作書不善之病」。「難」有弊害之意。100【煩而不整】謂散漫而無統系。101【俗而不典】謂徇流俗而失正則。102【書不實錄】謂所記事虛誣而失實狀。103【賞罰不中】謂褒貶失當。104【文不勝質】謂文章修飾之功不能與事實之素質相稱也。105【難之極】弊害之尤也。106【獨闕其目】謂山松五難之說獨缺「擬古而不類」之名色也。107【子長】司馬遷之字。108【以還】猶云「以來」。

數演

本文爲討論文章作法之名篇，凡分十九節。第一節，說作文未嘗不可摹倣前人。第二節，說摹仿之體不出「貌同心異」（形似神非）「貌異心同」（神合形異）二途。第三節，引譙周古史考「秦殺其大夫李斯」之擬春秋，以爲貌同心異之例證一。第四節，引干寶晉紀「葬我某皇帝」之擬春秋，以爲貌同心異之例證二。第五節，引晉紀「吳國既滅，江外忘亡」之擬左傳，以爲貌同心異之例證三。第六節，引孫盛魏、晉陽秋「某年帝正月」之擬春秋，以爲貌同心異之例證四。第七節，引吳均齊春秋「何以書記異也」之擬公羊傳，以爲貌同心異之例證五。第八節，引令狐德棻周書「太祖字之曰奴干」之擬史、漢，以爲貌同心異之例證六。第九節，說摹仿不得其意之無聊。第十節，說摹仿不在形似，惟在神合。第十一節，說自晉以降之作者多喜摹倣左傳而彌益其醜，然其中亦偶有得神合之旨者。第十二節，

引干寶晉紀「晉人見者多哭賊懼帝崩」之擬左傳「彭生乘公，公薨於車」以爲貌異心同之例證一。第十三節引裴子野宋略敍索虜臨江，太子劭排徐湛、江湛傷仆之擬左傳「鄭獲楚鍾儀以獻晉」以爲貌異心同之例證二。第十四節引宋略上書桓玄下云敬道，後敍殷鐵先著景仁之擬左傳上言羊斟下曰叔牂，前稱子產次見國僑以爲貌異心同之例證三。第十五節引宋略李孝伯問張暢去「對曰」「問曰」等字之擬論語與左傳以爲貌異心同之例證四。第十六節引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慕容恪在，其憂方大」之擬左傳「季梁在何益」以爲貌異心同之例證五。第十七節引王劭齊志「其爲幽州乎」之擬左傳「子叔其將死乎」以爲貌異而心同之例證六。第十八節引齊志「夜半方歸，槊血滿袖」之擬左傳「上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以爲貌異心同之例證七。第十九節申說貌同心異之見識，正所以再證摹倣不得其意之無聊；並以袁山松書有五難之說獨缺「擬古而不類」爲大憾。統觀全篇，例證分明，讀者反覆熟諳，於作文摹倣之道，思過半矣。

參證

作文應否摹倣前人，論者不一。梁劉勰文心雕龍有言：「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後生之慮。」是作文固不廢摹倣矣。宋王應麟玉海引朱文公（熹）之言曰，「古人作文，多摹仿前人。學之既久，自然純熟。」不啻爲劉下一轉語。然亦有主張絕對不容摹倣者，清初顧炎武之日知錄即有此說，謂「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倣，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極詣，況遺其神理而得其皮毛者乎」。凡此諸論，俱可與史通本文相

發明，讀者應細加參詳而體味之。

習問：

一．此摸擬屬何文體？

二．作文應否摹倣前人，各就自己之見解，發爲申論以明之。

三．凡文中舉有例證者是否必爲釋解文？

復李眉生書　曾國藩

接手書，承詢虛實、譬喻、異詁[1]等門，屬以破格[2]相告，若鄙人有所祕惜[3]也者。僕雖無狀，[4]亦何敢稍懷吝心；特以年近六十，學問之事，一無所成，未言而先自愧赧。[5]

昔在京師，讀王懷祖、[6]段茂堂[7]諸書，亦嘗研究古文家用字之法。來函所詢三門：虛實者，實字而虛用，虛字而實用[8]也。何以謂之實字虛用？如「春風風人，夏雨雨人，」[9]上風雨，實字也；下風雨，則當作養字解，是虛用矣。「解衣衣我，推食食我，」[10]上衣食，實字也；下衣食，則當作惠字解，是虛用矣。「春朝朝日，秋夕夕月，」[11]上朝夕，實字也；下朝夕，則當作祭字解，是虛用矣。「入其門無人門焉者，入其閨無人閨焉者，」[12]上門閨，實字也；下門閨，則當作守字解，是虛用矣。人或以實者作本音讀，虛者破作他音讀；若風讀如諷，雨讀如顧，衣讀如倚，食讀如嗣之類，古人曾無是也。何以謂之虛字實用？如步行也，虛

字也。然管子[13]之「六尺爲步」[14]韓文之「步有新船」[15]輿地之「瓜步」[16]「邀笛步」[17]詩經之「國步」[18]「天步」[19]則實用矣。薄迫也，虛字也；然因其叢密而林曰「林薄」，因其不厚而簾曰「帷薄」，以及爾雅[20]之「屋上薄」[21]莊子之「高門懸薄」[22]則實用矣。覆敗也，虛字也；然左傳設伏以敗人之兵，[23]其伏兵卽名曰覆，如「鄭突爲三覆以待之」[24]「韓穿帥七覆於敖前」[25]是虛字而實用矣。從順也，虛字也；然左傳於位次有定者，其次序卽名曰從，如「荀伯不復從」[26]「豎牛亂大從」[27]是虛字而實用矣。然此猶就虛字之本義而引伸之也；亦有與本義全不相涉，而借此字以名彼物者：如收，斂也，虛字也；而車之輞[28]名曰收。賢，長也，虛字也；而車轂之大穿[29]名曰賢。髮，櫂也，虛字也；而弓之弭[30]名曰髮。峻，高也，虛字也；而弓之挂弦處[31]名曰峻。此又器物命名虛字實用之別爲一類也。

至用字有譬喻之法，後世須數句而喻意始明，古人止一字而喻意已明。如駿，良馬也；因其良而美之，故爾雅駿訓爲大；[32]馬行必疾，故駿又訓爲速。[33]商頌[34]之「下國駿厖」[35]周頌[36]之「駿發爾私」[37]是取大之義爲喻也。武成[38]之「侯衞駿奔」[39]管子之「弟子駿作」[40]是取速之義爲喻也。腯，[41]牛百葉[42]也，或作朏，或作朏，音義並同。牛百葉重疊而體厚，故爾雅、毛傳[43]皆訓爲厚。節南山[44]之「天子是毗」，采菽[45]之「福祿膍之」，是取厚之義爲喻也。宿，夜止也；止則有留義，又有久義。子路[46]之「無宿諾」，[47]孟子之「不宿怨」，[48]是取留之義爲喻也。史記之「宿將」，[49]「宿儒」，[50]是取久之義爲喻也。渴，欲飲也；欲之則有切望之義，又有急就之義。鄭箋[51]雲漢[52]詩曰「渴雨之甚」，石苞[53]檄吳書[54]

曰「渴賞之士」，是取切望之義爲喻也。公羊傳曰「渴葬」[55]是取急就之義爲喻也。

至於異詁云者，則無論何書，處處有之。大抵人所共知則爲常語，人所罕聞則爲異詁。昔郭景純[56]註爾雅，近世王伯申[57]著經傳釋詞，[58]於衆所易曉者，皆指爲常語而不甚置論。惟難曉者則深究而詳辨之。如淫訓爲淫亂，此常語，人所共知也。然如詩之「既有淫威」[59]則淫訓爲大；左傳之「淫刑以逞」[60]則淫訓爲濫；書之「淫舍牿牛馬」[61]左之「淫芻蕘者」[62]則淫當訓爲縱；莊子之「淫文」[63]「意淫於性」[64]則淫字又當訓爲贅：[65]皆異詁也。黨訓鄉黨，此常語，人所共知也。然說文[66]云，「黨，不鮮也，」黨字從黑，則色不鮮，乃是本義；方言[67]又云，「黨，智也，」郭注[68]以爲「解寤之貌；」鄉射禮[69]「侯黨，」[70]鄭注[71]以爲「黨，旁也；」左傳「何黨之乎，」[72]杜注[73]以爲「黨，所也：」皆異詁也。展訓爲舒展，此常語也；即說文訓展爲轉，爾雅訓展爲誠，亦常語，人所共知也。然儀禮[74]「有司展羣幣，」[75]則展訓爲陳；周禮[76]「展其功緒，」[77]則展訓爲錄；旅獒[78]「時庸展親，」則展當訓爲存省；周禮之「展犧牲，」[79]「展鍾，」[80]「展樂器，」[81]則展又當訓爲察驗：皆異詁也。

此國藩講求故訓[82]分立三門之微意[83]也。

古人用字，不主故常，初無定例，要之各有精意運乎其間。且如高平曰阜，大道曰路，土之高者曰冢，曰墳，皆實字也。然以其有高廣之意，故爾雅、毛傳於此四字均訓爲大。「四牡孔阜，」[84]「爾殺既阜，」[85]「火烈具阜，」[86]「阜成兆民，」[87]其用阜字俱有盛大之意。王者之門曰「路門，」寢曰「路寢，」車

曰「路車」，馬曰「路馬」，其用路字俱有正大之意。長子曰「冢子」，長婦曰「冢婦」，天官曰「冢宰」，友邦曰「冢君」，其用冢字俱有重大之意。小雅[88]之「牂羊墳首」[89]，司烜[90]之「共墳燭」，其用墳字，俱有肥大之意。至「三墳五典」[91]，則高大矣。凡此等類，謂之實字虛用也可，謂之譬喻也可，即謂之異詁也亦可。

閣下[92]見[93]讀通鑑，司馬公[94]本精於小學，[95]胡身之[96]亦博極羣書，[97]即就通鑑異詁之字偶一鈔記，或他人視爲常語而已心以爲異，則且鈔之，或明日視爲常語而今日以爲異，亦姑鈔之，久之多識雅訓，[99]不特譬喻虛實二門可通，即其他各門，亦可觸類[99]而貫徹矣。聊述鄙見以答盛意。

解題

曾國藩字伯涵，號滌生，清湖南湘鄉人。道光進士，授檢討，累官禮部侍郎。咸豐初，丁憂家居。會太平軍起，奉命在籍督辦團練；遂編制鄉勇，與太平軍角逐，號曰「湘軍」。自是轉戰十年，先後收取沿江各省，底定東南。太平天國亡，清廷圖其貌，以爲同治中興功臣第一，封一等毅勇侯。後以大學士任兩江總督卒於官。謚「文正」。所著有曾文正公全集。此書即錄自集中，爲論文書札之一。

受書者名鴻裔，號香嚴，眉生其字也，四川中江人。由咸豐舉人官至江蘇按察使。罷官後，家蘇州，以居近蘇子美滄浪亭，又號蘇鄰。精書法，工詩古文，晚又好釋典。有蘇鄰詩集。

詮釋

【異詁】便是不同的解釋。[2]【破格】猶言「破例」，謂破除常例，不執一格也。[3]【祕惜】極言矜惜至於祕藏不肯告人也。此與上「破格」相應。[4]【無狀】本謂無功狀。後多用爲自謙之詞，與「無似」「不肖」相類。[5]【愧赧】卽羞慚。「赧」讀如戁，面慚亦也。[6]【王懷祖】名念孫，清江蘇高郵州（今爲縣）人。乾隆進士，嘉慶間官至永定河道。坐河水復溢，罷歸。念孫早慧，數歲能讀尚書，有「神童」之目。受業於休寧戴震，通聲音文字訓詁之學。其分古音爲二十一部，按之羣經、楚辭，斬然不紊。撰廣雅疏證，凡漢以前倉雅古訓，皆搜括而通證之。尤精於校讎，著讀書雜誌，正古書傳寫之誤。學者稱石臞先生。[7]【段茂堂】名玉裁，字若膺，一字懋堂（亦作茂堂），清江蘇金壇人。乾隆舉人，官四川巫山知縣，引疾歸。師休寧戴震，講求古義，尤精小學。著有說文解字注、六書音韻表、周禮漢讀考、儀禮漢讀考、古文尚書撰異、毛詩詁訓傳、經韻樓集等。[8]【實字而虛用虛字而實用】從前文家辨別詞性，類用虛實兩綱。而虛實之別，卻諸說紛紜：有以名詞爲實字，而此外皆爲虛字者；有以名代等實體詞爲實字，而以述說、區別、關係、情態等詞爲虛字者；有以實體、述說、區別諸詞爲實字，而以關係、情態諸詞爲虛字者；甚有創立半實半虛之說，以介於虛實之間者。曾氏所謂實字便是名詞，虛字便是動詞。故此下所引諸例，止有名詞用作動詞（實字而虛用）與動詞用作名詞（虛字而實用）兩項，其它非所及也。[9]【春風風人，夏雨雨人】語出說苑貴德篇。[10]【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語出史記淮陰侯傳。[11]【春朝朝日

秋夕夕月】語出漢書郊祀志。12【入其門無人門焉者入其閨無人閨焉者】語出公羊宣公六年傳

13【管子】舊題周管仲撰。管仲已見第二册諸葛亮舌戰羣儒詮釋（44）。管子詳後第六册桓公問治而不亂明而不蔽解題。14【六尺爲步】不見今本管子。按史記秦始皇紀云「數以六爲紀，六尺爲步」，案隱云「管子、司馬法皆云六尺爲步，非獨秦制」，意爲管子逸文。又司馬法云「六尺爲步，步百爲畝」是步爲度名也。15【步有新船】謂船埠有新船停泊也。「韓文」指唐人韓愈之文。16【瓜步】已見前擬擬詮釋（75）「案虜臨江」條。17【邀笛步】在今南京青溪橋之右，爲晉王徽之邀桓伊吹笛處。

18【國步】語出詩大雅蕩之什桑柔篇「國步斯頻」「國步滅資」句。19【天步】語出詩小雅魚藻之什白華篇「天步艱難」句。20【爾雅】爲十三經之一，詳後第五册釋親解題。21【屋上薄】語出爾雅釋宮「屋上薄謂之笧」，薄，壁柱也，亦作槫。22【高門縣薄】語出莊子達生篇。薄，簾也。23【設伏以敗人之兵】謂預先埋伏已兵以襲敗敵人之兵也。24【鄭突爲三覆以待之】見左氏隱公九年傳。蓋鄭公子突建議於莊公設伏以破北戎之事也。25【韓穿帥七覆於敖前】見左氏宣公十二年傳。蓋晉、楚邲之戰時，晉韓穿設伏於敖（山名，在今河南滎陽西北）前，故晉之上軍得不敗。26【荀伯不復從】見左氏成公十六年傳。27【豎牛亂大從】見左氏昭公五年傳。28【車之輇】車輪之轄頭也。29【車轂之大穿】車輪中央之大孔，備套設於軸上者。30【弓之弼】弓之曲處，本作弓隈。「弼」讀如畏。31【弓之挂弦處】弓之兩梢，扣弦之處也。以上四則俱見周禮冬官考工記。32【駿訓爲大】見

爾雅釋詁。33【駿又訓爲速】亦見釋詁。34【商頌】爲詩經之一部，包有那、烈祖、玄鳥、長發、殷武五篇，凡十六章，百五十四句。35【下國駿厖】見長發第五章。36【周頌】詩經之一部，包有清廟之什、臣工之什、閔予小子之什三組。清廟之什爲清廟、維天之命、維清、烈文、天作、昊天有成命、我將、時邁、執競、思文十篇，凡十章，九十五句。臣工之什爲臣工、噫嘻、振鷺、豐年、有瞽、潛、雝、載見、有客、武十篇，凡十章，一百六句。閔予小子之什爲閔予小子、訪落、敬之、小毖、載芟、良耜、絲衣、酌、桓、賚、般十一篇，凡十一章，百三十七句。37【駿發爾私】見臣工之什噫嘻篇。38【武成】爲書經周書之一，次牧誓之後。39【侯衞駿奔】武成：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衞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40【弟子駿作】見管子弟子職。41【腥】音毗，牛百葉也，一曰鳥脾胵。見說文。42【牛百葉】卽牛胃，以其形重疊累積，故名。43【毛傳】卽詩經毛傳，省稱毛詩。44【節南山】詩小雅之篇名，凡十章。下引「天子是毗」卽第二章中之句。節南山與正月、十月雨無正、小旻、小宛、小弁、巧言、何人斯、巷伯合稱節南山之什，爲小雅中之一組。45【采菽】詩小雅魚藻之什之一篇，凡五章，章八句。下引「福祿膍之」卽爲第五章之第六句。46【子路】爲孔子弟子仲由之字。由魯之卞人，一字季路。性好勇，喜聞過，事親孝。初仕魯，後仕衞，蒯聵之亂，由死之。事詳史記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傳。47【無宿諾】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見論語顏淵。48【不宿怨】孟子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見孟子萬章上。49【宿將】老將也。50【宿儒】老儒也。以上兩則在史記中屢見。「宿」一字俱有久於其事之

意。51【鄭箋】鄭玄之詩箋，與毛傳及唐孔穎達等正義合稱毛詩正義，是爲十三經注疏本。此處之「箋」作動詞用，箋釋也。52【雲漢】詩大雅蕩之什之一篇，凡八章，章八句。53【石苞】字仲容，南皮（今河北屬縣）人，魏時縣召爲吏。後販鐵於鄴市，沛國趙元儒見而異之，期以公輔。由是知名。稍遷中護軍（司馬師）司馬。司馬昭之敗於東關也，苞獨全師而還。昭指所持節謂苞曰，「恨不以此授卿，以究大事。」帝髦被弒，苞進位征東大將軍。俄遷驃騎將軍。昭死，苞每與陳騫諷魏帝以曆數已終，天命有在。及禪位，苞與有力焉。晉武帝踐阼，累官大司馬，封樂陵郡公，加侍中。卒，謚「武」。晉書卷三十三有石苞傳。54【檄吳書】蓋苞在淮南時與吳之檄文也。55【渴葬】見公羊隱公三年傳。56【郭景純】名璞，晉聞喜人。博學高才，詞賦爲東晉之冠。嘗從郭公受青囊書，由是洞知五行天文卜筮之術，所占多奇驗。避地過江，元帝重之，以爲著作佐郎，遷尚書郎。後爲王敦所殺。嘗注爾雅、山海經、三蒼、方言、穆天子傳、楚辭、子虛賦、上林賦，又有葬書及玉照定眞經，都數十萬言。晉書卷七十二有郭璞傳。57【王伯申】名引之，念孫子。嘉慶進士，累官工部尚書。卒，謚「文簡」。引之傳父聲音文字訓詁之學而推廣之，作經義述聞、經傳釋詞等書，精博突過惠、戴二家。58【經傳釋詞】凡十卷。其自序言，自漢以來，說經者宗尚雅訓，凡實義所在，既明著之矣；而語詞之例，則略而不究，或卽以實義釋之。遂使其文扞格，而意亦不明。因舉九經、三傳及周、秦、西漢之書，凡助語之文，徧爲搜討，分字編次，以成此書。前人所未及者，補之；誤解者，正之；其易曉者，則略而不論。按此書通古今之郵，不但有益於解經，在我國文法研究上尤有不可廢之

價值焉。59【既有淫威】見周頌臣工之什有客篇。60【淫刑以逞】見僖公二十三年傳。61【淫舍梏牛馬】見書費誓。62【淫芻蕘者】見昭公十三年傳。63【淫文】猶言「浮文」。64【意淫於性】言意念之造作浮過本性所具也。65【贅】餘贅也。引申有嫌多意。讀如綴。66【說文】漢許慎撰，全稱應作說文解字。詳後第六册說文解字敍解題。67【方言】舊題漢揚雄撰，一稱輶軒使者絕代語，凡十三卷。以漢書藝文志不載，後人遂疑其僞託。然其書就一名一物詳其言語之異同，訓詁家多資以考證古義，如孫炎之注爾雅，杜預之注左傳，已援引之，其爲漢人所著蓋無疑。晉郭璞爲之注。清杭世駿復採注疏、說文、釋名諸書以補其闕，名曰續方言，引據典核，凡二卷。68【郭注】即方言郭璞注。此與前（51）「鄭箋」之例不同，蓋直指郭璞之注，「注」作名詞用矣。69【鄉射禮】儀禮之一篇，次鄉飲酒禮之後。70【侯黨】「侯」射的也。「黨」旁也。71【鄭注】即儀禮鄭玄注。「注」字用例與前「郭注」及後「杜注」並同。72【何黨之乎】見哀公五年傳。73【杜注】即春左秋傳杜預注。74【儀禮】「三禮」之一，亦即「十三經」之一。禮經出殘闕之餘，漢代所傳篇第先後不同者凡有三本：一戴德本（即大戴禮）一戴聖本（即禮記）一劉向別錄本。別錄本即鄭玄所注，今所傳之儀禮也。其經文亦有二本：高堂生所傳者爲今文，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者爲古文，鄭玄所注，蓋參用之。唐賈公彥爲之疏，與鄭注合，即今十三經注疏本。75【有司展摯幣】見儀禮聘禮。76【周禮】周公居攝以後所作，擬周室之官制，書成而未實行者。分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篇。秦火後，漢河間獻王得之山巖屋壁之中。失冬

官一篇，因以考工記補之。本稱周官，因與尚書中之周官篇相混，改稱周官經。今稱周禮，爲三禮之一亦即十三經中之一經。西漢之季，杜子春習周禮，能略識其字。光武以後，鄭興、鄭衆皆以周禮解詁著。鄭玄乃集諸儒之說，爲周禮注。注中所引故書乃初獻於祕府之藏本，其民間傳寫不同者則爲今書。唐賈公彥爲之疏，凡四十二卷。是爲今十三經注疏本。77【展其功緒】見周禮天官內宰所掌。78【旅獒】尚書周書之一篇，次洪範之後。79【展犧牲】周禮地官牧人掌牧六牲，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展牲則告牷。是即作者所謂「展犧牲」也。80【展鍾】周禮春官大司樂：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預先懸挂鍾樂），遂以聲展之。是即「展鍾」也。81【展樂器】見周禮春官大胥所掌。82【故訓】猶言「古義」。凡以今語釋古語曰「訓故」，亦作「訓詁」。是「講求故訓」即訓故矣。83【微意】諫詞，謂小小地一點意義也。84【四牡孔阜】此句在詩凡三見：一秦風小戎，二小雅南有嘉魚之什車攻，三南有嘉魚之什吉日。85【爾殽既阜】見詩小雅甫田之什頍弁第三章。86【火烈具阜】見詩鄭風大叔于田第三章。87【阜成兆民】見書周書周官。以上四則，俱引以證爾雅、毛傳之訓「阜」爲「大」者。以下「路門」「路寢」「路車」「路馬」及「冢子」「冢婦」「冢宰」「冢君」等俱散見於經傳，（不復列舉）而「路」「冢」之訓俱與爾雅合者。88【小雅】詩經之一部，包有鹿鳴之什、南有嘉魚之什、鴻鴈之什、節南山之什、谷風之什、甫田之什、魚藻之什七組。89【牂羊墳首】見小雅魚藻之什苕之華第三章。90【司烜】即周禮秋官所屬之司烜氏。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爲其職掌

之一。[91]【三墳五典】蓋古代相傳之書籍。「三墳」爲伏羲、神農、黃帝之書；「五典」爲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左傳昭公十二年，楚靈王謂左史倚相：「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指此。尚書序云，「三墳，大道也。」後以其古而尊也，遂泛稱書籍爲「墳典」。有人謂書之堯典即五典之一，舜典已強割堯典之後半而成，餘典則久佚云。三墳之說，解釋尤紛：張平子以三墳爲三禮，謂禮爲大防，而墳即大防之義。三禮，謂天地人之禮也。馬融以三墳爲三氣，謂陰陽始生天地人之氣也。亦有以連山、歸藏、周易爲古三墳者。今所流傳之三墳實係僞託之書，陋妄不足觀。[92]【閣下】對人尊稱，本作「閤下」。古者三公開閤，郡守比古之侯伯，亦有閤。故世俗書題有閤下之稱。見因話錄。[93]【見】讀如現，意並同。

[94]【司馬公】即司馬光。[95]【小學】古之小學，教以六藝，故禮、樂、射、御、書、數皆謂之「小學」。漢始專以文字之學爲「小學」。藝文志小學十家，所收之書皆字書訓詁之屬，故說文等書皆謂之「小學書」。清四庫提要經部小學類分爲訓詁之屬、字書之屬、韻書之屬三種。此處所稱，蓋即指文字訓詁之學。[96]【胡身之】即注通鑑之胡三省，與司馬光俱已詳見第二册赤壁之戰解題。[97]【博極羣書】謂博覽典籍貫通應用也。[98]【雅訓】即「正則的古義」。[99]【觸類】謂觸處可以類推也。

數演

此亦討論作文用字的文字，其形式爲書札。凡分七段：第一段，說接書以「虛實」「譬喻」「異詁」三門見問，自審報於作答。第二段，承「虛實」言，分舉「實字虛用」及「虛字實用」諸例證。第三段，

承「譬喻」言，舉「駿」「脆」「宿」「渴」等字爲例證。第四段，承「異詁」言，舉「淫」「黨」「展」等字爲例證。第五段，說明平日講求故訓時所以分立此三門之用意。第六段，說古人用字，初無定例，如「皐」「路」「冢」「墳」等字，謂之實字虛用可，謂之譬喻可，卽謂之異詁亦無不可。第六段，告讀書以輯錄異詁字之方法，謂積之既久，不但「譬喻」「虛實」可通，卽其它各門亦可觸類貫徹也。

綜觀大旨，古人用字之出於虛實互用及由譬喻見義者俱可謂之異詁。異詁蓋卽六書中之「假借」，假借之用實由本訓引申而得，故引申義每轉而爲異詁也。說詳後第六册說文解字敍，姑先發凡於此。

習問

一．此書就文體言，當屬何類？

二．試就已經讀過諸文篇中輯出異詁字來。

三．就此書所含內容製一系統表。

閒情記趣　沈復

余憶童稚時，能張目對日，明察秋毫，見藐小微物，必細察其紋理，故時有物外之趣；夏蚊成雷，私擬作羣鶴舞空。心之所向，則或千或百果然鶴也。昂首觀之，項爲之強。又留蚊於素帳中，徐噴以烟，使其冲

烟飛鳴，作青雲白鶴觀，果如鶴唳雲端，怡然稱快。於土牆凹凸處，花臺小草叢雜處，常蹲其身，使與臺齊；定神細視，以叢草爲林，以蟲蟻爲獸，以土礫凸者爲邱，凹者爲壑，神游其中，怡然自得。一日見二蟲鬬草間，觀之正濃，忽有龐然大物拔山倒樹而來，蓋一癩蝦蟆也，吞一吐而二蟲盡爲所吞。余年幼方出神，不覺呀然驚恐，神定，捉蝦蟆，鞭數十，驅之別院。[1]年長思之，二蟲之鬬，蓋圖姦不從也。古語云「姦近殺」，蟲亦然耶？貪此生涯，[2]卵爲蚯蚓所哈，[3]（吳俗呼陽曰卵）腫不能便。[4]捉鴨開口哈之，婢嫗偶釋手，鴨顛其頸，作吞噬狀，驚而大哭；傳爲語柄。[5]此皆幼時閒情也。

及長，愛花成癖，[6]喜剪盆樹。識張蘭坡，[7]始精翦枝養節之法，繼悟接花[8]疊石[9]之法。花以蘭爲最，取其幽香韻致也，而瓣品之稍堪入譜[10]者不可多得。蘭坡臨終時，贈余荷瓣素心春蘭一盆，皆肩平心闊，莖細瓣淨，可以入譜者。余珍如拱璧。[11]值余幕游於外，[12]芸[13]能親爲灌溉，花葉頗茂。不二年，一旦忽萎死。起根視之，皆白如玉，且蘭芽勃然，初不可解，以爲無福消受，浩歎而已。事後始悉有人欲分不允，故用滾湯灌殺也。從此誓不植蘭。次取杜鵑，[14]雖無香而色可久玩，且易翦裁，以芸惜枝憐葉，不忍暢翦，故難成樹。其他盆玩，[15]皆然。惟每年雞東菊綻，秋興成癖，喜摘插瓶，不愛盆玩。非盆玩不足觀，以家無園圃，不能自植；貨於市[16]者，俱叢雜無致，故不取耳。其插花朵數宜單，不宜雙。每瓶取一種不取二色。瓶口取闊大不取窄小，闊大者舒展。不拘自五七花至三四十花，必於瓶口中一叢怒起，以不散漫，不擠軋，不靠瓶口爲妙；所謂「起把宜緊」[17]也。或亭亭玉立，[18]或飛舞橫斜。花取參差，間以花蕊，以免飛鉄耍盤[19]

之病。葉取不亂，梗取不強。用針宜藏，[20]針長寧斷之，毋令針針露梗；所謂「瓶口宜清」[21]也。視桌之大小，一桌三瓶至七瓶而止，多則眉目不分，即同市井之菊屏矣。几之高低，自三四寸至二尺五六寸而止，必須參差高下互相照應，以氣勢聯絡爲上。若中高兩低，後高前低，成排對列，又犯俗所謂「錦灰堆」[22]矣。或密或疎，或進或出，全在會心[23]者得畫意乃可。若盆碗盤洗，[24]用漂青[25]松香[26]榆皮麵[27]和油，先熬以稻灰收成膠，以銅片按釘向上，將膏火化粘銅片於盤碗盆洗中，俟冷，將花用鐵絲紮把，插於釘上，宜斜偏取勢，不可居中，更宜枝疎葉清，不可擁擠；然後加水，用碗沙少許掩銅片，使觀者疑叢花生於碗底方妙。若以木本花果插瓶，剪裁之法，（不能色色自覓，倩人攀折者每不合意，）必先執在手中，橫斜以觀其勢，反側以取其態。相定之後，剪去雜枝，以疎瘦古怪爲佳。再思其梗如何入瓶，或折成曲，插入瓶口，方免背葉側花之患。若一枝到手，先拘定其梗之直者插瓶中，勢必枝亂梗強，花側葉背，既難取態，更無韻致矣。折梗打曲之法，鋸其梗之半而嵌以磚石，則直者曲矣。如患梗倒，敲一二釘以箆[28]之，即楓葉[29]竹枝，亂草荊棘，[30]均堪入選。或綠竹一竿，配以枸杞[31]數粒，幾莖細草，伴以荊棘兩枝，苟位置得宜，另有世外之趣。[32]若新栽花木，不妨歪斜取勢，聽其葉側，一年後枝葉自能向上。如樹樹直栽，即難取勢矣。至剪裁盆樹，先取根露雞爪者，左右剪成三節，然後起枝。一枝一節，七枝到頂，或九枝到頂。枝忌對節如肩臂，節忌臃腫如鶴膝。須盤旋出枝，不可光[33]留左右，以避赤胸露背之病。又不可前後直出。有名譬起三起者，一根而起兩三樹也。如根無爪形，便成插樹，故不取。然一樹翦成，至少得三四十年。余生平僅

見吾鄉萬翁名彩章[31]者，一生翦成數樹。又在揚州商家[5]見有虞山遊客[38]攜送黃楊[37]翠柏[38]各一盆，惜乎明珠暗投。[39]餘未見其可也。若留枝盤如寶塔，紮枝曲如蚯蚓者，便成匠氣[40]矣。點綴盆中花石，小景可以入畫，大景可以入神。一甌清茗，神能趨入其中，方可供幽齋之玩。種水仙無靈壁石，[41]余嘗以炭之有石意者代之。黃芽菜[42]心其白如玉，取大小五七枝，用沙土植長方盆內，以炭代石，黑白分明，頗有意思。以此類推，幽趣無窮，難以枚舉。[43]如石菖蒲[44]結子，用冷米湯同嚼噴炭上，置陰溼地，能長細菖蒲；隨意移養盆碗中，茸茸[45]可愛。以老蓮子磨薄兩頭，入蛋殼使雞翼之，俟雞成取出；[46]用久年燕巢泥加天門冬[47]十分之二，搗爛拌勻，植於小器中，灌以河水，曬以朝陽，花發大如酒盃，葉縮如碗口，亭亭可愛。

若夫[48]園亭樓閣，套室迴廊，疊石成山，栽花取勢，又在大中見小，小中見大，虛中有實，實中有虛，或散或露，或淺或深，不僅在周迴曲折四字，又不在地廣石多，徒煩工費。[49]或掘地堆土成山，間以塊石，雜以花草，雖用梅編，牆以藤引，則無山而成山矣。大中見小者，散漫處植易長之竹，編易茂之梅以屏之。小中見大者，窄院之牆宜凹凸其形，飾以綠色，引以藤蔓，嵌大石，鑿字作碑記形。推窗如臨石壁，便覺峻峭無窮。虛中有實者，或山窮水盡處，一折而豁然開朗；或軒閣設廚處，一開而可通別院。實中有虛者，開門於不通之院，映以竹石，如有實無也；設矮欄於牆頭，如上有月臺，而實虛也。貧士屋少人多，當仿吾鄉太平船後梢之位置，再加轉移其間。臺級爲牀，前後借湊，可作三榻，間以板而裱以紙，則前後上下皆越絕。

譬之如行長路，即不覺其窄矣。余夫婦僑寓[50]揚州時，曾仿此法，屋僅兩椽，[51]上下臥房，廚竈客座皆越絕，而綽然[52]有餘。芸曾笑曰：「位置雖精，終非富貴家氣象也。」是誠然歟？

余掃蕊[53]山中，檢有繭紋可觀之石，歸與芸商曰：「用油灰疊宣州石[54]於白石盆，取色勻也。本山黃石雖古樸，亦用油灰，則黃白相間，鑿痕畢露；[55]將奈何？」芸曰：「擇石之頑劣者搗末，於灰痕處乘溼糝之，乾或色同也。」乃如其言，用宜興窯[56]長方盆疊起一峯，偏於左而凸於右，背作橫方紋，如雲林石法，[57]巉巖凹凸，若臨江石磯[58]狀。虛一角，用河泥種千瓣白萍，[59]石上植鳶蘿，[60]俗呼雲松。經營[61]數日乃成。至深秋，蔦蘿蔓延滿山，如藤蘿之懸石壁。花開正紅色。白萍亦透水大放，紅白相間，神游其中，如登蓬島。[62]置之簷下，與芸品題：此處宜設水閣，此處宜立茅亭，此處宜鑿六字曰「落花流水之間」，此可以居，此可以釣，此可以眺；胸中邱壑[63]若將移居者然。一夕，貓奴[64]爭食自簷而墮，連盆與架頃刻碎之。余歎曰：「即此小經營，尚干造物忌[65]耶！」兩人不禁淚落。

靜室焚香，閒中雅趣。芸嘗以沉速等香，[66]於飯鏟蒸透，在鑪上設一銅絲架，離火半寸許，徐徐烘之；其香幽韻而無煙。佛手[67]忌醉鼻嗅，嗅則易爛；木瓜[68]忌出汗，汗出用水洗之。惟香圓[69]無忌。佛手木瓜亦有供法，不能筆宣。[70]每有人將供妥者隨手取嗅，隨手置之，即不知供法者也。

余閒居，案頭瓶花不絕。芸曰：「子之插花能備風晴雨露，可謂精妙入神。而書中有艸蟲一法，盍仿而效之。」余曰：「蟲躑躅[71]不受制，焉能仿效？」芸曰：「有一法，恐作俑[72]罪過耳。」余曰：「試言之。」

曰，「蟲死色不變。覓螳螂蟬蝶之屬，以針刺死，用細絲扣蟲項，繫花草間，整其足，或抱梗，或踏葉，宛然如生，不亦善乎？」余喜，如其法行之，見者無不稱絕。[73]求之閨中，今恐未必有此會心者矣。

余與芸寄居錫山[74]華氏，時華夫人以兩女從芸識字。鄉居院曠，夏日逼人。芸教其家，作活花屏法甚妙。每屏一扇，用木梢二枝，約長四五尺，作矮條櫈式，虛其中，橫四擋，寬一尺許，四角鑿圓眼，插竹編方眼。屏約高六七尺，用砂盆種扁豆[75]置屏中，盤延屏上，兩人可移動。多編數屏，隨意遮攔，恍如綠陰滿牕，透風蔽日，紆迴曲折，隨時可更；故曰活花屏。有此一法，即一切藤木香艸隨地可用。此眞鄉居之良法也。

友人魯半舫名璋，字春山，善寫松柏或梅菊，工隸書，兼工鐵筆。[76]余寄居其家之蕭爽樓，一年有半。樓共五椽，東向，余居其三。晦明風雨，可以遠眺。庭中木犀[77]一株，清香撩人。有廊有廂，地極幽靜。移居時，有一僕一嫗，幷挈其小女來。僕能成衣，[78]嫗能紡績，於是芸繡，嫗績，僕則成衣，以供薪水。[79]余素愛客，小酌必行令。[80]芸善不費之烹庖，瓜蔬魚蝦，一經芸手，便有意外味。同人知余貧，每出杖頭錢，[81]作竟日敍。[82]余又好潔，地無纖塵，且無拘束，不嫌放縱。時有楊補凡名昌緒，善人物寫眞；袁少迂名沛，工山水；王星瀾名嚴，工花卉翎毛；愛蕭爽樓幽雅，皆攜畫具來。余則從之學畫。寫艸篆，鐫[83]圖章，加以潤筆，[84]交芸備茶酒供客。終日品詩論書而已。更有夏淡安、揖山兩昆季，[85]幷繆山音、知白兩昆季，及蔣韻香、陸橘香、周嘯霞、郭小愚、華杏帆、張閑酣諸君子，如梁上之燕，自去自來。芸則拔釵沽酒，不動聲色，良辰美景，不放輕過。今則天各一方，[86]風流雲散，兼之玉碎香埋，[87]不堪回首矣！

蕭爽樓有四忌：談官宦陞遷，公廨時事，[88]八股時文，[89]看牌擲色；[90]有犯必罰酒五斤。有四取：慷慨豪爽，風流蘊藉，[91]落拓不羈，[92]潛靜緘默。[93]長夏無事，考對爲會。[94]每會八人，每人各攜青蚨[95]二百。先拈鬮，[96]得第一者爲主考，[97]關防別座；[98]第二者爲謄錄，[99]亦就座；餘作舉子，[100]各於謄錄處取紙一條，蓋用印章。主考出五七言各一句，刻香爲限，[101]行立搆思，不准交頭私語。對就後投入一匣，方許就座。各人交卷畢，謄錄啓匣，併錄一册，轉呈主考，以杜狗私。十六對中取七言三聯，五言三聯。六聯中取第一者卽爲後任主考，第二者爲謄錄。每人有兩聯不取者罰錢二十文，取一聯者免罰十文，過限者倍罰。一場主考得香錢百文。一日可十場，積錢千文，酒資大暢矣。惟芸議爲官卷，[102]准坐而搆思。

楊補凡爲余夫婦寫載花小影，神情確肖。是夜月色頗佳，闌影上粉牆，別有幽致，星瀾醉後興發曰，「補凡能爲君寫眞，我能爲花圖影。」余笑曰，「花影能如人影否？」星瀾取素紙鋪於牆，卽就闌影，用墨濃淡圖之。日間取視，雖不成書，而花葉蕭疎，自有月下之趣。芸甚寶之。各有題詠。[103]

蘇城有南園、北園[104]二處，菜花黃時，苦無酒家小飲；攜盒[105]而往，對花冷飲，殊無意味。或議就近覓飲者，或議看花歸飲者，終不如對花熱飲爲快。衆議未定。芸笑曰，「明日各出杖頭錢，我自擔爐火來。」衆笑曰，「諾。」衆去，余問曰，「卿果自往乎？」芸曰，「非也。妾見市中賣餛飩者，其擔鍋竈無不備，盍雇之而往。妾先烹調端整，到彼處再一下鍋。茶酒兩便。」余曰，「酒菜固便矣。茶乏烹具。」芸曰，「攜一砂罐去，以鐵叉串罐柄，去其鍋，懸於行竈中，加柴火煎茶，不亦便乎？」余鼓掌稱善。街頭有鮑姓者賣餛飩

爲業，以百錢雇其擔，約以明日午後。鮑欣然允議。明日看花者至，余告以故，衆咸歎服。飯後同往，幷帶席墊，至南園，擇柳陰下團坐。先烹茗，飲畢，然後暖酒烹肴。是時風和日麗，徧地黃金[106]，青衫紅袖[107]，越阡度陌，[108]蝶蜂亂飛，令人不飲自醉。既而酒肴俱熟，坐地大嚼。擔者頗不俗，拉與同飲。遊人見之，莫不羨爲奇想。杯盤狼藉，[109]各已陶然，[110]或坐或臥，或歌或嘯。紅日將頹，[111]余思粥，擔者卽爲買米煮之，果腹而歸。芸問曰，「今日之遊樂乎？」衆曰，「非夫人之力不及此。」大笑而散。

貧士起居服食，以及器皿房舍，宜省儉而雅潔。省儉之法，曰「就事論事。」余愛小飲，不喜多菜。芸爲置一梅花盒，用二寸白磁深碟六隻，中置一隻，外置五隻，用灰漆就，其形如梅花。底蓋均起凹楞，蓋之上有柄如花蒂，置之案頭，如一朵墨梅覆桌；啓蓋視之，如菜裝於花瓣中。一盒六色，二三知己可以隨意取食。食完再添。另做矮邊圓盤一隻，以便放盃箸酒壺之類，隨處可擺，移掇[112]亦便。卽食物省儉之一端也。余之小帽領襪皆芸自做。衣之破者移東補西，必整必潔，色取閒淡以免垢跡，既可出客，又可家常。此又服飾省儉之一端也。初至蕭爽樓中，嫌其暗，以白紙糊壁，遂亮。夏月樓下去窗，無闌干，覺空洞無遮攔。芸曰，「有舊竹簾在，何不以簾代欄？」余曰，「如何？」芸曰，「用竹數根，黝[113]黑色，一豎一橫，留出走路。截半簾搭在橫竹上，垂至地，高與桌齊。中豎短竹四根，用麻線扎定，然後於橫竹搭簾處，尋舊黑布條，連橫竹裹縫之。既可遮攔飾觀，又不費錢。」此就事論事之一法也。以此推之，古人所謂竹頭木屑皆有用[114]良有以也

夏月荷花初開時，晚含而曉放。芸用小紗囊撮茶葉少許，置花心。明早取出，烹天泉水[115]泡之，香韻尤絕。

解題

沈復字三白，清乾隆、嘉慶時蘇州人。能畫，習幕及商。生平著述，僅存浮生六記（閨房記樂、閒情記趣、坎坷記愁、浪遊記快、中山記曆、養生記道）。蓋復嘗隨人出使琉球，並好爲道家言者；其它事蹟已不可考。今六記中之五六兩記已佚去，僅存前四記。近人俞平伯爲之標點印行，並作浮生六記年表附於後。此記即六記之一，乃寫其生平閒適之情趣者。

詮釋

[1]【別院】猶言「隔院」，另外一個院落也。[2]【生涯】此處當作「玩藝兒」解。[3]【哈】噓氣觸人曰「哈」。[4]【不能便】小溲不能通暢也。[5]【語柄】俗言「話靶」，蓋爲人所執着以爲笑談之資者也。[6]【癖】嗜好也。[7]【張蘭坡】與後魯半舫之流俱爲作者之友。[8]【接花】舊時栽植花木，有移栽、插壓、貼接諸法，見羣芳譜。蓋移栽者易其地，插壓者異其形，貼接者變其種，所謂移花接木是也。[9]【疊石】堆疊散石爲假山也。[10]【瓣品稍堪入譜】玩賞蘭花者每就其花瓣之形態色氣而別其高下，倡爲種種名目以相品題，（下云「荷瓣素心」即其一例）好事者遂著而錄之，所謂「蘭譜」是

也。「瓣品稍堪入譜」，卽謂蘭之瓣式能自成一格，可以錄入蘭譜具一品目者也。11【拱璧】「璧」，寶玉也，已見前廉頗藺相如列傳詮釋（9）「楚和氏璧」條。「拱」，兩手合圍也。「拱璧」便是兩手合拱那麼大的寶玉，宜乎見珍矣。12【幕游於外】謂在外作幕也。古時軍旅出征，居無常所，以幕帟爲府署，稱爲「幕府」。軍中所屬參謀、書記之官便稱「幕僚」；顧問、諮議之官便稱「幕賓」。後世遂謂一切官署所延司理錢穀、刑名、文案、書啓之人爲「幕友」，或「幕客」。在官署當幕友便稱「作幕」。13【芸】作者之妻。據閨房記樂所言，芸姓陳，字淑珍。14【杜鵑】常綠灌木，高三四尺。葉橢圓，深綠，莖葉皆有毛。夏日開紅紫色花，亦有白色者。花冠爲漏斗狀，邊緣五裂，甚深。每於杜鵑啼時盛開，故名。15【盆玩】栽花木於盆中以供玩賞者。亦稱「盆景」。16【貨於市】從市場買來也。17【起把宜緊】插花手術之口訣。謂插花入瓶處宜把緊不使散亂也。18【亭亭玉立】謂森然如玉筍之直立也。「亭亭」已見前我所知道的康橋詮釋（50）。19【飛鈸要盤】所以狀花朵之散亂，謂如羽流之飛弄鐃鈸與江湖賣藝者之轉盤盞於竿頂也。20【用針宜藏】謂綴合花枝之針宜藏於枝身（卽梗）之內，勿使外露也。21【瓶口宜清】亦插花手術之口訣，謂花枝與瓶口之間宜羅羅清疏，勿令糾結糢糊也。22【錦灰堆】謂太過堆砌，整齊則雖屬錦繡，亦成灰堆耳。23【會心】心領神會之意，所謂領悟也。24【洗】古盥洗器，形圓如盤而深。今所用之筆洗，猶存其遺型焉。25【漂青】疑係「灑青」之誤。灑青爲石油蒸溜時所殘餘之粘質，經久凝固而成。得熱易溶，入水不化。26【松香】爲松根分泌之液汁，凝而成脂，入

土不朽。性粘而易燃。本稱「松脂」。27【榆皮麪】榆皮有滑汁，本草云古人春取榆火，今人采白皮爲榆麪，水調，和以香劑，粘滑勝於膠漆。28【筦】與「管」同，約束也。29【楓葉】楓經秋霜，葉變深紅色，鮮豔可愛，故詩人、畫家每取楓葉爲題材。唐杜牧詩云，「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30【荊棘】多刺之灌木，爲人所賤視者。31【枸杞】一作「枸檵」，爲落葉小灌木，高三尺餘。葉爲長橢圓形，互生。葉腋於夏日開小花，花冠淡紫。實卵形而尖，色紅，可入藥，名「枸杞子」。此處所云「配以枸杞數粒」，即指枸杞子。32【世外之趣】謂超於塵世之趣味也。33【光】此處作「單零」解。34【萬彩章】作者鄉里之前輩，故稱以「翁」，而不呼字。35【揚州商家】指當時揚州之鹽商。36【虞山遊客】在揚州遊覽作客之常熟人也。虞山在江蘇常熟縣西北，爲邑之名山，以周泰伯之弟虞仲而得名。故常熟一稱虞山，亦曰海虞。37【黃楊】常綠小灌木，莖高二尺許。葉爲卵形，質厚而柔輭。春初開淡黃色小花。其材甚堅緻，可製印版及木梳之屬。38【翠柏】柏類中之檜柏、扁柏、側柏俱可盆栽供玩賞。以其色蒼翠，故稱「翠柏」。39【明珠暗投】以喻雅物誤贈於俗人。40【匠氣】俗氣也。41【靈壁石】即今安徽靈壁縣北七十里磬石山所產之磬石。其石色黑如漆，間有細白紋如玉，扣之聲清越如磬。42【黃芽菜】爲菘之變種，經人工培養而成。葉與柄皆扁闊，層層包裹，全體成圓柱形，頂端成球形，葉淡黃色。原產於山東之膠州（今膠縣）稱「膠菜」。又有外葉青而內黃者，產於浙西，味較遜。43【枚舉】一一舉數也。44【石菖蒲】即細葉菖蒲，好事者盆栽以供玩賞，時加修翦，葉愈纖細，挐高二三寸。45【茸茸】

細草叢生貌。46【入蛋殼……雛成取出】謂以蓮子入空殼，雜諸其它眞蛋中，使母雞同時翼孵之，俟雛雞出時再由空殼中取出蓮子也。47【天門冬】多年生蔓草，隨處有之。其莖纏絡它物。葉作鱗片狀，由葉腋生綠色小枝，彎曲如針，俗誤以爲葉。夏開細白花，亦有黃紫者。塊根，可入藥。48【若夫】類及的承接連詞。說見第二册讀書與求學之敷演。49【徒煩工費】謂空耗工事及費用也。50【僑寓】旅居在外鄉也。51【兩椽】卽兩間。舊稱一間屋爲「一椽」，猶日本稱一間屋爲「一棟」也。52【綽然】寬裕貌。53【掃墓】已見第二册揚州清明詮釋（3）「展墓」條。54【宜州石】卽今安徽宣城縣所產之白石。宣城在唐時爲宣州，故相沿有此稱也。55【鑿痕畢露】謂鬬筍接合之處太露斧鑿痕也。59【宜興窯】卽今江蘇宜興縣所產之陶器。其器有紫沙、白沙等別，而紫沙尤著。與其它日常使用之缸、甕等貨總稱「宜興窯貨」云。57【雲林石法】倪瓚字元鎭，號雲林，元末無錫（今江蘇屬縣）人。善畫山水，其皴法獨具一格，人稱「雲林石法」。58【磯】岸渚石山之突出於江中者。例如采石磯、燕子磯。59【千瓣白萍】多年生草，卽睡蓮。生於水中。葉爲卵形而闊，葉腳有深缺刻。秋初開花，重瓣色白。其花似蓮而未刻以後卽閉。故稱「睡蓮」。按千瓣卽重瓣；睡蓮色白，又如萍之生於水中：故亦稱「千瓣白萍」。60【蔦蘿】一年生蔓草。莖細長，捲絡於它物。葉羽狀分裂，裂片如絲。夏日開紅花，花冠爲長管狀，邊緣五裂。庭院多栽之爲觀賞品。俗名「游龍草」。61【經營】本義爲「建築」，後遂爲謀作事物之通稱，有辛苦圖謀之意。62【蓬島】蓬萊、方丈、瀛洲相傳爲東海上三神山。「蓬島」卽蓬萊，蓋泛稱

海上仙山也。[63]【邱壑】本爲地上高高下下之陵谷，凡人之意致深遠者世亦統稱之爲「有邱壑」。宋黃庭堅詩云，「胸中原自有丘壑，故作老木蟠風霜。」蓋謂畫家也。[64]【貓奴】貓名「貍奴」，故此云「貓奴。」[65]【干造物忌】猶言「犯天忌。」「干」冒犯也。「造物」天之代稱。[66]【沉速等香】「沉香」有二說：一說爲雜木所成，謂取各種香木，先斷其根，以其材浸水多年，皮榦朽腐，而木心與枝節不壞，質堅色黑，入水下沉者，皆稱沉香。一說爲瑞香科植物，常綠亞喬木，高數丈，葉爲箭鏃形，互生，花色白，成繖形花序，其材可爲香料者，亦稱沉香。「速香」據葉廷珪香譜云，出眞臘者爲上。伐樹去木而取香者謂之「生速」，木腐而香存者謂之「熟速」，其樹木之半存者謂之「暫香」，黃而熟者謂之「黃熟。」[67]【佛手】常綠灌木，產於閩、廣，與香櫞同種，高丈餘。葉橢圓，鋸齒甚細，葉腋有刺。春開白花，五瓣。夏末實熟，皮黃如柚，形長，上端分岐十餘，如手指，故稱「佛手柑」，亦稱「佛指香櫞」。清香襲人，蜜漬可食。[68]【木瓜】落葉喬木，榦高六七尺。葉如長橢圓形。至春，先葉後花，花分紅白色，頗美艷。實形橢圓，色黃，蒂間別有重蒂如乳狀，香氣頗佳。味澁而酸，蜜漬後亦可食。[69]【香圓】卽香櫞，亦稱枸櫞。爲常綠喬木，枝間有刺。葉似橘而大。實形圓，徑三四寸，色黃，皮厚。芳香味酸。[70]【不能筆宣】不能用筆墨宣達其意旨也。[71]【躑躅】小步也，本作「彳亍」，已見第二册賣汽水的人詮釋（8）。此則用爲跳浪貌。[72]【作俑】「俑」古時殉葬所用之木偶。孟子：「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後人遂用「作俑」二字以喻凡事之開端不善者。[73]【稱絕】稱譽以爲超絕也。[74]【錫山】在今江蘇無錫縣西，爲惠山之支麓，

無錫縣卽以此山得名。故無錫一稱錫山。[75]【扁豆】卽藊豆，穀類植物。蔓生籬落間。葉爲複葉，頗闊，有細毛。春暮開白花，爲蝶形花冠。夏間結實成莢，形扁而闊，嫩時可與莢同食。子有白、黑、褐等色。黑者別稱爲「鵲豆」，亦可食。[76]【鐵筆】卽篆刻。[77]【木犀】一名「巖桂」，俗稱「桂花」，爲常綠亞喬木。葉爲橢圓形，對生。秋日葉腋叢生小花，花冠下部連合，有黃有白，香氣濃烈。[78]【成衣】卽裁縫。故縫工一稱成衣匠。[79]【薪水】謂日常生活所資，所謂薪火水漿之費也。[80]【行令】爲飲酒時遊戲之事。其事爲道多端，而必以一人爲令官，與飲者皆當聽其號令，違令者有罰。俗稱「行酒令」。[81]【杖頭錢】世說新語：「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店便獨酣暢。」後世遂稱沽酒之錢爲「杖頭錢」。[82]【竟日】猶云一永日也。[83]【鐫】讀如朘，鑽也；斲也；刻也。「鐫圖章」卽篆刻，例用刀作筆，故亦云「鐵筆」，見上（76）。[84]【潤筆】隋書鄭譯傳：譯復爵沛國公，位上柱國，上令李德林作詔書。高熲戲謂譯曰，「筆乾。」答曰，「出爲方牧，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上大笑。後人因稱酬人書畫及文字之資曰「潤筆」。[85]【昆季】便是兄弟。[86]【天各一方】謂各戴一方天，卽離別遠隔之意。[87]【玉碎香埋】喻女子之死。據作者自述，其妻芸於清嘉慶八年（西元一八〇三）客死揚州。是指其妻矣。[88]【公廨時事】指官衙中訴訟等類之新聞。[89]【八股時文】明、清時代用八股文試士，其文體有一定格式，中間數段須兩兩相對，如人之有股，故稱「八股」。八股專爲應試而作，與平常所謂古文不同，故又稱「時文」。[90]【看牌擲色】「看牌」卽打牌。亦稱抹牌。「擲色」卽擲骰子。[91]【風流蘊藉】謂通脫溫雅而

有含蓄也。92【落拓不羈】謂不拘拘於世俗之形迹也。93【澄靜緘默】謂靜穆寡言也。94【考對爲會】以考校屬對爲集會也。95【靑蚨】搜神記：「南方有蟲，名靑蚨，大如蠶子，取其子，母卽飛來。以母血塗錢八十一文，以子血塗錢八十一文，每市物，或先用母錢，或先用子錢，皆復飛歸，輪轉無已。」後因稱錢爲「靑蚨」。96【拈鬮】俗於事之難決定者，暗書於紙，分別爲捲，隨意拈出，視其所書以爲定，謂之「拈鬮」。「鬮」音鳩。97【主考】明、淸之制：凡值各省鄉試之年，朝廷簡派考官，分赴各省考試。其正考官稱「正主考」，副考官稱「副主考」，襄閱試卷者稱「同考官」。此處借爲臨場主試之人。98【關防別座】作印章解之「關防」已見前書漢陽葉相廣州之變詮釋(173)「通商大臣關防」條。此則作「防弊」解，謂處之它座以杜打通關節之弊也。99【謄錄】當時鄉會試場例置謄錄。凡糊名之試卷均須另行謄錄，然後進於考官。蓋防考官辨認字跡得以任情抑揚也。下文云「以杜狗私」，卽謂此。100【舉子】應試之人。101【刻香爲限】炷香以制限交卷之時也。102【官卷】淸制：凡京官文四品外官文三品，武二品以上，及翰詹科道各官，其子孫、同胞兄弟、及同胞兄弟之子應試者，其卷別編官字號，謂之「官卷」。取中另有定額。此處則借用之，蓋寓優待之意云。103【題詠】謂圖上題寫之詩詞等文字也。104【南園北園】南園在蘇州府學之旁，南及城根，東西延袤甚廣，彌望皆田疇。北園在報恩寺迤北，北及城根，包有舊教場，東西延袤亦廣，田畝則不逮南園之多。105【攜盒】攜帶食盒也。106【徧地黃金】所以狀菜花之盛開。107【靑衫紅袖】士女之代稱，猶口語所謂「男男女女」也。108【度阡越陌】

在田隴之間往來行走也。109【狼藉】散亂不整貌。110【陶然】微醺貌。111【頹】傾也。「紅日將頹」謂日將西傾也。112【掇】吳語謂雙手舉物爲「掇」，讀如得。113【黝】帶微青之黑色，已見第一册喫茶詮釋(18)。此則作動詞用，塗澤使黑也。有髮漆之意。114【竹頭木屑皆有用】晉陶侃語。詳晉書本傳。115【天泉水】卽雨天所貯藏之屋霤水，俗稱「天落水」。

數演

此文凡分十三段，分別記敍作者生平之閒情逸致者也。第一段，敍童幼時的閒情，喜察貌小微物的紋理，往往對蟲蚊細草而出神，所以時有物外之趣。第二段，敍長時的愛花成癖，分記插瓶、堆盆、陳供、剪裁、等法。第三段，記園林宮室的布置方法，並述其夫婦偕寓揚州時布置居室的實例。第四段，記夫婦疊石成景之樂，而一夕爲貓所壞，不免悽然。第五段，記焚香、供果之法。第六段，記其夫人能仿草蟲畫法，以生蟲刺死置花枝間，宛然入畫。第七段，記夫婦偕寓無錫華氏時，其夫人創爲「活花屏」，以透風而蔽日。第八段，記夫婦寄居蕭爽樓時的文酒賓宴之盛，撫今追昔，不免有風流雲散，玉碎香埋之感。第九段，再記蕭爽樓的宜忌，並述考對爲會之樂。第十段，記楊補凡爲其夫婦寫載花小影，王星瀾卽乘醉爲蘭寫影。第十一段，記南園賞春之趣，全仗其夫人之調度得宜。第十二段，記其夫人於起居、服食、器皿、房舍等瑣屑措置，無不省儉而雅潔，且隨舉證例以實之。第十三段，特記其夫人用天泉水泡荷心茶之香韻。

這一長篇中，記述敍述的部分都有。試取本篇第四段「用宜與窖長方盆盛一起峯」至「若將移居者然」的一部分來看，大體是記述文。若叫幾個作者同作這「盆石」的題目，各人對於盆石的看法未必相同。作成的文字也未必相同。可是他們若說到盆，一定同樣地說是個長方的，並且虛着一角沒有堆石；他們若說到石，一定同樣地說石堆成山峯的樣子，偏在盆的這邊，凸向盆的那邊。再看下面對這盆石的假想，道是「此處宜設水閣，此處宜立茅亭，……此可以釣，此可以眺。」但別人看了那盆石，他的假想是否相同，是否也同樣地說，便很難說定，也許說他的另一假想，也許說那堆成的山峯好像蹲着一隻醜惡的貓。這在沒有見過那盆石而只讀到文字的人都只好承認。同樣是記述文，爲甚麼前者的說法有一定，後者的說法沒有一定呢？

再試取本篇的第十段楊補凡爲人寫照與王星瀾爲花寫照的一部分看，是敍述文。若叫別人敍述這一回事，必然也要說楊怎樣爲他們夫婦寫照，王怎樣爲蘭花的影子寫照；決不會截然不同，說楊在家裏高臥，王醉後趕去拉他的。但是作敍述文並不一定要把事情的經過一絲不遺地寫下來，往往取用了若干部分，就捨去了其餘的部分。這一取一捨中間，幾個作者敍述同一的事情會寫成各不相同的文字。即就這一段說，作者是把它寫成現在這樣子，而在另一作者也許以爲有幾處地方應當加寫一點，有幾處地方竟捨去不寫了。敍述同一事情的幾篇敍述文，爲甚麼大綱必然相同，而部分的取捨並沒一定呢？

要回答前面的兩個問題並不難。盆石的位置是擺定在那里的；楊、王寫照的事情是已經發生的。作者要寫作記述文，敍述文，就非受它們的限制不可；盆是長方的，他不能改說圓的；楊、王是在那里寫照，他不能改說他是高臥或發酒瘋。至於對盆石的假想，或是「此可以釣此可以眺」的幻境，或是竟像一隻蹲着的貓，那是由別人看出來的，在盆石總是這樣一個盆石。作者作記述文，並不受盆石假象的限制，只就自己看出來的說就是，覺得它像甚麼便這麼說。再說作者所以要敍述楊、王寫照的事情，除了告訴別人有這件事情之外，總還存着些別的意思，譬如說，想藉此表示王的性格。這所謂「別的意思」，也不受事情的限制，作者規定材料的取捨就依據這個。說到這里，可以歸結一下：

存在東西、事情本身的材料，作者必須照實寫下來，這樣文字才見得正確；至於作者對於東西、事情的感覺，那就依感覺到的寫下來，這樣，文字才見得生動、有意義。

由此言之，作記述文、敍述文時，寫下了存在東西、事情本身的材料之外，如更能寫出自己對於該東西、該事情的感覺的，這才於「正確」的條件之外，更得到「生動」「有意義」的條件。果能完滿獲得這條件，便可稱爲具有描寫的工夫。所以「此處宜設水閣，此處宜立茅亭……此可以釣，此可以眺」，這寫出作者對於盆石的感覺，是具有描寫工夫的記述文；楊、王寫照的一段，連帶寫出王的性格，這性格是作者感覺到的，故是具有描寫工夫的敍述文。

習問

一．任擇本篇的一段，演爲語體文。

二．何謂「描寫工夫？」

三．試就已讀各文的記述、敍述部分找出它們的描寫工夫來。

長閒　夏丏尊

他午睡醒來，見才拿在手中的一本陶集，[1]皺折了倒在枕畔。午飯時還陰沉的天，忽快晴了，窗外柳絲搖曳，也和方才轉過了方向。新鮮的陽光把隔湖諸山的皺褶照得非常清澈，望去好像移近了一些。新綠雜在舊綠中，帶着些黃味。他無識地微吟着「此中有深意，欲辨已忘言，」[2]揉着倦餳餳[3]的眼，走到喫飯間。見桌上並列地丟着兩個書包，知道兩女兒已從小學散學回來了。屋內寂靜無聲，妻的針線籮裏，鬆鬆地開放着快做成的小孩單衣，針子帶了線斜定在紐結上。壁上時鐘正指着四點三十分。

他似乎一時想走入書齋去，終於不自禁地踱出廊下。見老女僕正在簷前揩抹預備醃菜的瓶罎，似乎從河埠洗滌了來的。

「先生起來了，要臉水嗎？」

「不要。」他躺下擺在簷頭的藤椅去，就燃起了捲煙。

「今天就這樣過去罷，且等到晚上再說了。」他在心裏這樣自語。躺了吸着煙，看看牆外的山，門前的水，又看看牆內外的花木；悠然了一會。忽然立起身來從簷柱上取下掛在那裏的小鋸子，攜了一條板凳，急急地跑出牆門外去。

「又要去鋸樹了。先生回來了以後，日日只是弄這些樹木的。」他從背後聽到女僕在帶笑這樣說。

方出大門，見妻和二女孩都在屋前園圃裏，妻在摘桑，二女孩在旁「這片大，這片大！」地指着。

「阿吉，阿滿，你們看，爸爸又要鋸樹了。」妻笑了說。

「這枒杈[4]太密了，再鋸去他。小孩別過來！」他踏上凳去，把鋸子擱到那方才看了不中意的柳枝去。

小孩手臂樣粗的樹枝，「拍地」一落下，不但本樹的姿態，爲之一變，就是前後左右各樹的氣象及周圍的氣分，在他看來，也都如一新。攜了板凳回入庭心[5]，把頭這裏那裏地側着看了玩味一會，覺得今天最得意的事，就是這件了。於是仍去躺在簷頭的藤椅上。

妻攜了籃進來。

「爸爸，豌豆好喫了。」阿滿跟在後面叫着說。手裏捻着許多小柳枝。

「哪，這樣大了。」妻揭起籃面的桑葉，籃底平平地疊着扁闊深綠的豆莢。

「啊，這樣快！快去煮起來，停會好下酒。」他點着頭。

黃昏近了，他獨自緩飲着酒，桌上擺着一大盤的豌豆，阿吉、阿滿也伏在桌上搶着喫。妻從房中取出蠶簍來，把剪好的桑葉鋪撒在灰白色蠕動的蠶上，二女孩幾乎要把頭放入簍裏去，妻擎起簍來逼近窗口去看。一手抑住她們的攀扯。

「就可三眠了。」妻說着，把蠶簍仍擎入房中去。

他一壁喫着豌豆，一壁望着蠶簍，在微醺中又猛觸到景物變遷的迅速，和自己生活的頹唐來。

「唉！」不覺洩出歎聲。

「甚麼了？」妻愕然地從房中出來問。

「沒有甚麼。」

室中已漸昏黑，妻點起了燈，女僕搬出飯來。油炸筍，拌蒿苣，炒雞蛋，都是他近來所自名爲山家清供而妻所經意烹調的。他眼看着窗外的暝色，一杯一杯地只管繼續飲，等妻女都飯畢了，才放下酒杯，胡亂地喫了小半碗飯，含了牙籤，踱出門外去，在湖邊小立，等暗到什麼都不見了，才回入門來。

喫飯間中燈光亮亮的，妻在繼續縫衣服，女僕坐在對面用破布疊鞋底，一壁和妻談着甚麼。阿吉在桌上布片的空隙處攤了小朋友，看着，阿滿把她半個小身子伏在桌上指着書中的貓或狗強要母親看。一燈之下，情趣融然。

他坐下壁隅的藤椅子去，燃起捲煙，只沉默了對着這融然的光景。昨日在屋後山上採來的紅杜鵑，已在壁間花插上怒放，屋外時送入低而疎的蛙聲。一切都使他感覺到春的爛熟，他覺得自己的全身心，已沉沒在這氣分中，陶醉得無法自拔了。

「爲甚麼總是這樣懶懶的！」他不覺這樣自語。

「今夜還做文章嗎？春天夜是熬不得的。爲甚麼日裏不做些！日裏不是睡覺，就是盪來盪去，換字畫，換花盆，弄得忙煞，夜裏每夜弄到一二點鐘。」妻舉起頭來停了針線說。

「夜裏靜些囉。」

「要做也不在乎靜不靜，白馬湖[7]眞是最靜也沒有了。從前在杭州時，地方比這裏不知要嘈雜得多少，不是也要做嗎？無論甚麼生活，要坐牢[8]了才做得出。我這幾天爲了幾條蠶的緣故，採葉呀，甚麼呀，人坐不牢，別的生活就做不出，阿滿這件衣服，本來早就該做好了的，你看！到今天還未完工呢。」

妻的話，這時在他眞比甚麼「心能轉境」[9]等類的宗門警語[10]還要痛切。覺得無可反對，只好逃避了說：

「日裏不做夜裏做，不是一樣的嗎？」

「昨夜做了多少呢？我半夜醒來還聽見你在天井裏踱來踱去，口裏唸唸着甚麼『明日自有明日』哩。」

「不是嗎？我也聽見的。」女僕驪[11]入。

「昨夜月色實在太好了，在書房裏坐不牢。等到後半夜上雲了，人也倦了，一點都不曾做啊。」他不禁苦笑了。

「你看！那豈不是與燈油有仇？前個月才買來一箱火油，又快完了。去年你在教書的時候，一箱可點三個多月呢。——趙媽，不是嗎？」妻說時向着女僕，似乎要叫她作證明。

「火油用完了，橫豎先生會買來的。怕甚麼？嗄，滿姑娘！」女僕拍着阿滿笑說。

「洋油也是爸爸買來的，米也是爸爸買來的。阿吉的小朋友也是爸爸買來的，屋裏的東西，都是爸爸買來的。」阿滿把快要睡去的眼張開了說。

女僕的笑談，阿滿的天眞爛漫的稚氣，[12]引起了他生活上的憂慮，妻不知爲了甚麼，也默然了，只是俯了頭動着針子，一時沉默支配着一室。

三個月來的經過，很迅速地在他心上舒展開了：三個月前，他棄了多年慵倦的教師生涯，決心憑了僅僅夠支持半年的貯蓄，回到白馬湖家裏來，把一向當作副業[13]的筆墨工作，改爲正業，從文字上去開拓自己的新天地。「每日創作若干字，翻譯若干字，餘下來的工夫便去玩山看水。」當時的計劃，不但自己得意，朋友都豔羨，妻也贊成。三個月來，書齋是打疊得很停當了，房子是裝飾得很妥貼了，有可愛的盆栽，有安適的几案，日日想執筆，刻刻想執筆，終於無所成就，雖着手過若干短篇，自己也不滿

足，都是半途輟筆，或憤憤地撕碎了投入紙簍裏。所有的時間，都消磨在風景的留戀上。在他，朝日果然好看，夕陽也好看，新月是嫵媚，滿月是清澈，風來不禁傾耳到屋後的松籟，雨霽不禁放眼到牆外的山光，一切的一切，都把他牢牢地捉住了。

想享樂自然，結果做了自然的奴隸，想做湖上詩人，結果做了湖上懶人，這也是他所當初萬不料及，而近來深深地感到苦悶。

「難道就這樣過去嗎？」他近來常常這樣自訟。[14]無論在小飲時，散步時，看山時。壁間時鐘打九時。

「咿呀！已九點鐘了。時候過去眞快！」妻拍醒伏了睡熟在膝前的阿滿，把工作收拾了，吩咐女僕和阿吉去睡。

他懶懶地從藤椅子上立起身來，走向書齋去。

「不做末，早睡囉！」妻從背後叮囑。

「呃。」他回答，「今夜是一定要做些的了，難道就這樣過去嗎？從今夜起！」又暗自堅決了心。

立時，他覺得全身就緊湊了起來，把自己從方才懶洋洋的氣分中拉出了，感到一種勝利的愉快。進了書齋門，急急地摸着火柴把洋燈點起，從抽屜裏取出一篇近來每日想做而終於未完工的短篇稿來，吸着煙，執着自來水筆，沉思了一會，才添寫了幾行，就覺得筆滯，不禁放下筆來舉目凝視到對面

壁間的一幅畫上去。那是朽道人[15]十年前爲他作的山水小景，畫着一間小屋，屋前有梧桐幾株，一古裝人兒在樹下背負了手看月。題目是「明日事自有明日，且莫負此梧桐月色也。」他平日很愛這畫，一星期前，他因看月起了清趣，才將這畫尋出，把別的畫換了，掛在這裏的。他見了這畫，自己就覺得離塵脫俗，作了畫中人了。昨夜妻在睡夢中聽到他念的，就是這畫上的題句。

他吸着煙，向畫幅悠然了一會，幾乎又要踱出書齋去。因了方才的決心，總算勉強把這誘惑抑住。同時，猛憶到某友人「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但是也不能抵一錢用」的話。不覺對於這素所心愛的畫幅，感到一種不快。

他立起身把這畫幅除去。一時壁間空洞洞地，一室之內，頓失了布置上的均衡。

「東西是非掛些不可的，最好是掛些可以刺激我的東西。」

他這樣自語了，就自己所藏的書畫中，想來想去，忽然想到他畏友[16]弘一和尙[17]的「勇猛精進」四字的小額[18]來。

「好，這個好！掛在這裏，大小也相配。」

他攜了燈從書箱裏費了許多工夫把這小額尋出，恐怕家裏人驚醒，輕輕地釘在壁上。

「勇猛精進！」他坐下椅子去默念着看了一會，復取了一張空白稿子，大書「勤靡餘暇心有常閒」[19]八字，用圖畫釘[20]釘在橫幅之下。這是他在午睡前在陶集中看到的句子。

「是的，要勤靡餘暇，才能心有常閒。我現在是安逸而心忙亂啊！」他大徹大悟似地默想。

一切安頓完畢，提出筆來正想重把稿子續下，未曾寫到一張，就聽得外面時鐘丁地敲一點。他不覺放下了筆，提起了兩臂，張大了口，對着「勇猛精進」的小額和「勤靡餘暇心有常閒」八字，打起呵欠來。

攜了燈回到臥室去，才出書齋，見半庭都是淡黃的月色，花木的影映在牆上，輪廓分明地微微搖動着。他信步跨出庭間，方才書上的題句，不覺又上了他的口頭：

「明日事自有明日，且莫負此梧桐月色也！」

解題

作者事略已見第二册藝術與現實的解題。此篇錄自一般第一卷第一號。

詮釋

[1]【陶集】爲陶淵明集之簡稱。（淵明事詳後第四册停雲解題）六朝人別集，惟陶集與謝朓集爲原書。清四庫著錄稱八卷，削去集中聖賢羣輔錄、五孝傳贊二書，謂爲後人所僞託。流行刊本甚多，而以道光間陶澍輯注十卷本爲最通行。仍附五孝傳贊及聖賢羣輔錄。[2]【此中有深意欲辨已忘言】見陶集飲酒詩第二首。[3]【餳餳】副詞，所以副「倦」字者。「倦餳餳的眼」，猶言「澀澀地的倦眼。」

[4]【枒杈】樹榦上錯出之枝條也。[5]【庭心】卽庭院，亦稱「天井」。[6]【小朋友】爲上海中華書局出版的一種兒童用週刊。[7]【白馬湖】在浙江上虞縣西北，當夏蓋湖之南，一名漁浦湖。三面皆山，三十六澗之水皆匯於此。作者的家卽在白馬湖上。[8]【牢】定也。「坐牢」便是坐定。[9]【心能轉境】佛家語。謂一切境由心造，故心能轉境也。[10]【宗門警語】佛門提警之語也。[11]【羼】插入也，同「攙」。[12]【稚氣】便是孩子氣。[13]【副業】正業以外，餘力爲之之事業也。[14]【自訟】便是自己省察。[15]【朽道人】姓陳名衡恪，字師曾，江西義寧（今修水縣）人，爲近代詩人陳三立之子。工畫，著有中國文人畫之研究。早卒。[16]【畏友】作者夙所敬畏的朋友。[17]【弘一和尙】俗姓李，名息，字叔同，浙江平湖人。才華蓋世，於文學、戲劇、音樂、繪畫、書法、金石無不精到。嘗留學日本，又曾任浙江第一師範學校教員。披薙後力闡淨土律宗，名與印光法師相埒。[18]【小額】小小的一幅橫額也。[19]【勤靡餘暇心有常閒】出淵明自祭文。「暇」作「勞」。[20]【圖書釘】一稱「撳釘」，釘身矮小而上有圓蓋，用以定畫紙於版者。

數演

這篇文字連對話提行在內凡分五十六節，約做七大段。第一大段，（一至九節）敍午睡醒來的無聊，悠然了一會之後，攜着板凳，帶着鋸子，急急地跑出門外鋸樹去。第二大段，（十至二十節）敍鋸樹後得意地回來，緩飲着酒，在微醺中猛觸到景物變遷的迅速和自己生活的頹唐，不覺洩出歎聲。第

三大段，（二十一至二十四節）記晚飯後妻女聚談的融融之趣，只覺自己的全身心沈浸在這氣分中，陶醉得無法自拔。第四大段，（二十五至三十六節）敍與妻對話，在話語中顯出白天閒散而夜間熬坐的情形來。第五大段，（三十七至三十九節）追記三個月來的經過，只落得深深地感到苦悶。第六大段，（四十至五十三節）敍家人睡靜後獨坐作文時的情形，想從「明日事自有明日，且莫負此梧桐月色也」的境界進入「勇猛精進」「勤靡餘暇」的境界，便又收換壁間的字畫，反而忙亂了一會。第七大段，（五十四至五十六節）敍安頓完畢之後，時鐘已敲一點，只有打着呵欠，攜燈歸寢，依舊還到「明日事自有明日，且莫負此梧桐月色也」的境界。

這長閒是一篇描狀心理變化的小說。小說，我們前已讀過好兩篇，如孔乙己和雨前等，可是沒有說過小說究竟是甚麼。現在不妨隨便談談，因爲小說這名稱頗有引人的力量，一般的人都喜歡看小說。

小說所敍的必然是一件或一串的事情，就文體論，自是敍述文。小說裏必然有一個或多數的人物，做事情的發動者、支持者和完成者。這不用詳細指說，讀者只消翻檢孔乙己、雨前和本篇，自己就可以尋得到證明。這樣說時，或許有人要問：「那麼，小說與傳記不就是同類的東西麼？如大鐵椎傳、費宮人傳，裏邊也有人物，也有事情，爲甚麼不稱爲小說呢？」回答這問題並不難。傳記的材料是事實所限定的；必須傳記中人有過這回事，起過這樣想頭，方才可以寫入傳記。小說的材料卻是悉憑作者取捨

的有的小說完全由想象構成，便是用事實做藍本的小說，也儘可攙入想象的成分。所以從材料的來源說，小說與傳記就顯然不同。

若再根究這不同的所以然，就得說到寫作目的的不同。傳記，看字面就可以知道，目的在把其人其事記錄下來；故非「傳眞求信」不可。小說的目的卻在表達出作者所見於人生的、社會的某種意義；故任何材料得以自由驅遣。用繪畫來比方，傳記猶之寫生法，務求妙肖；小說猶之寫意法，意在筆外。

大鐵椎傳目的在記錄大鐵椎，費宮人傳目的在記錄費宮人，所以這兩篇都不是小說而是傳記；現在已很明白了。那麼，前讀的孔乙己和這篇長閒既是小說，兩位作者所見於人生的、社會的意義是甚麼呢？孔乙己是憐憫這個被侮辱的人麼？長閒是同情於閒居無聊的人麼？如果這樣想，就淺看了這兩篇了。讀書而無所成，頹唐到偷人家東西，卻又說「君子固窮；」對於自己的知書識字，不乏矜夸的意思；在被打折了腿之後，仍舊耽着一碗酒的享樂，同時給自己辯解，說「跌斷，跌，跌……」這些裏邊蘊蓄着深濃的人生味。作者感到了這人生味，引起了用文字來把它捉住的感興，於是寫下這篇孔乙己。這位長閒的作者呢，他從這故事裏體悟出了閒居無聊時作輟無恆的心理變化，引起了用文字來把它捉住的感興，於是寫下這篇長閒。

大鐵椎和費宮人的故事也未嘗不可用來作小說，如果作者從他們的故事裏有甚麼意見見到的話；若僅只把其人其事記錄下來，讓人家知道世間有其人其事像大鐵椎傳和費宮人傳的樣子，那

就是傳記——前面已經說過了。

常常有人這樣說，「某事新奇可喜，某事變幻曲折，都是絕好的小說材料。」這表示他們對於小說抱着一種不正確的見解。他們以爲小說的任務就是記錄事情，故認新奇可喜、變幻曲折的事情爲小說的好材料。有一些作者犯着同樣的錯誤，他們說，「我這小說完全依據事實，並非憑空造作的。」取他們的小說來看，只是敍述文而已。必須敍述文裏含着作者所見於人生的社會的某種意義（主要在「含着」明白說出與否倒沒有關係），方才是小說。至於材料，眞實的故事也好，虛構的故事也好，只消表達得出那所謂某種意義——這裏，眞實的故事並不特別可貴。

小說大概可分爲兩種。其一用歸納的方法，就是作者先從現實裏去看出意義來，然後或者就把現實的事情、人物記錄下來，使人家看了，也看出作者所看出的那點意義；或者另造事情、人物，作爲材料，使那點意義格外明顯。孔乙己就是這一種。又其一用演繹的方法，就是作者先有了一種意義，然後創造事情、人物，或者利用現實的事情、人物來寄託它，使人家看了，也悟出作者所見到的那點意義。長閒就是這一種。

關於小說的寫作有所謂「寫實主義」一般的誤會就從這名詞引起。其實寫實主義並非照錄故事，作成一些敍述文的意思；乃是把所以寄託意義的事情和人物寫得如同眞實的一般，使人家不起「不切實際」的感覺。

作者所看出的、悟到的意義，有的是讀者平日也曾經驗過，但並不清楚地留存在意識裏的；及被作者提明，有如搔着了癢處，尋得了故物，欣快無窮。有的是讀者平日雖不曾經驗過，但一經提及，便能深切地理解的；所謂「一見如故」正可以形容讀了這種小說以後的欣快。所以，小說的作者和讀者由所見於人生的、社會的某種意義而發生關聯；一邊作，一邊讀，都是嚴肅認眞的事。有些人不明白這一點，把寫作小說看做遊戲的事，拿起一本小說來讀的時候，又說「我藉此消遣消遣」，其作不好、讀不好是當然的。

由此觀之，作小說的人首先應該自問，「我這小說除了記敍一些事情、人物之外還有自己的甚麼意義含着在、寄託着在裏頭麼？」能彀這樣，才不致把敍述文誤稱作小說。至於所見的意義的深淺、廣狹，那是因各個作者的經驗、識力而不同。各人的生活互異（包括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各人可就自己所見的意義寫作小說。技法自也各有不同；把各種技法排比起來，就成「小說法程」之類的書籍。但看了「小說法程」不一定作得好小說。作小說的人當寫作的時候，若能注意於怎樣才能把自己所見的意義表達出來，便比較地接近「成功之門」了。

習問

一、長閒所含着的人生的、社會的意義何在？

二、小說與敍述文的不同之點何在？

三. 小說大概可分幾類?

四. 試就自己對於某事件所見的意義，采用演繹的方法，來寫作一篇小說。

無言之美

朱光潛

孔子有一天突然地很高興地對他的學生說，「予欲無言。」子貢就接著問他，「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1]

這段讚美無言的話，本來從教育方面著想。但是要想明瞭無言的意蘊，宜從美術觀點去研究。言所以達意，然而言決不是完全可以言達的。因爲言是固定的，有蹟象的；意是瞬息萬變，飄渺無蹤的。言是散碎的，意是混整的。言是有限的，意是無限的。以言達意，好像用繼續的虛線畫實物，祇能得其近似。

所謂文學，就是以言達意的一種美術。在文學作品中，語言之先的意象，和情緒意旨所附麗的語言，都要盡美盡善，纔能引起美感。

盡美盡善的條件很多。但是第一要不違背美術的基本原理，要「和自然逼眞」(true to nature)。這句話講得通俗一點，就是說美術作品不能說謊。不說謊包含有兩種意義。一，我們所說的話，就恰是我們所想說的話。二，我們所想說的話，我們都吐肚子說出來了，毫無餘蘊。

意既不可以完全達之以言，「和自然逼眞」一個條件在文學上不是做不到麼？或者我們問得再直截一點，假使語言文字能夠完全傳達情意，假使筆之於書的和存之於心的銖兩悉稱，[2]絲毫不爽，這是不是文學上所應希求的一件事？

這個問題是了解文學及其他美術所必須回答的。現在我們姑且答道：文字語言固然不能完全傳達情緒意旨，假使能夠，也並非文學所應希求的。一切美術作品也都是這樣，盡量表演，非惟不能，而也不必。

先從事實下手研究。譬如有一個荒村或任何物體，攝影家把牠照一幅相，美術家把牠畫一幅圖。這種相片和圖畫可以從兩個觀點去比較。第一，相片和圖畫，哪一個較「和自然逼眞」？不消說得，在同一視閾[3]以內的東西，相片都可以包羅盡致，並且體積比例和實物都兩兩相稱，不會有絲毫錯誤。圖畫就不然。美術家對於一種境遇，未表現之先，先加一番選擇。選擇定的材料還須經過一番理想化，把美術家的人格參加進去，然後表現出來。所表現的祇是實物的一部分，就連這一部分也不必和實物完全一致。所以圖畫決不能如相片一樣「和自然逼眞」。第二，我們再問，相片和圖畫所引起的美感，哪一個濃厚，所發生的印象哪一個深刻？這也不消說，稍有美術口胃的人都覺得圖畫比相片美得多。

文學作品也是同樣。譬如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4]幾句話決沒完全描寫

出孔子說這番話時候的心境，而「如斯夫」三字更籠統，沒有把當時的流水形容盡致，如果說詳細一點，孔子也許這樣說：「河水滾滾地流去，日夜都是這樣，沒有一刻停止。世界上一切事物不都像這流水時常變化不盡麼？過去的事物不就永遠過去絕不回頭麼？我看見這流水，心中好不慘傷呀！……」但是縱使這樣說去，還沒有盡意。而比較起來，「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九個字比這段長而臭的演義就值得玩味多了！在上等文學作品中，——尤其在詩詞中——這種言不盡意的例子處處可以看見。譬如陶淵明的時運「有風自南，翼彼新苗；」讀山海經「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本沒有表現出來詩人的情緒，然而玩味起來，自覺有一種閒情逸致，令人心曠神怡。錢起[5]的省試湘靈鼓瑟末二句「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也沒有說出詩人的心緒，然而一種淒涼惜別的神情自然流露於言語之外。此外像陳子昂[6]的幽州臺懷古「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李白的怨情「美人捲珠簾，深坐顰蛾眉。但見淚痕溼，不知心恨誰。」雖然說明了詩人的感情，而所說出來的多麼簡單，所含蓄的多麼深遠！再就寫景說，無論何種境遇，要描寫得唯妙唯肖，都要費許多筆墨。但是大手筆祇選擇兩三件事輕描淡寫一下，完全境遇便呈露眼前，栩栩欲生。譬如陶淵明的歸田園居「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簷，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四十字把鄉村風景描寫多麼眞切！再如杜工部[7]的後出塞「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平沙列萬幕，部伍各見招。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悲笳數聲動，壯士慘不驕。」寥寥幾句話把月夜沙場

狀況寫得多麼有聲有色然而仔細觀察起來，鄉村景物還有多少爲陶淵明所未提及，戰地情況還有多少爲杜工部所未提及。從此可知文學上我們並不以盡量表現爲難能可貴。

在音樂裏面，我們也有這種感想。凡是唱歌奏樂，音調由洪壯急促而變到低微以至於無聲的時候，我們精神上就有一種沈默淵穆和平愉快的景象。白香山在琵琶行裏形容琵琶聲音暫時停頓的情況說，「水泉冷澀絃凝絕，凝絕不通聲暫歇。別有幽愁闇恨生，此時無聲勝有聲。」這就是形容音樂上無言之美的滋味。著名英國詩人溪茲[8]（Keats）在希臘花瓶歌也說，「聽得見的聲調固然幽美，聽不見的聲調尤其幽美」（Heard melodies are sweet; but those unheard are sweeter）是也說同樣道理，大概歡喜聽音樂的人都嘗過此中滋味。

就戲劇說，無言之美更容易看出。許多作品往往在熱鬧場中動作快到極重要的一點時，忽然萬籟俱寂，現出一種沈默神祕的景象。梅特林[9]（Maeterlinck）的作品就是好例。譬如青鳥的佈景，擇夜闌人靜的時候，使重要角色睡得很長久，就是利用無言之美的道理。梅氏並且說，「口開則靈魂之門閉，口閉則靈魂之門開。」讚無言之美的話不能比此更透闢了。莎氏比亞[10]的名著哈姆列特一劇開幕便描寫更夫守夜的狀況，德林瓦特[11]（Drinkwater）在其林肯中描寫林肯[12]在南北戰爭軍事旁午的時候跪着默禱，王爾德（O. Wilde）的文德米夫人的扇子裏面描寫文德米夫人私奔在她的情人寓所等候的狀況，都在興酣局緊，心懸懸渴望結局時，放出沈默神祕的色彩，都足以證明無言

之美的。近代又有一種啞劇和靜的佈景，或秖有動作而無言語，或連動作也沒有，就專靠無言之美引人入勝了。

雕刻塑像本來是無言的，也可以拿來說明無言之美。所謂無言，不一定指不說話，是注重在含蓄不露。雕刻以靜體傳神，有些是流露的，有些是含蓄的。這種分別在眼睛上尤其容易看見。中國有一句諺語說，「金剛努目，不如菩薩低眉」，所謂努目，便是流露；所謂低眉，便是含蓄。凡看低頭閉目的神像，所生的印象往往特別深刻。最有趣的就是西洋愛神的雕刻。牠們男女都是瞎了眼睛。這固然根據希臘神話，然而實在含有美術的道理。因爲愛情通常都在眉目間流露，而流露愛情的眉目是最難比擬的，所以索性雕成盲目，可以耐人尋思。當初雕刻家原不必有意爲此，但這也許是人類不用意識而自然碰著的巧。

要說明雕刻上流露和含蓄的分別，希臘著名雕刻拉阿孔（Laocoon）是最好的例子。相傳拉阿孔犯了大罪，天神用了一種極慘酷的刑法來懲罰他，遣了一條惡蛇把他和他的兩個兒子一塊絞死了。在這種極刑之下，未死之前當然有一種悲傷慘戚目不忍睹的一頃刻。而希臘雕刻家並不擒住這一頃刻來表現，他秖把將達苦痛極點前一頃刻的神情雕刻出來，所以他所表現的悲哀是含蓄不露的。倘若是流露的，一定帶了掙扎呼號的樣子。這個雕刻，一眼看去，秖覺得他們父子三人都有一種難言之恫；仔細看去，便可發見條條筋肉根根毛孔都暗示一種極苦痛的神情。德國藍森[13]（Dessing）

的名著拉阿孔就根據這個雕刻，討論美術上含蓄的道理。

以上是從各種藝術中信手拈來的幾個實例。把這些個別的實例歸納在一起，我們可以得一個公例，就是：拿美術來表現思想和情感，與其盡量流露，不如稍有含蓄；與其吐肚子把一切都說出來，不如留一大部分讓欣賞者自己去領會。因爲在欣賞者的頭腦裏所生的印象和美感，有含蓄比較盡量流露的還要更加深刻。換句話說，說出來的越少，留著不說的越多，所引起的美感就越大越深越眞切。

這個公例不過是許多事實的總結束。現在我們要進一步求出解釋這個公例的理由。我們要問，何以說得越少，引起的美感反而越深刻？何以無言之美有如許勢力？

要想答覆這個問題，先要明白美術的使命。人類何以有美術的要求？這個問題本非一言可盡。現在我們姑且說，美術是幫助我們超脫現實而求安慰於理想境界的。人類的意志可向兩方面發展：一是現實界，一是理想界。不過現實界有時受我們的意志支配，有時不受我們的意志支配。譬如我們想造一所房屋，這是一種意志。要達到這個意志，必費許多氣力去征服現實，要開荒闢地，要造磚瓦，要架樑柱，要賺錢去請泥水匠。這些事都是人力可以辦得到的，都是可以用意志支配的。但是我們的意志想造一座空中樓閣。現實界凡物皆向地心下墜一條定律，就不可以用意志征服。所以意志在現實界活動，處處遇障礙，處處受限制，不能圓滿地達到目的。實際上我們的意志十之八九都要受現實限制，不能自由發展。譬如誰不想有美滿的家庭？誰不想住在極樂國？然而在現實界決沒有所謂極樂美滿的

東西存在。因此我們的意志就不能不和現實發生衝突。

一般人遇到意志和現實發生衝突的時候，大半讓現實征服了意志，走到悲觀煩悶的路上去，以爲件件事都不如人意，人生還有什麼意味？所以墮落，自殺，逃空門種種的消極的解決法就乘虛而入了，不過這種消極的人生觀不是解決意志和現實衝突最好的方法。因爲我們人類生來不是懦弱者，而這種消極的人生觀甘心讓現實把意志征服了，是一種極懦弱的表示。

然則此外還有較好的解決法麼？有的，就是我所謂超脫現實。我們處世有兩種態度。人力所能做到的時候，我們要竭力征服現實。人力莫可如何的時候，我們就要暫時超脫現實，儲蓄精力待將來再向他方面征服現實。超脫到那裏去呢？超脫到理想界去。現實界處處有障礙，有限制，理想界是天空任鳥飛，極空闊極自由的。現實界不可以造空中樓閣，理想界是可以造空中樓閣的。現實界沒有盡美盡善，理想界是有盡美盡善的。

姑取實例來說明。我們走到小城市裏去，看見街道窄狹污濁，處處都是陰溝厠所，當然感覺不快，而意志立時就要表示態度。如果意志要征服這種現實哩，我們就要把這種街道房屋一律拆毀，另造寬大的馬路和清潔的房屋。但是談何容易？物質上發生種種障礙，這一層就不一定可以做到。意志在此時如何對付呢？他說：我要超脫現實，去在理想界造成理想的街道房屋來，把牠表現在圖畫上，表現在雕刻上，表現在詩文上。於是結果有所謂美術作品。美術家成了一件作品，自己覺得有創造的大力，

當然快樂已極。旁人看見這種作品，覺得牠眞美麗，於是也愉快起來了，這就是所謂美感。

因此美術家的生活就是超脫現實的生活；美術作品就是幫助我們超脫現實到理想界去求安慰的。換句說話，我們有美術的要求，就因爲現實界待遇我們太刻薄，不讓我們的意志推行無礙，於是我們的意志就跑到理想界去求慰情的路徑。美術作品之所以美，就美在牠能夠給我們很好的理想境界。所以我們可以說，美術作品的價值高低就看牠超脫現實的程度大小，就看牠所創造的理想世界的闊大還是窄狹。

但是美術又不是完全可以和現實界絕緣的。牠所用的工具——例如雕刻用的石頭，圖畫用的顏色，詩文用的語言——都是在現實界取來的。牠所用的材料——例如人物情狀悲歡離合——也是現實界的產物。所以美術可以說是以毒攻毒，利用現實的幫助以超脫現實的苦惱。上面我們說過，美術作品的價值高低要看牠超脫現實的程度如何。這句話應稍加改正，我們應該說，美術作品的價值高低，就看牠能否藉極少量的現實界的幫助，創造極大量的理想世界出來。

在實際上說，美術作品藉現實界的幫助愈少，所創造的理想世界也因而愈大。再拿相片和圖畫來說明。何以相片所引起的美感不如圖畫呢？因爲相片上一形一影，件件都是眞實的，而且應有盡有，發洩無遺。我們看相片，種種形影好像釘子把我們的想像力都釘死了。看到相片，好像看到二五，就祇能想到一十，不能想到其他數目。換句話說，相片把事物看得忒眞，沒有給我們以想像餘地。所以相片，

秖能抄寫現實界，不能創造理想界。圖畫就不然。圖畫家用美術眼光，加一番選擇的功夫，在一個完全境遇中選擇了一小部事物，把她們又經過一番理想化，然後纔表現出來。惟其留着一大部分不表現，欣賞者的想像力纔有用武之地。想像作用的結果就是一個理想世界。所以圖畫所表現的現實世界雖極小而創造的理想世界則極大。孔子談教育說，「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14]相片把四隅通舉出來了，不要你勞力去「復」。圖畫就秖舉一隅，叫欣賞者加一番想像，然後「以三隅反」。

流行語中有一句說，「言有盡而意無窮。」無窮之意達之以有盡之言，所以有許多意，盡在不言中。文學之所以美，不僅在有盡之言而尤在無窮之意。推廣地說，美術作品之所以美，不是秖美在已表現的一小部分，尤其是美在未表現而含蓄無窮的一大部分，這就是本文所謂無言之美。

因此美術要和自然逼眞一個信條應該這樣解釋：和自然逼眞是要窺出自然的精髓所在，而表現出來；不是說要把自然當作一篇印板文字，很機械地抄寫下來。

這裏有一個問題會發生。假使我們欣賞美術作品，要注重在未表現而含蓄着的一部分，要超「言」而求「言外意」，各個人有各個人的見解，所得的言外意不是難免殊異麼？當然，美術作品之所以美，就美在有彈性，能拉得長，能縮得短。有彈性所以不呆板。同一美術作品，你去玩味有你的趣味，我去玩味有我的趣味。譬如莎氏樂府所以在藝術上佔極高位置，就因爲各種階級的人在不同的環境中都歡喜讀他。有彈性所以不陳腐。同一美術作品，今天玩味有今天的趣味，明天玩味有明天的趣

味。凡是經不得時代淘汰的作品都不是上乘。[15]上乘文學作品，百讀都令人不厭的。

就文學說，詩詞比散文的彈性大；換句話說，詩詞比散文所含的無言之美更豐富。散文是盡量流露的，愈發揮盡致，愈見其妙。詩詞是要含蓄暗示，若即若離，纔能引人入勝。現在一般研究文學的人都偏重散文——尤其是小說。對於詩詞很疏忽。這件事實可以證明一般人文學欣賞力很薄弱。現在如果要提高文學，必先提高文學欣賞力。要提高文學欣賞力，必先在詩詞方面特別下功夫，把鑑賞無言之美的能力養得很敏捷。因此我很希望文學創作者在詩詞方面多努力，而學校國文課程中詩歌應該佔一個重要的位置。

本文論無言之美，祇就美術一方面著眼。其實這個道理在倫理哲學教育宗教及實際生活各方面，都不難發見。老子道德經[16]開卷便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就是說倫理哲學中有無言之美。儒家談教育，大半主張潛移默化，所以拿時雨春風做比喻。佛教及其他宗教之能深入人心，也是藉沈默神秘的勢力。幼稚園創造者福祿特梭利[17]利用無言之美的辦法尤其有趣。在她的幼稚園裏，教師每天趁兒童頑得很熱鬧的時候，猛然地在粉板上寫一個「靜」字，或奏一聲琴。全體兒童於是都跑到自己的坐位去，閉著眼睛，蒙着頭，伏案假做睡的姿勢。但是他們不可以睡著。幾分鐘後，教師又用很輕微的聲音，從頗遠的地方呼喚各個兒童的名字。聽見名字的就要立刻醒起來。這就是使兒童可以在沈默中領略無言之美。

就實際生活方面說，世間最深切的莫如男女愛情。愛情擺在肚子裏面比擺在口頭上面也來得懇切。「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伸」[18]和「但無言語空相覷」[19]比較「細語溫存」「憐我憐卿」的滋味還要更加甜蜜。英國詩人勃來克[20]（Blake）有一首詩叫做「愛情之祕」（Love's Secret）裏面說：

（一）切莫告訴你的愛情，愛情是永遠不可以告訴的，
因爲她像微風一樣，不做聲不做氣的吹著。

（二）我曾經把我的愛情告訴而又告訴，我把一切都披肝瀝膽地告訴愛人了，
打著寒顫，聳頭髮地告訴，然而她終於離我去了！

（三）她離我去了，不多時一個過客來了。
不做聲不做氣地，祇微歎一聲，便把她帶去了。

這首短詩描寫愛情上無言之美的勢力，可謂透闢已極了。本來愛情全是一種心靈的感應，其深刻處老子所謂不可道不可名的。所以許多詩人以爲「愛情」兩個字本身就太濫太尋常太乏味，不能拿來寫照男女間神聖深摯的情緒。

其實何祇愛情？世間有許多奧妙，人心有許多靈悟，都非言語可以傳達，一經言語道破，反如甘蔗渣滓，索然無味。這個道理還可以推到宇宙人生諸問題方面去。我們所居的世界是最完美的，就因爲

牠是最不完美的，這話表面看去，不通已極。但是實在含有至理。假如世界是完美的，人類所過的生活——比好一點是神仙的生活，比壞一點就是豬的生活——便呆板單調已極，因爲倘若件件都盡美盡善了，自然沒有希望發生，更沒有努力奮鬬的必要。人生最可樂的就是活動所生的感覺，就是奮鬬成功而得的快慰。世界既完美，我們如何能嘗創造成功的快慰？這個世界之所以美滿，就在有缺陷，就在有希望的機會，有想像的田地。換句話說，世界有缺陷，可能性（potentiality）纔大。這種可能而未能的狀況就是無言之美。世間許多奧妙要留著不說出；世間有許多理想也應該留著不實現。因也實現以後，跟著「我知道了！」的快慰，便是「原來不過如是！」的失望。

天上的雲霞有多麼美麗！風濤蟲鳥的聲息有多麼和諧！用顏色來摹繪，用金石絲竹來比擬，任何美術家也是作踐天籟，蹧蹋自然！無言之美何限？讓我這種拙手來寫照，已是糟粕枯骸！這種罪過我要完全承認的。倘若有人罵我胡言亂道，我也秖好引陶淵明的詩回答他說，「此中有眞味，21欲辨已忘言！」

解題

朱光潛已詳前談動解題。此文嘗載民鐸雜誌，今收爲給青年的十二封信之附錄。「無言之美」與談靜的靜趣是相應而發的。

詮釋

[1]【孔子……天何言哉】此段蓋演論語陽貨篇「子曰子欲無言」章之義。[2]【銖兩悉稱】便是分量恰當。「銖」「兩」俱衡名。[3]【視閾】看到的境界也。[4]【子在川上……不舍晝夜】見論語子罕篇。[5]【錢起】字仲文，唐吳興（今浙江武縣）人。天寶中（西元七四二——七五五）舉進士，官終考功郎中。工詩，與郎士元齊名，時稱「錢郎」。又與盧綸、吉中孚、韓翃、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湋、夏侯審、李端合稱「大曆十才子」。凡公卿出牧奉使，起與士元無詩祖行，衆以爲恥。有錢考功集。事蹟附見新唐書卷二百三「文藝」盧綸傳，自無名。[6]【陳子昂】字伯玉，唐射洪（今四川屬縣）人。苦節讀書，尤善屬文，擢進士第。武后朝官麟臺正字，數上書言事，遷右拾遺。武攸宜北討，表爲管記，軍中文翰皆委之。以父元敬老，解官歸侍。縣令段簡聞其富，欲害之，因事收繫獄中。子昂憂憤而卒。唐初文章猶承徐、庾餘風，至子昂力矯其弊，始歸雅正。李、杜以下咸推宗之。有陳拾遺集。唐書卷一百九十中「文苑」及新唐書卷一百七俱有陳子昂傳。[7]【杜工部】已見第一册大明湖詮釋（9）「杜工部句」條。唐書卷一百九十下「文苑」有杜甫傳。[8]【溪丝】一譯濟慈，他生於一七九五年，死於一八二一年。與拜倫、雪萊並稱「英國近代三大詩人」。[9]【梅特林】亦譯梅特林克，他生於一八六二年，現尚生存。爲比利時詩人兼劇作家，著作甚富，有「比利時的莎士比亞」之稱。[10]【莎氏比亞】爲英國劇作家William Shakespeare的譯名，亦作莎士比亞，也有用漢化的譯法作葉斯璧者。他生於一五六四年，死於一六

一六年。許多劇本之外，還有短詩集，均甚著名。[11]【德林瓦特】亦譯德林克華透，他生於一八八二年，現尚存。爲英國詩人兼劇作家。他的戲劇林肯在諸著作中最爲有名。[12]【林肯】爲美國第十六任大總統"Abraham Lincoln"的譯名。他於一八〇九年生於農家。一八二八年赴紐奧爾良，見其地奴隸的痛苦狀，惻然憫之。後研究法律，嘗入國會。旋充律師。一八五四年奴隸問題起，林肯即痛斥虐待奴隸之事。一八六〇年，共和黨選舉勝利，他便出任總統。時南部諸州以習用奴隸之故，反對他爲總統，別舉哲斐孫大衛斯爲大總統，與北部分離。於是有南北之戰。北部終勝，遂定解放奴隸之例。一八六五年，被刺死。[13]【藍森】一譯萊森，他生於一七二九年，死於一七八一年。爲當時的批評家與劇作家，著作極多。[14]【舉一隅……則不復也】見論語述而篇。[15]【上乘】猶言「上等」。本指駕車之馬。佛家亦有此語，以喻佛法之深，與「下乘」對稱。[16]【道德經】即老子。[17]【蒙特梭利】爲意大利女教育家"Dr. Maria Montesori"的譯名，以教育低能兒童著名。[18]【齊心同素願含意俱未伸】見古詩十九首。[19]【但無言語空相覷】謂脈脈含情，相視默喻也。[20]【勃來克】生於一七五七年，死於一八二七年。他的詩有象徵派之風，故到了近世才爲人所注意。[21]【此中有眞味】即前長閒中所引的「此中有深意，」此誤憶「深意」爲「眞味」。

敷演

全篇分三十一節，可以約做六大段。第一至第七節爲第一大段，因孔子「予欲無言」一語，引起

「無言之美」的討論。第八至第十四節爲第二大段，就繪畫、文學、音樂、戲劇、雕塑等等實例來研究，見出眞的美決不是盡情刻畫，不留餘步那樣地暴露的，因在這許多實例中歸納出一個公例，就是：「拿美術來表現思想和情感，與其盡量流露，不如稍有含蓄；與其吐肚子把一切都說出來，不如留一大部分讓欣賞者自己去領會。」第十五至第十七節爲第三大段，就美術的使命來說明上邊那個公例的理由。第十八至第二十三節爲第四大段，就美術的態度來申說，美術家的生活應當是超現實的；惟其超現實，才能於作品上表現美感的力，美感的寄託藉於現實界的少而藉於理想界的多，故得由「言有盡而意無窮」的成語裏直託出「無言之美」來。第二十四至第二十六節爲第五大段，說美術作品之所以美，就在有彈性，能拉得長，能縮得短，所以耐得住時代的淘汰。第二十七至第三十一節爲第六大段，說美術一方面以外的倫理、哲學、教育、宗教及實際生活的各方面都不難發見「無言之美」的道理，爲全篇作一總結束。

這是一篇說明「含蓄」在文藝上的價值的釋解文，可與前秋情及木蘭詩的「敷演」參看，因爲詩詞最與這個條件相親，我們必得體味及之的。

習問

一．把無言之美縮成一篇簡短的提要文字。

二．試從讀過的詩文中選出若干合於「無言之美」的條件的整篇或段落。

生活之藝術

周作人

契訶夫[1]（Tshekhof）書簡集中有一節道，（那時他在愛琿[2]附近旅行）「我請一個中國人到酒店裏喝燒酒，他在未飲之前舉杯向著我和酒店主人及夥計們說道『請』。這是中國的禮節。他並不像我們那樣的一飲而盡，卻是一口一口的啜，每啜一口，喫一點東西；隨後給我幾個中國銅錢，表示感謝之意。這是一種怪有禮的民族。……」

一口一口的啜，這的確是中國僅存的飲酒的藝術：乾杯者不能知酒味，泥醉者不能知微醺之味。中國人對於飲食還知道一點享用之術，但是一般的生活之藝術卻早已失傳了。中國生活的方式現在只是兩個極端，非禁欲卽是縱欲，非連酒字都不准說卽是浸身在酒槽裏，二者互相反動，各益增長，而其結果只是同樣的汚糟。[3]動物的生活本有自然的調節，中國在千年以前文化發達，一時有臻於靈肉一致[4]之象，後來爲禁欲思想所戰勝，變成現在這樣的生活，無自由，無節制，一切在禮教的面具底下實行迫壓與放恣，實在所謂禮者早已消滅無存了。

生活不是很容易的事。動物那樣的自然地簡易地生活，是其一法；把生活當作一種藝術，微妙地美地生活，又是一法：二者之外別無道路，有之則是禽獸之下的亂調的生活了。生活之藝術只在禁欲與縱欲的調和。藹理斯[5]對于這個問題很有精到的意見，他排斥宗教的禁欲主義，但以爲禁欲亦是

人性的一面；歡樂與節制二者並存，且不相反而實相成。人有禁欲的傾向，即所以防歡樂的過量，并即以增歡樂的程度。他在聖芳濟與其他一篇論文中曾說道，「有人以此二者（即禁欲與耽溺[6]）之一爲其生活之唯一目的者，其人將在尚未生活之前早已死了。有人先將其一（耽溺）推至極端，再轉而之他，其人纔眞能了解人生是什麼，日後將被記念爲模範的高僧。但是始終尊重這二重理想者，那纔是知生活法的明智的大師。……一切生活是一個建設與破壞，一個取進與付出，一個永遠的構成作用與分解作用的循環。要正當地生活，我們須得模仿大自然的豪華與嚴肅。」他又說過，「生活之藝術，其方法只在於微妙地混和取與捨二者而已，」更是簡明的說出這個意思來了。

生活之藝術這個名詞，用中國固有的字來說便是所謂禮。斯諦耳[7]博士在儀禮的序上說，「禮節並不單是一套儀式，空虛無用，如後世所沿襲者。這是用以養成自制與整飭的動作之習慣，唯有能領解萬物感受一切之心的人纔有這樣安詳的容止。」從前總說辜鴻銘[8]先生批評英文「禮記」譯名的不妥當，以爲「禮」不是 rite 而是 art，當時覺得有點乖僻，其實卻是對的，不過這是指本來的禮，後來的禮儀禮教都是墮落了的東西，不足當這個稱呼了。中國的禮早已喪失，只有如上文所說，還略存於茶酒之間而已。去年有西人反對上海禁娼，以爲妓院是中國文化所在的地方，這句話的確難免有點荒謬，但仔細想來也不無若干理由。我們不必拉扯唐代的官妓，希臘的「女友」(Hetaira)的韻事來作辯護，只想起某外人的警句，「中國挾妓如西洋的求婚，中國娶妻如西洋的宿娼，」或者

不能不感到愛之術[9]（Ars Amatoria）眞是只存在草野之間[10]了。我們並不同某西人那樣要保存妓院，只覺得在有些怪論裏邊，也常有眞實存在罷了。

中國現在所切要的是一種新的自由與新的節制，去建造中國的新文明，也就是復興千年前的舊文明，也就是與西方文化的基礎之希臘文明相合一了。這些話或者說的太大太高了，但據我想捨此中國別無得救之道，宋以來的道學家的禁欲主義總是無用的了，因爲這只足以助成縱欲而不能收調節之功。其實這生活的藝術在有禮節重中庸[11]的中國本來不是什麼新奇的事物，如中庸的起頭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照我的解說即是很明白的這種主張。不過後代的人都只拿去講章旨節旨，沒有人實行罷了。我不是說半部中庸可以濟世，但以表示中國可以了解這個思想。日本雖然也很受到宋學的影響，生活上卻可以說是承受平安朝[12]的系統，還有許多唐代的流風餘韻，因此了解生活之藝術也更是容易。在許多風俗上日本的確保存這藝術的色彩，爲我們中國人所不及，但由道學家看來，或者這正是他們的缺點也未可知罷。

解題

作者事略已屢見。這篇即採自雨天的書。

詮釋

【契訶夫】俄國小說家兼戲劇家。亦作"Anton Tchekhov"或"Chekof"。譯柴霍夫。他生於一八六〇年，死於一九〇四年。小說有六號室、決鬪、黑影等，劇本有伊凡諾夫、萬尼亞舅父、櫻桃園、海鷗、三姊妹等，都極有名。[2]【愛琿】一作「愛渾」，亦作「艾渾」，今作「瑷琿」。隋爲黑水靺鞨地。唐爲黑水府地。元爲黑龍衞地。明季爲索倫、達虎爾二部所居。清初，置黑龍江將軍於此。尋將軍內移，卽其地置黑龍江副都統。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裁副都統，置瑷琿直隸廳，幷於廳北七十里之大黑河置黑河府。民國元年（一九一二），裁黑河府，幷入瑷琿廳，嗣又改爲瑷琿縣，並爲黑河道治。今廢道，縣仍舊。其地在黑龍江右岸，舊稱薩哈連烏拉河屯，城爲清聖祖所築，亦稱黑龍江城。城當中俄之衝，爲交涉要區。俄人侵略滿洲，卽肇端於此。咸豐八年（一八五八）與俄人締結瑷琿條約，失地甚多。宣統元年（一九〇九）依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中日協約開作商埠，貿易日盛。由俄境輸出穀類、獸畜、輸入砂金。按黑龍江左岸精奇里江南舊有古愛琿城，環城百里內旗屯六十有四，號稱「江東六十四屯」。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之夏，所有屯戶男女七千餘人爲俄人焚殺無算，幸免者皆逃歸江右。今其地爲俄屬海蘭泡地方。[3]【汚糟】爲吳、越一帶之口語，與北方口語「糟糕」相當。[4]【蠶肉一致】便是思想與行爲一致。[5]【蕭理斯】爲英國心理學者"Henry Havelock Ellis"的譯名。他生於一八五九年，現尙存。幼時曾隨父從事於航海。復習醫學，任醫師。著述甚多，以性心理之研究及英國天才之研究爲最著名。[6]【耽溺】耽逐於物慾而溺惑之也。與「縱慾」意近。[7]【斯諦耳】原名"John

Steele" 著有儀禮譯本。作者引他的話，是從蔼理斯的 "The Dance of Life" 中間接見到的。見原書第二十九頁。[8]【辜鴻銘】名湯生，福建同安縣人。前清時留學英國，與嚴復齊名。民國成立，曾任國立北京大學教授。譯有癡漢騎馬歌。已卒。下文的 "life" 譯意爲「儀式」，"art" 譯意爲「藝術」。[9]【愛之術】爲羅馬詩人奧維特（Ovid）所著，凡三卷。今我國有譯本，題稱愛經。奧維特生於西元前四三年，死於後一七年。[10]【草野之間】便是所謂「民間」。[11]【中庸】此有折中、守正和平凡之意，與下文所引禮記中的一篇而又爲「四書」之一的中庸並非一物。[12]【平安朝】爲日本桓武天皇延曆十三年遷都新京（今京都）後四百餘年間（直至鎌倉時代開始）的總稱，當我國唐德宗貞元十年至南宋孝宗淳熙六年（七九四——一一七九。）

數演

這也是釋解文，說明生活之藝術的。凡分五段：第一段，引契訶夫書簡集中的一節，述說中國人喝酒的情形是「一口一口的啜，每啜一口，喫一點東西」的。第二段，接說中國生活的方式只是縱欲、禁欲兩極端，沒有自然的調節，只有這一口一口的啜的確是僅存的一點享用之術。第三段，說生活之藝術只在禁欲與縱欲的調和，並引蔼理斯之說以證之。第四段，說用中國固有的字來代生活之藝術，便是所謂「禮」，引斯諦耳、辜鴻銘之說以證「禮」本來並不單是一套空虛無用的儀式。第五段，說宋以來的禁欲主義只有助成縱欲而不能收調節之效，而中國現在所切要的是一種新的自由與新的

節制（卽生活藝術化），應這需要，只須把中庸開頭的「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的眞義闡揚就得；因爲這生活之藝術本來不是甚麼新奇的事物。

習問

一．這樣一篇釋解文，中間有沒有其他文體混和在內？

二．試作一文申述生活藝術化的重要。

三．我們日常的生活中除了一口一口地啜酒之外，眞的沒有其它享用之術麼？

文藝鑑賞的程度　夏丏尊

一部名著，可有種種等級的讀者。又，一個讀者對於一部名著，也因了自己成長的程度，異其瞭解的深淺。文藝鑑賞上的有程度的等差，是很明顯的事了。在程度低的讀者之前，無論如何的高級文藝，也顯不出偉大來。

最幼稚的讀者，大概着眼於作品中所包含的事件；只對於事件有興趣，其他一切不問。村叟在夏夜講三國，講聊齋，講水滸，周圍圍了一大羣的人，談的娓娓[1]而談，聽的傾耳而聽，是這類。都會中人的歡喜看濟公活佛、諸葛亮招親[2]、讚嘆眞刀眞槍，眞馬上台，是這類。十餘歲的孩子們歡喜看偵探小說，是這類。世間所流行的甚麼「黑幕」、「現形記」、「奇聞」、「奇案」等類的下劣作品，完全是投合這類人

的嗜好的。

這類人大概不能瞭解詩，只能瞭解小說戲劇；因爲小說戲劇有事件，而詩則除了敍事詩以外，差不多沒有事件。其實，小說之中沒有事件的可說儘多，近代自然主義[3]的小說，其事件往往盡屬日常瑣屑，毫無怪異可言。即就劇而論，也有以心理氣分爲主，不重事件的。在這種藝術作品的前面，這類人就無法染指[4]了。

不消說，作品的梗概，原是讀者第一步所當注意的。但如果只以事件爲興味的中心，結果將無法問津[5]於高級文藝，而高級文藝在他們眼中，也只成了一本排列事件的帳簿而已。

其次，同情於作中的人物，以作中的人物自居者，也屬於這一類。讀了西廂記[6]，男的便自以爲是張君瑞，[7]讀了紅樓夢，女的便自以爲是林黛玉，[8]看戲時因爲同情於主人公的結果，對於戲中的惡漢，感到憤怒，或者甚而至於切齒痛罵，諸如此類，都由於執着事件，以事件爲趣味中心的緣故。

較進步的鑑賞法，是耽玩作品的文字，或注意於其音調，或玩味其結構，或鑑賞其表出法。[9]這類的讀者，大概是文人。一個普通讀者，對於一作品，亦往往有因了讀的次數，由事件興味進而達到文字趣味的。紅樓夢中有不少的好文字，例如第三回敍林黛玉初進賈府與寶玉相見的一段：

……寶玉看罷，笑道，「這個妹妹，我曾見過的。」賈母笑道，「可又是胡說，你何曾見過他。」寶玉笑道，「雖然未曾見過他，然看着面善，心裏倒像是舊相識，恍若遠別重逢一般。」……

在過去有青梗峯[10]那樣的長歷史，將來有不少糾紛的男女二主人公初會時，男主人公所可說的言語之中，要算這樣說法爲最適切的了。這幾句眞不失爲好文字。但除了在文字上有慧眼[11]的文人以外，普通的讀者要在第一次讀紅樓夢時，就體會到這幾句的好處，恐是很難得的事。

文字的鑑賞，原不失爲文藝鑑賞的主要部分，至少比事件趣味要勝過一等。但如果僅只執着於文字，結果也會陷入錯誤。例如詩是以音調爲主要成分的；從來儘有讀了琅琅適口而內容全然無聊的詩，不大部分的詩與詞，完全沒有甚麼眞正內容的價值，只是把平庸的思想辭類，裝填在一定文字的形式中的東西，換言之，就是靠了音調格律存在的。我們如果執着於音調格律，就會上他們的當。小說不重音律，原不會像詩詞那樣地容易上當，但好的小說，不一定是文字好的。陀斯道夫斯基[12]（Dostoyevski）的小說，其文字的拙笨，凡是讀他的小說的人都感到的，可是他在文字背後有着一種偉大吸引力，能使讀者忍了文字上的不愉快，不中輟[13]地讀下去。左拉[14]的小說，也是在文字上以穴拙著名的，卻是也總有人喜讀他。

一味[15]以文字爲趣味中心，僅注重乎文藝的外形，結果不是上當，就容易把好的文藝作品交臂失之，[16]這是不可不戒的。中國人素重形式，在文藝上動輒容易發生這樣的毛病，舉一例說，但看坊間的歸方評點史記[17]等類的書，就可知道了。史記，論其本身的性質，是歷史，應作歷史去讀，而到了歸方手裏，就只成了講起承轉合的文章，並非闡明前後因果的史書了。從來批評家的評詩，評文，評小說，也

都有過重文字形式的傾向。

對於文藝作品，只着眼於事件與文字，都不是充分的好的鑑賞法，那末，我們應該取甚麼方法來鑑賞文藝呢？

文藝是作家的自己表現，在作品背後潛藏着作家的。所謂讀某作家的書，其實就是在讀某作家。好的文藝作品，就是作家高雅的情熱，敏慧的美感，眞摯的態度等的表現，我們應以作品爲了媒介，逆溯上去，觸着那根本的作家。託爾斯太[18]在其藝術論裏把藝術定義了說：

一個人先在他自身裏喚起曾經驗過的感情來，在他自身裏既經喚起，便用諸動作、諸線、諸色、諸聲音，或諸以言語表出的形象來傳這感情，使別人可以經驗同一的感情，——這是藝術的活動。

藝術是人類活動，其中所包括的是一個人用了某一種外的記號，將他曾經體驗過的種種感情，意識地傳給別人，而且別人被這些感情所動，也來經驗它們。

感情的傳染，是一切藝術鑑賞的條件，不但文藝如此。大作家在其作品中絞了精髓，提供着勇氣、信仰、美、愛、情熱、憧憬等一切高貴的東西，我們受了這刺激，可以把昏暗的心眼覺醒，滯鈍的感覺加敏，結果因了瞭解作家的心境，能立在和作家相近的程度上，去觀察自然人生。在日常生活中，能用了曾在作品中經歷過的感情與想念，來解釋或享樂。因了耽讀文藝作品，明識了世相，[19]知道平日自認爲

自己特有的短處與長處，方是人生共通的東西，悲觀因以緩和，傲慢亦因以減除。

好的文藝作品，眞是讀者的生命的輪轉機，文藝作品的鑑賞，也要到此境地，才是理想。對於作品，僅以事件趣味或文字趣味爲中心，實不免貽「買櫝還珠」[20]之誚。是對不起文藝作品的。

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21]

試看孔子對於詩的鑑賞理想如此！

我們對於文藝，應把鑑賞的理想，提高了放在這標準上，如果不能到這標準的時候，換言之，就是不能從文藝上得着這樣的大恩惠的時候，將怎樣呢？我們不能就說所讀的作品無價值。依上所說，我們所讀的，都是高級文藝，是經過了時代的篩子與先輩的鑑別的東西，決不會無價值的。這責任大概不在作品本身，實在我們自己。我們應該復讀瞑思，第一要緊的，還是從種種方面修養自己，從常識上加以努力。舉一例說，哲學常識，是與文藝很有關聯的。要想共鳴[22]於李白，多少須知道些道家思想，要想共鳴於王維，多少須有些佛學趣味。毫不知道西洋中世紀的思想的，當然不能眞瞭解但丁(Dante)的神曲，[23]毫不知道近代世紀末的懷疑思想的，當然不能眞瞭解莎士比亞的漢默萊德。[24]

解題

作者已兩見。此文採自文藝論ABC。

詮釋

[1]【娓娓】不倦貌。本作「亹亹。」[2]【濟公活佛諸葛亮招親】都是近年上海舊戲院中所編排的整本連臺戲。[3]【自然主義】十九世紀中葉，自然科學勃興，科學的精神大盛，以爲科學是解決一切的利器，物質主義遂盛極一時。從來浪漫主義的思想（主觀的，精神的，空想的）完全打破；同時代表物質意義的哲學、文藝也及時而起。這就是所謂「自然主義。」（Naturalism）自然主義的範圍很廣，哲學上的「唯物論」、「實證論」，倫理學上的「功利的道德論」、「本能主義」等，都是自然主義的表現。在文藝上成爲一種運動而表現出來的，始於愛彌爾左拉（Emile Zola），他主張用純科學者的態度，觀察解剖人生問題，而如實地描寫它的眞相。所以一般受他領導的作家，又奉他的理論爲「左拉主義」云。[4]【染指】楚人獻黿于鄭靈公，子公之食指動，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靈公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之。子公怒，染指于鼎，嘗之而出。見左傳宣公四年。今因謂非所當得而妄思沾潤者曰「染指。」[5]【問津】探索門徑之意。[6]【西廂記】曲本名。詳後第六册長亭之解題。[7]【張君瑞】西廂記中的男主人公名珙。[8]【林黛玉】紅樓夢中的女主人公，爲賈寶玉之姑子。後以締婚未遂，憂憤而死。[9]【表出法】便是用文字或語言來宣達種種思想或情感的手法。[10]【青梗峯】紅樓夢的開端說，寶玉的前身是女媧氏棄在青梗峯下的頑石，黛玉的前身是靈河岸上三生石畔的一棵絳珠

仙草。因爲頑石通靈之後，常用甘露灌溉仙草，仙草後亦成果，遂投生還淚以示報答詳該書第一回。所以此處說「有青梗峯那樣的長歷史。」「青梗」當作「青埂」　11【慧眼】本是佛家語，爲「五眼」之一。此則指一般聰慧的見解。　12【陀斯道夫斯基】俄國的小說家。他生於一八二一年，死於一八八一年。嘗以結社被捕，判處死刑，臨刑，得特旨赦免，改流西伯利亞。至一八六〇年始遇赦回聖彼得堡。所作小說極多，以被虐待的人們、死人之家、罪與罰、白癡等爲最著。他雖終生在貧困苦難之中，而對於人類深切的愛極爲博大，故其作品感人最有力。　13【中輟】中途停歇也。　14【左拉】爲法國的小說家，其名已見前（3）「自然主義」條。他生於一八四〇年，死於一九〇二年。著作小說之外，又有實驗小說論，在這論文裏可以見他主張的一斑。　15【一味】有「單獨」「僅」「但」「專一」等義。　16【交臂失之】猶云「當面錯過。」　17【歸方評點史記】坊間採用明歸有光和清方苞兩家的評點本合刻而成。　18【託爾斯太】爲俄國大文豪 "Leo Tolstoy" 的譯名。他生於一八二八年，死於一九一〇年。他不但是文豪，而且是宗教家。於近代文藝思想界上實爲世界的偉人，不能僅以俄國人看待他。作品之量極富，以戰爭與和平、安娜加列尼那、復活爲三大傑作。他的創作，以宗教家兼社會改造家的立場而活動，故在「我的懺悔」中叫出了「無抵抗主義」、「無產主義」、「汎勞動主義」和「同胞主義」。晚年想貫徹他的理想生活，遂出家遠行，但在中途便逝世了。　19【世相】已見第二册藝術與現實詮釋（15）「世相的眞諦」條。　20【買櫝還珠】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爲木蘭之櫃，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

羽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見韓非子外儲說左上。今以喻人取舍之不當。

[21]【小子何莫學夫詩……】見論語陽貨篇。

[22]【共鳴】本是物理學上聲學的名詞。此借爲體味及徹悟解。

[23]【但丁的神曲】但丁爲意大利的偉大詩人。他生於一二六五年，死於一三二一年。前半生爲學生、兵士、醫師、政治家等生活，最後的十七年間爲被放逐之客，嘗受不少的苦難。他常注重精神上之事，而抱以宗教之信仰爲濟度之資之意。神曲一篇，卽其記錄也。神曲（Divine Comedia）全書，合地獄、煉獄、天國三部而成，是寄意於自己的幻影，描寫彼岸三界之作。全體的暗示，是離脫罪惡和獲登天國。蓋此書爲中世紀的精神和思想的象徵，在當世實爲最高最大之文學。

[24]【漢默萊德】爲“Hamlet”的譯名，亦譯「哈默雷脫」，是北歐傳說中的人物。這故事的梗概：丹麥王既遺留其妃與其子漢默萊德突然死去了，死的原因雖說是王在花園中午睡時爲毒蛇所刺，實則其妃與王弟共謀，乘王熟睡時注毒藥於耳中而毒殺的。所以王死後不到二月，妃卽與王弟結婚。漢默萊德本來很懷疑其父之死因，後藉其父的靈魂所告，知道了一切，遂存心報父仇而假裝發狂，並刺殺其戀人之父，致戀人成爲狂女以死。不久，戀人之兄歸國，欲與漢默萊德決鬪以報其父之仇。在決鬪場中，王妃忽然改悔，宣布了一切惡計，卽服毒而死。漢默萊德也就在他手刃父弟之後死去。莎士比亞便採此故事編成漢默萊德劇本，爲莎氏四大悲劇之一。全劇凡五幕。

數演

本篇共分十四節，約做五大段。第一至第三節爲一段，說幼稚的讀者只對於作品中所含的故事有興趣，而其它一切不問，所以眞正的藝術作品他們是無法了解的。第四、第五節爲一段，說只以事件的興味爲中心，或同情於作品的人物而便以這人物自居者，依然無法問津於高級的文藝，因爲太過執着事件的緣故。第六至第九節爲一段，說能鑒玩作品的文字（或注意於其音調，或玩味其結構，或鑑賞其表出法）的，當然是較進步的鑑賞，但如果一味執着文字的趣味，只注重文藝的外形，結果也會陷入錯誤的（不是上當，便是把好的文藝作品失之交臂。）第十至第十三節爲一段，說文藝是作家的自己表現，申言之，好的作品就是作家的情熱、美感、態度等的表現；所以充分的好的鑑賞法就在能鑿因了作品爲媒介，逆溯上去，觸着那根本的作家，而傳染其感情。第十四節自成一段，說要想提高鑑賞文藝的程度，第一要緊的，還是從種種方面修養自己，從常識上加以努力。

這樣地逐層推進，在在舉例來證明那些差異的等次，不是把「文藝鑑賞的程度」這一個名詞剖說得明明白白了麼！所以這篇文字也與生活之藝術一樣，同爲釋解文。

習問

一．把本篇中說到的鑑賞程度的差異處列成一簡明表。

二．我們對於文藝作品，應該把甚麼來做鑑賞的標準？

三．耽玩作品的文字是不是最好的鑑賞法？

左忠毅公逸事

方苞

先君子[1]嘗言鄉先輩[2]左忠毅公視學京畿，[3]一日風雪嚴寒，從數騎出微行，[4]入古寺。廡下一生伏案臥，文方成草。公閱畢，卽解貂[5]覆生，爲掩戶。叩之寺僧，則史公可法[6]也。及試，吏呼名至史公，公瞿然[7]注視；呈卷卽面署第一。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諸兒碌碌，他日繼吾志事，惟此生耳。」

及左公下廠獄，史朝夕獄門外；逆閹[8]防伺甚嚴，雖家僕不得近。久之，聞左公被炮烙[9]，旦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謀於禁卒。卒感焉；一日，使史更敝衣，草屨，背筐，手長鑱，[10]爲除不潔者，[11]引入，微指[12]左公處。則席地倚牆而坐，面額焦爛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盡脫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嗚咽。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乃奮臂以指撥眥，[13]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國家之事糜爛至此，老夫已矣，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拄者？不速去，無俟姦人構陷，[14]吾今卽撲殺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擊勢。史噤不敢發聲，趨而出。後常流涕述其事以語人，曰：「吾師肺肝皆鐵石所鑄造也！」

崇禎末，流賊張獻忠[15]出沒蘄、黃、潛、桐[16]間，史公以鳳廬道[17]奉檄守禦。每有警，輒數月不就寢，使將士更休，[18]而自坐幄幕外；擇健卒十人，令二人蹲踞而背倚之，[19]漏鼓移則番代。[20]每寒夜起立，振衣裳，甲上冰霜逝落，鏗然有聲。或勸以少休。公曰：「吾上恐負朝廷，下恐媿吾師也。」

史公治兵，往來桐城，必躬造[21]左公第，候太公、太母起居，[22]拜夫人於堂上。

余宗老塗山，[23]左公甥也，與先君子善，[24]謂獄中語乃親得之於史公云。

解題

左忠毅公名光斗，字遺直，明桐城（今安徽屬縣）人。萬曆進士，授御史。光宗崩，與楊漣協心建議，排閹奴，扶沖主。後爲魏忠賢所害，與楊漣同斃獄中。崇禎初，追贈太子少保，謚「忠毅」。明史卷二百四十四有左光斗傳。此文爲方苞所記光斗之逸事，載望溪文集中。

方苞字靈皋，號望溪，清桐城人，寄籍上元（今并入江寧縣）。康熙進士，官至禮部侍郎，以事落職者再。其論學以宋儒爲宗，說經皆推衍程、朱之學。尤致力於春秋、三禮。文學韓、歐，嚴於義法，非闡道翼教有關人心風化者不苟作，爲「桐城派」之初祖。所著有周官辨、周官集注、周官析疑、春秋通論、春秋直解、禮記析疑、喪禮或問、儀禮析疑、春秋比事目錄、左傳義法舉要及望溪文集。又刪定管子、荀子、史記注及通志堂宋元經解，並補正離騷正義。

詮釋

[1]【先君子】指作者之父。[2]【鄉先輩】鄉里之前輩也。左、方俱爲桐城人，故云然。[3]【視學京畿】謂光斗任提督直隸學政時也。明制：各省特置提學官，南北直隸俱用御史任之；各省參用副使、僉事等。故明代提督學政之外又有提學副使、提學僉事等官。[4]【微行】不具儀仗而出，謂之「微行」。[5]【解

貂】解下所服之貂裘也。貂，鼠屬，亦稱鼠，大如獺。尾粗。毛長寸許，色黃或紫黑。產北寒帶之地。我國吉林三姓、琿春、寧古塔等處山林多有之。獵者每於雪天覓跡逐捕。皮極輕暖，甚珍貴。故貂裘向為貴者之服。[6]【史公可法】宇憲之，號道鄰，祥符（今河南開封縣）人，寄籍大興（今河北屬縣），故得為左光斗視學時所識拔。可法，明末名臣，忠義為千古所重，詳見後梅花嶺記詮釋（2）「督相史忠烈公」條。[7]【瞿然】驚視貌。[8]【逆閹】指魏忠賢。忠賢，肅寧（今河北屬縣）人。少無賴，為博徒所苦，恚而自宮，變姓名為李進忠，萬曆中選入宮。諂事魏朝。朝素與皇長孫乳媼客氏私，及進忠入又通焉。客氏薄魏朝而愛進忠，進忠因得長孫歡。長孫繼位，是為熹宗。進忠乃復姓，改名忠賢，深見信任。遷為司禮秉筆太監，尋掌東廠事。忠賢既得志，屢矯中旨，傾害公卿。諸不見容於東林（當時清流之集團）者，相率依附，稱義兒，結黨以擠東林。遂誣殺楊漣、左光斗等，其削籍遣戍者又數十人，善類一空。民間偶語或觸忠賢，輒遭擒僇。忠賢尋進爵上公，章疏及票旨稱「廠臣」而不名。媚之者拜伏呼「九千歲」，爭請立生祠。族黨盡蒙恩蔭，有襁褓中封師保者。思宗即位，發其奸，安置鳳陽（今安徽屬縣）。旋命逮治，行至阜城（今河北屬縣），縊死。詔磔其屍。明史卷一百九十三「宦官二」有魏忠賢傳。[9]【炮烙】虐刑之一，灼也；炙也。[10]【長鑱】踏田之具，所以削田壟及起土者。見農政全書。[11]【為除不潔者】裝作糞除不潔之夫役也。[12]【微指】暗暗地指點也。[13]【眥】音劑，目眶也。[14]【構陷】設計陷害也。[15]【張獻忠】延安衛（今陝西膚施縣）人。與李自成同歲生。狡黠驍勇。崇禎中，陝西賊大起，獻忠以米脂十八

寨應之。後與李自成連寇山、陝、河南等地，據武昌，自湖南趨四川，陷成都。稱大西國王，年號大順。所過屠殺，慘無人理。獻忠黃面虎頷，人號爲「黃虎」。後爲清肅親王豪格所射殺。或云兵敗自刎死。明史卷三百九「流賊」有張獻忠傳。

16【靳黃潛桐】「靳」是湖北之蘄州，「黃」是湖北之黃州，俱已見前科。

爾沁親王死事略詮釋(11)「黃光汝鄧」條。「潛」是潛山，「桐」是桐城，俱爲今安徽屬縣。

17【鳳廬道】爲分巡鳳陽、廬州一帶之兵備副使。清時直稱「道員」，猶有「分巡廬鳳道」駐鳳陽府，轄廬州、鳳陽、潁州三府，滁、和、六安、泗四州，並督理鳳陽鈔關。

18【更休】更番休息也。

19【令二人蹲踞而背倚之】謂使二卒蹲踞而藉爲自己倚靠之具也。

20【漏鼓移則番代】謂每經一更次另換二卒代爲倚靠之具也。

21【躬造】親往也。

22【候太公太母起居】存問左光斗之父母也。

23【宗老塗山】「宗老」族中之長老；「塗山」其字也。

24【善】交好也。

數演

此敍述文，凡分五段。第一段，敍左光斗視學京畿時，於風雪微行中賞拔史可法。第二段，敍光斗陷獄後可法設計入省，嚴被斥責事。第三段，敍可法在鳳廬道任時防備流賊，往往連月不寢，衣甲上冰霜迸落。第四段，敍可法往來桐城，必親到光斗家存問。第五段，說所記逸事之來歷，與首段第一句相應。於是全篇所載事蹟俱有依據而與憑臆立說者異矣。

記敍逸事，與寫作正式的傳狀略異。正式的傳狀必須把傳主的出處始末，爲系統的介紹；便是敍

述的先後也大多是順着進行的次序而排列的。逸事則不然，非但敍述的先後不必順次排列，出處的始末不必作系統的介紹，便是記敍的對象也並不受任何的制限；而是可以自由選擇的：經國大計和生平志節固然可以入選，即一言一動之微和一飲一啄之細也一樣的可以入選。——至要的一點只在能夠顯現本人的個性和人格。

習問

一．以前讀過的記敍人事的文字，何者是「逸事」？何者是「正式的傳狀」？

二．這一篇文字中，除了左光斗的逸事外，尚有別人的逸事在內否？

三．如果尚有別人的逸事在內，則其人在篇中的地位當居何等？

梅花嶺記　全祖望

順治二年乙酉[1]四月，江都闈急。督相史忠烈公[2]知勢不可爲，集諸將而語之曰，「吾誓與城爲殉，然倉皇中不可落於敵人之手以死。誰爲我臨期成此大節者！」副將軍史德威[3]慨然任之。忠烈喜曰，「吾固未有子，汝當以同姓爲吾後。吾上書太夫人，譜汝諸孫中。」[4]二十五日，城陷，忠烈拔刀自裁。諸將固爭前抱持之。忠烈大呼德威，德威流涕不能執刃，遂爲諸將所擁而行。至小東門，大兵如林而至。馬副使鳴騄、[5]任太守民育[6]及諸將劉都督肇基[7]等皆死。忠烈乃瞠目[8]曰，「我史閣部也。」被執

至南門，和碩豫親王[9]以先生呼之，勸之降。忠烈大罵而死。初，忠烈遺言，我死當葬梅花嶺[10]上。至是，德威求公之骨不可得，乃以衣冠葬之。

或曰，「城之破也，有親見忠烈青衣烏帽，乘白馬出天寧門投江死者，未嘗殞於城中也。」自有是言，大江南北，遂謂忠烈未死。已而英、霍山師大起，皆託忠烈之名，彷彿陳涉之稱項燕。[11]吳中孫公兆奎，[12]以起兵不克，執至白下。[13]經略洪承疇[14]與之有舊，[15]問曰，「先生在兵間，審知故揚州閣部史公果死耶？抑未死耶？」孫公答曰，「經略從北來，審知故松山[16]殉難督師洪公果死耶，抑未死耶？」承疇大恚，急呼麾下驅出斬之。

嗚呼！神仙詭誕之說，謂顏太師以兵解，[17]文少保亦以悟大光明法蟬蛻，[18]實未嘗死。不知忠義者，聖賢家法，其氣浩然，常留天地之間，何必出世入世之面目。[19]神仙之說，所謂爲蛇畫足。[20]即如忠烈遺骸，不可問矣。百年而後，予登嶺上，與客述忠烈遺言，無不淚下如雨，想見當日圍城光景。此即忠烈之面目宛然可遇，是不必問其果解脫否也；而況冒其未死之名者哉！

嘉旁有丹徒錢烈女[21]之冢，亦以乙酉在揚，凡五死而得絕。時告其父母火之，無留骨穢地。揚人葬之於此。汪右王猷定、[22]關中黃遵巖、[23]粵東屈大均[24]爲作詩銘哀詞。

顧尚有未盡表章者：予聞忠烈兄弟自翰林可程[25]下，尚有數人，其後皆來江都省墓。適英、霍山師敗，捕得冒稱忠烈者，大將發至江都，令史氏男女來認之。忠烈之第八弟已亡，其夫人年少有色，守節不

出視之。大將豔其色，欲強娶之；夫人自裁而死。時以其出於大將之所逼也，莫敢爲之表章者。嗚呼！忠烈嘗恨可程在北，當易姓之間，不能仗節出疏糾之，[26]豈知身後乃有弟婦，以女子而踵兄公[27]之餘烈乎！梅花如雪，芳香不染。異日有作忠烈祠者，副使諸公諒在從祀之列，當另爲別室以祀夫人，附以烈女一輩[28]也。

解題

全祖望字紹衣，一字謝山，清鄞縣人。雍正舉人。乾隆初舉鴻博，會成進士，選庶吉士，不與鴻博試。散館以知縣用。遂不復出。爲人負氣迕俗，有風節。於學靡不貫串，而尤以網羅文獻，表章忠義爲事。家居後，修黃宗羲宋元學案，校水經注，續選甬上耆舊詩，所撰有丙辰公車徵士小錄、漢書地理志稽疑、經史問答、句餘土音、鮚埼亭集等。此記即錄自鮚埼亭集。

詮釋

[1]【順治二年乙酉】「順治」爲清世祖年號，「二年」當明弘光元年，西元一六四五年。「乙酉」，其歲陽也。[2]【督相史忠烈公】即史可法。母尹氏方娠，夢文天祥入其舍而生可法。可法事親以孝聞，舉崇禎元年（一六二八）進士，歷官西安府推官，戶部主事、員外郎、郎中，遷右參議，分守池州、太平，尋改副使，分巡安慶、池州，監江北諸軍。十二年（一六三九）夏，丁外艱去。服闋，起戶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

總督漕運，巡撫鳳陽、淮安、揚州，拜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十七年（一六四四）四月朔，聞流賊犯闕，誓師勤王。渡江，抵浦口，聞北都既陷，遂縞衣發喪。會南都議立君，張慎言、呂大器、姜曰廣等以爲福王由崧，神宗孫也，倫序當立，而有七不可（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有司；）潞王常淓，神宗姪也，賢明當立；移牒可法。可法亦以爲然。鳳陽總督馬士英潛與阮大鋮計議，主立福王，咨可法。可法以七不可告之，而士英已與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高傑發兵送福王至儀眞。於是可法等迎福王入，告陵監國。士英從中擠可法，可法乃自請督師，出鎮淮、揚以避之。五月十五日，福王卽皇帝位。明日，可法陛辭，加太子太保，遂以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督師揚州。時議分江北爲四鎮：東平伯劉澤清轄淮、海，駐淮北，經理山東一路；總兵官高傑轄徐、泗，駐泗水，經理開、歸一路；總兵官劉良佐轄鳳、壽，駐臨淮，經理陳、杞一路；靖南伯黃得功轄滁、和，駐廬州，經理光、固一路。然馬、阮亂政於內，諸鎮交鬨於外，可法雖苦心調護，終以不濟。遂使清師直下，揚州失守，可法卒以身殉。距揚州之陷不旬日，而南都踵覆，弘光被執矣。明史卷二百七十四及徐鼒小腆紀傳卷十俱有史可法傳。可法在揚，實以相臣督師，故稱「督相」。相臣亦稱閣臣，可法以閣臣兼管兵部，故人皆稱之爲「史閣部」云。可法殉國後，隆武時追贈太師，謚「忠靖」。清乾隆中追謚「忠正」。遺集原稱史道鄰集，乾隆後刊本遂改署史忠正集。按「忠烈」之謚無考，而全氏又決非漫焉稱引者可比，其殆永曆時所改謚乎。意者全氏作此記時，「忠正」之謚尚未見頒，故以所知最後更定之謚稱之也。[3]【史德威】德威既被執，清豫王勸之仕，誓不屈。命釋之，以保忠臣之後。德

威歸，覓可法屍不可辨，具衣冠葬之梅花嶺。賃一室，磨麪自給。有叩以往事者，慟哭而已。或號德威爲押住，俗呼養子爲「押住」也。事蹟附見小腆紀傳史可法傳。[4]【譜汝諸孫中】謂著錄其名於宗譜，列入諸孫行輩之中也。[5]【馬副使鳴騶】鳴騶曾任揚州知府，拒高傑入城，後隆兵備副使，分守淮、揚（猶清時之淮揚道）。故可法疏中稱之爲「道臣」。附見小腆紀傳史可法傳，目無名。[6]【任太守民育】民育字時澤，濟寧人。天啓中鄉舉，善騎射。眞定巡撫徐標薦其才，用爲贊畫經理屯務。眞定失守，南還。弘光時授亳州知州，以才擢揚州知府，督師史可法倚之。城被圍，以戎服守鎮淮門。城破，馳歸，易緋服端坐堂上，曰：「此吾土也，當死此。」清兵至，欲擁之出，不可，遂死之。闔家男婦俱投井死。清乾隆中賜謚「忠節」。小腆紀傳卷四十九「忠義一」有任民育傳，明史史可法傳亦附載其事。[7]【劉都督肇基】肇基爲總兵官。清兵入宿遷，可法遣肇基及李棲鳳往援。越數日，清兵圍邳州，軍於城北。肇基、棲鳳進軍城南，相持半月，各引去。後清兵圍揚州，肇基請乘北兵未集，背城一戰。可法未用。見小腆紀傳史可法傳。惟未言其官都督及同殉危城耳。[8]【瞠目】張目直視也。「瞠」音撐，已見前書漢陽葉相廣州之變詮釋（268）。[9]【和碩豫親王】名多鐸，清太祖（努爾哈赤）之第十五子。從太宗（皇太極）征朝鮮，累戰有功，遂克朝鮮。後從世祖入關，平陝西，定江南，又平蘇尼特，功最高。封輔政王。[10]【梅花嶺】在揚州廣儲門外，明萬曆中，知府吳秀濬河積土而成。因樹以梅，故名。揚州將破，史可法爲書辭母及妻與伯叔兄弟，呼部將史德威訣曰：「我無子，汝爲我嗣以奉吾母。我不負國，汝毋負我。我死，當葬我於高皇帝側。

其或不能，梅花嶺可也。」後德威卽梅花嶺爲可法衣冠墓，其名遂噪。

11【陳涉之稱項燕】陳涉，秦末首先起兵反抗之人。項燕世爲楚將，得人心，故涉起兵之初，詐稱項燕以資號召。當可法死後，英山、霍山（俱今安徽屬縣）一帶大起義師以抗清，適道路傳言，謂可法未死，於是英、霍義師遂託其名以號召遠近，其意蓋與陳涉之稱項燕正同。

12【吳中孫公兆奎】「吳中」舊蘇州府屬之通稱。孫兆奎，吳江縣舉人。佐吳易募水卒，旬日間得三千人。或阻之，以爲清起遼左，自神宗以來竭中華全力僅足搪拄江南，所恃惟水戰，而大衆深入險要悉爲憑守，舟楫無所用其長。奎曰：「我豈不知但恨三百年養士而義聲寂寂，我故欲以一身殉之。其成敗則聽之天耳。」師旣集，衆頗效命，嘗敗清兵於白龍橋，又敗之於八斥。已而清兵大集石椿橋，或勸兆奎走海。兆奎曰：「今四圍皆兵，海其可至乎！事之不濟，我將橫屍水上，豈能竄海苟活邪！」時清兵八面環攻，易潰圍走。兆奎慮易妻女被辱，視其赴水，然後行。遂被追者所獲，械送江寧，爲洪承疇所害。臨死，顏色不變，年三十九。小腆紀傳卷四十六「義師一」吳易傳附載兆奎事。

13【白下】本名白石陂，在江寧縣西北。晉咸和三年（三二八），陶侃討蘇峻至石頭，從部將李根言，於白石築壘。宋元嘉二十年（四四三），閱武於白下，卽此。唐武德時（六一八——六二六）改金陵爲白下，移治白下故城。故今亦謂江寧爲「白下」。

14【經略洪承疇】洪承疇字亨九，福建南安人。明萬曆進士，官至薊遼總督，與清軍戰於松山，兵敗被執。明帝以承疇殉國，予祭十六壇。承疇初亦自分必死，清百計勸之，遂降。清初開國規制，多承疇所定。歷武英殿大學士，七省經略，康熙初致仕，卒，謚「文襄」。

清國史館傳稿列「貳臣傳」。時方任七省經略駐江寧，故稱「經略洪承疇」。15【有舊】舊相識也。16【松山】在今遼寧錦縣南十八里。山之西有松山堡，明宣德間置中屯千戶所於此。崇禎間，洪承疇守松山，爲清兵所圍攻，城破被執，卽其地。17【顏太師以兵解】「顏太師」指唐顏眞卿。眞卿爲叛將李希烈所害，世傳其藉兵解脫昇仙。故云。18【文少保……蟬蛻】「文少保」指宋文天祥。天祥爲元人所害，此亦謂其仗仙佛之力解脫以去。「蟬蛻」謂其遺落「臭皮囊」有如蟬之蛻衣也。卽俗所謂「金蟬脫殼」。「蛻」音稅，亦讀如退。19【出世入世之面目】「出世」「入世」本佛家語。此謂斤斤於精神形質之區別實無當於本人之志節也。20【爲蛇畫足】卽所謂「畫蛇添足」，以喻多事之不當。21【丹徒錢烈女】「丹徒」今江蘇鎭江縣。「錢烈女」錢氏之女子以節烈終者。22【江右王猷定】王猷定字于一，號軫石，江西南昌人。明拔貢生。少好聲伎狗馬，以豪俠傾其資。晚寓浙中西湖僧舍。工詩古文，變勃多奇氣；書法亦名重一時。有四照堂集。小腆紀傳補遺有王猷定傳。江西古有江右之號，故此稱「江右」云。23【關中黃遵巖】黃遵巖，當時名作家，其行履不詳。「關中」乃陝西之別稱，其人當爲陝西人。24【粵東屈大均】屈大均字翁山，初名紹隆，字介子，明季廣東番禺諸生。遭亂，棄去爲浮屠，名今種，字一靈，一字騷餘。中年返初服，更今名。工詩，高渾兀奡，與陳慕尹、梁佩蘭合稱「嶺南三大家」。有翁山詩略、詩外、文外、廣東新語、四書補注、成仁錄等書。以語觸淸諱，多遭禁削版。小腆紀傳卷五十五「文苑」有屈大均傳。25【可程】崇禎十六年（一六四三）進士，擢庶吉士。京師陷，降賊。賊敗，降淸。弘光初南

歸，可法請置之理。帝以可法故，令養母。可程遂居南京。後流寓宜興（今江蘇屬縣，）閱四十年而卒。附見明史及小腆紀傳史可法傳。26【出疏糾之】謂具疏糾彈其弟，卽指上（25）「請置之理」事。「置之理」謂置其身於法，卽處罪伏法之意。27【兄公】卽夫兄。見爾雅釋親。28【一輩】一行人也；等也；列也。

數演

此記凡分五段。第一段，敍史可法死事之烈，與史德威遵其遺言就梅花嶺作衣冠墓事。第二段，敍或傳可法未死，因孫兆奎對洪承疇語而益滋疑訛。第三段，論可法之忠烈不在解脫與否，力闢世俗神仙詭誕之說之無聊。第四段，記衣冠墓旁錢烈女家之由來。第五段，記可法弟婦之被逼自裁，並論表章忠節之必要。就全篇主旨看，實可題爲「史可法死事狀」，或「史可法衣冠墓記」。蓋其所附議論、釋解之部分無非證明可法死事之烈與梅花嶺可法衣冠墓之當信而已。

習問

一．梅花嶺記當歸入何類文體？

二．古來忠義之士之死節，每有兵解、蟬蛻等傳談，其故何歟？試申論之。

三．各地古蹟傳聞異辭者甚多，試各就知見所及擇記一二。

四．任記記憶所及之壯烈故事一則。

閻典史傳

鄧長蘅

閻典史[1]者，名應元，字麗亭，其先浙紹興人也。四世祖某，爲錦衣校尉，[2]始家北直隸之通州，[3]爲通州人。應元起掾史，[4]官京倉大使；[5]崇禎十四年，[6]遷江陰縣[7]典史。始至，有江盜百艘，張幟乘潮闌入內地，將薄[8]城而會。[9]縣令攝篆旁邑，[10]丞簿[11]選慄，[12]怖急，男女奔竄。應元帶刀鞬出，[13]躍馬大呼於市曰：「好男子，從我殺賊護家室！」一時從者千人。然苦無械；應元又馳竹行，[14]呼曰：「事急矣，人假一竿，直取諸我！」[15]千人者，布列江岸，矛若林立，士若堵牆。應元往來馳射，發一矢，輒殪，[16]一賊。賊連斃者三，氣懾，揚帆去。巡撫狀聞，[17]以欽依都司掌徽巡縣尉，[18]得張黃蓋擁纛，[19]前驅清道，[20]而後行；非故事，[21]邑人以爲榮。久之，僅循資遷廣東英德縣[22]主簿，而陳明選[23]代爲尉。[24]應元以母病未行，亦會國變，挈家僑居邑東之砂山。[25]是歲乙酉[26]正月也。

當是時，本朝[27]定鼎，[28]改元二年矣。豫王大軍渡江，金陵降，君臣出走。弘光帝尋被執。[29]分遣貝勒[30]及他將，略定東南郡縣。守土吏或降，或走，或閉門旅拒，[31]攻之輒拔；速者功在漏刻，[32]遲不過旬日。自京口[33]以南，一月開下名城大縣以百數，而江陰以彈丸下邑，[34]死守八十餘日而後下，蓋應元之謀計居多。

初，薙髮令[35]下，諸生許用德[36]者，以閏六月朔，[37]縣明太祖御容於明倫堂，[38]率衆拜且哭，士民蛾

聚[39]者萬人，欲奉新尉陳明選主城守。明選曰：「吾智勇不如閻君；此大事，須閻君來。」乃夜馳騎往迎應元。應元投袂[40]起，率家丁四十人，夜馳入城。是時，城中兵不滿千，戶裁[41]及萬，又饑[42]無所出。應元至，則料尺籍，[43]治樓櫓，[44]令戶出一男子，乘城，餘丁傳餐。[45]已乃發前兵備道曾化龍[46]所製火藥火器貯堞樓；[47]已乃勸輸巨室。令曰：「輸不必金；出粟菽帛布及他物者聽。」國子上舍[48]稈璧[49]首捐二萬五千金，捐者麇集。[50]於是圍城中有火藥三百罌，鉛丸鐵子千石，大砲百，鳥機[51]千張，錢千萬緡，[52]粟麥豆萬石，他酒酤鹽鐵芻藁稱是。

已乃分城而守：武舉黃略[53]守東門，把總某守南門，陳明選守西門，應元自守北門，仍徼巡四門。部署甫定，而外圍合。大軍薄城下者已十萬，列營百數；四面圍數十重。引弓叩[54]射，頗傷城上人；而城上礮礮[55]機弩乘高下，其所殺傷甚衆。乃架大砲擊城，城垣裂。應元命用鐵葉裹門板，貫鐵緪[56]護之；取空棺，實以土，障隤處。[57]又攻北城，北城穿。下令：人運一大石塊於城內，更築堅壘。一夜成，會城中矢少，應元乘月黑，束蒿爲人，人竿一燈，立陴隙[58]間；而城[59]兵士伏垣內，擊鼓叫噪，若將縋城斫營。[60]大軍驚，矢發如雨；比曉，獲矢無算。又遣壯士夜縋城入營，順風縱火；軍亂，自蹂踐相殺死者數千。

大軍離城三里止營，帥[61]劉良佐[62]擁騎至城下，呼曰：「吾與閻君雅故，[63]爲我語閻君，欲相見。」應元立城上與語。劉良佐者，故弘光四鎮[64]之一，封廣昌伯，降本朝總兵[65]者也。遙語應元：「弘光已走，江南無主，君早降，可保富貴。」應元曰：「某明朝一典史耳，尙知大義。將軍膺土分茅，[66]爲國重鎮，不能

保障江淮乃爲敵前驅，何面目見吾邑義士民乎？」良佐慚退。

應元偉軀幹，面蒼黑，微髭。性嚴毅，號令明肅，犯法者鞭笞貫耳，[67]不稍貸。[68]然輕財，賞賜無所悋。[69]傷者手爲裹創，死者厚棺殮，酹醊[70]而哭之。與壯士語，必稱好兄弟，不呼名。陳明選寬厚嘔煦，[71]每巡城，拊循[72]其士卒相勞苦，或至流涕。故兩人皆能得士心，樂爲之死。

先是貝勒統兵略地蘇松，[73]者，既連破大郡，濟師[74]來攻。面縛[75]兩降將，跪城下說降，涕洒交頤。[76]應元罵曰，「敗軍之將，被禽[77]不速死，奚喋喋[78]爲！」又遣人諭令：斬四門首事各一人，卽撤圍。應元厲聲曰，「寧斬吾頭，奈何殺百姓？」叱之去。會中秋，給軍民賞月錢，分曹攜具，[79]登城痛飲；而許用德製樂府五更轉曲，[80]令善謳者[81]曼聲[82]歌之：歌聲與刁斗[83]笳吹[84]聲相應，竟三夜罷。

貝勒既覘知[85]城中無降意，攻逾[86]急；梯衝死士[87]鎧胄[88]皆鑕[89]鐵，刀斧及之，聲鏗然，鋒口爲缺。砲聲徹晝夜，百里內地爲之震。城中死傷日積，巷哭[90]聲相聞。應元慷慨登陴，意氣自若。旦日，大雨如注。至日中，有紅光一縷起土橋，[91]直射城西。城崩，大軍從烟燄霧雨中，蜂擁[92]而上。應元率死士百人馳突巷戰[93]者八，所當殺傷以千數。再敗門，[94]門閉不得出。應元度不免，[95]踴身投前湖，[96]水不沒頂，而劉良佐令軍中必欲生致應元，遂被縛。良佐箕踞[97]乾明佛殿，[98]見應元至，躍起持之哭。應元笑曰，「何哭？事至此，有一死耳！」見貝勒，挺立不屈。一卒持槍刺應元貫脛，[99]脛折踣地。[100]日暮，擁至栖霞禪院。[101]院僧夜聞大呼「速斫我」不絕口。俄而寂然，應元死。

凡攻守八十一日，大軍圍城者二十四萬，死者六萬七千，巷戰死者又七千，凡損卒七萬五千有奇。[102]城中死者，無慮五六萬，尸骸枕藉，[103]街巷皆滿，然竟無一人降者。

城破時，陳明選下騎搏戰，至兵備道前，[104]被殺。身負重創，手握刀，僵立倚壁上不仆。或曰，閻門投火死。

論曰：尚書序[105]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106]而後之論者，謂於周則頑民，殷則義士。夫跖犬吠堯，[107]鄰女詈人，[108]彼固各爲其主。予童時，則聞人嘖嘖[109]談閻典史事，未能記憶也。後五十年，從友人家見黃晞[110]所爲死守孤城狀，[111]乃撫[112]其事而傳之。微夫[113]應元，故[114]明朝一典史也，顧其樹立乃卓卓[115]如是！嗚呼！可感也哉！

解題

邵長蘅字子湘，別號青門山人，武進（江蘇屬縣）人，生當明、清之際。九歲能屬文，十歲補諸生。清初江南奏銷案起，黜去諸生，遂以山人終。工詩，尤長於文。與商邱侯方域、寧都魏禧齊名，有鼎足之稱。性坦易，喜遊山水。康熙間，遊京師，與諸名士交，後客江蘇巡撫宋犖幕最久。著有青門集。此傳即錄自集中。閻應元事除是文外，亦附見明史卷二百七十七侯峒曾傳，小腆紀傳卷四十六「義師一」並有專傳以張之云。

【閻典史】「典史」爲知縣之屬官，元置。明、清皆因之。歷代縣皆有尉，主捕盜。明廢尉，以主簿掌巡捕，典史典文移出納。清代則以典史主縣獄及捕盜之事。典史官階，在明爲從九品，在清爲未入流，實一徵員末曹也。閻應元乃以此官顯聞於世，因稱「閻典史」云。[2]【錦衣校尉】專掌擊執鹵簿儀仗及駕前官召官員，差遣幹辦之事。隸錦衣衞。[3]【北直隸之通州】明時以今江蘇、安徽爲南直隸，今河北爲北直隸。南直隸有通州，卽今江蘇南通縣；北直隸亦有通州，卽今河北通縣。當時流俗稱引，竟呼爲南通州、北通州以示區別；入清猶然。[4]【掾史】佐貳官之通稱，猶今各級公署中各科之科長科員。「掾」音緣，去聲。亦讀如硯。屬官也。「史」則掌書之人也。[5]【京倉大使】掌理京師漕米倉儲之官，秩從九品。[6]【崇禎十四年】當西元一六四一年，歲次辛巳。[7]【江陰縣】北濱長江，隔江與靖江相對，爲江防要害。秦時爲暨陽鄉。漢時屬毗陵縣地。梁置江陰縣，兼置江陰郡。隋時郡廢。唐置暨州。五代南唐置江陰軍。宋時軍廢。元升爲江陰路，後降爲州。明初改曰連揚州，尋復爲江陰州，嗣又改州爲縣，屬常州府。清因之。民國初，屬江蘇蘇常道。今直隸江蘇省政府。[8]【簿】音博，迫近也。據小腆紀傳閻應元傳，當時江盜爲顧三麻子，乘潮闌入黃田港。[9]【會】時間連詞，值也；適也。[10]【縣令攝篆旁邑】謂江陰知縣適以兼代鄰縣印務，不在本城也。「攝」代也。「篆」卽印。[11]【丞簿】指當時江陰縣之縣丞及主簿。縣丞正八品，主簿正九品，分掌本縣糧馬巡捕之事。[12]【選懦】怯而不前之謂，輭弱無能也。「選」讀如遜。[13]【帶

刀鞘出】佩刀戎裝而出也。「鞬」馬上盛弓矢之器。14【竹行】專貨竹竿之行棧也。15【直取諸我】謂所有取用之竹價由我算還也。16【殪】死也；殺也。17【巡撫狀聞】謂該管上司「應天等府巡撫」以其事狀上聞於朝也。18【欽依都司掌徼巡縣尉】言欽命依巡撫議，加都司銜，仍留原任，但得視都司體制徼巡縣境也。19【張黃蓋擁纛】謂得用黃繖及大纛，殆當時都司之體制耳。20【前驅清道】「前驅」謂前導之儀仗，與後文「爲敵前驅」之作先鋒解者不同。「清道」則驅散閒人，有警備之意。21【非故事】謂一典史而有如許排場，實非前例所有也。22【英德縣】漢湞陽、含洭二縣地。五代南漢於湞陽縣置英州。宋名湞陽郡，升英德府。元置英德路，旋降爲州，省湞陽、含洭二縣入之。明初，降州爲縣，屬廣東韶州府。清因之。民國初屬廣東嶺南道，今直隸廣東省政府。粵漢鐵路經由之。23【陳明選】明史及小腆紀傳俱作陳明遇。明遇事紀傳較詳，所與本篇異者，此作事起即馳騎迎應元；彼則明遇先主城守，不利始推戴應元耳。24【代爲尉】代應元爲典史也。典史職相當於古之縣尉，故直以「尉」稱之。25【砂山】在江陰縣東四十五里。相傳初本平地，晉、宋間江水泛漲，湧砂石成山。26【是歲乙酉】當明弘光元年，清順治二年，西元一六四五年。27【本朝】謂清，蓋作者身當其境，不能不避時諱耳。此與後文之稱清軍爲「大軍」用意正同。28【定鼎】夏禹鑄九鼎象九州，迨商及周，皆以爲傳國之重器。「定鼎」猶言建都，蓋鼎之所在，即王都之所在也。故後世相沿，稱得天下曰「定鼎」。29【弘光帝被執】乙酉五月，南京破，帝出走蕪湖，欲依黃得功，爲總兵田雄所劫，降清，執送北京，死。30【貝勒】清封

爵名，次於郡王。按當時有貝勒勒克德渾爲平南大將軍，略定長江一帶，殆卽其人。31【旅拒】以兵拒守也。一作「旅距」，不從貌。32【功在漏刻】喻其速，謂收功在漏移傾刻之間也。33【京口】卽今江蘇鎭江縣治，爲省政府所在地。其地舊稱丹徒縣，「京口」之稱，或謂以京峴山得名，一說京江之口也。三國吳孫權自吳徙治丹徒，號曰「京城」，後遷建業，卽於此置京口鎭。東晉、宋、齊、梁、陳時皆視爲重鎭。

31【彈丸下邑】「彈丸」喻其小，「下邑」言其爲偏陋也。35【薙髮令】清人初入關，一切仍明舊，示寬大。及南京陷，卽以是年六月下薙髮令，略謂「方今中外一家，君猶父也，民猶子也，父子一體，豈可違異。自布告之後，限旬日盡令薙髮。若惜髮爭辯，決不輕貸」云云。時南中方膺亡國之痛，「身體髮膚不敢毀傷」之訓又深入人心，一旦勒令薙髮，垂辮作索虜，不啻以異類相辱矣，故令下而抗者蜂起，殉髮以死者踵相接也。36【許用德】明史侯峒曾傳作許用，小腆紀傳閻應元傳與此同。薙髮令下，用德倡言於明倫堂曰，「頭可斷，髮不可薙」，衆曰，「然則城守乎？」以閏六月朔設太祖高皇帝像，衆拜且哭。遠近應者數萬人，推新典史陳明遇爲主，囚知縣方亨，殺守備陳端之，以徽人邵康公爲將，前都司周瑞龍泊江口相掎角，拒清師。後城破，用德已於前數日驅妻子盡室自焚死。見小腆應元傳。37【朔】初一日也。38【明倫堂】學宮中習禮講學之大堂也。各府、州、縣皆有之。39【蛾聚】「蛾」與「蟻」通，蟻古讀如蛾。「蛾聚」卽「蟻聚」，所以狀聚衆。40【投袂】奮袖拂衣也，所以狀激動。41【裁】與「纔」通，本作「才」，亦通作「財」，爲範圍的數量副詞僅也。42【饋】餉需也。43【料尺籍】「料」，檢理也。

「尺籍」軍中之文書簿籍也。44【樓櫓】露上無覆之屋，古時戍守以望敵人者也。猶今之瞭望臺。45【傳發】參看前科爾沁親王死事略詮釋（17）「傳爨」條。46【前兵備道曾化龍】化龍曾任常鎮道，故稱「前兵備道」。餘事不詳。47【堞樓】城樓也。亦作「敵樓」。48【國子上舍】便是國子監生。49【程璧】徽州人。據小腆應元傳，邵康公、周瑞龍與清師戰，不利，徽商程璧出家貲二萬五千金充餉，而身乞師於吳淞總兵吳志葵。志葵至，璧遂不返。50【麇集】「麇」讀如羣。「麇集」便是羣集。51【烏機】當即烏嘴銃，以鋼鐵爲管，木槖承之，中貯鉛彈，所擊人馬洞穿，爲明中葉以後所使用之火器。見明史兵志。52【緡】本貫錢之索，當時大率以一千文爲一貫，故稱千文爲「緡」。「千萬緡」是一千萬個千文矣。53【武舉黃略】略爲江陰人，嘗中式武鄉試，故稱「武舉」。54【卬】「仰」之本字。55【礮礮】以機發石之礮也。56【鐵絙】大鐵索也。57【障隤處】堵塞城垣傾坍之處也。58【陴院】城上女牆也，即雉堞。59【帀城】環城一周之謂。60【縋城斫營】以繩懸物使下垂曰「縋」。「斫」，砍殺也。「縋城斫營」，謂由城上縋下銳卒，殺入敵營也。61【帥】魁渠之通稱。62【劉良佐】直隸人，爲明總兵官，鎮臨淮。弘光元年，清豫親王多鐸下江南，帝被執，良佐遂降。至是，即用爲攻江陰之支帥也。63【雅故】謂有素交舊誼也。64【弘光四鎮】已見前梅花嶺記詮釋（2）「督相史忠烈公」條。65【總兵】此處作動詞用，蓋謂總領師干以攻江陰也。66【胙土分茅】本爲古代裂地封建之儀式。此則指良佐開爵（封廣昌伯）事。67【貫耳】軍中刑罰之一，用小型之箭插耳上，率以徇於有衆，名曰「插耳箭」。68【貸】

假借也；恕也。69【悋】同「吝」，惜也。70【酹酸】以酒灑地而祭也。「酹」讀如類，已見第二册赤壁懷古詮釋(13)「酸」音啜。71【嘔煦】噓拂貌。引申爲問寒問暖之意。72【拊循】撫慰也。73【蘇松】謂蘇州、松江兩府地，當今吳縣、崑山、常熟、吳江、松江、奉賢、金山、上海、南匯、青浦諸縣境。74【濟師】便是增援。據小腆應元傳，李成棟既破松江，率所部十四萬至，驅降將吳志葵、黃蜚至城下，陳說利害。與本篇之稱貝勒濟師及面縛降將跪城下者略異。75【面縛】便是「反接」，參看前工獄詮釋(79)。76【涕泗交頤】謂眼淚鼻涕交流頰上也。極狀其哀號。77【禽】與「擒」通。78【喋喋】多言貌。79【分曹攜具】分頭結伴，隨帶食具也。80【五更轉曲】本爲從軍之曲，一更二更，以次遞轉。其後教坊中仿其調爲之。今世俗流行之「五更調」便從此出。81【善謳者】善歌之人也。82【曼聲】延長其聲調，故使宛轉抑揚也。小腆應元傳，善謳者曼聲歌之，其聲淒婉，北兵聞之，皆泣下。83【刁斗】古行軍之具，以銅爲之，形如鍋鏊，晝以炊飯，夜則高懸以代更鼓，司夜者擊之，所以警衆而報時。84【笳吹】軍中號筒吹奏之聲。85【覘知】探悉也。86【逾】與「愈」通，益也；更加也。87【梯衝死士】用雲梯推送衝鋒敢死之士登城也。88【鎧胄】身披之甲與頭戴之盔也。89【鑌】精鍊之鋼。90【巷哭】傾巷聚哭也。91【土橋】當是江陰西門城外一小地名。92【蜂擁】與「蟻聚」意同，謂兵衆有如一窩蜂那麼攢簇而上也。93【巷戰】言雖無險可憑，猶在市街中抗戰也。94【敗門】爭由城門衝出也。「敗」與「奪」通。95【度不免】自忖不能脫身也。96【前湖】當是江陰城中土塘之名。非縣東城外照閒鄉之前湖

97【箕踞】曲兩腳下蹲，其形如箕，爲倨傲不敬之狀。98【乾明佛殿】當是城中之大寺。99【貫胷】穿通其小腿也。100【踣地】僵仆於地上也。101【栖霞禪院】當亦城中之僧寺。102【奇】讀如基，零數也。「有奇」便是「有餘」。103【枕藉】縱橫亂疊也。104【兵備道前】城中街名。猶蘇州之有察院場，濟南之有小布政司街。當時常鎮兵備道駐江陰，故前文有道員曾化龍所製之火器存留也。105【尚書序】當指尚書中每篇前面之小序。下引周書多士篇語，則此處當云多士序也。106【成周既成殷遷頑民】即多士序語。注謂殷大夫士心不則德義之經，故徙近王都教誨之。107【跖犬吠堯】「跖」古大盜名。貂勃曰，「跖之犬吠堯，非貴跖而賤堯也，狗固吠非其主。」見國策齊六。108【鄰女詈人】楚人有兩妻者，人詬其長者，長者詈之；詬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詬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曰，「取長者。」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爲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爲我妻則欲其爲我詈人也。」見國策秦一。109【嘖嘖】贊歎不置貌。110【黃晞】當爲應元同時人。111【死守孤城狀】一篇記載當時死守江陰的事狀也。112【撫】音隻，拾取也。113【微夫】渺小之義，爲形容性的補足語。114【故】推宕連詞，有「固然」「原來」之意，此引伸作「不過」解，與下文轉折連詞「顧」相呼應。115【卓卓】偉大貌；超然貌。

數演

這是正式的傳狀，連論贊在內共分十一段。第一段，記閻應元的出身與仕歷，藉拒退江盜事極寫

他的應變有方。第二段，記清軍的渡江略地與江陰的聚衆拒守。第三段，記應元的被推與城防的布置。第四段，記清軍的環攻與應元的破敵。第五段，記劉良佐的誘降被斥。第六段，記應元與陳明選的御衆。第七段，記清貝勒的脅降受叱與城中的故示鎮定。第八段，記城破後應元的被執不屈，就死於栖霞院。第九段，記江陰城守的經過與死亡的總計。第十段，記陳明選的戰死。第十一段，以表章作贊，極推應元的城守之烈。

參證

明史侯峒曾傳所附載的閻應元事頗與本篇所記有異同，除散見於前面詮釋諸條者外，尚有足資參考的地方。今節錄如下：

應元字麗亨，順天通州人。崇禎中爲江陰典史。十七年，海賊顧三麻入黃田港，應元往禦，手射殺三人。賊退，以功遷英德主簿。道阻不赴，寓居江陰。明年五月，南京亡，列城皆下。閏六月朔，諸生許用倡言守城，遠近應者數萬人。典史陳明遇主兵，用徽人邵康公爲將，而前都司周瑞龍泊江口相掎角。戰失利，……清兵逼城下。……康公戰不勝，瑞龍水軍亦敗去。明遇乃請應元入城，屬以兵事。……

清兵力攻城，應元守甚固。東平伯劉良佐用牛皮帳攻城東北，城中用礮石力擊。良佐乃移營十方庵，令僧陳利害，良佐旋策馬至。應元誓以大義，屹不動。及松江破，……兵來益衆，四圍發大礮，

城中死傷無算，猶固守。八月二十一日，……清兵從祥符寺後城入，衆猶巷戰。男婦投池井皆滿。明遇用皆舉家自焚。應元赴水，被曳出，死之。

習問

一．試將本篇贅語掩去，各就所知關於應元之異聞以改撰之。

二．將本篇各段的層次逐細分說一下。

圓圓傳　陸次雲

圓圓，陳姓，玉峯[1]歌妓[2]也。聲甲[3]天下之聲，色甲天下之色。崇禎癸未歲，[4]總兵吳三桂[5]慕其名，齎千金往聘之，已先爲田畹[6]所得。時圓圓以不得事吳怏怏[7]也，而吳更甚。田畹者，懷宗妃之父也，年耄矣。圓圓度流水高山之曲[8]以歌之，畹每擊節，[9]不知其悼知音之希[10]也。

甲申[11]春，流賊大熾。懷宗宵旰[12]憂之，廢寢食。妃謀所以解帝憂者於父，畹進圓圓。圓圓掃眉[13]而入，冀邀一顧，帝穆然[14]也。旋命之歸畹第。時闖師將迫畿輔矣。帝急召三桂對平臺，[15]錫蟒玉，[16]賜上方，[17]託重寄，命守山海關。[18]三桂亦慷慨受命，以忠貞自許也。而寇深矣，長安[19]富貴家，胥皇皇。[20]畹憂甚，語圓圓曰：「當世亂而公無斬衰，禍必至。曷不締交[21]於吳將軍，庶緩急有藉乎？」畹曰：「斯何時；吾欲與之繾綣，[22]不暇也。」圓圓曰：「吳慕公家歌舞有時矣；公鑑於石尉，[23]不借人看。設玉石焚時，

能堅閉金谷耶？盍以此請，當必來，無卻顧。」畹然之，遂躬迓吳觀家樂。吳欲之，而故卻也；強而可。至，則戎服臨筵，儼然有不可犯之色。畹陳殽益盛，禮益恭。酒甫行，吳即欲去。畹屢易席，至邃室，[24]出羣姬，調絲竹，皆殊秀。一淡妝者，統諸美而先衆音，[25]情豔意嫵。三桂不覺其神移心蕩也；遽命解戎服，易輕裘。顧謂畹曰，「此非所謂圓圓耶？洵足傾人城矣！公寧勿畏而擁此耶？」畹不知所答。命圓圓行酒。圓圓至席，吳語曰，「卿樂甚！」圓圓小語曰，「紅拂尚不樂越公，[26]矧不迨越公者耶？」吳頷之。酣飲間，警報踵至。吳似不欲行者，而不得不行。畹前席曰，「設寇至，將奈何？」吳遽曰，「能以圓圓見贈，吾當保公家先於保國也。」畹勉許之。吳即命圓圓拜辭畹，擇細馬馱[27]之去。畹爽然，[28]無如何也。帝促三桂出關。三桂父督理御營名驤[29]者，恐帝聞其子載圓圓事，留府第，勿令往。三桂去而闖賊旋拔城矣。

懷宗死社稷，[30]李自成據宮掖，[31]宮人死者半，逸者半。自成詢內監曰，「上苑三千，何無一國色耶？」內監曰，「先帝屏聲色，鮮佳麗。有一圓圓者，絕世所希。田畹進帝，而帝卻之。今聞畹贈三桂，三桂留之其父吳驤第中矣。」是時驤方降闖，闖即向驤索圓圓；且籍其家，而命其作書以招子也。驤俱從命，進圓圓。自成驚且喜，遽命歌。奏吳歈。[32]自成蹙額曰，「何貌甚佳而音殊不可耐也？」即命羣姬唱西調，[33]操阮箏琥珀，[34]已拍掌以和之，繁音激楚，熱耳酸心。顧圓圓曰，「此樂何如？」圓圓曰，「此曲祇應天上有，非南鄙[35]之人所能及也。」自成甚嬖[36]之。隨遣使以銀四萬兩犒三桂軍。

三桂得父書，欣然受命矣。而一偵者[37]至，詢之曰，「吾家無恙耶？」曰，「爲闖籍矣。」曰，「吾至當

自還也。」又一偵者至，曰，「吾父無恙耶？」曰，「爲闖拘繫矣。」曰，「吾至，當卽釋也。」又一偵者至，曰，「陳夫人無恙耶？」曰，「爲闖得之矣。」三桂拔劍砍案曰，「果有是，吾從若耶？」因作書答父，略曰，「兒以父蔭，待罪戎行；以爲李賊猖狂，不久卽當撲滅。不意我國無人，望風而靡。側聞聖主晏駕，不勝眦裂。猶意吾父奮椎一擊，誓不俱生；不則刎頸以殉國難。何乃隱忍偸生，訓以非義？既無孝寬禦寇[38]之才，復愧平原罵賊[39]之勇。父既不能爲忠臣，兒安能爲孝子乎？兒與父決，不早圖賊，雖置父鼎俎[40]旁，以誘三桂，不顧也。」

隨效秦庭之泣，[41]乞王師[42]以剿巨寇。先敗之於一片石。[43]自成怒，戮吳驤，併其家人三十餘口。欲殺圓圓。圓圓曰，「聞吳將軍捲甲來歸矣。徒以妾故，又復興兵。殺妾何足惜，恐其爲王死敵[44]不利也。」自成欲挈圓圓去。圓圓曰，「妾既事大王矣，豈不欲從大王行？恐吳將軍以妾故而窮追不已也。王圖之：度能敵彼，妾卽褰裳跨征騎。」自成乃凝思。圓圓曰，「妾爲大王計，宜留妾緩敵；當說彼不追以報王之恩遇也。」自成然之，於是乘圓圓載輜重，狼狽西行。是時也，闖膊已落，一鼓可滅。三桂復京師，急覓圓圓，既得，相與抱持，喜泣交集，不待圓圓爲闖致說，自以爲法戒追窮，[45]聽其縱逸而不復問矣。

旋受王封，[46]建牙臺，[47]營鄙隃於滇南，[48]而時命圓圓歌，圓圓每歌大風[49]之章以媚之。吳酒酣，恆拔劍起舞，作發揚蹈厲之容。圓圓卽捧觴爲壽，以爲其神武不可一世也。吳益愛之，故專房之寵，數十年如一日。其蓄異志，作讌恭陰結天下士，相傳曰多出於同夢之謀。[50]而世之不知者，以三桂能學申胥[51]

以復君父大讎忠孝人也曷知其乞師之故蓋在此而不在彼哉厥後尊榮南面三十餘年又復浪沸潢池，[52]致勞撻伐，跋扈豔妻，[53]同歸殲滅，便足以償不子不臣之罪也哉！

陸次雲曰，語云，「無徵不信。」[64]圓圓之說有徵乎？曰，有，徵諸吳梅村祭酒偉業[55]之詩矣。梅村效琵琶、長恨體，[56]作圓圓曲[57]以刺[58]三桂曰，「衝冠一怒爲紅顏，」蓋實錄也。三桂齎重幣求取此詩，吳勿許，當其盛時，祭酒能顯斥其非，卻其賂遺而不顧；於甲寅之亂，[59]似早有以見其微[60]者。嗚呼，梅村非詩史之董狐[61]也哉！

解題

作者事略已詳第二册費宮人傳解題。此篇錄自北墅緒言。

詮釋

【玉峯】江蘇崑山縣之別稱。今城中西北隅之馬鞍山猶被以「玉峯」之名也。【歌妓】善歌之妓女也。[3]【甲】爲天干之首，遂用爲冠首頂極之誼。[4]【崇禎癸未歲】爲明思宗改元之第十六年，當西元一六四三年。[5]【吳三桂】字長白，高郵人，遼東（當今遼寧省南面之大部）軍籍。明崇禎時以武舉累官總兵，封平西伯，使鎮山海關以防清。李自成陷京師，三桂以愛妾陳圓圓爲自成所得，遂憤而降清，引清兵入關破自成。及清帝久占北平，三桂竟甘爲前驅，努力掃除明裔，轉戰西南，以永曆十五

年（清順治十八年，西元一六六一年）逼緬甸執送明帝於軍前。又明年四月，用弓弦絞殺明帝父子於雲南。明裔遂絕，而三桂以平西王留鎮雲南矣。三桂在藩，用人不關吏部，用財不關戶部，所除官吏，號曰「西選」。子應熊又尚主居京，呼吸通消息，聲勢之盛，炙赫無比。康熙十二年（一六七三）削藩議起，是冬三桂舉兵反，稱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旬月間，有雲南、貴州、四川、湖南、廣西之地，耿精忠、尚之信等皆響應。後精忠、之信復降清，三桂外援失，遂以十七年（一六七八）稱帝於衡州（今河南衡陽縣）國號周，改元利用，將以取重藉維人心。未幾病死，羣下立其孫世璠，居於貴陽。將佐內鬨，清兵遂由湖南、廣西、四川三路進攻。世璠不支，節節敗退，至二十年（一六八一）清兵入雲南，世璠自殺，應熊亦於三桂起兵時為清所殺，於是吳家覆矣。

6【田畹】名弘遇，陝西人，後家揚州，為思宗貴妃田氏之父。以女貴，官左都督。好佚游。貴妃明惠沈默，最受寵眷。李自成入北京，妃先一年卒。吳偉業有永和宮詞詠其事。明史卷一百十四有田貴妃傳，弘遇事卽附見傳中。舊稱帝王外戚為「戚畹」，「畹」為區域之意，猶云「戚里」也。本是「通名」，此處卻用作「專名」，殆刻書時欲避時諱，遂借通名為專名耳。

7【快快】失望貌。

8【流水高山之曲】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後鍾子期死，伯牙破琴不復鼓，蓋傷知音之不易得也。見列子湯問。後人製為琴操，便取名「流水高山」以相矜重矣。

9【擊節】為之按拍稱賞也。

10【悼知音之希】參看上（8）。

11【甲申】為崇禎十七年（一六四四）。

12【宵旰】猶言「夜夜朝朝」。

13【掃眉】

卽畫眉，此處泛指修飾。14【穆然】無動於中貌。15【平臺】在今北平舊紫禁城內，卽清保和殿之後右門。在明時爲召對羣臣之所。16【蟒玉】蟒袍玉帶也。17【上方】卽俗所謂「尙方寶劍」，重臣出使，特賜以爲專殺之徵，蓋遇必要時得先斬後奏也。18【山海關】在今河北臨榆縣東門，本古渝關地也。又名臨閭關，亦名臨渝關，爲長城極東盡處。關東臨海，北有兎耳、覆舟山，山皆陡絕並海。東北有路，狹僅通車。其旁地可耕種。自古視爲要隘，有「天下第一關」之稱，明置山海衞，淸入入關之「關」與今稱「關外」「關東」之「關」俱指此。淸廢衞，末年並築鐵路經由之，卽今北寧路線也。其地築有礮臺，近爲日本侵略部隊所占領。19【長安】本爲秦、漢舊都，卽今陝西省會。後世因謂首都所在地爲「長安」，專名變爲通名矣。此處卽指北京。20【胥皇皇】「胥」皆也。「皇皇」恐懼不安貌。21【締交】結納也。22【繾綣】牢固相着之意。此則作從容締交解。23【石尉】名崇，字季倫，晉大司馬石苞次子，冀州勃海郡南皮（今河北屬縣）人。以生於靑州，故小名齊奴。少敏慧。爲散騎郎，累遷荆州刺史。嘗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於洛陽西北金谷澗中起別墅，號金谷園。後拜衞尉，故有「石尉」之稱。與潘岳諂事賈謐，謐與之親善，號曰「二十四友」。崇財產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綉，珥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尙。及賈謐誅，崇以黨與免官。時趙王倫專權，崇甥歐陽建與倫有隙。崇有妓曰綠珠，美而豔，善吹笛。倫嬖人孫秀使人求之。崇時在金谷別館，方登涼臺，臨淸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盡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皆蘊藾麗，被羅穀，曰「在所擇」。使者曰「君

侯！服御麗則麗矣，然本受命指索綠珠，不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我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通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崇曰，「不然。」使者出而又反，崇竟不許。秀怒，乃勸倫誅崇、建，矯詔收崇等。崇正宴於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爲爾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於官前。」因自投於樓下而死。崇時年五十二，與母兄妻子無少長皆被害，死十五人。事詳晉書卷三十三石苞傳附載崇傳。

24【遂室】便是密室。

25【統諸美而先衆音】所以描狀其爲歌妓之領班。

26【紅拂不樂越公】「紅拂」姓張，名出塵，本隋相楊素侍妓。李靖以布衣謁素，素延見之，姬妾羅列，中有執紅拂者，有殊色，獨目靖。其夜靖歸逆旅，紅拂奔之曰，「妾，楊家紅拂妓也，絲蘿願託喬木。」靖曰，「楊司空權重京師，如何？」曰，「彼屍居餘氣，不足畏也。」乃與俱適太原。見唐末杜光庭虯髯客傳。按楊素封越公，紅拂棄而奔李靖，故云「紅拂不樂越公」也。

27【馱】音駝，負載也。

28【爽然】失意貌。此有驚呆意。

29【驤】本作襄，崇禎初，官錦州總兵。坐失機下獄。起提督京營。餘事詳本篇下文。

30【死社稷】謂以身殉國也。

31【宮掖】宮內諸掖庭也。掖庭乃宮中旁舍，嬪妃等所居。

32【吳歈】吳歌也。指當日崑腔曲子之類。

33【西調】卽秦聲，山陝梆子調也。參看前廉頗藺相如列傳詮釋（73）。

34【操阮箏琥珀】「阮」「箏」俱樂器名，已詳第二册揚州清明詮釋（21）「劈阮彈箏」條。「琥珀」本爲珍寶之屬，其色赤潤。此殆借擬唱西調時按拍之檀梆耳。

35【南鄙】猶言「南邊」。

36【嬖】寵幸也。

37【偵者】打探消息之人。

38【孝寬徼寇】孝寬姓韋名叔裕，西魏杜陵（漢縣，北周廢，故城在今陝西長安縣東南）人，以

字行。沈敏和正，涉獵經史。弱冠從軍，每戰有功，累官至驃騎大將軍。入北周，拜大司空、上柱國。孝寬用兵如神，屢抗強敵，守玉壁以拒高歡，歡卒狼狽而退。當其經略布置之初，人莫之解。及其成事，方共驚服。卒，謚「襄」。周書卷三十一及北史卷六十四俱有韋孝寬傳。

39【平原罵賊】指唐顏眞卿爲李希烈所脅不屈被害事。眞卿字清臣，京兆萬年（漢置縣，本在今陝西臨潼縣東北；北周移置於今長安縣。隋遷都，改爲大興縣。唐復爲萬年縣。五代梁改大年。後唐復舊。宋改樊川縣。金改咸寧縣。元、明、清因之。民國初廢入長安縣）人。出元中舉進士，又擢制科，累遷侍御史。爲楊國忠所惡，出爲平原太守。度安祿山必反，乃陰爲備。祿山叛，平原獨完。眞卿乃益募士，與從父兄杲卿等起兵討賊，河朔諸郡共推爲盟主。拜戶部侍郎，加河北招討史。賊勢銳甚，河北諸郡多陷，杲卿守常山，城破被執，罵賊支解死。眞卿乃間關至鳳翔，謁肅宗，授憲部尚書，遷御史大夫，出爲馮翊太守。代宗朝，再遷至尚書右丞，封魯郡公。德宗立，盧杞惡之，改太子太師。會李希烈反，杞建言遣眞卿往諭。希烈脅之，眞卿叱曰：「若等聞顏常山（杲卿）否？吾兄也。祿山反，首舉義師，後雖被執，詬賊不絕於口。吾年且八十，官太師，吾守吾節，死而後已，豈受若輩脅邪！」希烈乃拘眞卿守以甲士，掘方丈坎於廷，傳將坑之。既而執送蔡州，遣將辛景臻、安華至其所，積薪於廷，曰：「不能屈節，當自焚。」眞卿起赴火。景臻等遽止之。希烈弟希倩牛朱泚誅，希烈因發怒，使閹奴等害眞卿。奴初至，宣稱「有詔」，眞卿再拜。奴曰：「宜賜卿死。」曰：「老臣無狀，罪當死。然使臣何日長安來？」奴曰：「從大梁來。」罵曰：「乃逆賊耳，何詔云！」因奮起。奴等遂縊殺之。事聞，贈司徒，謚「文忠」。

唐書卷一百二十八及新唐書卷一百五十三俱有顏眞卿傳。40【鼎俎】割烹之具。楚漢爭劇時，劉邦父太公爲項羽所得，縛置城上，備鼎俎，將以烹殺太公脅服邦。邦使謂羽曰，「吾與若俱事懷王爲昆季，吾翁卽若翁，若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羽知無益於事，乃罷。此處三桂蓋引用之。41【效秦庭之泣】吳師入郢，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庭牆而哭，七日不絕聲。秦人爲出師復楚。見左傳定公四年五年。三桂忿而降淸，自謂效申包胥乞師故云。42【王師】尊淸之辭，猶「本朝」「大軍」之類。說詳前閻典史傳詮釋(27)「本朝」條。43【一片石】在今河北臨榆縣北七十里。有關城。明末李自成東攻吳三桂於山海關，以別將從一片石越關外。淸兵來援，先敗一片石之兵，遂入關破自成。舊有參將駐此。44【死敵】誓死抗拒之仇敵，卽俗所謂「死對頭」或「死怨家」。45【法戒追窮】兵法有「窮寇莫追」之戒，故云。46【受王封】謂三桂晉爵爲平西王。47【建蘇臺】蘇臺卽蘇州，詳後圓圓曲詮釋(10)。三桂既得志，建別第於蘇州。其後入滇，第爲女壻王志寧所居。康熙時三桂敗沒，第入官，改爲蘇松道署。後缺裁，散爲民居。太平天國時嘗爲李秀成所宅，稱「忠王府」。天國覆亡，改建八旗順直會館。民國成立，改稱奉直會館。卽有名之拙政園也。48【營鄖陽於滇南】東漢獻帝初平中（一九〇——一九三）董卓築隗於鄖（在今陝西鄖縣北），高厚七丈，號曰「萬歲隗」。積穀爲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及卓敗，皇甫嵩攻卓弟旻於鄖隗，殺其母妻男女，盡滅其族。三桂王滇南（卽雲南），遂爲日後反淸之根據。故作者以「鄖隗」況之。49【大風】相傳劉邦得志後還過沛，悉召故人父老

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自擊筑，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見漢書高帝紀。後世遂傳大風歌。圓圓歌此，分明以三桂比漢高帝矣，故下云「媚之」。[50]【同夢之謀】「同夢」謂夫婦，「同夢之謀」，夫婦間協同謀議也。此則作「聽婦言」解。[51]【申胥】即春秋申包胥，已見上（41）。[52]【浪沸潢池】漢書龔遂傳：宣帝即位，久之，勃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可用，上以爲勃海太守。召見，上謂遂曰，「何以息其盜賊？」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積水潭也）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聞遂對，甚悅，答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故後世謂草澤小寇爲「盜弄潢池」。此稱「浪沸」，已小變其詞，有掀風作浪之意矣。[53]【跋扈豔妻】「跋扈」，魚之跳梁也，用爲凶橫不順貌。故漢梁冀有「跋扈將軍」之稱。此處指三桂。「豔妻」指圓圓。[54]【無徵不信】見禮記中庸。[55]【吳梅村祭酒偉業】偉業字駿公，一字梅村，太倉（今江蘇屬縣）人。崇禎進士，官至少參事，南都建，與馬士英、阮大鋮不合，假歸。清康熙時，有司力迫入都，累官國子祭酒。（國子監之長，猶今國立大學校長，古時會同饗讌，必尊長先用酒以祭，故凡同列中以齒德相推者曰「祭酒」。後因以爲官名。）善屬文，尤長於詩。少時才華豔發，後經喪亂，遂多悲涼之作。論者方之庾信。晝山水清疏韶秀，得董、黃（「董」是南唐董北苑源，「黃」是元黃子久公望）意。有梅村集、綏寇紀略、太倉十子詩選等。[56]【效琵琶長恨體】謂仿效唐人白居易琵琶行、長恨歌之體裁也。[57]【圓

圓曲】見後。58【刺】譏諷也。59【甲寅之亂】指康熙十三年（一六七四）三桂舉兵反清事。三桂於十二年冬十一月卽已發動，此蓋據奏報抵京之日言之，故稱「甲寅」云。60【薰狐】春秋時晉之史官。晉靈公欲殺趙盾，盾出奔。趙穿弒靈公，盾反不討賊。董狐書曰：「趙盾弒其君夷皐。」孔子稱爲「古之良史，書法不隱。」見左傳宣公二年。後世遂稱良史爲「董狐。」

敷演

本篇連論贊凡七段。第一段，述圓圓之出身勾欄，爲戚畹田弘遇所得。第二段，述圓圓之入宮被遣，說弘遇締交於吳三桂，卒爲三桂載去，留之父驤府第。第三段，述李闖破京得圓圓，勒驤作書招三桂使降。第四段，述三桂得驤書欲降，嗣聞圓圓被奪，遂作書絕父。第五段，述三桂怒而降清，導清兵逐闖，覓得圓圓後卽聽闖自逸。第六段，述三桂王滇後事，終至弄兵自滅。第七段爲論贊，引吳梅村詩以徵三桂之降清乞師實爲圓圓耳。

全篇明寫圓圓，而處處襯敍三桂，在一般意義上，竟不啻一篇「三桂小傳」也。至關於三桂、圓圓之異聞，諸家筆記之者甚夥，俟下述圓圓曲時，當再擇錄參證之。

習問

一．試據本篇所載事實並參詮釋中關於吳三桂諸事項，改作爲吳三桂小傳。

二．分析本篇各段中所含的細節。

圓圓曲

吳偉業

鼎湖常日乘人間，[1]破敵收京下玉關。[2]痛哭六軍俱縞素，衝冠一怒爲紅顏。[3]紅顏流落非吾戀，逆賊天亡自荒讌。[4]電掃黃巾定黑山，[5]哭罷君親再相見。[6]相見初經田竇家，[7]侯門歌舞出如花。許將戚里箜篌伎，[8]等取將軍油壁車。[9]家本姑蘇浣花里，[10]圓圓小字嫣羅綺。[11]夢向夫差苑裏遊，[12]宮娥擁入君王起。[13]前身合是採蓮人，[14]門前一片橫塘水。[15]橫塘雙槳去如飛，何處豪家強載歸。[16]此際豈知非薄命，此時只有淚沾衣。薰天意氣連宮掖，明眸皓齒無人惜。奪歸永巷閉良家，[17]教就新聲傾坐客。

坐客飛觴紅日暮，一曲哀絃向誰訴。白皙通侯最少年，[18]揀取花枝屢迴顧。早攜嬌鳥出樊籠，待得銀河幾時渡。[19]恨殺軍書抵死催，苦留後約將人誤。相約恩深相見難，一朝蟻賊滿長安。可憐思婦樓頭柳，認作天邊粉絮看。[20]徧索綠珠圍內第，強呼絳樹出雕欄。[21]若非壯士全師勝，爭得蛾眉匹馬還。[22]蛾眉馬上傳呼進，雲鬢不整驚魂定。蠟炷迎來在戰場，啼妝滿面殘紅印。[23]專征簡鼓向秦川，[24]金牛道[25]上車千乘。斜谷雲深起畫樓，散關月落開妝鏡。[26]

傳來消息滿江鄉，[27]烏桕紅經十度霜。[28]教曲妓師[29]憐尙在，浣紗女伴憶同行。[30]舊巢合是含泥燕，飛上枝頭變鳳皇。[31]長向尊前悲老大，[32]有人夫壻擅侯王。[33]當時秖受聲名累，貴戚名豪競延致。一斛明珠萬斛愁，[34]關山漂泊腰肢細。錯怨狂風颺落花，無邊春色來天地。[35]嘗聞傾國與傾城，翻使周郎受重名。[36]妻子豈應關大計，英雄無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紅妝照汗青。[37]君不見：館娃初起鴛鴦宿，越女如花看不足，[38]香逕塵生鳥自啼，屧廊人去苔空綠。[39]換羽移宮萬里愁，珠歌翠舞古梁州。[40]爲君別唱吳宮曲，漢水東南日夜流。[41]

解題

此曲選自梅村集。作者事蹟已詳前圓圓傳詮釋(55)。

詮釋

1【鼎湖當日棄人間】卽指明思宗殉國事。「鼎湖」已見第二册貴宮人傳詮釋（26）。2【破敵收京下玉關】指吳三桂引淸兵入關收取北京事。「玉關」卽玉門關，此處借喻山海關。3【痛哭六軍：……一怒爲紅顏】此二語直揭三桂之心事，謂闖賊被奪憤而出此耳，爲全篇挈領處。4【紅顏流落……自荒讌】靳榮藩吳詩集覽云，「非戀句若爲三桂分辨，荒讌句若爲圓圓包含，然逆賊本由天亡，

則非三桂戰功可知；而荒謬二字已包卻天邊粉絮、園第強呼等事（俱詳後文），立言之妙，令人不可思議。」

5【電掃黃巾定黑山】「黃巾」與「黑山」俱漢末賊寇之名色。此句卽以況三桂之驅李自成。

6【再相見】自「鼎湖當日」至此凡八句，用倒敍法，從三桂起兵說到重見圓圓。故云「再相見」。其下緊接「相見初經田竇家」句，卽爲追敍前事張本，並點醒「再」字。7【田竇家】「田」是漢景帝后同母弟武安侯田蚡，「竇」是漢文帝后從兄魏其侯竇嬰。卽用以泛喻戚畹。8【箜篌伎】彈箜篌之歌妓也。「伎」與「妓」通。「箜篌」樂器名。釋名謂爲師延所作，空國之侯所存也，故亦作「空侯」。或謂漢武帝使樂人侯暉爲之，其聲坎坎，故又作「坎侯」。古辭孔雀東南飛有「十五彈箜篌」句，古今注有朝鮮子高妻麗玉作箜篌行事，可見古曾盛行。今其器已失傳，舊說謂似瑟而小，用木撥彈之。今日本所稱箜篌，謂傳自百濟者，故亦謂之「百濟琴」。有橫奏、直奏兩種。此處所稱，殆亦借以喻琵琶耳。

9【等取將軍油壁車】「等取」期待也。「油壁車」謂車壁用油漆髹飾者。樂府蘇小小歌：「妾乘油壁車，郎跨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10【姑蘇浣花里】「姑蘇」山名，在江蘇吳縣西南，或作姑胥，又作姑餘。姑蘇臺在其上，吳王夫差所造，或云闔廬所築，又稱胥臺。隋時因山名州，遂置蘇州。故今吳縣治猶有「姑蘇」或「蘇臺」之稱。「浣花里」無可確指，元人劉說詩有云「江村頗類浣花里」，此殆隨拈之詞乎。11【圓圓小字嬌羅綺】圓圓名沅字畹芬，見陳維崧婦人集。圓圓爲其乳名，故稱「小字」。江淹別賦有「羅與綺兮嬌上春」語，此處引用之，以喻「圓圓」二字之嬌豔。12【夢向夫差

苑裏遊】「夫差苑」卽吳宮，此處蓋借指一般宮苑。「夢向」云云，卽前圓圓傳所稱「掃眉而入，冀邀一顧」也。13【宮娥擁入君王起】卽以寫前圓圓傳所稱「帝穆然也」之意。唐人姚合詩云，「散逐宮娥舞，袖迴君王起。」作者用此語意以翻長恨歌「從此君王不早朝」也。14【前身合是採蓮人】意謂圓圓常是西施轉生也。15【門前一片橫塘水】橫塘在今江蘇吳縣西南十里，南接越來溪，通石湖，唐人崔顥詩云「君家住何處？妾住在橫塘。」16【豪家強載歸】卽指載入田弘遇家事。17【奪歸永巷閉良家】「永巷」本謂宮中之長巷，所以幽閉宮女之有罪者，卽漢之掖庭獄。後遂泛指禁掖，爲宮禁之異稱。此句之「奪歸」卽前「強載」之意，非奪自永巷而閉之於家也。圓圓自宮中遣歸，仍還田家，故云。18【白晳通侯最少年】卽指座上尊客吳三桂。「白晳」狀其貌，「少年」則擬其齒。「通侯」卽徹侯，爲秦時封爵之名，在第二十級，爵之最尊者。徹，通也，言其爵位上通於天子也。漢因之，金印紫綬。後避武帝諱，改曰通侯。魏復五等爵，廢通侯，後世遂用爲開爵之泛稱。三桂時封平西伯，故以「通侯」呼之。19【待得銀河幾時渡】「銀河待渡」已詳第一册寄小讀者二十三詮釋（14）「雙星渡橋」條。此指三桂馱圓圓歸父襄府後未及成婚卽馳赴防地事。20【可憐思婦……粉絮看】此二句與上「紅顏流落」呼應，蓋謂圓圓已是三桂閨中之少婦，而強寇指索，竟以落花飛絮視之，任情作踐也。21【徧索綠珠……出雕欄】綠珠事已見前圓圓傳詮釋（23）「石尉」條。絳樹、漢、魏間名歌妓。魏文帝與繁欽書云，「今之妙舞，莫巧於絳樹。」記事珠云，「絳樹一聲能歌兩曲，二人相聽，各聞一曲，一字不亂。人

疑其一聲在鼻。」此處二句，俱指圓圓被逼事。[22]【若非壯士全師勝，爭得蛾眉匹馬還】此二句寫圓圓被闖禍後復歸三桂事，極飛動，爲全篇之中權，與前「慟哭六軍皆縞素，衝冠一怒爲紅顏」及後「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紅妝照汗青」互相照應，眼目俱清矣。[23]【啼妝滿面殘紅印】言圓圓被禍之後雖爲殘紅，猶不失丰韻也。漢書五行志云「桓帝元嘉中，婦女作愁眉啼妝」。[24]【專征簫鼓向秦川】此下四句，俱寫圓圓從三桂入蜀事。時三桂已封平西王，經略西南，故稱「專征」。「簫鼓」狀其威儀，漢武帝秋風辭云「簫鼓鳴兮發棹歌」。「秦川」亦稱關中，爲今陝、甘兩省之泛稱。[25]【金牛道】蜀道之南棧，舊名金牛峽。故自陝西沔縣而西，南至四川劍閣縣之大劍關口，統稱「金牛道」。自秦以後，由漢中入蜀者必取道於此。」唐詩人李白所謂「秦開蜀道置金牛」是也。[26]【斜谷雲深起畫樓，散關月落開妝鏡】極狀圓圓途中供張之盛，雖處關山之險，而軍中起居晏如也。「斜谷」在陝西郿縣西南三十里。入谷口二百二十里，抵鳳縣界，出連雲棧。復百五十里，出谷，抵褒城。長凡四百七十里。谷口有關，曰斜谷關。故斜谷不僅爲褒斜道之東口，亦爲褒斜道之總稱。「散關」亦稱大散關，在陝西寶雞縣西南，爲秦、蜀往來要道。[27]【江鄉】謂圓圓之舊里。[28]【烏桕紅經十度霜】謂圓圓得志之消息傳到家鄉時，已距圓圓北上之後十歲也。「烏桕」已見第二册烏篷船詮釋(5)。其葉經霜則紅。此云「紅經十度霜」，是越十歲矣。[29]【妓師】謂勾欄中之老妓也。梁書沈約傳：嘗侍讌，有妓師是齊文惠宮人，帝問「識坐中客不？」曰「惟識沈家令。」約伏坐流涕。[30]【浣沙女伴憶同行】謂圓圓里中之女伴陡然憶起

其姊妹行也。[31]【舊巢……鳳皇】此二句爲女伴心中比度之詞。上句自況，謂棲止舊巢，依然勞賤如含泥之燕耳。下句致羨圓圓，謂飛出樊籠，遂一變而貴同鳳皇也。[32]【長向尊前悲老大】仍爲女伴自悲身世之詞，承「含泥燕」而言，謂周旋尊筵之間，秖感美人遲暮也。[33]【有人夫壻擅侯王】承「鳳皇」而言。仍結羨於圓圓擅有位尊王侯之貴壻耳。[34]【一斛明珠萬斛愁】此言圓圓在豪家賞筵奏歌之愁思，承上「當時秖受聲名累，貴戚名豪競延致」而來，蓋追敍圓圓初出之情況。梅妃傳：上令樂府以新聲度之，號「一斛珠」。庾信愁賦：誰知一寸心，乃有萬斛愁。此句實翦取此二義而成。[35]【無邊春色來天地】謂圓圓關山漂泊，錯怨風狂，卒安抵蜀土，享受此無邊春色也。唐人杜甫詩云「錦江春色來天地」，是「無邊春色」正指蜀土耳。[36]【嘗聞傾國……受重名】謂三桂翻因圓圓之豔稱而獲得重名也。「周郎」亦借喻，蓋緣小喬而起。[37]【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紅妝照汗青】此二句爲全篇收束之結穴，與前「一怒爲紅顏」「蛾眉匹馬還」迴應，眞史筆也。前圓圓傳贊語有「梅村詩史董狐」之譽，即指此篇中絜領、中權與結穴之六句耳。「汗青」言書之史策也。古時以火炙竹簡令汗，取其青皮易書，復不蠹，故謂之「汗青」。宋文天祥正氣歌云「留取丹心照汗青」，此句蓋仿之。[38]【館娃……看不足】謂春秋時吳王寵西施事。「越女」即指西施，吳王得之，於硯石山作館娃宮以處之。硯石山即吳縣西南之靈巖山，山頂舊有秀峯寺，即館娃宮故址也。[39]【香逕……苔空綠】詠歎吳國之亡，空留陳迹也。一若預知三桂有覆滅之禍者。「香逕」即採香逕，在吳縣西南五十里之香山。相傳

吳王遺美人採香於此，山因以爲名。「屧廊」即響屧廊，館娃宮故址，相傳當時以楩梓板藉地，西施步屧繞之則有聲，故名。[40]【換羽移宮……古梁州】謂時移世易，舊日歌舞徒供人翻調譜聲與憑弔耳。「梁州」謂梁州曲，本作涼州曲，西涼所獻也。後人多誤涼爲「梁」。唐人詩已然矣。[41]【爲君別唱吳宮曲漢水東南日夜流】此二句亦爲富貴逝水之意，所以譏切於三桂者。上句以吳宮曲爲臨別之贈言，下句則直說逝水矣。吳夫差時童謠云：「梧宮秋，吳王愁。」見逸異記。是即所謂「吳宮曲」歟？

數演

本篇的段落和照應處，依本文及其詮釋看，已可明其大概，茲不贅述。請講講本篇的用韻罷。它開頭用的是上平聲十五刪，以下平仄聲相間轉韻，（只有一處是仄接仄的）凡十三轉，所以讀起來異常調和而清越。試逐句看：「鼎湖當日棄人間」開始用韻，其下的「玉關」之「關」和「紅顏」之「顏」便與「間」相叶。「紅顏流落非吾戀」第一轉，轉去聲十七霰，其下的「荒讌」之「讌」和「相見」之「見」便與「戀」相叶。「相見初經田竇家」第二轉，轉下平六麻，其下的「如花」之「花」和「油壁車」之「車」便與「家」相叶。「家本姑蘇浣花里」第三轉，轉上聲四紙，其下的「羅綺之「綺」「君王起」之「起」和「橫塘水」之「水」便與「里」相叶。「橫塘雙槳去如飛」第四轉，轉上平聲五微，其下的「強載歸」之「歸」和「淚沾衣」之「衣」便與「飛」相叶。「薰天意氣連宮掖」第五轉，轉入聲十一陌，其下的「無人惜」之「惜」和「傾坐客」之「客」便與「掖」

相叶。「坐客飛觴紅日暮」第六轉，轉去聲七遇，其下的「向誰訴」之「訴」、「屢迴顧」之「顧」、「幾時渡」之「渡」和「將人誤」之「誤」便與「暮」相叶。「相約恩深相見難」第七轉，轉上平聲十五刪，其下的「滿長安」之「安」、「粉絮看」之「看」、「出雕欄」之「欄」和「匹馬還」之「還」便與「難」相叶。「蛾眉馬上傳呼進」第八轉，轉去聲十二霰，其下的「驚魂定」之「定」、「殘紅印」之「印」、「車千乘」之「乘」和「開妝鏡」之「鏡」便與「進」相叶。（「定」和「乘」在二十五徑，「鏡」在二十四敬，古詩可與霰韻通押）「傳來消息滿江鄉」第九轉，轉下平聲七陽，其下的「十度霜」之「霜」、「憶同行」之「行」、「變鳳皇」之「皇」和「擅侯王」之「王」便與「鄉」相叶。「當時秖受聲名累」第十轉，轉去聲四寘，其下的「延致」之「致」、「腰肢細」之「細」和「天地」之「地」便與「累」相叶。（「細」在八齊，古與寘韻通押）「嘗聞傾國與傾城」第十一轉，轉下平聲八庚，其下的「重名」之「名」、「多情」之「情」和「汗青」之「青」便與「城」相叶。（「青」在九青，古與庚韻通押）「館娃初起鶯巢宿」第十二薄，轉入聲一屋，其下的「看不足」之「足」和「苔茵綠」之「綠」便與「宿」相叶。（「足」、「綠」俱在二沃，古與屋韻通押）「換羽移宮萬里愁」第十三轉，轉下平聲十一尤，其下的「古梁州」之「州」和「日夜流」之「流」便與「愁」相叶。

參證

關於吳、陳之遇合及晚節，傳說頗紛，茲特迻錄鈕琇觚賸一則以備參考，並廣異聞：

延陵將軍美丰姿，善騎射，驅幹不甚偉碩，而勇力絕人，沈鷙多謀，頗以風流自賞。嘗讀漢紀至「仕宦當作執金吾，婁妻當得陰麗華」一喟然嘆曰，「我亦遂此願足矣」雖一時寄情之語，而妄覬非分，意肇於此。

崇禎末，流氛日熾，秦豫之間，關城失守，燕都震動。而大江以南，阻於天塹，民物晏如，方極聲色之娛，吳門尤盛。有名妓陳圓圓者，花明雪豔，獨出冠時。維時田妃擅寵，兩宮不協，烽火羽書相望於道，宸居爲之憔悴。外戚周嘉定伯以營葬歸蘇，將求色藝兼絕之女，由母后進之，以紓宵肝憂，且分西宮之寵。因出重貲購圓圓，載之以北，納於椒庭。一日侍后側，上見之，問所從來。后對：「左右供御鮮同里順意者，茲女吳人，且嫻崑伎，令侍櫛盥耳」上念國事，不甚顧，遂命遣還。故圓圓仍入周邸。

延陵方爲上倚重，奉詔出鎮山海。祖道者綿亙青門以外。嘉定伯首置綺筵，餞之甲第，出女樂佐觴。圓圓亦在擁紈之列，輕裘纖屨，綽約淩雲，每至遲聲則歌珠累累，與蘭馨併發。延陵停巵流盼，深屬意焉。詰朝，使人道情於周，有紫雲見惠之請。周許諾。延陵陛辭，上賜三千金，分千金爲聘，限迫即行，未及娶也。嘉定伯盛具奩媵，擇吉送其父襄家。

未幾，闖賊攻陷京師，宮闈殲蕩；貴臣巨室，悉加繫孥，初索金帛，次錄人產，襄亦與焉。闖擁重兵挾襄以招其子，許以通侯之賞。家人潛至帳前約降，忽問陳娘何在。使不能隱，以籍入告。延陵遂大怒，按劍曰，「嗟乎！大丈夫不能自保其室，何以生爲！」即作書與襄訣，勒軍入關，縞素發喪。隨天旅

（卽指清兵）西下，殄賊過半。賊憤襄，殺之，懸其首於竿。襄家三十八口，俱遭慘屠。蓋延陵已有正室，亦遇害，而圓圓翻以籍入無恙。

闖棄京出走，十八營解散，各委其輜重婦女於途。延陵追度故關，至山西，晝夜不息，尙未知圓圓之存亡也。其部將已於都城搜訪得之，飛騎傳送。延陵方駐師絳州，將渡河，聞之大喜，遂於玉帳結五綵樓，備翟茀之服，從以香輦，列旌旗簫鼓三十里，親往迎迓。自此由秦入蜀，迄於秉鉞滇雲，垂旒汨海，人臣之位，於斯已極。圓圓皈依上將，匹合大藩，回憶當年牽蘿幽谷，挾瑟勾欄時，豈復思有此日。是以鶴市蓮塘，採香舊侶，豔此奇逢，咸有咳吐九天之羨。梅村太史有圓圓曲云云，此詩史徵詞也。

皇朝順治中，延陵進爵爲王，圓圓將正妃位。辭曰，「妾以章臺陋質，謬汚瓊寢，始以一顧之恩，繼以千金之聘，流離契闊，幸保殘軀，獲與奉匜之役，珠服玉饌，依享殊榮，分已過矣。今我王析圭胙土，威鎭南天，正宜續鸞戚里，諧鳳侯門，上則立體朝廷，下則垂型裨屬，稽之大典，斯曰德齊。若欲韋弱絮於繡裯，培輕塵於玉几，既蹈非偶之嫌，必貽無儀之刺，是重妾之罪也，其何敢承命！」延陵不得已，乃別娶中閨。而後婦悍妬絕倫，羣姬之豔而進幸者輒殺之。唯圓圓能順適其意，屏謝鉛華，獨居別院，雖貴寵相等，而不相排軋，親若娣姒。圓圓之養姥曰陳，故幼從陳姓。本出於邢，至是府中皆稱「邢太太」。

居久之，延陵潛蓄異謀。邢窺其微，以齒暮請爲女道士，衣帔星冠，日以藥鑪經卷自隨。延陵訓練之暇，每至其處，清談竟晷而還。癸丑夢，延陵造逆。丁巳，病沒。戊午，滇南平，籍其家。舞衫、歌扇、穉蕙、嬌鶯，聯艫接軫，俱入禁掖，邢之名氏獨不見於籍。其玄機之禪化耶？其紅線之仙隱耶？其盼盼之終於燕子樓耶？已不可知。然遇亂能全，捐榮不御，皈心淨域，晚節克終，使延陵遇於九原，其負愧何如！

習問

一、試將圓圓傳、圓圓曲及觚賸所記圓圓事比觀之，分別記其異同。

二、試各就自己所見，逐細指出圓圓曲之分段及照應處。

三、摘取圓圓曲中的微詞，改擬爲議論的短文。

祭蔡松坡文

梁啓超

蔡公松坡之喪，歸自日本，止於上海，將反葬乎湖南。友生梁啓超既與於旅祭，更率厥弟啓勛，厥子思順、思成等，敬絜清酒庶羞，奠君之靈而哭之以其私曰：

嗚呼！自吾松坡之死，國中有井水飲處皆哭，寧更待吾之費詞。吾松坡宜哭我者，而我今哭焉，將何以塞余悲！君之從我甫總角，耳一彈指而二十年於茲。長沙講學隅坐之問難，東京久堅町接席之笑語，吾一閉目而曖然如見之。爾後合幷之日雖不數數，然書札與魂夢，日相濡沫而相因依。

客歲秋冬間滅燭對榻之密晝，[14]與夫分攜臨岐[15]之訣語，[16]一句一字，吾蓋永刻骨而鏤脾。三月以前，海上最後之促膝，[17]君之瘖聲阽貌[18]與其精心浩氣，今尙彷彿而依稀。[19]吾松坡乎！吾松坡乎！君竟中道棄余，而君且奚歸！[20]

嗚呼！庚子之難，[21]君之先輩與所親愛之友，聚而殲焉，[22]君去死蓋間不容髮。[23]君自是發奮而治軍，死國[24]之心已決於彼日。乙巳庚酉，[25]不死，辛亥雲南，[26]不死，去冬護國寺街，[27]不死，今春青龍嘴，[28]不死，在君固常視一命爲有生之餘。今爲國一大事，[29]而死，死固當其職。雖然，吾松坡之報國者，如斯而已耶？不獲自絕域以馬革裹尸歸來，[30]吾知君終不瞑於泉窟。[31]

嗚呼！君生平若有隱痛，[32]我不敢以告人。要之今日萬惡社會百方蹙君於死，吾復何語以叩蒼旻！[33]嗟乎，松坡乎！汝生而靡樂，誠不如死焉而反其眞。[34]而翁[35]枯守泉壤者十有五載，待君而語苦辛。君之師友在彼者亦已泰半，各豁冤抱，[36]迓君而相親。嗟乎，松坡乎！斯世之人既不可以與處，君毋亦逃空寂以全其神！其更勿嬰所苦以相評告，[37]使九淵之下永嘔而長嚬。[38]

嗚呼！余天下之不祥人也，而君奚爲乎曙，[39]吾屈指[40]平生素心之交，[41]復幾許，棄我去者若隕籜[42]相繼而幾無復餘。遠昔勿論，近其何如？孺博，遠庸，覺頓，典虞，[43]其人皆萬夫之特，[44]未四十而摧折於中途。嗟乎嗟乎！天不欲使我復有所建樹，[45]曷爲降罰不於吾躬而於吾徒？[46]況乃蹇蓩罔極，[47]脊令畢逋；[48]血隨淚盡，魂共歲徂。[49]吾松坡乎！吾松坡乎！汝胡忍自潔而不我俱？[50]

嗚呼余有一弟，君之所習以知；余有羣雛，[51]君之所樂以嬉。今率以拜君，既以侑[52]君之靈，亦以永若輩[53]之思。心香一瓣，[54]淚酒一巵；[55]微陽麗幕，靈風滿旗。[56]魂兮歸來，鑑此淒其！[57]嗚呼哀哉，尚饗！[58]

解題

祭文爲祭告時誦讀之文。明徐師曾文體明辨云，「古之祭祀，告饗而止。中世以來，兼讚言行，以寓哀傷之意，蓋祝文之變也。」此文錄自乙丑重編本飲冰室文集。作者生平已詳前。

蔡松坡名鍔，湖南寶慶人。初以諸生從梁啓超於長沙時務學堂，銳志革新。光緒二十六年（西元一九〇〇），從瀏陽人唐才常起自立軍於漢口事敗，才常被殺，遂間關走日本，留學士官學校。旋歸國任軍職。宣統三年（一九一一），鍔適在雲南任陸軍第三十七協統領官，武漢革命事發，因舉兵響應，被推爲滇軍都督。中華民國成立，任雲南都督。袁世凱當國，陰圖帝制，疑鍔攜貳，解其兵，以全國經界督辦畀之，留置北京。及洪憲議起，忌嫌益深，便衣警探四布，舉動纖悉，呼吸即聞。鍔乃縱情聲色，陽爲無志問世者。監伺稍疏，因亡走日本，展轉入滇。首揭反對帝制之旨，舉兵討袁，分道出川、黔。帝制因以取消。其後世凱以憂憤死，而鍔亦憔悴不復能自持。遂東渡養痾，卒以是年（民五，西一九一六）十一月客死於日本。

詮釋

[1]【乎】此作時地介詞用，與「於」字相當。[2]【友生】本是朋友之義，詩小雅鹿鳴之什伐木篇所云

「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是也。後世多用爲師弟間師對弟之自稱，亦作「友弟」。見錢大昕恆言錄。此卽用爲對門下士之自稱。3【旅祭】卽公祭。「旅」本是禱祠山川，如論語八佾「季氏旅於泰山」是也。此有衆誼，與下「哭之以其私」對舉，其非「旅於泰山」之比可知。4【絜】治也；具也。5【庶羞】「庶」，衆也。「羞」爲「饈」之本字，食物之有滋味者。6【奠君之靈】「奠」，薦也。頓爵於神前也。今喪祭皆曰奠，謂置祭品於靈前也。「靈」卽「靈爽」或「靈魂」，下同。7【哭之以其私】謂以其私交之誼哭而奠之也。8【有井水飲處皆哭】謂到處皆哀松坡之死也。宋柳永詞旖旎近情，使人易入，教坊樂工每得新腔，必求永爲詞，始行於世。故時人有「凡有井水飲處皆歌柳詞」之語。此處蓋套取之。9【總角】謂男女之未及冠笄者，蓋古代未冠笄之男女皆總聚其髮而結束之，有類戴角也。今因用爲未成年男女之通稱。10【長沙……問難】「長沙講學」指作者在湖南辦時務學堂事。「隅坐問難」指松坡在時務學堂坐於室隅聽受請益事。11【久堅町】日本東京之街道名，當時作者與松坡接談處。12【曖然】隱約貌。13【日相濡沫而相因依】「濡沫」粘接貌。「因依」連屬也。14【客歲……密畫】指洪憲議起作者與松坡密謀破壞之事。「客歲」去年也。此文作於民國五年，客歲冬間卽民國四年，松坡計脫羈者之時。「密畫」祕密的謀畫也。15【分攜臨岐】分手臨別之謂。當時松坡入滇，作者入桂，分頭運動，故云。16【訣語】將長別而贈言曰「訣」，與死者別亦曰「訣」。此云「訣語」，蓋當時分道游說，有類探險，故臨別之際，備覺纏綿，其言深切，遂足永留憶念間耳。17【促

膝】所以狀近坐對話之切。18【瘠聲伭貌】卽啞音與瘦容，肺病瀕危之象也。19【依稀】隱約貌。與「彷彿」連用，有模糊不甚清晰之意。20【奚歸】「猶言歸棲何處。」21【庚子之難】卽指唐才常漢口敗死之事。22【聚而殲焉】黨與同被殺戮也。23【間不容髮】極狀其緊急，謂生死呼吸之間會不能容一絲頭髮之微隙也。24【死國】以死報國也。25【乙巳廣西】指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在廣西舉義失敗事。26【辛亥雲南】指宣統三年在雲南謀響應武、漢事。27【去冬護國寺街】指民四（一九一五）之冬在京寓被監視事。護國寺街，北京坊巷名。28【今春青龍嘴】指民五之春與袁軍搏戰事。青龍嘴當在四川瀘縣附近。29【爲國一大事】袁世凱既倒，梁、蔡等主重立法統，而國會議員吳景濂等力主重集國會，糾紛百出。梁既劫於衆意，惕息莫敢言；蔡亦鑑於情勢遠引海外。此云「爲國一大事」，殆謂此耳。30【不獲……裹尸歸來】謂不得力戰而死於疆場也。後漢書馬援傳：大丈夫當死於疆場，以馬革裹屍耳。31【泉窟】與下文之「泉壤」及「九淵之下」同，俱指黃泉之下，可參看第一册朋友篇詮釋（7）「泉下人」條。32【隱痛】不可告人之痛苦也。33【蒼旻】指天。34【反其眞】歸眞反璞之謂。35【而翁】指松坡之父。36【豁寃抱】披陳含寃之襟抱以相慰藉也。37【誶告】告語也。「誶」有「訊」誼，此不作「詬誶」解。38【永噫而長嘯】「噫」，歎聲。「嘯」，疾苦呻吟之聲。39【暱】親也；近也。40【屈指】數計之狀，卽用爲「計算」解。41【素心之交】彼此推誠相與之交好也。42【隕籜】「籜」音託，竹籜之外皮。「隕籜」謂如筍籜般之紛紛解墮也。43【孺博遽庸

覺頓典虞】孺博，麥孟華之字。遠庸，黃爲基之字。覺頓，湯叡之字。典虞，譚學夔之字。遠庸亦字遽生，以反對袁世凱帝制走美洲，被刺死。覺頓、典虞以此事在廣州海珠會議時遇害。孺博亦卒。44【萬夫之特】特出於萬夫之英雄豪傑也。45【建樹】「建」是建言，「樹」是立功。46【吾徒】猶言「吾黨」。47【蓼莪罔極】出詩小雅谷風之什蓼莪篇，蓋孝子追念父母之詩也。其第一章有云「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其第三章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後世因以蓼莪之章代父母之喪。時作者適丁父憂（母已前卒），故云。48【脊令畢逋】謂兄弟亦多死亡也。詩小雅鹿鳴之什常棣篇「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世因謂兄弟爲「脊令」。脊令亦作鶺鴒，形似燕，飛時作波狀行，則搖動其尾。棲息水邊，食害蟲。種類甚多：背黑者爲黑鶺鴒，頰下白者爲白頰鶺鴒，自胸至尾呈鮮黃色者爲黃鶺鴒。49【徂】往也；逝也。50【不我俱】不與我俱去也。51【鞾雛】指厥子思順、思成等。52【侑】酬也。此與「奠」意同。53【若輩】指作者之一弟與鞾雛。54【心香一瓣】「心香」本佛家語，謂中心虔誠如爇香供佛也。55【淚酒一巵】謂揮淚盈尊，即與心香共奠也。56【微陽麗幕靈風滿旗】「麗」照也。「靈風」句謂風動之處若有靈爽憑之者。與下「魂兮歸來」相應。57【鑑此淒其】呼松坡之靈而祈其鑑臨此悲慘之景象也。「淒其」，慘愴貌。詩邶風綠衣第四章云，「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58【尚饗】儀禮士虞禮：卒辭曰，哀子某，來日某隮祔爾於爾皇祖某甫。尚饗。注云「尚，庶幾也。」今祭文末多用「尚饗」二

字，蓋本此。

敷演

本文凡分六段。第一段，爲說明緣起的小序。第二段，敍作者與松坡間的遇合之迹。第三段，敍松坡的屢瀕於危而卒不能申報國之志，遂以客死，直抉出松坡的滿腔心事來。第四段，順勢申述松坡之心事，乃以「返眞」「全神」強爲慰靈之語。第五段，敍作者因知交及親屬之凋謝，而感到自己爲不祥人，不啻自弔之辭。第六段，與第一段迴應，直陳招魂奠饗之意。祭文本供祭告時誦讀之用，故每爲韻文，且多采取詩的形式而用字數均等之語句者。其純用散體的，人家反倒看做變體了。這一篇卻自具一格，寓用韻於散體之中。所以驟然看去，似乎不是韻文；及至誦讀終篇，乃又不能否認它，說它不是韻文呢。試看第二段中「寧待吾之贅詞」的「詞」便與其下「何以塞余悲」的「悲」、「二十年於茲」的「茲」、「曖然如見之」的「之」、「相因依」的「依」、「刻骨而鏤脾」的「脾」、「彷彿而依稀」的「稀」、「君且奚歸」的「歸」互叶。第三段中「間不容髮」的「髮」便與其下「決於彼日」的「日」、「死固當其職」的「職」、「不瞑於泉窟」的「窟」互叶。第四段中「不敢以告人」的「人」便與「叩蒼旻」的「旻」、「反其眞」的「眞」、「語苦辛」的「辛」、「迓君而相親」的「親」、「全其神」的「神」、「永噫而長嚬」的「嚬」互叶。第五段中「奚爲乎曙吾」的「吾」便與其下「幾無復餘」的「餘」、「覺頓典虞」的「虞」、「摧折於中途」的「途」、「於吾徒」的「徒」、「畢逋」的「逋」、「歲

徂」的「徂」「不我俱」的「俱」互叶，第六段中「習以知」的「知」便與其下「樂以嬉」的「嬉」「若輩之思」的「思」「淚酒一巵」的「巵」「靈風滿旗」的「旗」「鑑此淒其」的「其」互叶。全篇並不很長，而叶韻的地方如許之多，能否認它說它不是韻文麼？

習問

一．試撰一文，說明雲南起義紀念日的意義。

二．爲甚麼祭文大多是用韻語的？

三．這一篇祭文在四類文體中究屬那一類？

亡友夏穗卿先生　梁啓超

我正在這裏埋頭埋腦做我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裏頭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一篇，忽然接到夏浮筠[1]的信，說他父親穗卿先生死了！

我像受電氣打擊一般，驀地把三十年前的印象從悲痛裏兜轉來！幾天內天天要寫他又寫不出。今天到車站上迎太戈爾，[2]回家來又想起穗卿了。胡亂寫了那麼幾句。

近十年來，社會上早忘卻有夏穗卿其人了。穗卿也自貧病交攻，借酒自戕。[3]正是李太白詩說的「君平既棄世，世亦棄君平。」[4]連我也輕易見不着他一面，何況別人！但是若有讀過十八九年前的

新民叢報和東方雜誌的人，當知其中有署名別士的文章，讀起來令人很感覺他思想的深刻和卓越。別士是誰？就是穗卿。

穗卿是晚清思想界革命的先驅者。

穗卿是我少年做學問最有力的一位導師。

穗卿既不著書，又不講學，他的思想只是和心賞的朋友偶然講講，或者在報紙上隨意寫一兩篇，——印出來的著作只有十幾年前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一部中國歷史教科書[5]也幷非得意之作。——他晚年思想到怎樣程度，恐怕除了他自己外沒有人知道。但我敢說：

他對於中國歷史有嶄新的見解——尤其是古代史，尤其是有史以前。

他對於佛學有精深的研究——近世認識「唯識學」[6]價值的人，要算他頭一個。

我將來打算做一篇穗卿的傳，把他學術全部詳細說明。——但不知道我能不能。因爲穗卿雖然現在纔死，然而關於他的資料已不易搜集，尤其是晚年。——現在只把我所謂「三十年前印象」寫寫便了。

穗卿和我的交際，有他贈我兩首詩說得最明白。第二首我記不眞了——原稿更沒有。第一首卻一字不忘。請把他寫下來：

壬辰[7]在京師，廣坐見吾子。草草致一揖，僅足記姓氏。洎乎癸甲間，[8]衡宇望尺咫。春騎醉鶯花，

秋燈挾圖史。冥冥蘭陵門，萬鬼頭如蟻：貧多舉隻手，陽烏爲之死。祖裼往暴之，一擊類執豕。酒酣擲杯起，跌宕笑相視，頗謂宙合間，只此足歡喜。夕烽從東來，孤帆共南指。再別再相遭，便已十年矣。

吾子尚青春，英聲乃如此。嗟嗟吾黨人，視子爲泰否。

這首詩是他甲辰年[9]游日本時贈我的，距今恰恰整二十年了。我因這首詩纔可以將我們交往的年月約略記憶轉來。

我十九歲始認得穗卿。——我的「外江佬」[10]朋友裏頭，他算是第一個。初時不過「草草一揖，」了不相關，以後不曉得怎麼樣便投契[11]起來了。我當時說的純是「廣東官話，」[12]他的杭州土腔，又是終身不肯改的，我們交換談話很困難，但不久都互相了解了。他租得一個小房子在賈家胡同，我住的是粉房琉璃街新會館[13]——後來又加入一位譚復生，[14]他住在北半截胡同瀏陽館[15]——「衡宇望尺咫，」我們幾乎沒有一天不見面。見面就談學問。常常對吵，每天總大吵一兩場。但吵的結果，十次有九次我被穗卿屈服。我們大概總得到意見一致。

這會想起來，那時候我們的思想眞「浪漫」得可驚！不知從那裏會有恁麼多問題，一會發生一個，一會又發生一個。我們要把宇宙間所有的問題都解決；但幫助我們解決資料卻沒有，我們便靠主觀的冥想，想得的便拿來對吵：吵到意見一致的時候，便自以爲已經解決了。由今回想，眞是可笑！但到

後來知道問題不是那麼容易解決，發生問題的勇氣也一天減少一天了。

穗卿和我都是從小治乾嘉派考證學[16]有相當素養的人。到我們在一塊兒的時候，我們對於從前所學生極大的反動，不惟厭他，而且恨他。穗卿詩裏頭「冥冥蘭陵門，萬鬼頭如蟻，質多舉隻手，陽烏爲之死。」「蘭陵」指的是荀卿，「質多」是佛典上魔鬼的譯名，——也卽基督教經典裏頭的撒但。陽烏卽太陽——日中有烏是相傳的神話。清儒所做的漢學自命爲「荀學」，我們要把當時壟斷學界的漢學打倒，便用「禽賊禽王」的手段去打他們的老祖宗。——荀子到底打倒沒有呢？且不管。但我纔說過「我們吵到沒有得吵的時候，便算問題解決。」我們主觀上認爲已經打倒了！「祖裼往暴之，一擊類執豕。洒酣擧杯起，跌宕笑相視，頗謂宙合間，只此足歡喜。」這是我們合奏的革命成功凱歌。讀起來可以想見當時我們狂到怎麼樣。也可以想見我們精神解放後所得的愉快怎麼樣。

穗卿的宇宙觀人生觀，常喜歡用詩寫出來。他前後作有幾十首絕句，說的都是怪話。只記得他第一首：

冰期世界太清涼，洪水芒芒下土方。巴別塔[17]前分種數，人天從此感參商。

這是從地質學家所謂冰期洪水期講起，以後光怪陸離的話不知多少。當時除我和譚復生外沒有人能解他。因爲他創造許多新名詞，非常在一塊的人不懂。可惜我把那詩都忘記了——他家也未必有稿。他又有四首寄託遙深的律詩，[18]我只記得兩句：

闔視吾良秋柏實，化爲瑤草洞庭深。

譚復生和他的是：

……金裘噴血和天鬬，黃竹聞歌匝地哀，徐甲倘容心懺悔，願身成骨骨成灰。

死生流轉不相值，天地翻時忽一逢。且喜無情成解脫，欲追前事已冥濛。……

這些話都是表現他們的理想，用的字句都是象徵。[19]當時我也有和作，但太壞，記不得了。

簡單說，我們當時認爲中國自漢以後的學問全要不得的；外來的學問都是好的。既然漢以後要不得，所以專讀各經的正文和周秦諸子。既然外國學問都好，卻是不懂外國話，不能讀外國書，只好拿幾部教會的譯書當寶貝。再加上些我們主觀的理想——似宗教非宗教，似哲學非哲學，似科學非科學，似文學非文學的奇怪而幼稚的理想。我們所標榜的「新學」就是這三種原素混合構成。

我們的「新學」要得要不得，另一問題。但當時確用「宗教式的宣傳」去宣傳他，穗卿詩說「嗟嗟吾黨人，」穗卿沒有政治上的黨，人人共知；「吾黨」卻是學術打死仗的黨。

穗卿爲什麼自名爲別士呢？「別士」這句話出於墨子，是和「兼士」對稱的。墨子主張兼愛，常說「兼以易別，」所以墨家叫做「兼士，」非墨家便叫做「別士。」我是心醉墨學的人，所以自己號稱「任公，」又自命爲「兼士。」穗卿說，「我卻不能做摩頂放踵利天下的人，只好聽你們墨家排擠罷。」因此自號別士。他又有兩句贈我的詩說道，「君自爲繁我爲簡，白雲歸去帝之居。」這是他口裏

說出來我們彼此不同之點。大概他厭世的色彩很深，不像我凡事都有興味，我們常常彼此互規其短，但都不能改，以後我們各走各路，學風便很生差別了。

穗卿又起我一個綽號叫做「佞人」，這句話怎麼解呢？我們有一天閒談，談到這「佞」字，古人自謙便稱「不佞」，語論又說「仁而不佞」，又說「非敢爲佞也，疾固也。」不佞有什麼可惜，又有什麼可謙呢？因記起某部書的訓詁「佞，才也。」知道不佞卽不才，仁而不佞卽仁而無才，非敢爲佞卽不敢自命有才。然則穗卿爲什麼叫我做佞人呢！莊子天下篇論墨子學術總結一句是「才士也夫。」——穗卿當時贈我的詩有一句「帝殺黑龍才士隱，」黑龍用墨子貴義篇的話，才士卽指墨子——他挖酷[20]我的「墨學狂，」叫我做「才士，」再拿舊訓詁注解一番，一變便變成了「佞人！」有一年正當丁香花[21]盛開時候，我不知往那裏去了，三天沒有見他。回來見案頭上留下他一首歪詩說道：

不見佞人三日了，不知爲佞法何方。春光如此不游賞，終日栖栖爲底忙？

這雖不過當時一種雅謔，[22]但令我永遠不能忘記。現在三十年前的丁香花又爛漫着開，枝頭如雪，「佞人」依舊「栖栖」，卻不見留箋的人！

我們都學佛，但穗卿常常和我說，怕「只有法相宗[23]纔算眞佛學，」那時窺基[24]的成唯識論述記[25]初回到中國，他看見了歡喜得幾乎發狂。他又屢說，「楞嚴經是假的，」當時我不以爲然，和他吵了多次。但後來越讀楞嚴越發見他是假。我十年來久想仿閻百詩古文尚書疏證[26]的體例著一部佛

頂楞嚴經疏證。三年前見穗卿，和他談起，他很高興，還供給我許多資料。我這部書不知何年何月才做成，便做成也不能請教我的導師了！

穗卿是最靜穆的人，常常終日對客不發一言。我記得他有一句詩「一燈靜如鶯，」我說這詩就是他自己寫照。從前我們用的兩根燈草的油燈，夜長人寂時，澄心眇慮，和他相對，好像沙灘邊白鷺翹起一足在那裏出神。穗卿這句詩固然體物入微，但也是他的人格的象徵了。

「白雲歸去帝之居。」嗚呼，穗卿先生歸去了。

嗚呼思想界革命先驅的夏穗卿先生！

嗚呼我三十年前的良友夏穗卿先生！

解題

此文亦錄自乙丑重編本飲冰室文集。

夏穗卿名曾佑，浙江仁和（今并入杭縣）人，光緒庚寅（西元一八九〇）會元，官禮部。戊戌（一八九八）維新運動時提倡新學甚力，主天津國聞報筆政。著有中國歷史三册，極有名。

詮釋

【夏浮筠】名元瑮，現代科學家，任湖北教育廳長。[2]【太戈爾】現代詩人，一八六一年生於印度之

貴家學於倫敦，英譯之名爲 "Rabindranath Tagore." 一九〇一年在距加爾各答九十三英里之 Bolpur村建一和平莊居之。自創一大學，提倡東方精神文明，欲以導人類於幸福之路。其著作之經英譯者有吉丹吉利、新月、園丁、卡俾之歌、拾果、迷途之鳥等詩集，謙屈拉暗室之王、郎局春之循環、犧牲等劇本，家庭與世界等小說，其他書簡集、短篇集、演講集等尙甚多。其人曾數度赴英國、日本及我國。在我國時，於北京、上海等地演講，由徐志摩翻譯。一時有「詩聖」之目，而志摩亦遂被「詩哲」之稱。[3]【借酒自戕】借酒澆愁，適所以自促其生也。[4]【君平既棄世世亦棄君平】君平姓嚴名遵，以字行，漢蜀人。卜筮於成都市，每依蓍龜與人言利害。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讀老子。揚雄少從之學。益州牧李強欲羣以從事，既相見，不敢言。年九十餘，以其業終。事蹟見漢書卷七十二王貢兩龔鮑傳序。

[5]【中國歷史教科書】凡三册，及「隋之統一」而止。以下未成。[6]【唯識學】佛教中有主張一切諸法唯內心有，心外法無之說者，謂之「唯識宗」，亦稱「法相宗」。此云「唯識學」，卽唯識宗學說之研究。[7]【壬辰】爲光緒十八年，當西元一八九二年。[8]【癸甲間】癸巳、甲午之間，爲光緒十九、二十年間，當西元一八九三、一八九四年間。[9]【甲辰年】爲光緒三十年，當西元一九〇四年。[10]【外江佬】廣東土話稱外省人曰「外江佬」。[11]【投契】投分契合之謂，卽俗所謂「要好」。[12]【廣東官話】帶廣東口音之官話。[13]【新會館】新會會館之簡稱。粉房琉璃街卽會館所在地，與上文之賈家胡同及下文之北半截胡同俱北京之坊巷名。[14]【譚復生】名嗣同，一字壯飛，湖南瀏陽（今湖南屬縣）人，湖

北巡撫繼洵之子。能文章，好任俠，善劍術。自甲午戰後，發憤提倡新學。官江蘇知府，以徐致靖薦，加四品卿銜，充軍機章京。與楊銳、林旭、劉光第同參預新政，時號爲「軍機四卿」。新政敗，孝欽后再垂簾，被誅。爲「戊戌六君子」之一。著有仁學、石菊隱廬筆識、寥天一閣文、莽蒼蒼齋詩、遠遺堂集外文。作者著有譚嗣同傳，卽收飲冰室文集中。

15【瀏陽館】卽瀏陽會館。

16【乾嘉派考證學】乾隆、嘉慶時戴震、錢大昕等以考證方法治學，一反宋人理學之所爲，號稱「漢學」，後因謂之「乾嘉派」。

17【巴別塔】西名"Tower of Babel"本是古代巴比倫的祭壇，爲蘇曼利亞人所建立。後來蘇曼利亞人被外來的民族所吞併，而這些祭壇依然矗立在美速不達荒原之上。以後猶太人出奔巴比倫時，見此諸壇，遂呼爲「巴別塔」。

18【律詩】詳下詠懷古跡五首之解題。

19【這些話……理想……象徵】總括所引穗卿復生之詩句，說他們用的怪奧字句都是他們理想的象徵。

20【挖酷】別地口語亦作「挖苦」，是刻毒的譏刺，所謂「譎而流於虐」也。

21【丁香花】丁香爲常綠喬木，一名雞舌香，原產於兩廣及南洋。蘇門答臘等處。葉長橢圓形，春開紫花或白花，四瓣。子黑色，以爲香料，並供藥用。北平宣武門外西磚胡同之法源寺，有石壇栽丁香頗盛，每歲花時，都人士聯翩過賞，認爲勝游。當時穗卿過訪作者，大抵卽爲約游法源寺賞丁香耳，故留詩有「春光如此不游賞，終日栖栖爲底忙」也。

22【雅謔】便是不十分刻毒的挖苦。

23【法相宗】佛教之一派，天竺有性相二宗：「性宗」卽「三論宗」，「相宗」卽「法相宗」。從楞伽、深密、密嚴等經流出，有瑜伽、顯揚諸論，而以成唯識論爲最，故又名「唯識宗」。唐玄奘至

中印度，就學於戒賢論師，歸國後譯傳之。以玄奘住慈恩寺，故亦號「慈恩宗」。明季此宗大振。[24]【窺基】唐高僧，長安尉遲氏子，字洪道。出家爲玄奘弟子，受瑜伽「唯識宗」。著論凡百部，時號「百本論師」。性豪侈，出必三車，亦號「三車法師」。從玄奘譯經於慈恩寺之翻經院，勤著述，謂之「慈恩教」。後曾爲「法相顯理宗」。有彌勒上生經、法華經等疏，成唯識論述記尤著。[25]【成唯識論述記】即前(23)成唯識論之疏。此述記中土久佚，光緒時始由日本蒐訪而得，故下云「初回到中國」。[26]【閻百詩古文尚書疏證】閻百詩名若璩，號潛丘，太原人，世居江蘇之淮安。研究經史，深造自得。年二十，讀尚書至古文二十五篇，即疑其僞。沈潛三十餘年，乃盡得其癥結所在，作古文尚書疏證，復爲朱子尚書古文疑以申其說。清康熙中以廩膳生應博學弘儒科，報罷。尚書徐乾學延爲上客。及乾學奉敕修一統志，開局洞庭東山，若璩相從最久。局中人輯其緒論一編，名曰閻氏碎金。生平於地理尤精審，所著四書釋地，至於三續，旁參互證，多所貫通。清世宗在潛邸聞其名，延至京師，卒。所著除前述外，有孟子生卒年月考、潛丘劄記、毛朱詩說、日知錄補正、喪服翼注、博湖掌錄諸書，詩有眷西堂諸集。其古文尚書疏證凡八卷，辨正古文尚書二百二十八條，皆一一推求實證，十分精切。故作者欲仿其例以著佛頂楞嚴經疏證也。

數演

這是一篇追悼亡友的紀念文字，凡分二十節，約爲九段。第一段（一至二節）述接得穗卿的死信，觸起三十年前舊印象，所以要寫這篇文字。第二段（三至六節）寫穗卿近十年來的遭際，與他生

平的思想、見解和學問的大概。第三段（七節）說明本文不能詳細介紹穗卿的學術的全部，像一篇有系統的傳記，只能雜寫三十年前的舊印象。第四段（八至九節）述作者與穗卿的交際。第五段（十至十二節）追記當時的辨難和見解，彼此往往以詩來表現。第六段（十三至十四節）申說當時反對舊學，標榜新學的實際情形。第七段（十五至十六節）述穗卿所以自名爲「別士」的緣故，並述加於作者的雅謔竟引起了三十年前的棖觸。第八段（十七節）述穗卿的佛學之深，作者當時不甚信服，但到近來卻贊佩得很，竟想做一部佛頂楞嚴經疏證以大申穗卿之說了。第九段（十八至二十節）寫穗卿的人格，並傷悼其逝世。

前面的祭蔡松坡文和這篇亡友夏穗卿先生都是作者抒寫情懷的文字。這「抒寫情懷」（簡稱「抒情」或「抒懷」）的寫作，在實際生活上需要很多。我們有時遭遇事故，每每一往情深，不能自已。情懷比較一般的感覺來得複雜而且深至，其與知識、理性異科，卻和感覺相同。單純的情懷是沒法抒寫的，抒懷須依附於敍事；一方面敍事，一方面即所以抒寫內在的情懷。內在的情懷既複雜而深至，且須一託於敍事才得抒寫出來，那麼這被敍的事當然是抒懷的材料了。寫作時對於種種材料，事實上不能完全收用，必得有所取捨，取捨以有關於所抒的情懷與否爲標準；這是一層。直寫自己的情懷，越親切越可貴，不要依傍現成的寫法，不要使用那被人家說得爛熟了以致令人生厭的語句；這是又一層。讀了祭蔡松坡文和亡友夏穗卿先生，作者對於友朋的摯愛，無間生死契闊的愛，不都在字裏行間

歷落地顯現出來了麼？

合於抒懷條件的作品，我們讀過的不止一兩篇，如第一册裏的背影和先妣事略等便是。今試把背影來作一個具體的實例看。作者的父親平時對作者談話，豈可計數，而篇中引用的竟只有寥寥的幾句，現在悉數鈔在下面：

（1）事已如此，不必難過，好在天無絕人之路！

（2）不要緊，他們去不好！

（3）我買幾個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動。

（4）我走了；到那邊來信！

（5）進去吧，裏邊沒人。

（6）信中的話：「我身體平安，惟膀子疼痛利害，舉箸提筆，諸多不便，大約大去之期不遠矣。」

這些話語，對於達到抒懷這一個目的都極有用處，所以作者取用了，敍入他的文字裏。試想，逢到了母親的喪事，又交卸了差事，正值極頂痛苦的時光，但對於簌簌下淚的兒子卻勸他「不必難過」，愛子之心何等深切。（2）至（5）四句，都是車站送別時說的話，兒子是二十歲的人，「北京已來往過兩三次」了，卻定要親自送他，欲別不別，叮囑再四，好像對待一個八九歲的小孩子，父性的自然流露何等眞摯。愛子之心這樣深切，父性流露這樣眞摯的父親，其如何可愛，如何可懷念已不必多說。單單敍述

他的這幾句話，愛慕、懷念之情便充分抒寫出來了。又加上信中的話，可愛、可懷念的父親而在感歎自己的衰頹，兒子對他的愛慕、懷念自然越加深濃，更可不言而喻。善於取用材料，對於寫作抒懷文字原來有這樣的效用。

再看買票上車和買橘子的兩節。在買票上車這一節裏，作者直寫當時對於父親的言動感得「不漂亮」，「暗笑他的迂」。這樣的直寫，效果非常之大，「不漂亮」和「迂」正是父親時時處處當心着作者的表現。末了只加上「唉，我現在想想，那時眞是太聰明了！」一句，便把無限的感激之情抒寫了出來。在買橘子的一節裏，作者把父親怎樣穿過鐵道、跳下去、爬上去以及買了橘子艱苦地爬回來的一切動作細緻地敍述着，這又是多麼拙鈍的舉錯，然而這裏邊蘊蓄着深厚的愛，就化而爲神聖的、偉大的了。在作者自己一方面，卻只敍述了兩次的流淚，更沒別的話。臨到這樣的場面，又有甚麼話可說呢？不特當時無話可說，作者每一次回憶起這一個場面時，將永遠無話可說。所以，不說甚麼，單敍兩次的流淚，正是直寫感情的切當手法。

由上例所示，可知我們在實際生活上遇到需要寫作抒懷文字時，必得從「決定取捨」和「直寫感情」這兩點着手，才有成績可言。因爲這兩點便是寫作抒懷文字的主要條件。

習問

一、抒寫情懷的文字，在寫作上有甚麼主要的條件？

二.試依前舉背影的實例，把祭蔡松坡文和亡友夏穗卿先生兩文的抒懷要點具體地舉出來。

三.在已讀過詩文中除前提的數篇抒懷文字外，其他合於抒懷條件的尚多，試摘舉若干篇，並各附以理由的說明。

詠懷古跡五首　杜甫

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1]三峽樓臺淹日月；五溪衣服共雲山。[2]羯胡事主終無賴；[3]詞客哀時且未還。[4]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5]

搖落深知宋玉悲，[6]風流儒雅亦吾師。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7]江山故宅空文藻；[8]雲雨荒臺豈夢思！[9]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到今疑。[10]

羣山萬壑赴荊門，生長明妃尚有村。[11]一去紫臺連朔漠；[12]獨留青塚向黃昏。[13]畫圖省識春風面；[14]環珮空歸月夜魂。[15]千載琵琶作胡語，[16]分明怨恨曲中論。[17]

蜀主窺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18]翠華想像空山裏；玉殿虛無野寺中。[19]古廟杉松巢水鶴；[20]歲時伏臘走村翁。[21]武侯祠屋常鄰近，[22]一體君臣祭祀同。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23]三分割據紆籌策，[24]萬古雲霄一羽毛。[25]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26]福移漢祚難恢復，志決身殲軍務勞。[27]

解題

杜甫事蹟已見第一册大明湖詮釋（9）「杜工部句」條。唐書卷一百九十下「文苑下」有杜甫傳。此詠懷古跡五首錄自杜工部集卷十五。一詠庾信，二詠宋玉，三詠明妃，四詠蜀漢先主，五詠諸葛亮。蓋借古跡以述懷者也。

詮釋

[1]【支離東北……西南天地間】此二語作者自歎流浪也。作者避安祿山之亂，自東北而西南，從陷賊謁上鳳翔，旋棄官客秦州入蜀，蓋自肅宗乾元二年（西元七五九）至作此詩時已八年矣。「支離」猶流離之意。[2]【三峽樓臺……衣服共雲山】此二語見地之僻遠。「三峽」已見第一册詮釋（1）。「五溪」指漢時武陵五溪蠻地，其地有雄溪、樠溪、酉溪、潕溪、辰溪五溪，故名。今湖南舊辰、沅、永、靖四府州，永綏、鳳凰、乾州、晃州四廳，貴州舊思州、思南、鎮遠、銅仁、黎平五府及松桃廳，皆古五溪地。[3]【羯胡事主終無賴】以下四語，俱卽庾信以自喻。此語承前「支離」而言，意謂祿山叛唐，猶侯景之叛梁也。[4]【詞客哀時且未還】承前「飄泊」而言，意蓋自謂軫念故國，猶庾信之「哀江南」也。[5]【庾信……詩賦動江關】庾信生平詳後第四册哀江南賦序解題。「暮年詩賦動江關」卽指其暮年入周被留，因江關景色而動故國之思，遂作哀江南賦也。[6]【搖落深知宋玉悲】宋玉，戰國楚鄢人。屈原弟子，爲大

夫。原既放逐，玉作九辯，述其志以悲之。又有神女、高唐二賦，皆寓言託興之作。九辯有「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語，故云。7【悵望千秋……不同時】謂與宋玉同一蕭條而隔於異代，此所以悵望也。8【江山故宅空文藻】湖北江陵、秭歸俱有宋玉故宅，此當指在秭歸者。9【雲雨荒臺豈夢思】昔先王（楚襄王）嘗遊高唐，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邱之岨，旦爲行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朝視之，如言。故爲立廟，號曰「朝雲。」見宋玉高唐賦序。此賦蓋假設其事以諷諫淫惑者也。10【最是楚宮……到今疑】承上「雲雨荒臺」言，謂此本爲諷諫之寓言，而至今行舟指點，徒結念於神女與襄王，是不明宋玉之本心也。11【羣山萬壑……明妃尚有村】荊門，山名，在湖北宜都縣西北五十里，大江南岸，與北岸虎牙山相對，上合下開，爲大江絕險處。明妃村在秭歸縣東北四十里，相傳爲漢美人王昭君出生地。昭君名嬙（亦有作「牆」者），晉人避司馬昭諱，改稱明君，（石崇有明君詞）後人又稱之爲明妃。元帝時選入掖庭。呼韓邪單于入朝，求美人爲閼氏（胡后之稱），帝以賜之。戎服乘馬，提琵琶出塞去，號「寧胡閼氏」。初，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形，按圖召幸。宮人皆賂畫工。獨嬙不肯，遂不得見。迨將行召見，貌爲後宮冠。窮案其事，畫工皆棄市。後呼韓邪死，子雕陶莫皋立，爲復株絫若鞮單于，復妻昭君。卒，葬於匈奴。塞草皆白，昭君墓草獨青，世稱「青冢」。12【一去紫臺連朔漠】梁江淹別賦云，「明妃去時，仰天太息。紫臺稍遠，關山無極。」此語襲用其意。「紫臺」即紫宮。「朔漠」，北方沙漠也。13【獨留青塚向

黃昏】見前（11）。14【畫圖省識春風面】承上「一去紫臺連朔漠」而言。參看前（11）。15【環珮空歸月夜魂】承上「獨留青塚向黃昏」而言。參看前（11）。16【千載琵琶作胡語】琵琶本胡中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琵」，引卻曰「琶」。見劉熙釋名。17【分明怨恨曲中論】琴操：「昭君在匈奴，恨帝始不見遇，乃作怨思之歌。後人名爲昭君怨。」18【蜀主……永安宮】此二語溯廟祀之由。三國蜀志：先主（已詳第二册諸葛亮舌戰羣儒詮釋（3）「玄德」條）忿孫權之襲關羽，遂帥諸軍伐吳。次秭歸，章武二年（二二二），敗於猇亭，由步道還魚復（即白帝城，已詳第一册三峽詮釋（9）「白帝」條）。改魚復爲永安。三年（二二三）四月，先主殂於永安宮。19【翠華想像……野寺中】「翠華」，帝王之車。「玉殿」，帝王之殿。今永安行殿已廢爲臥龍寺，先主廟在永安宮之東。（永安宮已改學宮。）20【古廟杉松巢水鶴】狀廟祀之寂，故水鶴得結巢杉松之上也。千歲之鶴隨時而鳴，能登於木。其未千歲者，終不能集於樹上。見葛洪抱朴子。21【歲時伏臘走村翁】謂歲時令節，僅有村翁走來祭享耳。伏日在夏，臘日在冬，爲秦、漢時令節。22【武侯祠屋常鄰近】諸葛祠在先主廟西，故云。23【諸葛大名……肅清高】「宗臣」，爲後世所宗仰之名臣也。蜀志諸葛亮傳注引張儼說：「一國之宗臣，霸王之賢佐。」24【三分割據紆籌策】「紆」，屈也。傷其屈於三分，志未得申也。25【萬古雲霄一羽毛】梁書劉遵傳引昭明太子贊遵語云，「此亦威鳳一羽，足以驗其五德。」此語蓋襲用其意。言武侯才品之高如雲霄鸞鳳，世徒以三分功業相矜，不知屈處偏隅，其胸中蘊抱，百未一展，萬古而下，所及見者，特雲霄之一羽

毛耳。

26【伯仲之間……失蕭曹】「伊呂」謂商伊尹與周呂尙，「蕭曹」謂漢蕭何、曹參。伊尹、呂尙、曹參俱已詳第二册諸葛亮舌戰羣儒詮釋（78）（89）（90）等條。蕭何沛人，佐高祖定天下。高祖入關，何獨收秦圖籍。高祖爲漢中王，何爲丞相。高祖與項羽戰，何常守關中，轉饋軍餉。天下既定，論功第一，封鄸侯。漢之律令，多何所制定。史記卷五十三有蕭相國世家，漢書卷三十九有蕭何傳。張輔葛樂優劣論：孔明殆將與伊、呂爭儔，豈徒樂毅爲伍。後魏崔浩著論，亮不能爲蕭、曹亞匹，謂陳壽貶亮，非爲失實。此詩以伊、呂、蕭、曹相提而論，所以申張輔之說而抑崔浩之黨陳壽也。見舊注。

37【福移漢祚……軍務勞】「福」一作「運」。「志決身殲」卽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意。

演教

此五首乃借古蹟以詠懷之詩。庾信避難，由建康至江陵，雖非蜀地，然曾居宋玉之宅，作者的飄泊大類於是，故借以發端。次詠宋玉，以文章同調而相憐。次詠明妃，爲高才不遇而寄慨。最後及於先主和武侯，則於君臣遇合之際大抒其感慨了。就它們的性質說，詠古卽所以詠懷，一面當作兩面看，說是「詠物詩」或「詠懷詩」（別於敍述故事的「敍事詩」而言，卽所謂「抒情詩」）都可。參看第一册蔬園雜詠的「敷演」。就它們的形式說，是「七律」（七言的律詩）第一首第二句用韻，其下第四句末的「山」、第六句末的「還」、第八句末的「關」便與「閒」相叶，屬上平聲十五刪。第二首第一句用韻，其下第二句末的「師」、第四句末的「時」、第六句末的「思」、第八句末的「疑」便與「悲」

相叶，屬上平聲四支。第三首第一句用韻，其下第二句末的「村」、第四句末的「昏」第六句末的「魂」、第八句末的「論」便與「門」相叶，屬上平聲十三元。第四首第二句用韻，其下第四句末的「中」、第六句末的「翁」、第八句末的「同」便與「宮」相叶，屬上平聲一東。第五首第二句用韻，其下第四句末的「毛」、第六句末的「曹」、第八句末的「勞」便與「高」相叶，屬下平聲四豪。

押韻的慣例，在第一册把酒問月的敷演裏已經說明，這不論古詩或律詩都適用的。但律詩還有兩點要注意，便是它的句數與格式是有定限的。不問五言律詩還是七言律詩，每首都只是八句。（只是音節上的句，不是文法上的句，說詳下）——這便是句數的定限。律詩的第三、四句和第五、六句必須對偶，（第一、二句就不一定）而通體奇偶對峙的句子，其用字又必須平仄相調。除五律每句的第一、第三字，七律每句的第一、第三、第五字，可以隨便外，其餘就非謹嚴不可，平必對仄，仄必對平。又每句平仄的次第，五言則第二字平，第四字就得仄；第二字仄，第四字就得平。七言則第二字平，第四字就得仄，第六字又就得平；第二字仄，第四字就得平，第六字又就得仄。而第三句的第二字必與第二句的第二字同聲，第五句與第四句，第七句與第六句亦然。——這便是格式的定限。

現在鈔錄這詠懷古跡五首的第三首於下，逐字注聲，請讀者按照上面所說的自己去玩索：

羣山萬壑赴荊門，生長明妃尚有村。

（平平仄仄仄平平平仄平平仄仄平）

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
（仄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

畫圖省識春風面，環珮空歸月夜魂。
（仄平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

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
（平仄平平仄平仄平平仄仄仄平平）

這里第二句的「生」字當仄，第四句的「獨」字當平，第五句的「畫」字當平，第六句的「環」字當仄，第七句的「千」字當仄，「作」字當平；但正因它們在句中的地位是第一或第五字，故可以隨便，不算犯律的，所謂「一三五不論」也。至於第七句第六字「胡」卻是非仄不可的，這里換了平聲便失去音節上錯綜的功能了。在律詩中這樣地逸出規矩的，稱做「拗句」（如全體爲拗句所構成，便稱做「拗律」）杜律中類此的很多，即此五首中亦只有這第三首比較地最爲近格耳。原來當時格律尚未十分精嚴，只要語句適當，便任其自然，不必改字就律的。（不但杜如此，並時作家大都如此。）後世有意摹仿，強作拗句，則大失本意了。

律詩的條件要有一定的句數和一定的格式既如上述，而其中最主要的一點還在「對偶」。對偶的起源甚早，實出於語言之自然。因爲我國的文字是一字一音的，說話、作文時爲求語句的諧和起

見，往往注意到字數上去。字數適當，說起來、念起來就諧和一點。大部分的詩歌每語字數均等，就由於這個道理。每語字數均等就是每語音數均等，這樣的詩歌吟唱起來，差不多先有了諧和的基點了。因爲一字一音，語言文字中又發生了對偶的現象。譬如上下兩語字數相同，而意義對稱，上一語的第一字與下一語第一字的詞性屬於同類；順次下去，第二字與第二字，第三字與第三字，一直到末一字與末一字，詞性也屬於同類：這便是「對偶」。如「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便是一個適例。

我國語音，現在分爲陰平、陽平、上、去四聲（這是指「標準國音」說。）從前卻分爲平、上、去、入四聲（現在除北方人外，仍能發入聲。）上、去、入三聲又統稱「仄聲」，與平聲對待。平聲平易，仄聲逼仄，我們只要在舌脣上試驗，便可辨別出來。因爲這一層，有一些對偶又加上了一個條件；前面講過的是兩語字數上的對偶、文法上的對偶，現在更要講聲音上的對偶。上一語第一字是平聲，下一語第一字便用仄聲，這樣相對，一直到末一字，以求聲音的錯綜。如「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便是一個適例。

對偶的現象，在古來的文字裏，或多或少有得發見。若通體都用對偶，便稱「駢文」。駢字本是兩馬相並的意思，用來稱一種文字的形式，所以表示「吐語必雙，遣詞皆偶」的。六朝及唐初，駢文最盛，當時人簡直以爲這是文章的正格。（駢文的語序和腔調同語言相差得很遠，可說是一種人工的東西。）試看晉末陶潛的自祭文（見下「參證」）這還是駢文未曾形成以前的作品，已可見出使用對偶之多，而裏邊有一個特徵，就是大多數是四字語。魏、晉、六朝的時候，頗有並不通體對偶而多四字語

的文篇爲甚麼用四字語呢？這也是音節上的關係。每語四音，諷誦起來有勻調之美。如果再加上押韻，就和詩歌差不多了。（自祭文就是押韻的，請讀者自己去辨認。）這樣的四字語在文法上不一定是一句或者一個短語，有些只是諷誦起來可以在那里透一透氣而已。如「樂天委分以至百年」在「分」字的地方，依文法講是不斷的，但諷誦到那里不妨透一透氣。又如「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寒山遠火」與「深巷寒犬」都只是一個名詞語，依文法點句也是不斷的，認它們爲四字語，也不過諷誦時在那里透一透氣而已。這便是所謂音節上的句，不是文法上的句。

文法上的對偶和聲音上的對偶用到詩裏去，便成爲「律詩」。唐朝承接六朝的遺烈，所以律詩便在這時完成，到這時，對偶成了律詩裏的主要的條件，而對偶的本身也在律詩裏充分發展，竟達到了完整的極度了。

參考

特錄陶潛自祭文於下，以供討究四字語押韻及對偶之用：

歲惟丁卯，律中無射。天寒夜長，風氣蕭索。鴻雁于征，草木黃落。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歸於本宅。故人悽其相悲，同祖行於今夕。羞以嘉蔬，薦以清酌。候顏已冥，聆音愈漠。嗚呼哀哉！

茫茫大塊，悠悠高旻，是生萬物，余得爲人。自余爲人，逢運之貧。簞瓢屢罄，絺綌冬陳。含歡谷汲，行歌負薪。翳翳柴門，事我宵晨。春秋代謝，有務中園。載耘載耔，迺育迺繁。欣以素牘，和以七弦。冬曝

其日，夏濯其泉，勤靡餘勞，心有常閒。樂天委分，以至百年。惟此百年，夫人愛之。懼彼無成，惕日惜時。存爲世珍，沒亦見思。嗟我獨邁，曾是異茲。寵非己榮，涅豈我緇。捽兀貧廬，酣飲賦詩。識運知命，疇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無憾。壽涉百齡，身慕肥遯。從老得終，奚所復戀。寒暑逾邁，亡既異存。外姻晨來，良友宵奔。葬之中野，以安其魂。窅窅我行，蕭蕭墓門。奢恥宋臣，笑儉王孫。廓兮已滅，慨焉已遐。不封不樹，日月遂過。匪貴前譽，孰重後歌。人生實難，死之如何。嗚呼哀哉！

習問

一. 試言律詩與古詩的分別。

二. 試指出陶潛自祭文押韻的地方。

三. 試就已讀各文篇中隨便找出一些對偶的語句來。

四. 文法上的句與音節上的句有甚麼分別？文法上的對偶與聲音上的對偶又有甚麼分別？

雪

魯迅

暖國的雨，向來沒有變過冰冷的堅硬的燦爛的雪花。博識[1]的人們覺得他單調，他自己也以爲不幸否耶？江南的雪，可是滋潤美豔之至了；那是還在隱約着的青春的消息，是極壯健的處子的皮膚。雪野中有血紅的寶珠山茶，[2]白中隱青的單瓣梅花，深黃的磬口的蠟梅花；雪下面還有冷綠的雜草。

蝴蝶確乎沒有；蜜蜂是否來采山茶花和梅花的蜜，我可記不眞切了，但我的眼前彷彿看見冬花開在雪野中，有許多蜜蜂們忙碌地飛着，也聽得他們嗡嗡地鬧着。

孩子們呵着凍得通紅，像紫芽薑一般的小手，七八個一齊來塑[3]雪羅漢。[4]因爲不成功，誰的父親也來幫忙了。羅漢就塑得比孩子們高得多，雖然不過是上小下大的一堆，終于分不清是壺盧[5]還是羅漢。然而很潔白，很明豁，以自身的滋潤相黏結整個地閃閃地生光。孩子們用龍眼核[6]給他做眼珠，又從誰的母親的脂粉奩中偷得胭脂來塗在嘴脣上。這回確是一個大阿羅漢了。他也就目光灼灼地嘴脣通紅地坐在雪地裏。

第二天還有幾個孩子來訪問他；對了他拍手，點頭，嘻笑。但他終於獨自坐着了。晴天又來消釋他的皮膚，寒夜又使他結一層冰，化作不透明的水晶模樣；連續的晴天又使他成爲不知道算什麼而嘴上的胭脂也褪盡了。

但是，朔方的雪花在紛飛之後，卻永遠如粉，如沙，他們決不黏連，撒在屋上，地上，枯草上，就是這樣。屋上的雪是早已就有消化了的，因爲屋裏居人的火的溫熱。別的，在晴天之下，旋風忽來，便蓬勃地奮飛，在日光中燦燦地生光，如包藏火燄的大霧，旋轉而且升騰，瀰漫太空，使太空旋轉而且升騰地閃爍。

在無邊的曠野上，在凜冽的天宇[7]下，閃閃地旋轉升騰着的是雨的精魂……。

是的，那是孤獨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

解題

作者事略已詳前。此篇錄自野草。

詮釋

[1]【博識】便是多見聞。[2]【寶珠山茶】爲山茶花中之上品。蓋山茶之千葉深紅花大心繁者。花簇如珠，故名。吳偉業有詠拙政園寶珠山茶詩。[3]【塑】音素，亦作「塐」，埏土象物也。今「雕塑」連用，爲象物手術之通稱：凡鑿去不要的部分，而藉以呈露物象者爲「雕」；先樹骨幹，而後塗附它物以顯現物象者爲「塑」。是裝塑之物初不限土矣。此云「塑雪羅漢」，便是堆雪爲羅漢象耳。[4]【羅漢】亦稱「阿羅漢」，本出於梵語，謂比丘修行得道，斷盡煩惱，堪受世間供養之聖者也。地位次於菩薩。[5]【壺盧】已見第一册智取生辰綱詮釋（73）「椰瓢」條。[6]【龍眼核】龍眼爲常綠喬木，產於閩、廣，幹高數丈。葉爲羽狀複葉。夏初開細白花。至秋實熟，圓如彈丸，殼有細紋，肉白如荔枝，味甘，乾鮮皆可食。俗稱「桂圓」，以福建舊興化府屬所產爲最良（市招竟以「興化桂圓」爲號召）。其核圓整而黑，有光澤。故孩子們用以爲雪羅漢之眼珠也。[7]【天宇】指穹然四垂的天色。

數演

這篇文字分六節。前三節寫江南的雪，後三節寫北地的雪。第一節，寫雪的滋潤美豔，非隱約地帶

着青春的消息。第二節，寫孩子們不避寒凍地堆塑雪羅漢。第三節，寫雪羅漢在晴天寒夜的經歷，漸漸地消蝕。第四節，寫北地的雪花隨風飛散，如粉如沙地不大粘連。第五節、第六節，都寫飛散的雪只在無邊的曠野上、凜冽的天宇下旋轉升騰。樣這一篇小品文，實在是用詩的寫法來寫成的。如果把形式改排一下，便不啻是一首新體詩。

關於新體詩的組織等，在第一册小河的「敷演」裏已略爲說及。它沒有一定的格調，沒有嚴限的韻脚，甚至有全不用韻的；它只用現行的口語，依着自然的音節，很巧妙地排列着而已。原來新體詩的興起，是被包在「語體文運動」裏的，它企圖從各體的舊詩和詞裏解放出來，正像語體文從古文裏解放出來一樣。我們現在趁此機會，再來談談新體詩的寫作吧。

最大多數的各體舊詩各語字數均等，新體詩的各語字數卻不一定要均等；舊詩和詞必須押韻，新體詩卻不一定要押韻。這就是說，舊詩和詞的形式的部分，在新體詩都不很重視；新體詩猶如卸去了衣服和飾品的裸體，這裸體就是詩的意境。只要意境好，寫出來的詩也一定好。固然，好的意境也可以作舊詩或詞，但作起來就得受形式上的拘束，如每語的字數，規定處所的押韻，都須照顧到才行。在照顧到這些的當兒，難免增損意境、改變意境去遷就，倒不如不管這些形式，而依照意境的原樣寫下來，只須意境是「詩的」，那便是詩了。主張新體詩的人就憑這樣的論據來寫他們的新體詩。

新體詩不一定押韻，前面已經說過。可是我們以前讀過的如小河、兩個掃雪的人、生機、賓布謠等，

仍大都是用韻的。不過它們的押韻是用現代的韻，就是口頭叶調的韻，與舊時所用的詩韻詞韻並不完全相同。譬如從前「元」字和「門」字同韻，作詩詞可以押在一首裏；現在口頭辨別起來，「元」字是「ㄩㄢ」，「門」字是「ㄇㄣ」，絕對不同韻，於是一般的新體詩便不用它押韻了。

這篇雪的意境是「詩的」，所欠只是不曾押韻，故依照前邊所說的看，竟可假認爲詩。由此類推，我們以前講過的許多小品文，其有合於「詩的」意境者，的確頗多呢。

習問

一、以前讀過的小品文，那幾篇是有合於「詩的」意境者？

二、就雪的意境試改作爲新體詩。

三、舊詩詞與新體詩的不同之點在那里？

吟雪　施紹莘

〔南南呂梁州序〕[1]尖風一夜，彤雲千里，池面琉璃輕脆。[2]六花[3]騰舞，先春已奪花魁。[4]只見穿簾似燕，入幕如賓，[5]灑脫無拘泥。釵頭袂上也有情癡；[6]就飛到爐煙心未灰，銷金帳笙歌沸，纖纖玉手羊羔美，正開宴豔羅綺。

〔前腔〕[7]開簾疑月，開門無地，一幅米顛山水。[8]江天釣艇，濛濛幾個蓑衣。只見危

橋驢瘦。老樹鴉寒，小犬柴門吠。梅邊竹上也故依依；[9]更逗入松梢伴鶴棲。茅屋下，明窗裏，初煨榾柮[10]青煙細：商茗事，儘幽致。[11]

〔前腔〕乍飛來，草楊無氈；更飄灑，牛衣無被。[12]問村莊店遠，酒沽來未？只見微晴漏日，忽暗藏天，恍惚寒山翠。誰家妝閣也火初圍，想脈脈心情上客衣。[13]庭霰[14]積，瓊瑤碎，狻猊裝捏兒童戲：[15]成忽敗，小興廢。

〔前腔〕太輕盈，似柳絮顛狂；爭縞素，要梅花迴避。見窮途古棧，一人一騎。[16]可有高朋夜棹，[17]上客梁園，[18]拾句蒼茫裏？[19]詩成笑傲也興尤癡；待槌破前山白玉堆。填谿壑，滿階砌，紅塵打滅渾無際：炎忽冷，笑人世！[20]

〔節節高〕[21]風燈動夜幃；更飛飛，銜敲碎玉聲偏細。寒酸味，煨芋魁，烘綿被，天明一覺呵呵睡。人間尚有鶉衣碎：[22]幾處繩牀赤腳眠，[23]於中不要豐年瑞！[24]

〔前腔〕容庖恰早炊，覺煙遲，瓊霙亂灑晨光碎。[25]敲冰箸，[26]淪茗旗，[27]園蔬脆，一杯麥飯[28]粗歡喜。人間尚有瓶無米：幾處詩人得句時，貧家何限淒涼淚！

〔尾文〕[29]願憑一瓣風吹起，遞入綺羅筵裏，好帶卻陽和一線回！

解題

施紹莘字子野，明松江府華亭（今松江縣）人，自號峯泖浪仙。卜築於西佘山之陰，簾櫳窈窕，花竹參差。有褰裳而遊者，紹莘嚴扃鐍，以病辭，或以中酒辭。顧閣上嘈嘈，數聞絃索度曲聲，則其自製詞也。客唐突不得入，橫折花枝，呵詈委道旁而去。而紹莘默默笑自如。好日出酣眠，而能讀書至夜半，未嘗作低迷欠伸態；好與人轟飲惡戰，而能數月持酒戒甚堅；好治經術，工古今文，而能旁通星緯輿地與二氏九流之書。掉弄而爲樂府詩餘，跌宕馳騁，於古今當行家意傀強未肯下。有花影集五卷，除末卷爲詞集外，四卷俱爲套數及小令（其別詳後）之散曲集。凡套數八十六（在明人專集中套數最多），小令七十二（在本集中尚不滿一卷）。惟其馳騁傀強，病仆韻雜，故明代諸選竟不登一字。然紹莘散曲乃崑腔後一大家，實爲明人散曲中之大成者，近人任訥稱其生動勁激，雖爲崑腔南曲而獨不爲習氣所囿，且尤擅北曲，時得元人蒼莽之致云。此吟雪錄自花影集卷一，蓋套數之一也。

詮釋

1【南南呂梁州序】「梁州序」曲牌名。「南呂」宮調名。「南」南曲也。因北曲宮調多有與南曲同名者，故作曲家每於開端注明「南」「北」也。南北曲之不同，諸說紛紜，而以明王世貞藝苑卮言所言爲最扼要，其言曰：「自金、元入中國，所用胡樂，嘈雜緩急之間，詞不能按，因變爲新聲，遂有『元曲』之名。其後江北漸染胡語，沈約四聲遂闕其一（指缺失入聲），於是復變新體，號爲『南曲』。大抵北曲字多而調促，南曲字少而調緩；北宜和歌，南宜獨奏。北曲爲貫酸齋、馬東籬等所創，南曲則高則誠所創

也。」[2]【池面琉璃輕脆】喻薄冰。與下文「瓊瑤碎」之喻霰，「窗敲碎玉」之喻雪同意。[3]【六花】指雪片。雪片之結晶爲形不一，而俱六出，故名。[4]【先春已奪花魁】謂雪花雖非眞花，卻在春前奪占花事之先導也。[5]【入幕如賓】借用晉人郗超故事。超爲桓溫參軍，謝安、王坦之詣溫，溫令超臥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6]【情癡】戀愛不捨之意。[7]【前腔】指仍用前牌，曲中常用習語也。[8]【米顚山水】謂雪滿江山有如宋人米芾所作之一幅山水圖也。芾字元章，號鹿門居士，又號海嶽外史，襄陽人。嘗居蘇州，故宋史訛以爲吳人。爲文奇險。特妙於翰墨，沈着飛翥，得王獻之筆意。畫山水人物，自成一家，效之者競以「米派」相尚。又精於鑑裁，遇古器物書畫，竭力求取，必得乃已。多蓄奇石，有潔癖，性不能與世俯仰，故世稱「米顚」。累官禮部員外郎，知淮陽軍，卒。京部向有「南宮」之稱，故亦稱「米南宮」。著有寶晉英光集及書、畫、硯史等。宋史卷四百四十四「文苑六」有米芾傳。[9]【故依依】與上（6）「情癡」略同，謂故意留連不去也。[10]【榾柮】音骨咄，斷木頭也，俗用以代炭，後遂轉爲木炭之稱。[11]【商茗事儘幽致】謂儘此幽閒之致以商量烹茶之事也。[12]【牛衣無被】「牛衣」編亂麻爲之，猶俗用之秧薦。此處乃借用漢人王章故事以喻貧寒也。初章爲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決，涕泣。其妻呵怒之。及章爲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見漢書王章傳。[13]【脈脈心情上客衣】謂妝閣中之少婦因園爐而陡憶其夫在外作客，不審衣裘單寒否也。「脈脈」含情欲吐之貌。[14]【霰】暴雪也，俗稱「雪珠」。讀

如線。15【狻猊裝捏兒童戲】謂兒童堆塑雪獅爲戲也。「狻猊」讀如酸倪，卽獅子。16【窮途古棧一人一騎】所以狀天涯孤客。17【高朋夜棹】指晉人王徽之雪夜訪戴逵事。徽之居山陰（今浙江紹興縣），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忽憶戴逵。時逵在郯溪（今浙江嵊縣），便乘小舟訪之。至門而返，曰：「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見世說新語。18【上客梁園】指劉宋謝惠連作雪賦，託言漢梁孝王大會賓客於菟園對雪吟詠事。於是「梁園吟雪」遂成一故實矣。19【拾句蒼茫裏】頂接上二語而言，與「可有」呼應。使是問對此蒼茫雪景究有「訪戴」「吟雪」之人否耳。「拾句」猶言「覓句」。20【炎忽洽笑人世】借天氣之炎涼諷世態之忽變也。21【節節高】曲牌名，亦南曲南呂宮調之一，與前連結成套，故有「套曲」之稱。22【鶉衣碎】謂衣破不能蔽體也。「鶉衣」本是補綴之敝衣。鶉尾特禿，若衣之知結，故狀衣不蔽體曰「懸鶉百結」，卽俗所謂「拖一斗掛一塊」是也。23【繩牀赤腳眠】承上句申言之，與前「牛衣無被」意略相當。「繩牀」，雜繩穿結之牀，貧戶所用者。24【於中不要豐年瑞】雪兆豐年，固爲一般人所喜；然無衣無被之人實不需此祥瑞以自虐也。25【瓊霙亂灑晨光碎】謂雪花紛飛，搖碎晨光也。「霙」，雨雪雜下也。一曰雪華。26【敲冰箸】「冰箸」亦作「冰柱」，一稱「庭澤」（澤音鐸），雪後簷溜所結之冰條也。「敲冰箸」，敲碎冰箸以爲烹茶之水，取其瑩潔也。27【淪茗旗】「淪」音藥，漬也；煮也。「茗旗」，茶之嫩者。嫩茶初摘，葉尚未舒，淪後小展，有類槍矛幹上繫以小旗，謂之「旗槍」；其一旗一槍者尤爲珍品。28【麥飯】倉卒不得米，草草以麥供飯也。29【尾文】便是

「尾聲」一曲調最後之詞也。30【陽和】春也。

數演

這是「曲」便是可以歌唱的曲子。從本質上說，曲和詞一樣，都是詩的範圍以內的東西。詩有純粹抒寫情懷的，也有敍事而抒寫情懷的；詞和曲差不多是純粹抒寫情懷的；直到形成了戲劇的形式，曲才擔負了與敍事詩同樣的職務。若就形式來說，詩的條件比較少；形式條件最多的律詩和絕句，也只有押韻、語數有定、平仄聲調協數端而已。詞和曲除這數端外，還須顧到音樂的條件。抒寫這樣的一種情懷，應該用那一個宮調的詞牌、曲牌來作詞、作曲，在當初的作者是必須顧到的。猶之現在給歌曲作譜的音樂家在着手之先，必須審酌該歌曲的情調，然後決用C調、G調還是F調。因爲詞和曲本來是文學與音樂混合的藝術品。所謂宮調，便是C調或F調；所謂詞牌、曲牌，便是通行的樂譜如梅花三弄（俗名三六）、蘇合（俗名四合）、銀絞絲、傍妝臺之類。

一個曲牌的曲叫做「小令」一個曲牌是曲的單位，猶之現在按譜作歌，必須取全譜，不能割裂了譜的一部分使算了事。假若作曲者情思豐富，不能把它包含在一首曲裏，而按照同一的曲牌多作幾首，或者幾首同用一韻，或者每首各用一韻，這仍是小令。好像在一個題目之下作四首七律，就體製講，還是稱七律，四首同一首原是沒有關係的。

兩個以上曲牌相聯的曲叫做「散套」這就是說，散套所用的是一種複合的樂譜。相聯的數個

曲牌通常須是同一宮調的，照現在的說法，就是各個曲牌不是都屬C調，便是都屬G調或F調等。全首用韻，必一韻到底。又有「尾聲」以示全套的樂律已經完畢——這只就普通情形而言。此外也有把宮調不同的曲牌聯成的散套，也有不用尾聲的散套。惟一韻到底一項卻沒有例外。

小令和散套統稱「散曲」，以與「劇曲」相對待。猶如文章中有「散文」，以與「駢文」相對待。劇曲所用也就是那些曲牌，也是數個曲牌那麼聯綴起來，實際與散套無異。所以，說得明白點，就是：非戲劇的成套的曲稱爲散曲，戲劇中的曲則稱爲劇曲。而小令當然不適宜用入戲劇，故也稱爲散曲。

劇曲又有「雜劇」「傳奇」的不同，這且俟後再談。今試看吟雪：它用三個梁州序、兩個節節高和一個「尾文」聯綴而成，且同屬「南呂」宮調；從開頭「彤雲千里」的「里」用韻起，接着下面「輕脆」的「脆」、「花魁」的「魁」、「拘泥」的「泥」、「情癡」的「癡」、「未灰」的「灰」、「笙歌沸」的「沸」、「羊羹美」的「美」、「羅綺」的「綺」、「無地」的「地」、「山水」的「水」、「蓑衣」的「衣」、「小犬柴門吠」的「吠」、「故依依」的「依」、「鶴棲」的「棲」、「明窗裏」的「裏」、「青煙細」的「細」、「幽致」的「致」、「無被」的「被」、「來未」的「未」、「山翠」的「翠」、「初圓」的「圓」、「客衣」的「衣」、「兒童戲」的「戲」、「興廢」的「廢」、「迴避」的「避」、「一騎」的「騎」、「蒼茫裏」的「裏」、「與尤癡」的「癡」、「白玉堆」的「堆」、「階砌」的「砌」、「渾無際」的「際」、「笑人世」的「世」、「夜幃」的「幃」、「飛飛」的「飛」、「聲偏細」的「細」、「寒酸味」的「味」、「芋塊」的「塊」、「綿

被」的「被」「呵呵睡」的「睡」「鶉衣碎」的「碎」「豐年瑞」的「瑞」「早炊」的「炊」「爨烟遲」的「遲」「晨光碎」的「碎」「冰箸」的「箸」「茗旗」的「旗」「園蔬脆」的「脆」「歡喜」的「喜」「瓶無米」的「米」「淒涼淚」的「淚」「風吹起」的「起」「筵裏」的「裏」「一線回」的「回」直到末了，始終一韻到底（曲韻與詩韻、詞韻並不完全相同。）所以它實是一個條件完備的「散套。」

習問

一．試將吟雪的內容分成若干段落，并加以說明。

二．小令與散套有甚麼分別？

三．散曲與劇曲有甚麼分別？